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14

精选游戏音乐CD

2008.05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官方小说

寂静岭3／格兰蒂亚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龙背上的骑兵

◆时光回廊

零 红蝶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同人馆』

英雄与骗徒——贪食蛇同人

原来如此

2005年夏天，我窝在北方某海滨城市，身为一名"伪·IT民工"为了一日三餐出卖着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恰逢一个日本业务团队前来进行技术指导，于是我作为本方业务代表接待了他们。某日，在培训结束之后，日方技术人员中的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百无聊赖地用水性笔在白板上画出了《龙珠》中短笛大魔王的头像——于是我便上前与他攀谈起来，话匣子就此打开，从《龙珠》到《One Piece》，从战国历史到三国英雄，从SFC到PSP……我们俩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其间他突然提到《龙珠》那美克星篇里登场的基纽特种部队，说"你知道吗，基纽特种部队的队长基纽，他的名字在日语中其实是'牛奶'的意思，作者鸟山明是用日常物品的名称来给那些人物命名的……"

原来如此，这些角色的日文名中还暗藏着如此玄机，当我跟他说在中文版本中，由于翻译的缘故中国的读者无缘看到这些"包袱"时，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非常遗憾。

2006年夏天，我来到南方某省会城市，身为一名翻译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奔波劳碌。轻松简单的工作和比之前稍高的工资让我一下子有从地狱来到天堂的错觉，那段时间我通过某语音聊天软件认识了一位日本的年轻萨克斯演奏家。虽然我对音乐一窍不通，而他对翻译工作也毫无兴趣，不过我们两个还是能找到共通的话题——游戏和动漫。

某日，他忽然问我："你知道《北斗神拳》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吗？"

"健次郎！"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哦，虽然发音都一样，不过我们都将他的名字写成汉字'拳志郎'！"

原来如此，看似普通的"健次郎"也背负着这样的含义——"孜孜不倦地追求拳术的人"。

2008年春天的某日，我在南方某特区城市，作为一名编辑在电脑前抓耳挠腮地写下这篇卷首。同时也想拿出一些与上面两个故事中相类似东西来与你们分享，可是想了半天之后却毫无收获。就在我即将要放弃这个念头时，脑海中闪现出了《逆转裁判》中主人公的名字——成步堂——原来如此。

……夜蓝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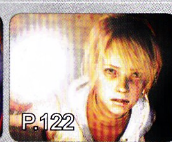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14
200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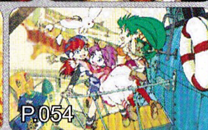
封面用图：怪物猎人
封面设计：一刀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寂静之镇，罪恶之镜 …… 003
时光回廊 零 红蝶 …… 012
官方小说 格兰蒂亚 …… 054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 080
龙背上的骑兵 …… 095
寂静岭3 …… 122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51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180
同人馆 英雄与骗徒
——贪食蛇同人 …… 211
名场面 梦幻模拟战 II …… 222
游书苑 …… 224
游戏议会 寂静岭3 …… 226
失落的奥德赛 …… 228
幻彩花园 星海传说2 …… 230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寂静之镇，罪恶之镜

文／玛娜

它是位于美国中部的一个临湖小镇，不过20万的人口，没有任何名人和大事件，本该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默默无闻。但是，就是这个小镇，在波澜不惊的表面下实则暗流奔涌。

人们都认为，那是一面可以映射出人们心中罪恶的镜子。

它不是无辜者的天堂，却是罪人的炼狱，在这里，心中背负着罪孽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被吸引，接受内心对自己的审判。

这就是寂静岭，一座永远被浓雾所笼罩，无法看到真正模样的小镇。

在数量繁多的恐怖游戏中，“《寂静岭》系列”是名副其实的一方霸主。它所营造的恐怖，并非是怪物横行的血池地狱，也不是令人脊背升起阵阵寒意的鬼怪魍魉，而是直入人心的暗示与心理压力。看似平常的线索与对话其实往往隐喻着让人恐慌的真相，路边零星洒落的血迹、一个不断发出响声却怎么也无法打开的箱子、密布在四周的浓雾，所有一切都像一把冰冷的锤子，不停地敲击着人们脆弱的内心，让人由始至终都觉得压抑得几乎崩溃，但是不管怎么挥舞自己的武器，都无法逃出那些金属噪声与收音机杂音的折磨。

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几乎都要绝望。

特别是当黑夜越来越多地笼罩着天空，血腥味几乎塞满了鼻腔，日益深重的罪恶感也几乎击倒脆弱不堪的内心时……

寂静岭

表

哈利带着自己的女儿雪莉开车前往寂静岭度假，但是车在路上出了意外，醒来之后哈利才发现，女儿居然失踪了！为了找到女儿，哈利走进了寂静岭，并遇到了无数让人震惊的事……最后终于找回了女儿。

《寂静岭》初代的故事以一场车祸和父亲寻找女儿的情节拉开了系列的帷幕，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场难以预料的灾难和怪物之灾的综合体，很多人找到雪莉之后，甚至还不清楚自己在镇上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但是实际上，这个



友情提示：由于本期开始连载《寂静岭3》官方小说，不想被剧透的读者可以暂时跳过关于三代的段落。

简单的开始，却是无数前因之下的后果。

寂静岭真正的故事，是永远不会在对话和过场CG中看到的黑暗一面。作为系列开山之作的本作，就寄载着难以想像的背景。

里

虽然表面看起来不过是个平凡的小镇，不过在美国中部的临湖小镇寂静岭中，自南北战争时期起就有崇拜邪恶的堕天使萨麦尔（samael）的传统，在当地邪教团体一名叫做达利亚（Dhalia）的女巫的策划下，一个阴谋正在暗暗地酝酿中……

达利亚联合了当地医院的医生考夫曼（Kaufman）与另几名邪教成员，用仪式来使一名具有萨麦尔之力的婴儿诞生，而那婴儿就是达利亚的女儿艾丽莎（Alessa），不知为何，仪式的结果是艾丽莎只获得了一半的萨麦尔之力，达利亚的仪式虽然失败，但是她并不甘心就此罢手，而是在之后的日子用尽各种方法劝诱艾丽莎将力量交给自己。在艾丽莎屡次婉拒这一要求后，达利亚终于采取了非常手段——将艾丽莎锁在靠湖的小木屋中，放火焚烧木屋——这场大火





几乎烧毁了半个寂静岭，也让艾丽莎受到了严重的烧伤，艾丽莎还被达利亚以咒语封印，处于濒死状态，关在当地的医院地下室，由一个名叫丽莎（Lisa）的护士看护。

利用肉体上的痛苦，达利亚企图令艾丽莎屈服，但是她很快发现，即便是这样也毫无作用。7年后，万般无奈的达利亚只得决定举行第二次仪式，让另一半具有萨麦尔神力的孩子出世。孩子诞生之后，丽莎由于对艾丽莎的同情，于是偷偷将孩子带了出去，藏匿在郊外的公路边。这个孩子在不久之后被一个名叫哈利·梅森的男人捡到，取名为雪莉（Shirley），并和妻子一起抚养她长大。

失去了雪莉之后，达利亚以各种方式疯狂地寻找着她的踪影，又一个7年过去了，她终于感觉到了雪莉的行踪，于是施法将她召唤到寂静岭来，并以幻象令哈利在寂静岭发生车祸，将哈利、雪莉与另一个卷入其中的女警察西比尔（Cybil）的精神一同拉入了她所创造的“寂静岭”——一个只有白天，浓雾弥漫，而且到处都是怪物的地方，以便她实施自己的计划。

被关起来的艾丽莎也感觉到了雪莉的到来，于是使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另

一个“寂静岭”，让自己和雪莉藏身在其中躲避邪恶的达利亚——由于她自从出生后受尽了达利亚的折磨，所以这个寂静岭被无尽的黑暗所遮蔽，所有东西都如同被火烧过一样破烂不堪。看到了哈利执着地寻找自己的女儿，达利亚觉得有可乘之机，决定给予哈利各种暗示推动他前进，利用他来找到雪莉和艾丽莎，而艾丽莎则为了不被哈利找到，拼命在自己的世界中布下各种阻碍。但是，哈利仍然通过了艾丽莎的阻碍，找到了雪莉，达利亚的阴谋终于借助哈利得以成功，她带走了艾丽莎和雪莉，打算让两人合体促使萨麦尔降临。

终于明白了自己被利用的事实，哈利决定亲自来了结一切，他用可以净化萨麦尔的药水杀死了已经合体成功的萨麦尔，彻底摧毁了它的肉身，达利亚也自食恶果，被萨麦尔所杀。

失去萨麦尔的力量后，伤势严重的艾丽莎即将迎来死亡，为了感谢哈利帮她摆脱了生母，她交还给哈利一个纯洁的婴儿，并帮助哈利和女警察逃出了寂静岭。

但是，关于寂静岭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虽然萨麦尔的肉体已经毁灭，但他那被释放的精神却从此一直在寂静岭中存在下去……等待着下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寂静岭2

表

詹姆斯（James）在某天突然收到了在几年前病逝的亡妻玛丽（Mary）的来



信，希望他能独自前往过去两人旅游的寂静岭见面，虽然死者来信这件事令人难以相信，但是仍然抱着一丝希望想要见到妻子的詹姆斯还是决定出发前往寂静岭。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和玛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玛丽亚（maria），但是玛丽亚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寂静岭中出现的怪物所杀死，詹姆斯也一点点接近了玛丽和自己约定的地方……

比起实验气息还比较浓厚的前作来说，《寂静岭2》是一次眩目的进化，本就已经非常引人深思的剧情在本作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一层层悬念的设置、真相揭开时强烈的震惊感、深层次的心理暗示与隐喻……在本作中，艺术性登上了高峰，曲终人散时的那份感伤与沉思，也深深沁入了我们心中……

里

很久之后回想起来，詹姆斯仍然觉得，自己和玛丽在寂静岭小镇度过的那段蜜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玛丽还没有生病，美丽的面容、有趣的言谈、健康的身体，每一个都让人深深为之着迷。

但是很快，玛丽染上了重疾，疾病如无法消退的荫翳一样突如其来，摧毁了她所有詹姆斯所深爱的美丽部分，连

同幸福的蜜月时光。每一天，詹姆斯都在医院中度过；每一天，都看着玛丽那被疾病折磨后憔悴的神情；每一天，那曾经光彩照人的面容都要衰老一分，幸福的蜜月时光又能在这痛苦与无聊的岁月下支撑多久呢？

詹姆斯开始有些憎恨起自己的妻子，如果她没有生病，如果她没有迅速衰老，如果她还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不该刚刚开始便迎来结束，每当想到这里，他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响起：杀死玛丽吧，杀死她就解脱了。

如他所希望的一样，玛丽在疾病的折磨下死去了，但是詹姆斯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他开始觉得是自己的自私与罪恶害死了玛丽，深深地陷入了自责，随着时间流逝，只剩下无法忘怀的深爱与悔恨，沁入骨髓，无法自拔。

就在此时，一封署名为玛丽的信寄到了他的手中，邀请他前往曾经留下美好回忆的小镇寂静岭，带着期待与希望，詹姆斯踏上了寂静岭的土地。

在寻找玛丽的过程中，由于内心的罪恶感，詹姆斯想要惩罚自己的愿望在支配寂静岭的萨麦尔力量下得到了实体化，他看到了无数可怕的怪物，也遇到



了和自己一样在寂静岭中迷失的罪人，甚至还见到了和玛丽一模一样的玛丽亚。玛丽亚不但主动对詹姆斯示好，而且比玛丽健康、年轻和性感，但是她却屡次在一个戴着三角头面具的怪物手下死去，詹姆斯怎样也无法解救她。

詹姆斯不知道，三角头正是他自己潜意识的化身，对于背叛玛丽而感到罪恶的他，只有借由让三角头一遍遍地杀死玛丽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在寂静岭的疗养院里，詹姆斯终于见到了玛丽，他得以直面自己的内心，摆脱了脆弱与罪恶，终于离开了寂静岭。但是，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补救，原谅并不代表救赎，《寂静岭2》的结局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完美，而这，也正是它浓重的人文气息的体现。

寂静岭3

表

名叫希瑟（Heater）的少女在一次前往商场买东西时，发现商场里出现了无数恐怖的怪物和一个似乎认识她的私家侦探，她从地铁站逃出了那个恐怖的地狱，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却发现父亲哈利已经被杀死，而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神秘的小镇——寂静岭。为了替父亲报仇并寻找自己真实的身世，希瑟和私家侦探一起前往寂静岭。

《寂静岭3》是系列完全走向成熟的一作，虽然就剧情来说，它的深度远远比不上二代，甚至也不如初代的冲击力强大，但也正是由于剧情上的直白化，本作在动作性上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进化，品目繁多的武器、换装以及相对



来说清晰易懂的剧情发展让它再度俘获了众多冒险恐怖游戏爱好者。本作并没有像二代一样另起炉灶，而是承接着初代之后的故事，对系列的主线进行了补完，它在剧情上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哈利离开了寂静岭之后发生的诸多故事，公主与国王并没有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哈利对女儿无私的爱成为了束缚他的十字架。

但是，这不就是人生吗？

里

从寂静岭中带回了艾丽莎留下的女婴后，哈利带着她回到了家里并给她取名为希瑟，谁又能想到，那个在《寂静岭》最后让我们感动的结局，并不如想像中一样充满了幸福快乐。和哈利一同出生入死的女警没有成为他的续弦，带有神胎的希瑟既没雪莉活泼可爱，也没有艾丽莎成熟懂事，反倒叛逆粗鲁，常常惹是生非，为其添忧，费尽千辛万苦才将希瑟带回来的哈利，甚至一度产生了放弃继续养育希瑟的念头。

但是，哈利最终没有这样做，为了希瑟，他每时每日都在提防着教会的出现。由于达利亚的死亡，教会由艾丽莎年幼时的好友克劳蒂娅（Claudia）继位，成为新的教会领袖，同时，她也是教会最虔诚的信徒，疯狂地信奉着她心目中的神，为了找回圣女希瑟派众教徒四处追杀哈利。

为了逃避追踪，哈利不曾在一个地方久居，并为了掩人耳目把希瑟的黑发染成黄色，甚至不惜为了保护希瑟自卫杀人，漫长的十几年，甚至于哈利的整个下半生，都是因为希瑟而活。但是希瑟并不知道这些，直到教会雇佣的私家侦探道格拉斯（Douglas）搜索到哈利的踪迹，并劝说希瑟跟他一起去见克劳蒂娅的同时，教会的杀手已经闯入哈利的家里将其杀死。发现了自己被利用的道格拉斯深感愧疚，决定和希瑟一起前往寂静岭。

克劳蒂娅杀死哈利并非没有目的，她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让希瑟心中充满仇恨，由于仇恨的驱使，希瑟看到的寂静岭也充满了幻象，大量的教徒被她认作怪物，在不断的杀戮与仇恨之中，希





瑟体内的神胎渐渐长大，即将孵化成克劳蒂娅所期待的真神。此时，渐渐被侵蚀的希瑟吞下了哈利留给自己的可以阻止邪神力量的药丸，将神胎吐出了体外，摧毁了克劳蒂娅的阴谋。

到了这里，关于哈利的故事暂时划下了句号，之后的希瑟与道格拉斯的故事，也许是童话，也许不是，谁知道呢？

寂静岭4

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亨利（Henry）发现自己居然被锁在了房间里。他住在寂静岭附近小镇一所公寓的302室，房门的内侧被钉满了沉重的锁链，完全没有办法打开，即便是通过门缝向外呼救也没有任何人能听到，就连电话都无法打出去，除了外界主动给予房间内的信息之外，亨利完全被隔绝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更加奇怪的是，在浴室里，他发现了一个巨大且在慢慢扩张的洞穴，穿过洞穴，他来到了一个个奇怪的地方，这些短暂的旅行总是以一个陌生人的死亡宣告结束。

但是，回到现实的他却发现，在那些梦境一般的旅行中死去的人，也在现实中死去了……

本作的出现遭到了很大的争议，它一改系列之前的架构与风格，采取了连环凶杀案与密闭的房间作为主线，将一个个分支连接到一起。由于封锁房间与洞穴的出现，再加上后期的房间中充满了各种灵异现象，所以压抑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玩家虽然能出于自主选择进入洞穴，但是事实上却并没有其他选项，就像无能为力的傀儡一样，只能顺应命运的安排向前麻木地走下去……虽然本作在世界与故事发展方式上的创新并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在深层次的背景上，它仍然充满着寂静岭那独特的人文主义世界观。

里

在邪教繁多的分支中，有一个位于寂静岭的郊区，由所谓的慈善团体4S修建的名为“愿望之屋”（Wish House）的孤儿院，在它以孤儿院为幌子的招牌之下，其实是一个自小便开始培养下一代邪教教徒的地方，孤儿院的孩子会在



药物的控制下学习邪教教义，其中的优秀分子在长大后会成为邪教的骨干，在众多的孤儿中，有一个名叫沃特·苏利文（Walter Sullivan）的孩子。

沃特在公寓的302室诞生，但是自从出生就被父母遗弃，被4S收养住进了愿望之屋。但是沃特仍然非常想念母亲，有一天，他遇到了巡视愿望之屋的达利亚，达利亚欺骗沃特，声称他的母亲就在302室，于是小沃特一个人来到了302室前，不停地敲打着房门，想找到自己的母亲，但是，空无一人的房间又怎么会有人开门呢？沃特只好失望地回到了孤儿院。

在之后的几年里，沃特一直坚持着去找根本不存在于302室中的母亲，但是每一次等待着他的都是紧紧闭上的房门和其他房客的冷嘲热讽。随着年龄的增长，沃特渐渐也明白了，自己的母亲不可能在302室中，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都将母亲和302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见过母亲的他甚至认为302本身就是他的母亲。

终于有一天，沃特在书中读到了“21圣礼”的祭文，这个圣礼是邪教中



用于复活圣母的方法，他想，只要在302室中完成21圣礼，被召唤出的圣母就会在302中重生，给房间本身赋予生命，他就会和母亲在302中相逢，并让这个充满罪恶的国度得到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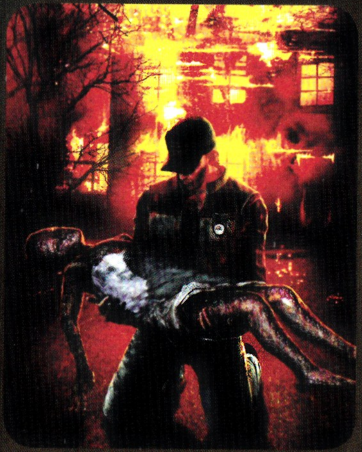
沃特长大成人之后，就开始慢慢实施自己的计划，为了让21圣礼完成，需要按照顺序杀死21个人，当第15个祭品约瑟夫（也就是302室的上一个住客）被沃特杀死后，一位年轻的摄影师亨利也搬进了302室，并成为象征着“智慧”的第21个祭品被沃特所看中，得以通过洞穴在其他祭品的梦境中穿梭来去。但是，在这些梦境中往来的亨利最终找到了击败沃特的方法，击碎了他想要复活圣母的愿望。

本作有太多让人无奈的地方，因为各种原因而遇难的死者，差点找到打败沃特的方法却还是没能逃过死亡噩运的约瑟夫，甚至于自小就被抛弃的沃特，即便在故事的最后，看到一缕阳光穿过窗户重新照射到床上，还是会让人隐隐感到心头重压。压抑，是《寂静岭》永远的主题，但是掩卷之后的这份压抑，却不禁让人沉思。

寂静岭 起源

表

卡车司机特拉维斯（Travis）在夜晚回家的路上由于经过寂静岭遇到了艾丽莎的幻影从而被引入了小镇之中，他在镇中一个着火的小木屋中救出了一个全身被烧焦的女孩，而那个女孩居然就是他在路上看到的幻影。当特拉维斯醒来后，女孩已经失踪，在寻找神秘的女



孩与渐渐深入寂静岭的过程中，特拉维斯慢慢打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

《寂静岭 起源》是集合了系列各种元素之后的产物，评价之前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歌颂初代的气氛营造、二代登上艺术高峰的剧情、三代对剧情世界观的完善与游戏风格上的变革、四代对表世界与里世界全新的诠释，但是在总结本作的时候，你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短句去概括它的特点，因为它是如此错综复杂的一个历代作品大杂烩，似乎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猎。在掌机上登场注定了它只是系列中一款处于外传性质的游戏，但是就本作所涉及到的剧情来说，却与系列联系得非常紧密。它所讲述的是系列最早的起源，从艾丽莎被达利亚烧伤直到雪莉诞生的故事均在其中得到了解释，同时，它也是关于特拉维斯自己的故事，一段在懵懂不知的表面之下隐藏的罪恶过往。

里

特拉维斯和其他人不同，他并非被寂静岭吸引而来的外乡人，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和父母在寂静岭生活，但是，由于邪教的影响，母亲海伦（Halen）的精神出现了问题，认为特拉维斯是恶魔之子并要杀死他，在一次海伦企图通过煤气杀死特拉维斯并被发现后，特拉维斯的父亲理查德（Richard）只好将她送入了疯人院。

由于待在和海伦一同生活过的房子里太痛苦，理查德带着特拉维斯搬到了汽车旅馆，并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对特拉维斯谎称海伦已经死了。但他仍然深深地爱着海伦，沉浸于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中，甚至不愿意多看一眼特拉维斯，在经过了两年之久的痛苦生活后，理查德才明白，从疯的那一刻起，海伦其实已经死了。绝望的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尽，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特拉维斯在父亲的尸体前站了10个小时，直到旅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之后，特拉维斯被带到其他地方长大成人，渐渐忘记了童年的记忆，直到在送货时经过寂静岭附近的公路，才被艾丽莎引入寂静岭中，慢慢回忆起了一切。

在艾丽莎的引导下，特拉维斯找到了三角碎块，并最终破坏了达利亚等人举行的召唤仪式，使雪莉得以降生，摆脱了自己心中的心魔，离开寂静岭踏上了崭新的人生，至此，关于艾丽莎的故事真正落下了帷幕，但是寂静岭的本来面目却并没有因此而清晰起来，它还是那个被层层迷雾所笼罩的审罪之地，等待着下一个故事的上演……

赎罪

赎罪，是《寂静岭》不同外表下的相同联系，二代的詹姆斯因为憎恨妻子而赎罪，三代的希瑟则受制于自己的暴戾与体内的神胎，虽然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原罪，即便是看起来无辜的《寂静岭　起源》的特拉维斯，童年时也曾在脑中无数次幻想着让虐待自己的母亲去死的场面。与寂静岭有关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来，接受自己对自己的考验，在有罪的人眼中，寂静岭充满了可怕的怪物，而无辜的人来到这里，却什么也看不到。出现在二代中的小女孩劳拉，因为纯洁无暇，寂静岭在她的眼中只是一个平凡小镇，三代的道格拉斯也曾和希瑟说过“他们在你的眼中难道都是怪物？”可能惟一既看到了怪物又没有罪过的就是一代的男主角哈利，而这个巨大的不同，大概是一代中世界观还未完全形成的缘故吧。

潜意识

《寂静岭》中出现的怪物，几乎都来自于主角们的潜意识，童年时代被学校的同学欺负，因为烧伤又在医院被禁锢了很久的艾丽莎眼中，医院与学校无疑是最让人厌恶和憎恨的地方，在那里出没的残酷的孩子们和令人压抑的护士，则成为了她心目中的怪物，这就是一代中最具标志性的怪物与场所的来源。

二代中的三角头则来自于詹姆斯自己的潜意识，具有绝对强大能力的三角头正是他对眼睁睁看着玛丽一点点虚弱下去而无能为力的自己的期望，他渴望得到无以伦比的力量，但是这股力量很快就变成了他对自己进行惩罚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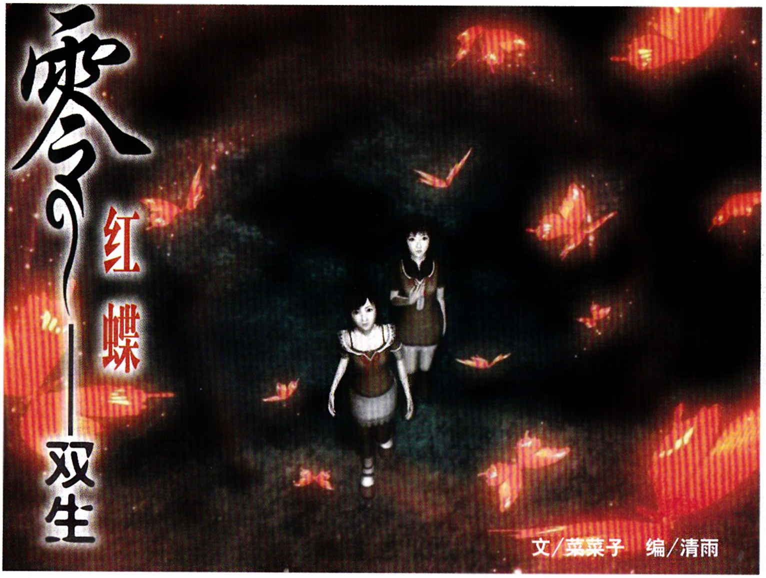
具——也正是为什么三角头数次在詹姆斯面前杀死玛丽亚的原因——詹姆斯期盼着凭借它得到解脱与惩罚。

对于三代的希瑟来说，整个世界都与她息息相关，因为她的体内孕育着教会所渴望的神胎，当她杀了越来越多的“怪物”，将神胎喂养得更大更强的同时，面前的世界也变得更加可怕、血腥。

至于《寂静岭　起源》，特拉维斯自小受到母亲的虐待并在汽车旅馆的一间房间看到住客画的一幅画后，他的潜意识中就诞生了总是手持大刀，强大而暴力的屠夫形象，并幻想着可以变得强大，这个类似于二代中三角头的形象其意象也和三角头极为相似，都同样暗示着对于自我惩罚与破坏的渴望。

小智慧

在“《寂静岭》系列”中，随处都见到制作人员让人感到亲切的小智慧，譬如用美国知名侦探小说家和恐怖大师给街道命名、譬如说在路边的一个小广告牌上给自己公司的新作打一下广告，而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细节，也是《寂静岭》与众不同的魅力之一。



人物介绍

天仓零



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性格开朗，拥有一定的灵能量。为了和腿部受过伤的姐姐一起逃出“在地图上消失的村落”而不断努力。

天仓茧



双胞胎姐妹中的姐姐，总的来说比妹妹要稳重一些。灵能量比妹妹强很多，能清楚看到鬼魂的存在，很容易受到怨魂的纠缠。

黑泽八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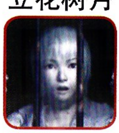
皆神村最后一对双胞胎姐妹中的姐姐，和妹妹纱重感情很好，不愿在红赘祭中杀死她，于是决定和妹妹携手出逃。但两人却在逃跑过程中失散。

黑泽纱重



在和姐姐一起逃离皆神村时摔伤，被村民抓回村子，从此和姐姐八重失散。虽然一直坚信姐姐会回来找她，但八重再也没有出现过。

立花树月



神秘的白发男子。由于他和弟弟睦月的阴祭失败，致使村里必须再让八重、纱重举行阳祭。他为了不让两姐妹牺牲而帮助她们逃走，然后在藏里自杀。

蝉之歌——秋叶

那时的一切，都仿佛浸透在遥远的梦境中……

暑气未消的九月黄昏，蝉声如溪水流淌，我披着斑驳的光影，在村子后山的树林里发了疯一样地找寻八重。

细细的汗珠浸湿了新换上的竹布浴衣，乱草的棘刺和古树的枝杈划伤了手脚，我终于筋疲力尽地跌坐在小河边苔痕青翠的岩石上，茫然四顾。

明明只是玩捉迷藏的，八重却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而且，每次搞成这样，回去后挨骂的都是我，因为八重的新衣服，肯定不会弄得如此狼狈。

“……八重，出来啦，我找不到你……”那种怯怯的喊声，连草丛里蟋蟀的鸣叫都能盖过去。

——没人应答，只有缭绕的蝉声唱着夏日最后的终曲。

无奈之下，我用力蜷缩起身体，低声抽泣起来。

真没出息。

仿佛是脑海里的声音忽然这样说。

“……可是，可是……”我抽抽噎噎地想反驳却情急乏辞。

“都说了找不到就叫我呀！”原本以为是想像中的声音，却忽然真实地在耳边响起——八重结实有力的双臂从背后环住我的肩膀，将我从岩石上一下子拽了下来。

透过沾满泪水的睫毛，仰面朝天倒在落叶堆上的我逆着，光模糊地看见了八重的笑靥。

“一个人在这里哭也不能……”我使劲全身力气抱住她，打断了那没说完的半句话。

“不要丢下我啊！”

她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后颈，那么温暖。我隔着和自己身上一般花色的浴衣听到了八重的心跳，缓慢而平和，一下，又一下。那一瞬间好像就是永远，我永远不想从梦中醒来。

“我不会丢下你的，纱重。”紧贴着她的身体听到八重的声音，似乎有点和平时不同。抬头，我仍然看不清她逆光下的表情，只是依稀觉得一缕悲哀的神情取代了笑容。

她剪短的黑发边别着一支鲜艳的木槿，另一支，正插在我的耳后。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今天，明天，以后……”

“怎么了，八重？”

“纱重，有件事父亲让我告诉你……”

……

…………

梦境到这里就淡去了，仿佛墨迹褪色的书页，让之后的故事都迷失在记忆的薄雾尽头。很久以后的一天夜里，我忽然惊醒，才意识到八重最后告诉了我什么。

她说，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去世了。

我出奇地平静，或许是因为从小就很少见到多病而孤僻的母亲吧。甚至认为这对于她也许是一件好事。

或许，因为更加自私、冷酷到与年纪不相符的理由。

八重说，她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只要八重就够了。

那一天，是我们俩的七岁生日。

蝶之惑——迷走

零，等等我……！

快点啊，姐姐，不快点就把你丢下了哦！

……零！！

好像有一双手猛力地扼住了梦境的咽喉，零突然睁开双眼，却被透过枝叶斑斓落下的阳光照得目眩神迷。

“做梦了吗？”茧的声音明明近在咫尺，听起来却飘忽而遥远，“噩梦？”

零缓缓坐起，迷迷糊糊地摇摇头，但转念一想又点点头。

——那肯定不是一个愉快的梦，但是她已经记不清了。

茧的双手轻轻落在她的双肩上，为零拂去头发和衣服上沾着的草叶。

“睡得还真沉啊。”

她的话语中并没有责备的意思，零却不由自主地内疚起来——是她以“已经是最后一天在这里了”为理由，硬把姐姐拉到后山来的，可是自己居然坐下来就睡着了！

“对……对不起……”

“不用道歉，”茧在她的身边坐下，婆娑的阳光让她微微眯起眼睛，“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夜都没睡好。”

零凝视着面前清澈见底的溪水，一朵不知从哪里漂来的木槿花旋转着随波而下，如一只绯色蝴蝶掠过，又莫名地消失在蜿蜒的水流中。

“我们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这种景象了吧。”

“似乎是的，再过一个月，这里就要建水库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树林、溪流、包裹着厚厚青苔的大石、落叶间混合着午后阳光的温暖味道……零无论如何也觉得难以置信，不久之后这一切都将被引来的河水悉数淹没。她和孪生姐姐茧的祖父母，在这里山脚下的宁静村落中生活了一辈子，两个女孩也曾经在那里一直住到

学龄，才被父母接到城里读书。

“不要在山里待到太阳落山啊！”

以前每一次两姊妹跑上山玩耍，爷爷都会这样在身后嚷嚷。

为什么呢？如果秉着好奇心发问，奶奶就会在睡前讲一些听上去很骇人的故事——什么地图上消失的村庄啦、永不消散的黑雾啦、引人迷路的地藏菩萨啦……

一开始曾把两个小姑娘吓得用被子捂住头做噩梦。后来外祖母的怪谈宝库逐渐枯竭，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听得多了，便慢慢习以为常。

不过，祖父的警告并非无中生有——村子里的住民，无论如何绝不会在黄昏后还待在山中。这里每年都有人失踪，大多是外来者——游客、摄影师、登山远足的大学生……而且从来没有失踪者被再找到过，无论生死。

听起来似乎很可怕，但是这座名叫“神见”的山对于姐妹俩来说是非常亲切的地方。尤其是现在——夏末秋初的午后，浅橙色的柔光赋予整座山林一种不可思议的静谧与寥落之美，让人依稀觉得手表的指针会凝固不动一般。这一小片依傍溪水的林间空地更是她们的圣地，横倒在一旁的大枯木上还留着当年刻下的“零和茧的花园”呢。

不过，尽管很快乐，失踪者的前车之鉴和老人严正的教训仍然令她们从不敢在这里待到太晚，每天都老老实实地早早回家。

贪玩到忘了时间，只有区区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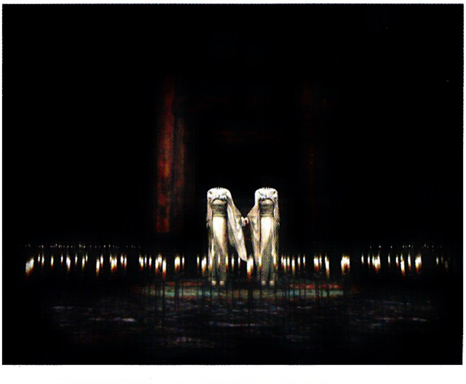
——昏暗的归途、急促的脚步、充满稚气的惊叫、滑倒和跌落的闷响、阴晦陡峭的罅隙深处躺着一个以极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的小小身体……

方才小寐时所做的梦蓦然重回零的眼前——是了，她怎么会忘呢，就是那天发生的事改变了一切。

“你在想什么？”长时间的沉默终于被茧的声音打破，“好像该回去了——下山会走得更慢一些。”

“……你的脚，没事吧。”

茧微笑着摇摇头。但是零知道，她那骨折过的左腿肯定会痛，有时甚至会痛得让她额头上沁出细小的汗珠。但是茧连眉头也不皱，偶尔会开口要求走慢一些或者休息一会，可是对于自己的痛苦，她从没抱怨过。



每次看到这种情形，胸口就好似有块巨石一般压得零喘不过气来。

——那一天，只要停下来等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茧便不会因为着急跟不上而不慎从山坡上跌下去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

每次姐姐脸上浮现出因疼痛而显得不太自然的笑容时，这些道歉的话便忍不住想冲口而出。

那时我真的太害怕了，如果天黑了还没有回去的话……

“没关系的。”茧仿佛看透思绪的话令零吃了一惊，姐姐已背靠着她坐了下来，声音中隐隐有一丝疲惫，“再待一会儿也没关系吧。”

“是啊……”她的体温和发梢熟悉的香味令零的心平静了下来。她仍然不太愿意相信——自茧出事之后，她们就被接到父母身边上学，转眼十年才有机会重回故地，竟然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接到爷爷的信时，真的吓了一跳呢，说是村子和山都快要不存在了。”

“要不是这样，妈妈也不会让我们回来吧——那次的事情似乎令她对这里深恶痛绝了呢。”茧梦呓般地回答道，似乎有点心不在焉。

光线逐渐沉寂的林间，一只绯红色的蝶掀动翅膀翩然飞过视野，宛若烈焰跃动，致美异常。

“姐姐，”零的心一时好似着魔般被吸引住了，“……看到了吗？”

没有回答，她反手一摸但触及的只有空气。回头，赫然发觉茧不知何时竟已离开。

她一时有些张皇，四下环顾，隐约瞥见姐姐跛蹩而行的身影匆匆一闪消失在树影深处。是眼花吗？她似乎追随着一抹飘忽飞舞的红色……

“姐姐！”零连忙起身去追——天色已经不早，再不下山的话……

奇怪，按照茧慢于常人的脚程，明明应该能轻易追上她的，零却发现自己赶了半天都没有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依旧只能勉强看见那个背影在远处时隐时现。

天空，渐渐黯淡了下来。即使是十年前出事的那天，她们也不曾在山上滞留到这么晚。夜幕如水，悄悄渗透了四周的景色。零第一次觉得爷爷的警告的确没错——这时的山林已不是她所熟悉的那个安详的世界，变得非常冰冷而陌生。在逐渐扩大的黑暗角落中，她似乎能听到许多似有若无的颞颥之声，身体也好像被人紧盯着般，感觉芒刺在背。

“姐姐，你要去哪里？”零情急中奋力奔跑起来，终于逐渐追了上去。可当她伸手去拉姐姐的右肩时，却发现指尖触及的是一个陌生的苍白人形……

——仿佛一段快进中的电影胶片，刹那间无数纷乱的影像、声音与感觉在她的脑海中以千分之一秒的速度交替闪现与消失：

黑暗、温热纤细的颈子、地面在摇撼、逐渐扣紧的双手、透骨的寒冷、窒息、沉闷而幽深的吟唱、无尽的黑暗、瞪大的眼睛、手中缓缓变得无力的人体、吟唱迅速急促、最后一次呼吸、红色的蝶、仿佛静止般的沉寂……

冲击如此强烈而突如其来，转瞬即逝的幻想掠过，而后现实世界又如同汹涌的潮水再次将零吞没。她觉得自己似乎惊叫了一声踉跄跌倒，但那一刻完全听不到也看不到，只有身体在不断地打着冷颤。

等她好不容易平静一点时，却发觉好似置身黑白电影中一般，周遭的一切仿佛突然被一只手抹去色彩，变得扭曲模糊，完全失却了正常的模样和距离感。

而原本已近在眼前的茧，早已消失不见。

暗影中纷乱的低语霎时嘈杂了起来，那些明明可以感觉到，却又并不存在的视线令零毛骨悚然。她爬起身来，开始不顾一切的拔腿狂奔。

回来了……

……双子……回来了……

“声音”喁喁低语，肆无忌惮，狂喜异常。

蝉之歌——凋去

秋天结束了，今天早晨第一次感觉到风中有了冬的寒意。

睦月哥哥初夏时粘来送给我的蝉仍然顽强地活着。我把它从竹编的小笼中放出，那原本靛青的身体如今呈现出黯淡的铁灰色，一只须子也脱落了。它无精打采地伏着，不吃东西，也很长时间不再唱了。

“放了它吧，纱重。”八重说。

可是现在天气这么冷，它会死在外面的。

“它本来也快死了，让它自由吧。”

我不争气地鼻酸起来，八重总是能平静地说一些冷漠而讨厌的话。但结果蝉还是被放在了院子里的大樱树上，它好像有了点精神，居然一直爬到高高的树冠上去，再也看不见了。

八重在树下站了很久，一直盯着蝉消失的地方。

自从桐生家出事的消息传来，她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有时夜里我会被她的梦呓惊醒，可以听出那些并不是什么好梦……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定是双子……”八重在梦中反复追问着，黑暗中她的声音虽低，却绝望而悲伤。

一切都与红赘祭有关，一切都因为我们出生时分成了两个人。

七岁生日那天，母亲去世了。父亲只是知会八重这个消息，再让她来告诉我，没人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长年折磨她的疾病终于夺去了她的生命。可是后来，当回想起葬礼上空空如也的棺木、没有墓碑的坟茔和永远被厚重的布帏遮住的灵牌时，才开始明白，并不是病逝那么简单。

“无论怎样，她去了该去的地方，一个可以平静的结束人生一切苦痛之所。”似乎是受父亲所托、来向我们解释的桐生善达伯伯晦涩而为难地这样说。

我不敢贸然向长辈发问，而八重犹豫地开了口：“难道说她跳进了……”

“住口！”一向和善安静的桐生伯伯竟然发怒，“作为祭主的亲生女儿应该更有自知之明才对，八重！你忘了吗，那个字眼绝对不可以被说出，否则不仅自身会遭殃，听到的人也将失去心智！”

八重默默地低下头，但我从她的表情中读出了一丝不甘。

那一天，桐生伯伯离开时忽然长叹了一声向我们道歉：“对不起啊，八重，纱重，那样对你们大喊大叫，实在太不应该了。可是……”

他没有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当晚派家人给我们送来一对很漂亮的人偶娃娃，说是他亲手制作的生日礼物。

“看到我们，他大概会想起蓟与茜吧。”八重对着那对人偶忽然说道。

娃娃们的黛底红叶的美丽和服里衬上分别绣着“蓟”与“茜”的字样——桐生伯伯双胞胎女儿的名字，比我们年长一些。

“似乎是做给蓟姐姐和茜姐姐的，为什么要给我们？”

“今年的本祭提前了，在她们的生日之前。”八重轻轻地回答。

我们都沉默了。

——参加红赘祭的双子，无论如何都是只有一人回来。而对于“另一人去了哪里？”这样的问题，回答一律为“已经合为一体了”。

同性别的双子，皆为一魂双生，原本都应该是一个人的。这个说法很早就知道了。

我不只一次想，假如能和八重变成一个人倒也好。从小就没有她那么健康坚强，动不动就要哭，干什么都想依赖她。或许先出生几分钟的我，就是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分离出来的那个多余的身体吧……

可是，如果真的合而为一了，为什么回来的那一个，总是变得孤僻而避世，大多数都早早去世了呢?

难道可以永远在一起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



一个月之后，当年的本祭完成了，只有茜一个人回到桐生家。我们曾去探望，可是她完全不理人，只顾拉着桐生伯伯做给她的一个和蓟一模一样的人偶絮絮地说话。

明明得不到任

何回答，她却聊得有声有色，还能笑出声来。

是错觉吗？待在茜姐姐房间里的那段时间，我总觉得那人偶很不友好地盯着我们看，似乎怪我们打搅了它和茜的说笑。

“好难受，还是走吧。”八重那时悄悄对我说，原来她的感觉也差不多。

那天之后没过多久，就传来桐生家出事的消息。

大人们都刻意地隐瞒。于是我们去找树月和睦月哥哥，他们已经继承蓟和茜成为下一任双子御子。按照惯例，净身仪式应该在前任家中举行，所以他们在出事后去过桐生家。

“茜已经被关起来了。虽然是锁在地下室，我们到达时还是听见她在发了疯一样哭喊，要求蓟回来……”

“看上去是她失去理智杀了桐生伯伯，但是那家人都私下里说着什么人偶人偶的。似乎是那个蓟的傀儡被怨灵俯身，影响了茜呢。”

“听说那个人偶已经被拆散丢掉了……”

丢去哪里，我们都心照不宣。

黄泉、根之国、彼世……就在这个村庄的下方，就在我们所有人的脚下。如果没错，我们的母亲便是自己去了那里。

“平静地结束人生一切苦痛之所”并不平静，我们时常能感觉到地下传来的震动，红赘祭之后可以平息一段时间，但数年之后又会重新开始，届时便要准备下一次祭祀。

这个循环，充满了在此居住的每个人的一生。若生为双子，则更要时刻准备成为巫女或御子，在红赘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可是，到底要做些什么，才会令一人消失，另一人发狂杀死自己的父亲?

难道这些也会发生在树月和睦月哥哥身上吗?

……还有，我和八重?

几天之后，茜的死讯传来，她在囚室中用手镜的碎片割脉自戕了。

是夜我竟然梦见了她——面带失去一切、无可奈何的微笑，追随着一只绯红色火焰般的蝴蝶而去。

醒来发现那对偶人已然消失不见。蓟和茜，都走了。

八重肯定做了同样的梦，当我矗立在放置人偶的案几前发呆时，她从身后拉住了我的手。

“我……不要和她们一样，”我回头，惊异地发现八重哭了，“请永远和我在一起，纱重。”

我用力地点头。

那天我们在大樱树下发现了蝉小小的遗体，它最终也没能离开这里，被我埋葬在了院子的一角。

“别难过，纱重，明年再给你粘一只吧。”睦月哥哥安慰我。

“不……我不要了。”

蝶之惑——永夜

夜，不知何时已悄然降临。

山风拂动零单薄的衣衫，寒意令她逐渐冷静下来——虽然四周已是一片昏暗，但不久前令人毛发倒竖的声音和视线，都已经感觉不到了。

……或许，是梦？

方才一阵狂奔，零已经跑出树林，此刻正走在一段荒凉的山道上，道路两旁不时可见倾圮的地藏石像，隐没在乱草丛中。

抬头，远远的山丘顶端，淡红色的火光与苍白的月色一起映照着暗云密布的夜空。耳际传来黯哑的吟唱声，时断时续，远近莫辨，分外诡谲。

那里有人？

她迟疑着向前走去，茧依旧踪影全无，此时除了前行也别无选择。穿过一座破败的鸟居时，一只深红的蝶忽然掠过她的视野，振翅舞动的小生灵，在茫茫暗夜中如火焰般醒目。

零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完全没有发现身后的来路正静静地被无尽的黑暗吞噬……

她竟然就这样不自觉地踏上了那个山顶，可是，哪里有火光和人声？只有排列成圆形、以粗重的注连绳相系的巨石和它们包围着的贴满符咒的锥形石堆。月光下，石阵形如同参差的巨大獠牙直指天空，黑漆漆不祥地耸立着。

刚才明明……

带着她来到这里的红蝶将她的视线引向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背影——茧正一动不动地矗立在山顶边缘，好像在入神地看着什么。

“姐姐！”

茧闻声转身。仿佛是被这个动作惊动一般，无数红蝶刹那间从她身上腾空而起，又如同火星般逐一消弭于黑暗之中。

——那一刻，宛若红莲之火缠身……

“……地图上消失的村庄……”她自言自语一般低声说道。面对零不解的表情，她转身指向山下——那里依稀可见数十幢大小不一的房舍坐落于浓重的夜色中。

“难道……”儿时祖母的睡前怪谈忽然涌上心头，“不可能的，那些只是故事啊！”

“我们在这儿住着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村子吗？”茧似乎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缓缓摇了摇头。

——在重要的祭祀之夜因遭遇大劫而消失的村庄，只有在天黑之后才会出现。山中迷途的人只要踏过最外围的地藏石像，就会来到这里，而且……

她连忙回身去看，果然，来时的道路如假包换地不见了，方才经过的鸟居另一边只

有绰绰树影在摇曳。

当年已经听得厌烦的故事，却从未想过真的会发生，而且是在自己身上。

难道真的在做梦？

寒冷的夜风、惨白的月光和面前茧无助的神情也不能消除零那种身处梦魇无法醒来的感觉。

似乎遇到大麻烦了。

两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

“原来，黄昏过后还不下山，结果就是这样啊……”终于零无奈地苦笑起来，“不管怎样，站在这里也没法可想，还是去那个村子里看看吧，或许能找到出去的路。”

“可是，零……我害怕……”茧小声道，“不是说迷路来到这里的人……”

“永远不能出去？如果真的没人能离开，那个故事又是从何而来的？”零抓住她的肩膀，“一定有路可以走出去的，我们一起去找。”

似乎被妹妹认真的神色所打动，茧长久以来第一次露出些许笑意，用力点了点头。

但是零好不容易鼓起来的那一点勇气，刚走到村口就消失殆尽——那个不久前曾出现在面前、令自己出现无数可怕幻象的苍白人影，正缓步朝村中而去。在消失在一处拐角之前，竟然还扭头朝她们投来一瞥……

眼前村庄房屋那些黑洞洞的窗口如同无数不友好的眼睛盯着她们。零忽然犹豫了——那里好像有些更讨厌的东西存在。

“怎么了，零？”耳畔传来茧的声音，她柔软的手轻轻搭在零的右肩上，令她稍稍心安。

——是了，我不是独自一个人……

她轻轻将手叠放在茧的手上——姐姐一定很冷，她的手凉得就像……

“我似乎看见那里有烛光，”茧一边说着一边从身后超过零往前走去，她回头不解地看着妹妹，“你不走了吗？”

……那只手这时才慢慢从零的肩膀上抽离。

一阵冷战令她全身寒毛倒竖，零一时无法挪动半步。

从姐姐的表情看来，她没发现任何异常。也就是说，此刻我身后……

零迟疑了半晌才敢回头去看，果不其然，空无一人，只有下山的小路在黑夜中延伸至远方。

“我们进去看看吧。”茧用力一推，方才闪现出烛火的那幢民房的门居然吱呀一声打开了。

“……嗯……”零凝视着自己的手——那冰冷的触感尚未离开指尖。

……又要丢下我了吗……

在她们正要进入那幢房屋之前，这句话若隐若现地飘到零的耳际。她努力克制住没有再次回头——黑暗中，视线又出现了，很多，很多……

血之绊——牢枷

……恍惚间似乎听见了清幽的风铃声……

睁眼才发觉不对，廊下的铃正嘈杂地乱响，根本不是被微风吹拂的声音。桌上的器物纷纷落地，整幢房子吱嘎摇晃，好像一个老人在痛苦中呻吟。

“别怕，只是地震而已！”我惊恐地找寻八重，她自黑暗中紧紧抱住了我。余震不断，根本无法入睡，只好这样一直坐到了天亮。

最近，从地下传来的撼动逐渐变得频繁与猛烈，那天晚上的地震，更是毁了好几户村民的房屋。人们开始骚动、议论、登门造访……

其他三家的神主也来了，和父亲见面的时候似乎很焦虑。八重壮着胆子跑去偷听他们的谈话，回来告诉我说：大家都没有料到，原本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才需要举行一次的祭祀，竟然仅仅过了六年就已经镇压不住了。

“不知道是因为茜过早地死去，还是近年来的饥荒和疾病流行，听他们的意思，似乎‘那里’的骚动和瘴气变得相当厉害，”八重面色阴沉地说，“最后终于决定今年内再举行一次红贽。”

我愣了半晌，才明白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这一次的双子御子，便是树月与睦月哥哥。

作为弟弟的睦月，也会像蓟那样从此消失吗？树月呢？会变成和茜一样……？

六年来一直在心中盘旋的疑问和恐惧，如今终于不容忽视似的横置在了面前，好像一道被解开绷带的深深伤口，让人触目惊心……

“不用担心我。”身体不好的睦月又卧病在床，去立花家拜访时，我们只见到了树月。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微笑着，看不出丝毫异常，“叔父让我帮他挖些盆栽用的苔藓，陪我去山上走走好吗，八重，纱重？”

可是一到后山，树月哥哥的神色立刻不一样了。

“信已经送出去了，给我一个儿时的好友。他叫宗方良藏，现在给一个姓真壁的民俗学家当助手，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会和真壁先生尽快以民俗研究的理由来村里做客，然后找机会带你们离开……”

我惊讶不已，八重却摇头道：“事不宜迟，为什么要等他们？树月哥哥和睦月哥哥，还有我和纱重，现在就应该走！”

“不行，八重。两对双子同时消失，太明显了，他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而且睦月一直没有痊愈，他不可能跟得上我们的。还有……”树月哥哥说到这里，忽然浮现出一丝无奈而悲戚的笑容，似曾相识。

“我们仍然是守护村子的双子御子，留下来完成仪式，保护大家，是一出生就注定的……”

“不是我们愿意生为双子的啊！”八重突然抓住树月哥哥喊道，泪水涌出眼眶，划过面颊，“什么‘一魂双生’？！就因为原本是一个人，便要其中一个消失吗？！我们依旧是两个人啊——蓟和茜、你和睦月哥哥、还有我和纱重。为什么要把这种可怕的祭祀强加在我们头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村子？为什么……你要留下来，眼看着睦月哥哥……”

她哽噎了，掩面说不下去。

“树月哥哥，八重，你们……一早就想要从村里逃走吗？”我逐渐开始明白——“阴谋”大概已在这两个人之间酝酿了很长时间。

“纱重，自从在桐生家接受了净身仪式，我就一直不安地想‘究竟下一次祭祀什么时候会到来？’”树月哥哥肃然道，“翻阅了家里收藏的历代立花家当主留下日记，再对比八重从黑泽家带来的古文书，可以很明确地知道：每一次红赘祭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可以找到的最早期的记载——也就是这个村庄以守护‘那里’为目的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红赘的本祭是整整一代人才举行一次的。可是不知道是‘那里’的力量增强了，还是双子的神力逐渐减弱，反正之后的祭祀举行得越来越频繁。而每逢灾年，本祭更是频频失败，不得不额外举行‘阴祭’。在村中没有双子诞生的年份，神官们甚至被迫下山去掳掠其他村庄的孩子……”

“……直到桐生家的蓟和茜，虽然是成功了，可是只持续了区区六年而已。经过最近几年的饥荒和瘟疫，‘那里’的瘴气现在非常厉害。虽然没人告诉我们，但是我知道最近的罪人都被送入地下当了‘忌人’，可见原先的那些大约已经死亡殆尽了。”

“我和睦月……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是必须一试！不然这个村子会被瘴气吞没，所有的人都会遭殃。即使我们成功，过不了多少年，就轮到你和八重了啊！”

“必须尽早走，趁着准备祭祀比较忙乱的时候，对你们的关注应该会减少很多，这是个机会！红赘虽然有效，但是现在看来，不是长久之计，终有一天会无法用这个办法来抑制瘴气的爆发。我和睦月，不愿意你们也遭遇那样的命运。宗方和真壁先生都愿意帮忙，一定会有其他的方法的……”

我们在村口道别，分头回家。树月哥哥期待地回顾着我和八重，似乎在看一丝遥远的希望。

“八重，你一直在背着我准备这件事吗？”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笼罩着我，仿佛此刻天空中大雪欲降的彤云郁积。

“因为纱重总是顾虑太多。你现在一定在想：如果逃走，父亲会很失望，对不对？”

“可这是真的啊！”我从未对八重如此恼火，“还有树月哥哥和睦月哥哥，就这样丢下他们不管吗？！”

“你什么都不懂，纱重，什么都不懂还说要永远在一起！”八重的双眉紧紧地蹙着，面颊因为生气而变得苍白，“你知道红赘到底是什么吗？知道我们将会被强迫做什

么事吗？知道你会因此而消失吗？什么‘合为一体便会涌现神子之力’！！都是胡说八道，红赘就是向‘那里’的献祭啊！！你的身体会被杀死，灵魂会被投入‘那里’！而杀你的人就是……”

她忽然停住了，我们就这样矗立着对视着。当残酷的现实被剥开一切掩饰的外衣时，却发现并不是想像中那样的难以接受。此刻我竟然有一种解脱般的喜悦……

如鸟羽般纯白而飘渺，今年的第一片细雪静静飘落在八重的黑发上。她的瞳仁如此漆黑深邃，我几乎能从中窥见自己的身影。

从那时起，你就一直想要自由吧。反抗囚禁着自己的枷锁，同注定的命数对抗，这种事，果然只有八重才能做呢……

“一起走吧，纱重。如果是一起的话，什么都可以做到。不是说要永远在一起的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嗯。”

大雪漫天而下，洋洋洒洒，阒寂无声。隐约传来些微清澈的风铃声，好似一声寥落的叹息。

我们牵着手踏上归途，就像小时候每次外出玩耍回来时一样。看起来，会像完全相同的镜像吗？

八重的脸庞被快乐的表情照亮，显得如此温柔，我没有把一些自私的想法说出来。

一起逃走，一起生活，或许也很好。无论怎样，只要不分开，就足够了。

蝶之惑——鬼藏

了无生气的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地板老朽塌陷，屏风与窗纸千疮百孔，只有夜风在吹动不知悬挂在何处的风铃，不时给几乎静止的死寂带来一两声纤细妖异的鸣响。

看起来，这里分明就是已遭弃置许久的废屋。可是却又不尽然——走廊里昏黄的油灯依旧燃烧着，地面厚厚的灰尘上留着不久前走过的某人的脚印，有时依稀能听见低低的悲泣声……

然而仔细在屋子里搜寻了一遍，零和茧没发现半个人影，却找到一个女式提包和一支手电。尽管也是积满灰尘，但这两件东西看起来比其他陈设和物品都要新。她们从包里翻出了几张剪报和照片，看日期是一年前的。

“桢村真澄……失踪的地质调查员……”手电居然还能发光，两人凑在一起读那些零散的纸片时，茧忽然道，“就是去年水坝计划刚刚启动时发生的那件事吧——这个人在进行地质勘探的时候和队友走散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被找到。他的未婚妻加入了当地的搜救队，结果随后也一起失踪了……”

“这些难道是他们的东西？”看着手中照片上笑得很幸福的一对恋人，零的心中一阵惶惑，“他们……也在这里吗？”

仿佛是回应这个问题，茧突然浑身一震，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臂——这大屋里一直没

有半分人声，此刻却忽然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

……迟缓，沉重，那个人似乎拖着步子、疲惫不堪地朝她们身处的佛间走来。

如果有别人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也迷失在这里的话，或许可以合力找到离开的办法——方才这个曾在零的脑海中闪过的念头，此时却完全被难以言传的压迫感取代了。当脚步声在佛间的门前停下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视线半分也无法从那扇似乎即将要被打开的门上离开……

区区几秒的等待，却好似时间凝固一般漫长。她们绷紧了神经准备面对接下来将会降临的任何情况，可是什么也没发生。

足音就这样凭空消失在门外，大屋又回复了之前的沉寂。僵立片刻，零鼓足勇气走上前去，在茧“别打开！”的惊叫声中猛地将拉门推到一旁，用力之大连门框上的蛛网都纷纷被震落。

是的，什么也没有。她面对的只是来时那条幽暗空洞的走廊，被悬挂着的油灯勉强照亮。

可是，那被黑暗笼罩的走廊尽头，在摇曳不定的灯火后忽隐忽现的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人，又好像不是……

“看到什么了吗，零？”茧小心翼翼地发问，不敢走上前来。

“不，没有……”恍惚间，那个影子便寂然灭去，仿佛一缕烟云散尽。

“从这里出去吧，好吗？”茧的声音在发抖，“我讨厌这儿，明明没有人，却又好像有很多人……”

但是零的注意力已经被角落里的一抹微弱反光吸引住了，手电似乎照出了一个匣子般的物体。刚才来到这里的时候，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吗？她好奇地俯身去看。

——竟然是一架老式相机，式样之陈旧，如今只有在博物馆和时代剧里才能见到。它应该被丢在这里不知有多久了，表面斑驳褴褛，锈迹满布，却令人惊讶地没有落上半分灰尘。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台旧相机的镜头居然光洁如新，在手电照射下静静反射出微蓝的幽光。

她把相机拣了起来，比想像中更重，捧在手中沉甸甸的。拿起它之后才发现，原来下面还压着几页残破发黄的纸张，字迹是用钢笔写成的，有些地方已经模糊难辨了：

“……去那个神秘的村庄考察，或许会遇到一些超常的事物，希望这个特别订制的相机能……透过以灵石制成的镜头，可以拍摄平时用肉眼看不……思念体……‘鬼魂’……使用者拥有一定的通灵力，灵石还能起到增幅器的作用……封印……无形中会拉近两个世界的距离，使用者因此可能被波及而有……”

最后的署名为“麻生邦彦”，似乎是一封书信。

说的就是这架相机？零端详着手中的物体，那镜头也如同一只深邃的瞳孔一般注视着她。

那封信虽然看得似懂非懂，但是其中几个字眼却枨触到密布在零心中的疑云——思念体，鬼魂……

她犹豫地举起相机，把右眼贴近取景框，对准正前方走廊深处。但那里依旧空无一物。



“真奇怪呢，姐姐，”她放低相机道，“是来的时候太暗没有发现吗？这样整整齐齐地放着，简直好像是有人故意……”

但她的话被茧倒抽一口冷气的声音打断了。扭头，她发现姐姐的脸因恐怖而变得惨白，连嘴唇上的血色都褪尽了，一只手战战兢兢地指着零站立的地方。

“……怎么了？”这句话刚出口，她便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脊柱缓缓升起，仿佛一只冰冷的手自下而上经过自己的后背……

“快逃！！”茧放声大喊，音调都变了。

零急遽转身。

视野瞬间被一张扭曲的面孔完全占据了——尽管五官模糊仿佛一团烟雾，甚至能依稀透过“它”看见后面的板壁，但那仍然是一张充满着怨恨与杀意的脸！

“……明明……好不容易找到了……”在鼻尖几乎相触的距离下，零好像听见“它”发出了含混的悲鸣。

她惊叫着连连后退，然而祸不单行，此刻身后那诡异的脚步声突然再次响起。

方才还空空荡荡的走廊尽头，竟然也出现了一个像这样的雾状人形，两方同时朝零逼近！

“零，快一点！”姐姐的喊声提醒了她，零疾步冲进佛间，守在门边的茧立刻推动拉门想将其关闭。

两双青白色的手竟然在最后时刻伸进了拉门的缝隙中！“它们”想进来！

茧与零拼命抵住门，但“它们”的气力大得惊人，两姐妹合力也没法把门关上，只能眼看着门缝一点点变大——门外那两对木然可怕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们。

……不行，“它们”想杀了我们！

仅仅是直觉，两人同时都感到彻骨的绝望。

——如果使用者拥有一定的通灵力，灵石还能起到增幅器的作用……封印……

神差鬼使般，这段文字飘然浮现于零的脑海中。低头一看，旧相机居然就躺在脚边，她慌乱中还以为自己把它丢在走廊了呢。

走投无路，只有一试了！

“姐姐，”茧忽然听见零的耳语，“数到三，我们一起放手。我可能有办法赶走‘它们’。别害怕，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保护你！”

“一、二、三！”

两人突然撤手，拉门被外面强大的力道如撕裂般怦然推开！茧低低地惊叫了一声被撞倒在地。

零已经拣起相机，正面对着“它们”。她再次把右眼贴近取景框，这一回两个雾状人形清晰地在视野中映出，比直接看到的更加清楚！

——一个是脖颈处有一圈伤痕的女人，另一个仿佛是全身被利刃切开、几近支离破碎的男子……

“它们”喃喃自语着朝跌坐的茧扑去，零咬牙按下相机的快门。

一阵强光闪过，凄厉的惨叫声骤然而起，在逼仄的空间中反复回荡，几乎要穿透零的耳膜。相机从手中跌落，她捂住双耳脱力跪倒，痛苦地蜷缩成一团。

意识仿佛自高处盘旋坠落，在堕入彻底的黑暗前，她似乎听见了一连串悠长的铃声……

……茧，追随着火焰般的蝶走了……

血之绊——孑行

……回来的，只有树月哥哥一人。

乌黑的发一夜白尽，连眼中粲然的生命力都逝去了，仿佛一个耄耋老者。从此闭门不出，谁都不见。

父亲当夜亦是虚脱般地回了家。他说，仪式失败了。

究竟为何而失败，他没有多做解释，我们也不敢细问。况且，这些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也不再重要。父亲疲惫地扔下一句话，判决了我和八重早已注定的命运：

“准备一下，明天要去立花家给你们举行净身仪式。”

我们两个，都是一宿无眠。

伴随着从地下传来、日益强烈的震动，入夜后飞舞的红蝶数量，也越来越多了。虽然大家见到后都会合掌闭目，但八重却总是用愤懑不平的眼神盯着它们。

“阴祭”肯定会很快举行的，届时，我也会化成一只那样美丽的生灵吗？

……在八重的手下？

树月哥哥所言的人，没能在本祭举行前赶来。然而八重丝毫没有放弃。在立花家净身的时候，她居然找到了机会去见树月哥哥。

“从过去的记载里他读过：以前也曾经有双子企图逃走——利用暮羽神社下面的秘

密深道，可以通到后山。但是由于地震引发了塌方，那对双子死在了深道里。之后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事件，黑泽家的先人在墓地的大枯木里设下了机关，封闭了那条深道。而开启机关的钥匙由四个家族的神官分别收藏着……”

回到家里她这样告诉我。

“树月本来想采取更容易一点的办法——让来做客的人把我们偷偷带走，可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他会把立花家的钥匙找出来，其余的只能靠我们自己！”

说这些话时，八重的双眸在烛火映照下熠熠闪烁。我被她的执著打动，但同时也觉得害怕：“如果被发现偷走钥匙，他们会怎样对待树月哥哥？”

八重缄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我觉得，树月已经不会再在乎这世上的任何事情了……”

就在我们想方设法探索其余三把钥匙的所在时，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传来——父亲有天忽然派人把我们俩叫回家，说是有两名外客来访。

他们竟然真的来了，树月哥哥的童年好友宗方良藏，和他的老师真壁清次郎。

我们随父亲在正门前迎接他们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年轻的宗方和树月哥哥差不多年纪，一直朝我们看，我吓得不敢抬头，生怕被一旁的父亲看出破绽。

然而一切都似乎很顺利，父亲热情地让他们住进了家里最好的房间，还请来各家神主一起用晚餐。我和宗方在走廊上曾经擦肩而过，他满怀期待地低声说：“树月叫我们帮助你们离开这里。”

我惊慌之下只能飞快地点点头，就逃也似地离开了，抛下他一人茫然不解地站在原地。

“纱重，我觉得有点不对，或许还是别让他们插手的好。”夜里吹熄了灯火，八重尽量压低声音同我谈话，“我记得，祭祀失败之后，父亲就在山上布置人手，防止外人进入村子了。如果在本祭之前到达，还有可能放他们进来，但现在准备的是阴祭，竟然还让外人留宿……”

“你的意思难道……”一阵强烈的厌恶感遽然涌现，“想用他们做楔？！可是，宗方君不是树月和睦月的好朋友吗，怎么可以这样？！”

“应该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这村里现在没有双子，就算偷也要从别处找来呢，何况是送上门来的生贽。”八重的语调依然那么冷静，“虽然楔并不是必须的，但是在瘴气这么强烈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阴祭能够成功，父亲大概要不顾一切了。”

是啊，即使是亲生女儿也……又何况两个外人？

“不能坐视不管吧，八重？！他们毕竟是为了我们才来这里的啊！”

“我就猜到你会这样说。放心吧，暂时应该还不会对他们做什么，找机会提醒他们赶快走好了。”

可是机会却迟迟找不到。每天晚上都有人请他们宴饮。而白天，那个好奇心强烈的民俗学家真壁先生总是领着宗方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他带来了一个奇妙的小匣子一样的机械，只消按一下就能画出人像或景物来。尽管没有颜色，但是看上去就好像真的一

样，怪不得会被叫做“写真”。

虽然很有趣，父亲和其他村民却私下里议论纷纷，都不让真壁先生给他们画像，理由是“会把灵魂吸走”。他只好自己去画一些景物。

我和八重曾经写过纸条，偷偷藏进他们的行李中。但不知是否因为没看到，那两人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样子。无奈之下，我们放弃了整整一天的准备时间，终于在暮羽神社后面遇到了他们。

“哦，黑泽神官家的女儿吧，记得好像是叫八重和纱重？”真壁先生看见我们走来要求被画像，立刻兴高采烈起来，“村人有点太闭塞了，这个只是照相机而已，哪会吸走灵魂那么可怕呢？”

他用小匣子给我和八重画了像，然后告诉我们要过一天才能看到：“得到暗室里去洗出来才行。”

“对了，黑泽……小姐。”一直默默不语站在一旁的宗方良藏忽然开口了，“我要求见树月和睦月的时候，立花伯父居然说他俩已经病逝了！这难道是真的吗？！”

我们俩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们必须离开这里。”八重说，“阴祭就要开始了。今夜就从侧门逃走吧，我们会想办法让门开着。”

“阴祭？那是什么？为什么要我们离开？你们不是要一起走的吗？”真壁先生满脸大惑不解的表情，但是那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时间解释。有村人走过来了，我们不得不丢下那二人赶紧躲开，如果被父亲知道我们去找他们说话的话……

当夜我们偷偷起床，把锁好的侧门再次打开。可是最终来的只有宗方良藏一人。

“上午和你们见过面之后不久，黑泽祭主就把老师单独请走了。傍晚时分我见过他一面，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老师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说叫我尽快离开。至于他自己，想留下来观看即将举行的仪式，会对他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我拼命捂住嘴才忍下那一声即将冲口而出的惊叫。

“难道你们疯了吗？他会被……会被……”

尽管是在黑暗中，宗方还是感觉到了我们神色大变，一无所知的他也开始不安了。

“会……发生什么？树月很早以前向我提到过一个似乎很残酷的古老仪式，他身为双子从小就一直恐惧着，害怕终有一天自己和睦月会被迫成为祭祀上的‘赘’。难道这个就是‘阴祭’？树月真的死了吗？这些又和老师有什么关系？”

“你如果想逃，就快点走吧！”八重愠怒地低声道，她似乎被这个一直追问着的人惹火了，“不要管别人，先救自己好了！”

宗方默默地矗立了一会儿，转身推开了门。

“不管发生什么，树月和睦月依然是我的好友，他们拜托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跨入茫茫夜色之前，他忽然认真地说，“我会在后山等着的。如果你们也能够逃出来的话，我会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他从外衣的口袋里取出一张正方形的小纸片，塞进我的手中。

“……请务必尽力帮帮老师。”说完他鞠了一躬，疾步而去，不久就在视野中消失了。

我回到卧室之后才借着烛光看清，原来那张纸片就是上午真壁先生用小匣子给我们画的像——我的脸有点模糊，可是八重的却很清晰，那种心事重重的表情，就像真的她一样。

“画得真好！”我开心地叫起来，八重也忍不住过来看。

不过，这一点点快乐的火花，不久就被埋葬进了无数的烦恼与担忧之中——开启密道机关的四把钥匙已经陆续找齐，在这两天内，我们就可以逃走了。

但是，为什么我丝毫没有兴奋或激动的心情呢?

逃出去，就可以和八重一起生活下去了。或许会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画像匣子”那样有趣的东西的地方……

可是我依旧不由自主地想像：如果阴祭失去了双子巫女，会变成什么样子……

连续两次祭祀失败的话，传说中的“灾炎”会不会……?

“八重……”

“一直瞻前顾后的话，纱重，是什么也做不到的——既不能逃出去，也不能救到别人。”仿佛看透了我的心，八重忽然说，“忘了七岁生日的时候，我对你说了什么吗？”

“……要永远在一起。”我们轻轻地抵住额头，同时说道。

可是，八重，大劫难真的会发生吗？如果我们就这样一走了之的话？父亲、村子、还有树月哥哥会怎样呢？你真地能完全不顾吗？

如果要永远在一起，合为一体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啊……

我并不害怕被杀死，也不怕被投入“那里”。如果有八重的帮助，我会变成蝶回来啊……

那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无垠的黑暗，没有声音，没有气息，一直延伸到时间的尽头……

……我孤独一人发疯般地在其中踽踽孑行，到处寻找消失的八重……

蝶之惑——纷乱

——很久以前在重要的祭典之夜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从此，皆神村就从地图上消失了。森林中的双子地藏佛像会引诱迷路的旅人来到村子的入口，而只要迈过那里的鸟居，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时间在这里没有意义，暗无天日的劫难之夜静止在村庄里，白昼永远无法再度降临。

——从地下……从村子深处……从各个地方，时常传来令人悚然的吟唱声和女人凄厉的狂笑……

——竟然睡着了，在这种地方。即使是梦中，黑暗也会无处不在地渗透进来。那

刺耳的笑声久久徘徊在身边，真澄，你在哪里？

——真澄，终于来了……

在半明半暗间游荡，一个怨怼的女声断断续续地诉说着。零依稀看见逐渐远去的茧，她挣扎着去追，但姐姐还是消失在了黑暗之中，几只绯红的蝶飞舞着引领着她。

“不要去！！”仿佛被锋镝划开的帷幕，梦境在忽然回复的意识前颓然撤退。零一个翻身坐起，喘息不止。过了好几分钟，才能慢慢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姐姐果然不在身边了，此刻只剩下她一人呆坐在佛间的地板上。

我晕倒了吗？有多久？

窗外依旧是一片昏沉，梦中人悲戚的诉说忽然在耳畔响起——时间在这里没有意义，暗无天日的劫难之夜静止在村庄里，白昼永远无法再度降临……

好像是真的，她爬起身来，茫然四顾。自从来到这里后就一直强烈地感到，这混沌的夤夜仿佛万物之终焉般，会永远持续下去。

……一直，感觉似乎落入了梦魇的陷阱……

可是在晕倒时仍然死死抓住的旧相机告诉她这些并不是噩梦，至少不完全是。

我真的用它赶走了那两个“东西”吗？

零疑惑地注视着手中的相机，那镜头仿佛有生命的眸子般静静看着她。

那两个又是什么？妖怪？恶灵？鬼魂？

——脖颈处有伤痕的女人，和遍体鳞伤的男人……

透过这相机看见的情景，深刻地印入了零的脑海中。比只用双眼看见的更加真实而清晰，那封信上说的竟然是真的！

……无形中会拉近两个世界的距离，使用者因此可能被波及而有……

有什么呢？危险吗？但是现在它是惟一的武器了。零不禁紧紧将相机抱在胸前。就算有性命之虞，也只好暂时置之脑后，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茧。

就在即将步出房门之际，一个念头突然跳上心间，零快步回身，在和手电一起找到的那个提包中翻找起来。

失踪者桢村真澄和他的未婚妻须堂美也子……

那张印下两个恋人身影的照片在零的手中颤抖——虽然已面目全非，但是依旧可以从方才那两个恶灵身上看见他们的模样。

一年前迷路来到这里的人，原来已经……

这提包、剪报、照片和我现在拿着的手电，是她的东西吧。本该觉得可怕，但是零看着面前的物件，忽然被一阵悲哀与绝望笼罩。

难道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吗？

在踏出大屋，在村庄里四处寻找茧的时候，这个谶语般的想法令她不寒而栗。

借着手电的一缕光芒，她在死寂的村庄里穿行，但哪里都看不到茧的身影。

“姐姐！”甚至没有回声，她的叫喊就像被一个巨大的沼泽吞噬了一般。

“怎么办，怎么办……”头一次感到如此无助，眼泪也不争气地涌了出来，“你

到底在哪里……”

……在呼唤……

伴随着如风般飘来的微弱声音，一只熟悉的红蝶宛如黑夜伤口渗出的血珠蓦然自眼前飞起。在零面前飞舞了片刻，它振翅朝某个方向而去。

尽管对这妖异的生灵并没有好感，零却依稀感觉它仿佛想给自己带路。

“在树林里是你带姐姐来到这里的，在山道上也是你带我穿过那个鸟居的，现在又想引我去哪里？！”

真傻，零愤怒地质问之后立即这样想，它不可能回答的。红蝶在前方几米处盘旋着，似乎在等待迟迟没有跟来的她。

事情还能糟糕到哪里去呢？零一边自嘲地想一边跟了上去。

穿过几条纵横于房舍间狭窄的小道，蝶把她带到了另一处大屋的后面，好像是个小小的后院。令人惊异的是，居然有一扇装着栅条的窗在地上投下淡黄色的烛光！

有人？条件反射般的第一个念头转眼就被谨慎代替了。零端着相机小心翼翼地迈步靠近那扇窗。

“八重！”突如其来的男声把零吓得浑身一抖，立刻举起相机。但取景框中出现的不是扭曲飘忽的影子，而是窗内一个手握栅条的少年，正在对自己说话。

“你回来了？！这样也好，快点去救纱重，她现在被锁在祭主家的坐敷牢里。”

“……你是？”劈头盖脸的一堆话让零摸不着头脑。她迟疑着放低相机，端详起在村中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人——面庞明明是个清瘦的少年，满头的发居然苍白如雪。

隐约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他身后狭窄的斗室，门竟然像坐敷牢一样，连窗上都有铁条……他难道是被囚禁在这里的吗？

“你在犹豫什么啊？！再不去祭祀就要开始了！”白发少年满面焦虑地大声道，“在她被带往地下之前，还有机会的！”

“可是……到底在哪里？”好像是把自己认成另外的人了。可是很奇怪，零却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茧的去向。

“在黑泽家啊，你自己家里！八重你糊涂了吗？就在村子的最里面。”少年急切的表情逐渐被伤感取代了，“这一次，一定要带纱重一起走，一定要一起逃出去活下去啊……不然的话，睦月他不会……”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不敢贸然询问这个少年怎么会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零只好点点头朝他所指之处进发。可是那少年的话却带给她莫名的似曾相识之感，仿佛很久以前，真有人用“八重”这个名字呼唤过自己一样……

——在黑泽家，你自己家里！

黑泽……八重？村庄的最深处，有一座绘制着家纹、紧闭着的黑漆大门，想必便是黑泽家了吧。

零用力推开厚重的门扉，顿时一股潮冷的寒气向她扑面袭来——门后竟然是一片

雾气弥漫的水面，一座木桥横亘其上，大约是通往宅邸的正门。可是隐没在雾气之中的另一端，却让这座桥看起来仿佛无限地延伸进暗夜之中一般……

茧，你会在这里吗?

祸之刻——大偿

八重走了，撇下我一个人。

自出生以来从未分开，然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

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样。父亲的怒叱，村民的怨恨，都只是钻进了一具躯壳的耳朵。我，黑泽纱重，在被八重抛弃的那一刻，思想就仿佛离开了身体，冷冷地站在一边，像一个无情的局外人，等待着悲剧最后的终焉。

——永远在一起……

不是说了要永远在一起的吗? 八重，你会回来的吧? 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吧?

还是，你已经看破了那个我一直没敢告诉你的自私想法?

是啊，一直在担心，一直在害怕：一魂双生，多出来的身体，想必就是体弱而没用的我了。虽然约好要永远在一起，但是我们仍然是不同的人。尽管一起出生，但还是要各自生活，各自死去……终有一天，会跟不上你的，八重，会落在后面的……

……因此，我才想合为一体，才想变成红蝶。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永远相守，不是吗?

八重，你一定生气了，一定是知道我原来并不想逃走，所以任凭我摔倒滚下山道，也没有回头。

像对待一个耻辱般，他们忿恨地将我锁了起来，不让我见真壁先生，也一刻都不让见树月哥哥。

他们依然在找八重，想把她抓回来。

对不起，对不起，八重，原谅我，请回来吧，回来和我一起。我不怕死亡，也不怕“那里”，可是一想起会永远孤独下去就浑身发抖。

“即使只剩下你一个，也要举行红赘！”父亲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为什么要逃走? 双子被养育，就是为了保护村庄，这是你们的使命！”

要是在从前，他的话和失望的眼神，会深深刺痛我的心。但是现在，仿佛丧失了一切感觉般，即使被斩断手脚也无法流泪。

“让我见见树月哥哥。”面对这个要求，父亲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同意了。

宗方逃走后的第三天，借着去祭扫祖坟的机会，我们曾和树月哥哥在供养“鬼只”的大枯木中见面。大家用四把钥匙解除了机关的封印，树月哥哥一直把我们送出密道，看着我们走上通往后山的小路。

“绝对不能回头啊！”跑出了很远，还能听到他的喊声。

当时就想，是否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温柔、勇敢、一直想救我们的人，如果知道我像个懦夫那样不敢逃走，树月哥哥是否也会很失望呢……

八重一直没有回来，在被投入“那里”之前，至少要和他道别。

可是看到的，只有树月哥哥悬挂在屋梁上的尸体。清冷的月色映照着他的白发，和表情痛苦的面颊。

对不起，睦月，我还是没能拯救她们……

桌上摆着没写完的遗书，字迹凌乱——他的手一定在颤抖。

“听说你被抓回来、另一个跑掉了，他就自尽了，”愤怒的村民在身后催促我赶快离开，“都是你们害的，快点去举行祭祀吧，不要连累更多的人！”

我好像做梦一样走出了立花家。那之后的一切，都像一场漫长而纷乱的梦境——那些沉闷的吟唱、刺骨的寒风、通往地底深处的崎岖台阶……

八重，我会等你的，就在下面，直到最后一刻。

神官们为我换上白色和服和红色腰带，带我去进行祭祀。从神社一直往下，在穿越无数绯红色的鸟居之后，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

……虚。

我听见被闷住的惨叫——真壁先生终于被做成了活祭。人们想尽办法折磨他的肉体，使之成为能暂时抵御黄泉躁动的即身佛。遍体鳞伤的他被麻绳绑缚着丢进了那个无底深坑，然而震动丝毫没有停止。

是了，就在那里，我的脖颈被勒紧——不是八重的双手，只是粗糙的绳索而已。窒息的痛苦与绝望的挣扎最终归于平息，绳索被斩断，我落了下去。

八重没有来。

遥远地仿佛能看见她在拼命奔跑，直到第一缕阳光照进幽深的树林……

她没有回来找我，她真地走了。

八重的背影消失在远处，我堕入了最深的黑暗。一直，一直地落下去，仿佛一片单薄的雪，融化在记忆和时间的尽头。

没有变成蝶。

没有翅膀，我无法飞起来，只能一直留在黑暗之中，形单影只。

“平静地终结一切苦痛之所”并没有给一切画上句号。万籁俱寂的死亡的世界里，悲恸如同深渊的罅隙吞噬了我——被抛弃了，被背叛了，终于……被孤独地留在后面了……

那是我吗？我听见自己响彻暗夜的狂笑声，无数同样痛苦的灵魂如潮水般将那个跌下去的女孩卷起，当她的脚重新踏上虚渊的边缘时，黑暗咆哮着涌了出来……

救救我，八重。一切都被吞没了，所有的人都死了。

救救我，带我离开这里。

会一直等着的，在黑暗中，在这里……

…………

…………

你来了。

片之影——秽土

“等等，不要灭啊！”刚踏入黑泽家府邸，一直以一束微光伴随着零的手电就开始闪烁不定。 在明灭的间隙中，似乎能看见许多影影绰绰的人形鬼魂在屋里四散奔逃，空气中回荡着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惊叫声：

“灾炎！灾炎来了！！”

无论如何拍打，手电还是熄灭了。一旦黑暗笼罩，刚才看见的幻象忽然全部消失了。

“……回来了……成为贽的双子……”

尽管看不清四周，零还是能强烈地感觉到气氛的异样。是的，就像黄昏时在山道上那样，无数的视线，喁喁的低语。而且这里，好像比方才那座大屋还要多。

“姐姐！”她摸索着打开一扇扇尘封已久的门扉，到处寻找萤的踪迹。回应她的呼唤的，是房屋深处隐约传来的声音……

……一个女人在狂笑，听得人血液都几乎要冻结。

零拼命忍住想要扭头逃走的冲动，穿过狭窄逼仄的走廊，一直来到声音传出的那扇门前。双手都在颤抖，那后面等着她的会是什么恐怖至极的东西?

原本死寂一片的黑夜，随着门被推开，突然间电闪雷鸣。零踏入那间房的脚瞬间又收了回来，她惊恐地往后躲去，然而面前出现的只是一间空荡荡的庑堂而已。

零惝恍地走了进去，狂笑声似乎还在耳畔回响，但房间中的确空无一人。而且……连原本无处不在的注视和呢喃声，都感觉不到了。

姐姐不在这里。可是，为什么会觉得她曾经来过?

又一道霹雳轰然降落，大广间骤然亮起的瞬间，零的脚忽然被地面上的什么东西绊住了。她低头去看时，房间却又陷入一片昏暗，强烈的明暗对比令她一时间无法看清东西，只得慢慢蹲下身去摸索……

突然眼前又是雪亮一片，她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即将触摸到的是什么……

——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零惊叫着跌坐在地，随即如触电般又跳起身来——前后左右，横陈遍地，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尸首！在闪电惨白的光芒之下，尚未凝固的血流像蜿蜒的触手般在尸体间缓缓延伸，这里分明就是一个屠杀场！

听见了，这次听得份外清楚，那绝望而疯狂的笑声！

世界再度扭曲，仅剩粗糙的黑白二色。之前稍纵即逝的苍白人影，此刻就矗立在尸山中心。白色和服上的鲜红色腰带，与飞溅上去的斑斓血迹一起，成为此刻零眼中惟一的色彩。

她在丧失理智地笑，凄厉的笑声划破了黑暗，直逼零的意识底线。

“不，不能在这里倒下！”零举起相机，然而从取景框里完全看不到白衣女子的身影。放低相机才骤然发觉，对方竟然已逼近到触手可及的地方！包围着她的黑雾，

仿佛张牙舞爪的怪兽朝着零扑面而来！

只有逃了！零扭头狂奔起来，不时还会被地面上横陈的尸体绊得踉踉跄跄。可是在狭窄的房屋中她跑得并不快，那些纵横交错的走廊和庭院好像迷宫一般……

“……为什么……要逃走……都是我们的错……八重……再进行仪式吧……”从身后传来断续的声音，那个可怕的鬼魂一直追随着她。时而愤怒，时而哀怨地恳求着。

“我不是八重！”眼看无路可走，零转过身声嘶力竭地大喊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把姐姐还给我！！”

恶灵发出含混的呓语，慢慢向她迫近，伸出的手指几乎碰到了零的面颊。强烈的灵压与令人窒息的瘴气让她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不行，要被……

姐姐……

恍惚间一缕深红掠过，仿佛红莲之火、切开混沌的利刃。

……红蝶?

“八……重……”仿佛也被舞动的红蝶吸引住了，恶灵居然缓缓转向，离开了已毫无还手之力的零。

她拼命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生怕鬼魂突然又回过头来。然而只听见地板吱嘎作响，逐渐远去，白衣女子真的走了。

零背靠着墙壁一点点滑下，最后颓然坐倒在地。她从未如此疲惫，气力简直像被抽走一般荡然无存。真想就此倒下去，或许一觉醒来，会发现一切都是场噩梦而已。

“不，不行。”尽管疲乏至极，但心中有个声音却不断地告诫她不能睡。虽然没有任何理由，可是却蹊跷地感觉：如果在这里睡着了，将永远无法醒来……

——快点去救纱重，她现在被锁在祭主家的坐敷牢里……

白发少年的话再度浮现在脑海里。是的，就像死去的须堂美也子所言，大劫难之夜永远地停留在这个受到诅咒的村庄里。那些不幸遇难的人变成鬼魂在这里游荡，不断重复最后一夜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来那个“八重”和少年口中的“纱重”也是一对双子，既然我被误认为八重，那么说不定茧的遭遇会和纱重一样。

“坐敷牢……”她挣扎着站起来，“她会在那里吗，姐姐？”

片之影——故地

黑泽家应该是村中的望族，世代修建起来的府邸是这里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建筑了。数不清的过道、长廊、楼梯和房间让这个大宅变得好像一座鬼影幢幢的迷宫般。

然而先前逃避恶灵时，零就像只没头苍蝇般到处乱跑，待冷静下来之后却发现自己似乎对这里十分熟悉，好像曾经走过很多次一样。“既视感”，这种东西难道真的存在吗？或许，我和茧的前世，就是住在这里？

仅仅凭借直觉，她朝某个方向走去，途中用相机赶走了几只前来骚扰的鬼魂。有些似乎是村民，有些则身着神官的长袍，手持法杖，无一例外地叫喊着“双子巫女”、“赘”一类的话朝她扑来，好像想将零擒住一般。

还有一个相貌威严的中年男子之灵也时常出现在零的面前——外衣背后绘着同黑泽家大门上一样的家纹，想必是这里的主人。他并没有袭击零的意思，但每次都以沉重而凄然的语调质问她为何要逃走。

“不，你们弄错了，不是我，也不是茧……”零喃喃道。可是阴阳相隔，那些灵魂对她的话丝毫没有反应。

穿过大宅的正房，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僻静的偏院之中，高墙环抱，深处还有耸立的塔楼。想必就是这里了，建成这么壁垒森然的样子一定是为了防止被囚禁的人逃走吧。

然而在入口前零就被难住了：两条平行的走廊分别通往两扇小门，每个门口都有一块雕刻着家纹的地板，似乎与其余部分是分开的。果然，踩上左边那块之后隐约可以听到机械活动的声音，似乎是某种机关，用来打开门锁——务必要两人一起踩上去才能进入，恐怕亦是为了防备有人偷偷地放走犯人吧。

“必须用个重一点的东西来压住才行啊。”零正打算回头去找，面前的小门却突然发出“咯吱”一声，缓缓敞开了一条缝隙。

打开了？！难道说……？

她急忙扭头去看——一个白色的身影正静静地立在左边门前。

零的第一反应是想转身便逃，可是立即就感觉面前的灵与刚才那个杀气腾腾的厉鬼有所不同。虽然离得远看不清面孔，可是那种静谧而熟稔的感觉，仿佛……很怀念般……

零一时间怔住了，她没有挪步，对方也一直没有离开那块地板。

“你是……在帮我吗？”零犹豫地问道，明知灵魂是听不见也不能够回答的。

“约好了啊，一直，要在一起……”就在她推门正要进去时，这句话如耳语般飘然传来，声音同茧几乎一模一样。

然而定睛再看时，那个身影业已渺然无踪。

牢内，通往囚室的两扇沉重的木门居然敞开着，仿佛有人刚刚进入过一般。零立刻听见了茧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好像正在和什么人谈话，但语调又低又急，难以听清。

“姐姐！”她一边呼唤一边推门冲了进去。

奇怪，急促的说话声并没有停止，仿佛根本没听见零的叫声一样。而且，如果是跟人谈话，又为什么一直只有姐姐一人的声音？

被木栅封锁的囚室内，居然还摆放着案几、纸笔和烛台，靠墙更是有大排书架，上面满满的累着很多发黄的线装书籍。

——与其说是牢房，不如说是书房。而且，放眼看去并没有茧的踪影！

木栅上的门竟然也没有上锁，轻轻一推就开了。零躬身钻进去，循声在一个高大的书架后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姐姐，原来她竟然是在梦呓，飞快地、含混不清地说着“对不起”之类的话。

“姐姐，快醒醒！”

在零的臂弯中朦胧地睁开双眼后，茧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回来了，八重……”

如遭雷殛，零周身一个冷战：“是我啊！姐姐你梦见什么了？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

“零……？”意识这时才逐渐渗透进茧迷茫的眼神中，“……有人在呼唤我，叫我到这里来……完成仪式……”

她突然用力地将零抱住，仿佛猛地认出了妹妹：“别离开我！别丢下我一个人！”

“我怎么会丢下你呢！”零喜极而泣，泪水滚落在茧光滑的黑发上，“我一直都在到处找你啊！”

姐妹俩紧紧相拥，彼此的体温和心跳声提醒她们：大家仍然好好地活着，哪怕是在一个仿佛永远无法终结的梦魇里。

“零，我总有种奇妙的感觉……似乎很久以前来过这里……”茧自言自语般地说，“他们叫我纱重……”

“那些似乎都是因为某个可怕的灾难而死去的鬼魂，由于不能成佛，所以只好一直重复生前的所作所为。”找到了姐姐，零忽然想起那个给自己指点迷津的白发少年，他也称我们为八重和纱重……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对某些事情似曾相识。但是现在当务之急要赶快离开。”她拉起茧，“越快越好！”

可是当零动身迈出牢门时，却发现茧并没有跟上来，她好像忽然听见了什么似的，回头张望着。

“姐姐，快来……”话音未落，原本敞开的木门蓦地咯吱一响。零还来不及反应，它竟然猛地关闭了，就好像有外力使劲推了一下一样！

“零！”茧惊惶地从里面敲打着，零也在外面用力拉拽，可是厚重的木门已经锁死了，怎么都打不开。

“不行，锁住了！”通过门上狭小的监视口，两人相顾失色，“外面没有钥匙，我这就去找，你耐心地再等一下！”

“别去！”茧惊叫起来，“不要离开我，不要走！”

“可是这样你没办法出来的啊。”零竭力安慰她，“马上就回来，我找到钥匙马上就回来，一秒都不会耽搁。”

“刚刚明明约好了的啊——再也不会丢下我，永远都在一起……”茧的喊声逐渐变成了质问与呜咽，“……明明约好了的啊……”

零，等等我……！

快点啊，姐姐，再不快点就把你丢下了哦！

多年前那个出事的黄昏，在山道上，对落在后面的茧的戏言猛地从最深的记忆之海中再度浮现。

不，那只是开玩笑，并没有想要丢下你啊！

从那之后的每一天，都在被沉重的负罪感折磨着。无数次地发誓，要守护你，再也不会让你遇到这种事了……

“茧，振作一点听我说。”零强忍住哽噎想给姐姐打气，“一找到钥匙，我立刻就回来找你，相信我，永远不会丢下你的，真的！”

这一次茧低垂着头没有回答，但也不再继续哀求了。看了看样子很消沉的她，零狠狠心逼迫自己转身离去。

“……背叛……八重……走了……”

就在零刚刚推开来时通过的机关门时，茧的话音从身后戚戚然传来。好像是她，却又好像不是。

零不敢去看，可是最后时刻依然忍不住扭头回望——机关门急速关闭的瞬间，她恍惚透过缝隙瞥见牢中有一个白色的身影……

片之影——绳裂

一跑出黑泽大宅，本以为坏掉的手电就宣告复工。零直奔囚禁着白发少年的小屋，仿佛扑火的飞蛾般投向那片柔和的烛光。

“……姐姐……被困住……钥匙……钥匙……”上气不接下气的她话说得断断续续，可是对方居然立刻明白了。

“他们刚把真壁先生从牢中带走不久，钥匙应该被宫司带到绳之御堂去了。”少年肯定地说，当发现零一脸茫然时，又补充道，“从这里走的话，利用逢坂家的地下通道应该能比较快地到达。”

“谢谢！”零急忙鞠了一恭，正打算离开，但想想又回过身来，“等我找到钥匙把姐姐放出来，就来帮你，请再等一下就好。”

听了这话，少年瘦削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他摇了摇头：“不，我要留下来，和睦月一起。八重，好好守护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吧，不要变成我这个样子。”

“我……叫天仓零，不是黑泽八重。”少年身上温暖而坚强的感觉，完全有别于其他灵体，零强烈地觉得他应该是和自己一样活生生的人，“你呢？”

“树月，立花树月。”少年微笑着答道，“不管是零还是八重，我都希望你和纱重能得到幸福。”

泪水忽然溢满了眼眶，视线内对方的脸变得遥远而模糊。零使劲点点头，就在她推开院子的柴扉时，身后又传来立花树月的声音："当心地道里的忌人啊！他们耳朵很灵敏，尽量不要发出声音！"

没时间细想"忌人"到底是什么了，事到如今纵使阿鼻地狱在前也没有退路。

原来遇到桢村真澄和须堂美也子的那幢大屋就是逢坂家，零在地下室里找到了树月所言的"地道"入口。一定是很久没有被打开了，里面潮湿阴冷，浓重的霉味令人作呕。借助手电的光，她摸索着走下凹凸不平的石阶。

这里似乎是天然形成的地底溶洞，被住民用来充当连接几幢大宅的秘密隧道。地面上到处是积水，零记着树月的嘱咐，努力避免发出声音，因而只能小心翼翼地缓步前行。

四通八达而模样看上去又都差不多的地道想来是很容易迷路的，基本上每个岔口的石壁上都能看到以前标注的"路牌"。很多都早已模糊难认了，零不得不一一努力辨识。折腾了好久，才终于依稀读出"绳之御堂"的字样。

她一高兴，落脚时没有当心，一下踩进了身后的一汪积水之中！水花四溅之声在空阔幽深的地道里不断回响，显得无比吵闹。

糟了！

就像被惊醒似的，原本阒寂一片的地道里，忽然在各处响起了沉闷的呼吸与脚步声，直向零所在的位置包围过来。事不宜迟，她不管三七二十一，顺着洞壁上所指的方向开始拔腿狂奔。可是身后的"追踪者"似乎越来越多，而且他们靠近的速度远超零的想像！在喘息的间隙中，零仿佛能感觉到许多手臂就在身后不远处舞动，朝自己抓来……

看到了！已经跑得几乎精疲力竭，一扇低矮的小门终于出现在眼前，零如见救星般一把抓住把手——打不开！

难道是从另外一侧反锁了吗？她用尽全身气力朝上面撞去，门发出尖利的摩擦声，勉强开启了一条小缝，但依旧无法容她通过。

……来了！忌人来了！

零顾不上肩膀的疼痛，继续拼命地撞击卡住的小门。身后袭来的寒意愈发刺骨，就在什么东西似乎要触及她的身体的刹那，门呻吟着砰然打开！

随惯性一同倒进门内的同时，零一脚将它踢上。那个刹那，她才第一次直视追来的"忌人"——一些双眼被线紧紧缝住、张大嘴巴似乎想发出无声呼喊的"人"。

再次紧闭的门将他们隔绝在了地道里，但一直走出很远，还能听见擂门的阵阵巨响。

为什么这个村庄里会有如此多可怕的东西？她不禁想道。如果真是那不知名的灾难害死了村人，那这些又是什么？他们应该是在生前就已经变成了那种模样……

——很久以前在重要的祭典之夜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

难道是所谓的"祭典"造就了这场浩劫吗？那又会是怎样一个难以想像的恐怖的



仪式呢……

——有人在呼唤我，叫我到这里来……完成仪式……

眼前的绳之御堂，仿佛就是为了印证零心中盘旋着的不详预感而存在一样：天井内，血迹斑驳的绳索缠绕在绞轮与横木之上。御堂四壁皆漆成铁锈般的暗红，密布其上的无数神龛内摆满油灯，点点火光摇曳，一直延伸到耸立的穹顶之上。整个建筑仿佛一个巨大的密宗常夜灯塔，只消看一眼就能感觉到难以抵御的压抑与窒息。

本以为要费一番功夫，但零竟然很轻易地发现了躺在地板上的钥匙，锈迹满布，和坐敷牢木门上包着的铁皮颜色倒是很接近，或许就是它吧。

就在她俯身去拾钥匙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金属的撞击声，尔后一阵一阵不断地响起——不知何时出现的四个神官鬼魂环绕天井而立，手持法杖频频敲击地板，那声音便是杖上的金属环扣互撞发出的。

尽管零就站在一边，他们却熟视无睹，绞轮发出刺耳的呻吟开始转动，缠绕其上的绳索不断勒紧……就在那里，在天井正中，它们纵横交错地缚着一个物体……

不知哪里吹来一阵寒风，烛火顿时熄灭大半，突如其来的黑暗令零看不清那里的情况。她禁不住慢慢朝神官们靠近，忽然一滴滚烫的液体正落在她的前额上！

蜡油？！

她本能地伸手去抹，可是那粘腻的触感并不像……

……手上沾满了腥气扑鼻的深色液体，还有更多不断地滴落下来！

又是那仅有黑白二色的梦魇世界，时间仿佛瞬间凝固，法杖的敲击、机械的运作，一切的一切都停下了，只为了把那个情景深深地烙进零的瞳孔中去……

——无数绳索在天花板上呈放射状张开，宛如一张巨大的蛛网，网的中心，两个绞轮之间悬挂着的是一个被切割得近乎支离破碎的人体。随着缠绕其上的绳索被渐渐收紧，那个躯体内的每一滴鲜血，都被挤榨了出来，顺着四面八方伸展的“蛛丝”流淌滴落……就像下了一场猩红的血雨……

又是在黑泽家面对厉鬼时那种彻骨的恶寒与完全的绝望，零丝毫无法移动视线，眼睁睁地看着绳索似乎被赋予了生命一般，化为铺天盖地的触手迎面扑来。在那中间发出悲鸣的，是一个遍体鳞伤的男人……

……一直……落下去了……在黑暗的角落里……

失去意识前，她隐隐听见一个声音这样说。

是吗？这就是死亡吗？

或许……也没什么可怕的……

片之影——狭间

——竟然真的存在连接现世与黄泉的通道，此时此刻，正在我的脚下发出振聋发聩的摇撼与咆哮。这个村庄，便是为了镇压黄泉瘴气与守护阳世，而建造起来的。山顶御园的巨大岩石，便是封印那个通道的“盖子”。

——“虚”，绝对禁忌的词语：说出它，便会失去声音；看见它，便会失去光明；触碰它，便会失去生命……

——为了平息“虚”的震动，村庄的建造者开始利用双子进行祭祀。后出生的必须亲手杀死先出生的，一旦被分割的灵魂合二为一，冲天而起的红蝶将用翅膀驱散瘴气，带来光明。

——如果失败，从地下会涌出永恒的暗夜，遮蔽人世的天空……大偿……

——要将我做成“楔”投入虚吗？

——那就用自己的双眼去看看那个禁忌之地吧……

如同加速放映的电影胶片一般，成千上万稍纵即逝的画面与声音在生与死的狭间飞速掠过。零在黑暗之海中挣扎浮沉，五感支离破碎，死去，继而重生，然后再次死去……

仿佛可以用双眼看见自己的内脏，她亦听见微弱的心跳声，遥远、孤独，好像无力的手在敲打一扇门。

又看见了红蝶。这次不是一只，而是很多很多，如同点点火星慢慢汇成烈焰的洪流……

——永远守护你……

其中一只对她这样说。

——永远不会分开。

“……茧……”睁开双眼后的很长时间，零无法分辨身在何处，甚至搞不清自己是否还活着。

记忆中的最后瞬间，仍然是绳之男迎面扑来的景象。

她尝试握紧双手，四肢五体，痛得如同迸裂一般。右手掌中，躺着一枚细长的钥匙。

逐渐想起来了：坐敷牢、树月、地道、绳之御堂、还有……

此刻她正躺在绳之御堂的地板上，没有神官，没有血雨，没有恶灵。依旧是灯火

闪烁，阖寂无人的空屋。

一场噩梦。然而醒来后，却发现身处另一个噩梦当中。

已经快到极限了，这一次零似乎再也无法站起身来，可是她仍然做到了。

手中的钥匙在提醒她，还有人等着她回去。

不能再走地道了，这回肯定逃不脱那些忌人的追捕。绳之御堂的后门可以打开，出去之后，零发现自己所在之处居然是能看见坐敷牢的监视塔楼。

看来亦是在黑泽家府邸之中，只不过是另外一侧罢了。

手电再次罢工，只要进入这里它就完全不亮。她一面祈祷不要再次遇见白衣女子，一面在大宅中穿行，并不算远的距离这一次走起来却格外得漫长。她再也无力同恶灵缠斗，遇上了只能尽量躲开。而此时零相对他们的存在感似乎比之前减弱了很多，有时只要静静地躲藏在屏风后或者角落里，就可以安然避过。

难道这就是那封书信的作者所言的使用相机的后果吗？还是，我其实也跟鬼魂变得差不多了呢？

零忍不住自嘲地想。

尽管不能用，她依旧想把相机带在身边。这沉甸甸的匣子和手电一样，似乎成了真正一直陪伴左右的忠实盟友了，不到万不得已她舍不得放弃。

终于辗转回到坐敷牢前的平行长廊，零惊讶地发觉两边的机关门竟然都敞开着——门口明明没有东西压住机关啊。

“姐姐！”讨厌的预感袭来，她冲进牢内，果然囚室的门也打开了，里面空无一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来开门让她出去了吗？现在又该去哪里找她呢？

强烈的失望与疲惫令她几乎想坐下来再也不动了，可是始终有那么一丝希望支撑着她的身体。仔细在囚室内寻找了一遍可能说明萤的去向的蛛丝马迹，一张飘落在书案下的纸引起了零的注意。

“对不起，树月，我必须向你道歉。”

写在一张似乎是从哪里撕下来的纸片上，是萤的笔迹，但只有这么语焉不详的短短一句。

树月……？

那个被囚禁着的白发少年，立花树月？萤没有见过他的啊，为何会知道这个名字？

可是，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是树月把萤放走的，那零不安的心还能稍稍平静一些——只要想起他，一种不可思议的暖意就会在心中漾起。

再一次踏上去见立花树月的路。行至半途，忽觉身后隐隐传来骚动之声。

——昏暗的夜色中，十数个村民之灵手举火炬，簇拥着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白衣身影逶迤而来。尽管已对四处出没的灵体见惯不惊，看到那如鬼火般青色的火把在黑暗中时隐时现，还是让零不禁愕然。

对白衣女子近乎本能的恐惧，驱使她疾步躲藏在手边一座草屋的后面。还好，大队的鬼魂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她最害怕的那一个也没有朝这边流露出丝毫的注意。

等不及他们完全走远，零绕着小路匆匆来到树月所在的院子中。可令她震惊的是，那一片曾带来莫大慰籍的浅黄色灯光竟然已经熄灭了！狭窄的院落同其他各处一样，浸透了冰冷的黑暗。透过那扇安着铁条的小窗往里面看，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树月君？”尽管失望无比，但零仍然尝试轻声呼唤他。难道是幻觉吗？房间深处似乎隐约传来一声“八重……”。

“你还在吗？茧和你在一起吗？”她等待许久，里面却再没有动静了。

仅仅是直觉，但零感到树月肯定还在这座房屋当中。

她绕到房子的另外一侧，很轻松地找到了一扇没有锁闭的侧门。凭借大概的方位感，在东侧厢房后面发现了那个小小的囚室。

但是与片刻之前从窗外看到的情形无异——那里面空空如也，只有惨白的月光映照在斗室中几件简陋的家具上。

我搞错了吗？零又仔细确认了一下窗外小院里的景物，最后不得不承认，就是这里。

现在连树月也不见了……

仿佛兜头一盆冷水泼下，一切勇气至此都消散殆尽，零双腿一软，颓然跪倒在地。她很想痛快大哭一场，可是却一滴泪都流不出来。

就这样放弃吧，还有什么关系呢?

就像听见了她的心声，窗外，一个飘忽的白色身影忽然闪过，通往囚室的走廊里响起了慢慢接近的脚步声。

无处可逃——出口就只有那一条过道。零也不打算再逃了，她太累了，不如就这样等着，看看对方想做什么好了。

杀了我吗?

在失去了时间概念的永夜中，好像已经彷徨了几生几世，死过许多回，再多一次也无所谓。

凄绝痛彻的笑声再次攫取了零的魂魄与情感，她心如死灰，阖目静待终焉的到来。

生之离——轮回

回来吧，八重，我在等你。

……恍若隔世的遥远声音如同黑暗隧道尽头的光，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逐渐将意识唤回傀儡一样的躯壳中。

“零……！你怎么了？！”

“……姐……姐？”没有恐怖的狂笑，没有死神般的白衣恶灵。长梦初醒，双目无法立刻聚焦，视野中模糊一片，但茧忧心如焚的神情依然缓缓地映入了零的眼帘。

“太好了，太好了，你没事……”茧哽噎道，她伏在零的肩头抽泣，泪水已经濡湿了后者的前襟。

或许我又在做梦？或许片刻之后就会发现姐姐又消失了……

手指触到了茧的身体——在呜咽中起伏，温暖、柔软、有着无比熟悉的味道。

“我一直等，你却没有来……黑极了，我好害怕，”茧失魂落魄地诉说着，“无论零做了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所以……所以……”

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而改变的命运，因为一句懵懂的戏言而定下的永恒盟约。

“不会丢下你的，姐姐。”

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世界也不再存在，哪怕就这样依偎在一起一直到时空的尽头也没关系。她们紧紧相拥，仿佛都在害怕对方会倏地融入黑暗之中，无处可寻。

再也不能失去彼此了。

“零，我好怕——来到这里后，总有很多事情想不起来，好像被人抹掉了记忆一样。我只记得被关在一个地方，你撇下我走了……后来……后来……就忽然发现自己站在这个房间里。你坐在面前，可是却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茧说到这里忽然打住了，坐直身体诧异地盯着零的身后。

“你是谁？”

零循声去看，却霎时怔住了——方才一直在寻找的立花树月正静静地矗立在两人身后，清冷如水的月光洒在他雪一样的白发上，泛起一片银色的光晕。

“树月……君？”

不，不再是那个树月了。眼前的人体呈现半透明状，仿佛一缕稀薄的晨雾。他在微笑着，几分凄然，几分期盼，这笑靥还是那样温柔。

原来……是啊，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会被独自囚禁在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认为眼前的双子是黑泽家的女儿们。

你和大家一起，都在那场灾难中就已经……？

“零，这是谁？我好像认识他，一种很怀念的感觉……”茧问道，“他似乎想对我们说什么。”

树月向零伸出双臂，仿佛想牵她的手。她不由自主地将双手也伸了过去。

“枯木中的机关……从神社下的地道……”如同拨弦的颤音，这句话在脑海深处响起，继而消弭。白发少年的身影慢慢融入背景之中，直至完全隐去不见。

“……请一定要幸福地……和纱重……”

零的手心里，躺着四枚圆形徽章，一面绘有不同的家纹，另一面是四色羽毛图样。她茫然若失地凝视着灵消失的地方，一时间好像想起了很多往事，但又似乎并不是属于自己的回忆。

“谢谢你。”零朝那里深深地鞠了一躬。每一次，都是立花树月在困境中给予她希望与勇气，宛如那一小片驱散黑夜的烛火。她曾经想一定要把他也救出来，然后一起逃走，可是……

“姐姐，我知道怎么离开这里了，”零的眼神恢复了当初的坚定，“一起走吧，现在就走！”

想起来了，第一次茧离开身边的时候，曾经在村中四处搜索过。有一条长长的石阶通向一座丘陵顶部的古老神社，俯瞰着坡下的一片墓地。那里的岔路口有一颗枯萎已久的大树，树干内似乎被挖出了很大的空间。但当时她并未进入，从树洞口匆匆一瞥的情形已经知道茧不在里面，而且那诡异的布置也令人不愿久留。

枯木中的机关，神社下的地道……

一定是逃生的途径！零把树月留下的四块圆形纹章贴身藏好，希望的光芒从未如此刻般美丽，她兴奋得全身都在微微发抖。

“零，快看！”刚走出室外，茧就指着远处叫道——村外山顶上火光一片，映红了沉沉夜空，与来时在山道上所见无异。隐隐还能看到许多人影绰绰晃动。

“看来要开始了，那个‘仪式’。”

“什么仪式？”

“似乎是为了镇压地下某个通往死者之国的洞穴……”看到茧的脸上流露出恐惧的神色，零拉起她的手，“就快成功了，马上便可以逃出去啊！”

她们恨不能立刻脱离这梦魇，不过要照顾茧的脚程，出来滋扰的鬼魂也多了一个目标，尽管都被零用相机悉数驱走。并不算长的路途，茧走到最后依然变得气喘吁吁、步履艰难起来。

刚钻进大枯木的树洞中，她突然软绵绵地倒下。零大吃一惊，但随即发现躺在地上的姐姐双眼沉沉闭上，呼吸逐渐平稳——只是睡着了而已。

一定很疲惫吧，就让她休息一会儿好了。这样想着，零没有打扰姐姐，开始到处寻找起树月所言的“机关”来。

再一次仔细环顾四周：一侧洞壁是裸露的山体，被凿成阶梯状，摆满了双子地藏石像，共有数十尊之多，每一座的面前都点着蜡烛，因此树洞里显得光线充足。而“神龛”前的地面上则插满了红色的折纸风车，数目之多，数不胜数。

祭祀，仪式，不，这里独独与此无关，应该是缅怀纪念什么东西的地方。那种感觉难以言说，但零依稀觉得自己能看见许多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无数双手在这里点燃蜡烛、留下风车，无数个人在这里含恨悲泣，为了某个无法追回的丧失。每一座石像，都无声地讲着某个古老的悲剧，然后无情地看着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

身后，茧在不安地梦语着。她提到双子、红赘、楔，说到八重和树月。而后是更加久远的人和事，再后来则是红蝶与永恒的黑暗……

机关并不难找到，是一个形似供桌的小几，一部分深入地面，露出来的表面上镶

嵌着一枚同样绘着四色羽毛图样的圆形纹章，周围正好有四个一样大小的孔。

把从树月那里得到的四枚纹章放入孔内，并没有什么动静，可是一旦将所有的纹章上同色的羽毛都互相对准时，伴随着一阵隐约的机械运转声，带着霉味的寒风忽然从脚下某处吹来，顿时扑灭了很多蜡烛。无数的红色风车，刹那间同时转动起来，发出整齐的沙沙声……

“出了什么事？！”茧蓦然惊醒，这诡异的声响吓得她打了一个冷颤。

“来，去神社吧。”零把她扶起来，“马上就能回家了！”

再次钻出树洞前，茧忽然转身用悲伤的语调说：“再见……”

似乎是和石像和风车，又似乎是和自己。

红之赘——往生

两人忍着刺骨的寒气，终于爬上长长的石阶，神社在黑暗中的轮廓已近在眼前了。

“再坚持一下，快到了！”不断给身边跌跌撞撞的茧打气，零心急如焚，恨不得背着姐姐插翅飞向通往自由的出口。

“让……让我休息一下吧……”受过伤的左腿一定痛得很厉害，茧的冷汗已经渗透了她的衣裳。

不待零回答，她已经无力地跌坐在石阶上。零急忙蹲下身帮她按摩僵硬的肌肉：“很痛吗？再忍……”

她的话忽然被从山坡下传来的嘈杂声打断了，起身一望，零顿时脸色大变——浩浩荡荡，一条由青色的火把组成的鬼火之河，正快速地向她们所在的地方靠近！

起码有数十个村民之灵，正发出尖利的呼啸声追来！

“不行，快走！”一把将茧拽起，零半架半背地拖着姐姐朝神社赶去——只要能到那里面，再想办法把门抵住……

可是她忘了自己的体力也曾数度透支，此刻加上一个人的重量，那十多米的距离显得如登天般遥远。

身后的喊声越来越近，已经能听清他们在不断叫着“不能让巫女逃走！”

“我们不是双子巫女啊！”愤怒使得零也同样大喊起来，“为什么不放过我们！！”

鬼魂扑了上来，就在距离神社大门还不到两米的地方，茧的身体被巨大的力量朝后拖拽，零死死抓住她的手臂不肯放开，也一起被拉了过去。

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完全没有胜算。眼看着茧身陷囹圄，她自己的手臂也被几个鬼魂按住。对方竭力想把两人分开。

不行！不行！明明就要成功了！明明马上可以一起……！

“……逃吧，零。”她突然听到茧的嗫语。

姐姐猛地朝她一推，挣脱了零的双手，后者惊叫一声向后跌去，摔倒在几米开外

的地面上。

“快逃，快逃啊，零！”一部分灵体挟持着茧逐渐远去，另外一些呈半圆形向她包围上来。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原谅你，无论什么……！！”

姐姐的声音越来越遥远，零怒不可遏地拾起丢在一边的相机，疯狂地对着企图捉住自己的鬼魂乱拍。

“滚开！滚开！把姐姐还给我！！”

鬼魂发出刺耳的惨叫声纷纷退散，零从空隙中夺路而逃，拼尽全力朝茧被掳走的方向追去。

一直、一直狂奔着。她跌倒了，擦破了膝盖和手掌的皮肤。爬起来继续追赶，血混合泥土流淌下来，印在零留下的足迹之中。

前方，看不到茧的身影，却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红蝶。笔直而毫不犹豫地，带领着零向黑泽家而去。

——大家都死了。蓟、茜、睦月、树月、父亲、村民……一切都是因为双子，一切都是因为我们。

——如果一直在这里等着，八重，你会来找我吗?

——我会永远等下去，永远，直到一切都化为乌有，仍然会等待八重遵守和我的约定。

前世的幻象一一涌现。身着白衣，系上鲜红色腰带的纱重，在神官的簇拥下朝着阴暗的地下出发，去进行将会夺去她生命的残酷红赘。

已经分不清是茧还是纱重在诉说，已经分不清是八重还是零在追赶。一切仿佛冥冥中写下的定数，双子的宿命相互叠加印证，一代又一代，一生又一生。

崎岖陡峭的梯级仿佛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的路途，漫长的甬道在轰鸣的摇撼中呻吟。沿着它，零下到了暗无天日的地底。又见到了畸形的忌人，又听到了绳之男的悲鸣，然而一切都再无法阻止她。

“让开，我要去找姐姐。”她冷酷地举起手中的相机——封印了许多灵体之后，连原本幽蓝的镜头，此刻也变得如圆睁的怒目一般血红。

——零，那天在树林里，我是故意从悬崖上掉下去的，你应该早就已经察觉了吧?

——八重，那天跑出地道后，我是故意跌下去的，你已经知道了吧?

——剧痛让我失去知觉时，幸福却油然升起……

——无论怎样呼唤，你都不肯停下来等我，于是……

——从此，零就会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永远不会再分离了。

——结果，你还是没有回头，就这样一个人离开了。

——喜欢这样的零。总是为我担心，只看着我，只想着我，只听着我所说的，完完全全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零。

——对不起，八重，你一定生气了，我背叛了你，所以你也背叛了我。

——可是，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们依然是两个人。虽然一起出生，但仍然要各自生活，各自死去……

——一直……等待着，等待着你原谅我的那一天，等待着你回来的那一刻。

——所以……已经够了，一个人逃走吧，零。

——所以……快点来吧，八重……

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在阴阳交错的国度已经模糊不清。今世与前生，悲伤的灵魂们在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古老的遗憾。约定、等待、笑靥、泪颜、守护、背叛……弹指永恒，超越了生离死别的双子对视着，在那个通往彼世的深渊前。

神官们的法杖敲击着脚下冰冷的岩石，纷乱的金属撞击声在空阔的洞穴中久久回响。

——八重，再一次完成仪式吧。

——让零和我变成一体的仪式。

“只有这样，才能真的永远在一起，不是吗？”姐姐的脸上，掠过一丝淡然而安详的笑容。她转身仰卧在一块椭圆形大石之上，“开始吧。”

敲击渐急，声声催促，黯哑的吟唱者开始讲述着往生与轮回的苦痛，以及解脱的快乐。

她走上前去，俯身凝视着另一个女孩——那是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孔，那是一对曾经血肉相连的身体，然而却最终分成了两半。誓言、思念，无论什么，都无力阻止红尘滚滚中注定且永远的离别。

杀了我。

那双眸子里没有丝毫的恐惧，充盈着静谧的喜悦。

指尖触到了姐姐纤细的颈，那么柔软，那么温暖。仿佛想捉住一只绝美的蝶，她紧紧扣住了双手……

疾速的敲击，均匀的脉搏，冗长的诵经，敲击加快、加快、再次加快，搏动渐渐微弱，被窒塞的呼吸，最后一次心跳，随后一切归于平静。

伤痕，红色的伤痕化为了蝶，在她的指缝间抖动着双翼。

他们把姐姐抛了下去，那个黑暗的深渊，那个无底的罅隙。宛如一片孤独的雪，她悄悄没入彼方的尽头。

谢谢。

红蝶振翅飞起。

不是一只，很多很多，宛如跃动的烈焰，汇成红莲之火的洪流，冲天而起，烧尽了广袤的暗夜。

然而她仍然蹒跚地追逐着，恋恋不舍，那个迷途的孩子。生死，也不过是发丝般脆弱的一线，割裂的灵魂合二为一。只有一个，只留下了一个。

——会永远守护你。

一只蝶对她说。

——永远，在一起。

天际，久违的黎明露出了第一丝曙光。

终之刻——红蝶

我时常，会回到那里。那座山，那片熟悉的树林，那个小小的林中空地。梦幻的侵蚀下，一切都浸没在波光粼粼的湖底，阳光透过水的折射变得幽深而古老。

两个如同镜像般相像的女孩，手牵手抵着额头，低声交换彼此的秘密。

不要分开。

是的，永远在一起。以这个作为盟誓的信物。

她摊开双手，送给我一只美丽的红蝶。

然而，抬头却只见她粲笑如靥，飘逝成烟。

青蓝色的湖底，我孤独一人到处寻找消失的同伴。

然而却只有蝶，对我倾诉着永志不渝的约定。

完



《零 红蝶》关键词及世界观解惑

皆神村

零和茧迷失的这个村庄有着”从地图上消失的村庄“的传说。在连看都被禁止的“秘祭”之日，村子从山中消失了。原本是村子存在的地方只剩下了无尽的迷雾，但村子入口处的双子地藏却非常醒目。

还有，传说村中存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少女而已。

这个村子的传说，是由村子消失前从那里归来的民俗学者助手（宗方良藏）留下的笔记流传给后世的。

阴祭

在“红赘祭”的准备期间，为了能令开始鸣动的“虚”暂时镇定下来，需要用到被称为“楔”的人柱。

这个制作“楔”的仪式便被称为“阴祭”。

在阴祭时，村民后会把外来的访客好好礼遇一番，接着对其举行“身削的仪式”将他作成“楔”。

传说为了能镇住“虚”，“楔”一定要经历过无尽的痛苦才行。最初成为“楔”的祭主在对自己身体进行了残忍的“身削的仪式”后成为了即身佛，从那之后，皆神村便把“身削的仪式”作为制成“楔”的仪式。他们把村子的访客抓住并令其成为“楔”，而这也令“神隐”的流言在村子附近广为流传。

腰间有着红色缎带的少女

传说“在地图上消失的村庄”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屠杀，而在村民们死绝时村庄也从地图上消失了。

在村中，尸体横七竖八地交错在地上，流出的鲜血将周围的地面全部染成了红色。一个腰间有着红色缎带的少女站在尸体及血海之上纵情狂笑着。那就是零所看到的“大屠杀”时的情景。

少女一边狂笑，一边任意屠杀在仪式那天聚集在黑泽家大广间的村民们。之后，她走出了黑泽家，将残余下来的人也屠戮殆尽。

双子巫女

皆神村有着每隔一定的周期便会产下双胞胎的传统。他们认为“双子本来是一个”人，只是在出生时被分成了两个而已。而当双子合而为一时便会产生出强大的力量。

有时仪式也会有男性的双胞胎进行，他们被称为“双子御子”。

红赘祭

那是为了镇住鸣动的虚而把双子巫女当成红赘献出的仪式。

皆神村自古以来便坚信双子本来是一个人，只是在出生时被分成了两个。而所谓的红赘祭，便是在虚的前面由姐姐扼住妹妹的脖颈从而“成为新生的一体”时产生的强大力量来施加对虚的封印。

大偿

当虚的封印被完全解除时，虚中的暗便会涌出，这便是所谓的“大偿”。

村庄将会被虚里溢出的暗覆盖，进入永恒的黑暗中。没有人能从那里逃离，黑夜将在那里永远地持续着。

被暗所吞噬的人们有的因为在虚中见到了黄泉而发狂致死，也有人恐惧见到黄泉的样子而选择了自尽一途。

之后，从虚里回来的纱重和楔把剩余的村民逐个虐杀。

那天边看着村人死去边狂笑的少女，她的笑声据说连村外都能听见。

从那之后，被暗围住的村子变为了死寂之村，从外面看起来，那只是被迷雾笼罩的一片森林而已。

每当这块地方发生地震时，虚中的暗也将会再次扩散出来。

虚

在举行“秘祭”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虚”的巨大深坑。

传说“虚”是连接黄泉世界的入口，如果连被抛入其中的红赘也无法镇住黑暗的话，那虚中的黑暗将会一涌而出将村子吞噬。

在皆神村，这个地方不但不能靠近，甚至连提到都是被禁止的。

在各种记载中虚都会以×来代替，就如文字一般是绝对禁断之地。

一般认为，只要向虚里面瞄一眼马上便会发狂而死。

在虚旁边执行仪式的人被称为忌人，为了使其不会看见虚中的景象而把他们的眼睛都缝了起来，而违背禁忌偷窥虚的人也会被缝住双目将他们制成忌人。

红蝶

双子巫女的姐姐在红赘祭上杀死妹妹时，双手在其脖颈上刻下的红色伤痕在仪式结束后会变为红蝶之姿。掉落于虚的巫女，她的灵魂会变成蝴蝶飞舞于村子四周。而红蝶的形状，与双手造成的伤痕形状毫无二致。

射影机

所谓射影机，是为了捕捉肉眼所无法看到的“灵”而由麻生博士所制造的一种照相机。

一、由残留思念留下的发生于过去的事情。

二、肉眼无法看见的灵魂。

这就是通过射影机的镜头所能看到的事物。不过作为试用品的机器功能还并不完善。由于它能拍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所以也具有类似于除灵的功能。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与那些灵之间有着某些联系，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使用者甚至有可能会被怨灵吞噬。

民俗学者真壁清次郎为了拍下村子的“秘祭”而从麻生博士那里借来了它。

麻生邦彦博士是研究灵界的学者。为了研究只有灵能力者才能看见的世界而对当时最先端的照相机、收音机等等都进行了改良，打算制作出能与“不存在的东西”相接触的机械。

由于这种研究太过诡异，他被学会视为异端而遭到了排挤，不过好在他还有真壁清次郎这位好友。

鬼只

皆神村将在红赘祭中杀死自己的另一半而孤独活下来的双子称为“鬼只”，那些人被村民们所敬畏着。

由于杀了自己的孪生妹妹（弟弟），有的鬼只会由于感情的崩溃而令头发在一夜之间变得雪白。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鬼只选择了隐居山林。

由于双子可以互相体会对方的痛苦，因此在仪式之后，鬼只的脖颈间也会留下淡淡的痣。

双子的长幼

双子的长幼顺位，现在被定为“先出生的是哥哥，后出生的是弟弟”。但是皆神村则相信先出生的是弟弟（妹妹）。

古时候日本就认为先出生的是弟弟，后出生的是哥哥。不过在1874年12月13日太政官布告认定“如果是双胞胎的话，那先出生的便是哥哥・姐姐”。

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日本先出生的便是哥哥(姐姐)。

グランディア

GRANDIA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格兰蒂亚

第六回



噗伊

杰斯汀的父亲生前捡到的神秘生物，会发出“噗噗”的叫声，是个贪吃鬼。

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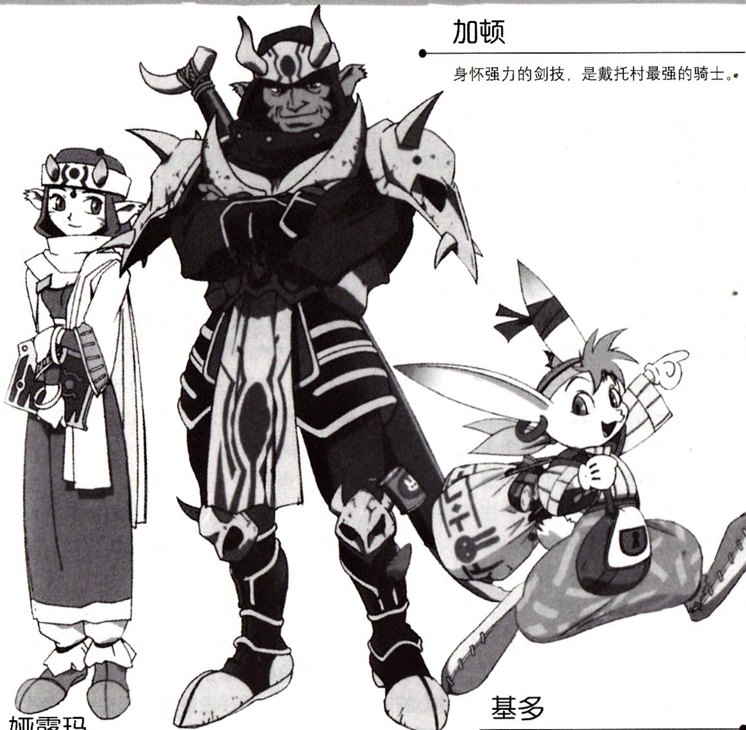
杰斯汀的青梅竹马，并自称是他的监护人，因担心杰斯汀的安危而伴随他一起出外冒险。

菲娜

原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一流，性格开朗活泼，受到杰斯汀的影响而决定与他一起寻找“阿伦特”。

杰斯汀

向往古代文明的少年，将父亲的遗物“精灵石”视为珍宝，以寻找“阿伦特”为目标踏上了冒险之旅。



加顿

身怀强力的剑技，是戴托村最强的骑士。

基多

莫基族的商人，长相与兔子一样。

娅露玛

戴托村的女医生，同时也是加顿的青梅竹马。

前情提要

根据莱姆偷听得来的情报，加雷尔军进攻鲁克村的目的是夺取光神的神体。经过一番拼死的努力，杰斯汀等人帮助鲁克村民从加雷尔军的手中成功保住了光神神体。可是杰斯汀却在与加雷尔军的中尉、菲娜的姐姐——玲的争斗中跌落高空，身负重伤。后来他被菲娜等人救起，并在村民们的热心照料下很快便康复了。数日后，在莱姆父子的带领下，杰斯汀一行终于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经过几天的攀岩特训，杰斯汀等人开始攀登这座高耸入云的世界尽头。他们克服了饥饿、寒冷、体力透支等种种困难，经过二十天的漫长跋涉，终于成功地站在了世界尽头之巅！从这一刻起，此处将不再是世界的尽头，而这座巨大的墙壁被冠以“世界尽头”之名的日子也将成为历史。正当杰斯汀感慨于墙壁东侧那片同样一望无际的大地时，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意外发生了——丝为了救助被大风吹跑的噗伊而不慎从墙壁之巅跌落，杰斯汀和菲娜为了抢救生死未卜的丝也纷纷利用降落伞从墙壁顶峰跳下。三天之后，杰斯汀依靠迷子笛与菲娜得以重逢，可是丝却仍然下落不明……

（接上期）

那一天，杰斯汀和菲娜迎来了第一个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夜晚。

杰斯汀的心里明明十分担心丝的安危，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觉得比起生死未卜的丝来，自己似乎更加在意睡在旁边的菲娜。

从菲娜鼻腔中轻轻传出来的鼻鼾声与她那幽幽的体香混合在一起，缭绕在杰斯汀的周围，使他久久无法入睡。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菲娜的事情，同时一股罪恶感悄然涌上心头，让他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为什么？是因为自己那置丝的生死于不顾的“无情”念头？又或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就这样，他在地铺上不住地辗转反侧，直到天快要亮的时候才睡着。

然而在这之后他却完全睡熟了。当他一觉醒来，猛然发现帐篷中只剩自己单独一人。心中顿时一阵慌乱，不过这时笛子的乐曲声和烤肉的香味从外面飘然传了进来，杰斯汀刚刚提到了嗓子眼儿的心脏“咚”地一声回归了原位，可是他肚子里的闹钟却“咕咕咕”地响了起来。

“早啊！杰斯汀！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轮流一个人在这里吹笛子、另一个人出外寻找丝吧。不过呢，来！首先要填饱肚子，没有精神的话可什么都干不成。”

肚子是填饱了，可是那一天却终究还是没能找到丝。于是，两人迎来了第二个二人世界的夜晚。

难以入眠的杰斯汀半夜起身走出了帐篷，透过树梢之间的空隙仰望着月亮发呆。这时，菲娜从他的身后走了过来。

“杰斯汀，睡不着吗？”

“哎？嗯……”

“你很担心丝吧，一定……”

“唔，嗯。”

“……你也会，像担心丝这样担心我吗？”

“我一直相信菲娜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可是一个专业冒险家呢。”

“是吗……”

菲娜的话语中隐隐约约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失落感，不过迟钝的杰斯汀并没有察觉到，他仍然只是自顾自地说着。

“当然，即便如此，我有时还是会很担心的。另外，我相信，丝也绝对不会有事，她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绝对！”

“是呢……”

听了杰斯汀的话，菲娜微微地笑了笑。片刻之后，她喃喃地说道：“其实……”

“其实、什么？”

“我在找到杰斯汀之前的那段时间里，真的感到非常非常寂寞。因为在墙壁的这一边，似乎没有任何人在……那个时候，我感到就好像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被遗弃在了植物与动物的群落之中一样。哈哈哈，很奇怪吧？在与你们相遇之前，我明明一直都是独自一个人在冒险的。”

“嘿嘿！的确，这与以前的菲娜不大一样。”

“笑什么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菲娜边说边笑了起来。

“丝绝对不会有事的。只是，她现在一定非常寂寞。”

“的确。也许，她现在跟我们一样，也正在望着这个月亮发呆呢。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她才行。”

菲娜与杰斯汀并排地坐着，两人一起

仰头凝视着那一轮明月。突然，菲娜轻轻地握住了杰斯汀的手。

杰斯汀的心脏瞬间“咚咚咚”地跳了起来，身体一下子便僵住了。他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地落在了地上。

“那、那个，菲娜，墙壁的这一边，真的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呢。”

“好像是呢……杰斯汀。”

菲娜的手还没有从攀登墙壁时所受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就一位少女的手来说，实在是过于粗糙和不平滑。而且，上面还有因经常使用鞭子而生出来的茧子。

此时此刻，杰斯汀的手也几乎是同样的惨状。

然而，虽然粗糙不平，杰斯汀却从菲娜的手中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温柔和温暖。这种感觉，他在其他任何人的手中都从未感到过，包括就在前不久最后一次握住丝那双同样粗糙不平的手时也一样。

正当他鼓起勇气准备向菲娜转过脸去做些什么时——

“这个，深夜之中打扰了，实在非常抱歉……”

“呜哇！”

“呀！”

一个陌生的声音忽然自旁边的密林中传来，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而且是这个时间会有人上来搭话，两人都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而吓得“唰”地一声跳了起来。

“什、什么！是谁？”

杰斯汀想要拔出自己的剑来，可是手伸到了腰间才想起刚才走出帐篷时并没有将剑也一起带出来。而他身旁的菲娜，此时已经紧握着鞭子，并摆出了防御姿势。

这一点必须好好地向菲娜学习才行——杰斯汀这样反省着。

不过，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

只见从声音发出的方向，一只身高与丝相近、身上穿着衣服并不可思议地用两只脚行走的怪兔子，从被掀开的大叶子后面走了出来。

“你们好。我是莫基族的基多，来自吉鲁巴顿，是一个旅行商人。非常抱歉打扰了二位的‘浪漫’，不过对商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嗯……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随便看一看吧，对二位是绝对没有任何损失的。噢、对了，我这里也回收二手商品哦。”

基多口若悬河地介绍着，未等杰斯汀他们做出任何反应便已经铺好了贩卖用的地巾，并放下了后背上的背囊，开始将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摆了出来。

“请看，有刀子、有打火石、也有蜡烛和刷子、甚至还有替换用的内衣和药品套装。”

这些商品中，除了许多武器、衣服之类杰斯汀他们所熟识的商品外，还有一些他们未曾见过的东西，大概是墙壁这一侧的“特产”。

基多的背囊里，装满了许多颜色各异的贝壳，他取出其中一枚，用手指蘸了一点里面粘粘糊糊的东西涂在了杰斯汀胳膊的一处伤口上。

“这个呢，是创伤药。其他还有止泻药、便秘药、疲劳回复液、滋养强壮剂、止痛药、感冒药、止血剂、生发液等等等等。嗯，你们二位看起来似乎不需要呢，

春药，不过如果需要的话我也有许多这类商品哦。”

说完，基多上翻眼珠看了菲娜一眼，附加补充道：“当然也有润肤露。”

“我不需要。”

菲娜想也没想便作出了回答，然后她指着基多背囊中的某样东西大声说：“给我看看那个！”

“哎？这个吗？这是一双鞋子，不过可惜这不是用来卖的商品。”

“这是丝的鞋子！明明已经扔在了墙壁的那一边，为什么如今会在你的手里！”

原来如此，现在基多手中所拿的，正是丝的婶婶买给她的那双鞋。

杰斯汀在一旁低着脑袋说：“抱歉，菲娜。是我允许她悄悄带过来的……”

“啊、果然如此。”基多接口说道。

“什么‘果然如此’啊？”

基多斜着眼睛看了看杰斯汀，“很明显，你们从这双鞋子上得到了‘情报’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随便看一看对二位是没有损失的——果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吧？”

“什么呀！这双鞋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丝现在在哪里？”

杰斯汀说着就要冲上去抓基多的衣领，菲娜及时阻止了他。

“杰斯汀！……我们现在正在寻找那双鞋子的主人，是一个名叫丝的女孩子，身高大概跟你差不多……”

“不用担心，如果那个孩子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她现在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身边还有医生陪伴。唔……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先谈完生意再说吧。话可以边走边说，但商品却不能边走边挑选呢。如果你们没有钱，至少也有些物品吧？我可是什么都回收的哟。另外，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也可以雇用你们当我的护卫，不过同时还要帮我搬运商品哟。当然希望你们能先让我看看你们的行李，我可是满心期待的哦，嗯，会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喂！我说！”

杰斯汀大叫一声，看架势是想要再度出手，这时菲娜一把握住了他的胳膊。

“冷静点！”——菲娜的这个思想通过手部的温暖成功地传达给了杰斯汀。

现在需要帮助的是杰斯汀他们，而不是基多。所以，主导权握在基多的手里。

杰斯汀和菲娜将自己仅有的一点行李全部摆到了基多面前，基多则颇为认真地将它们一件一件拿在手里，仔细地鉴定了起来。

不过，即便是杰斯汀的剑和菲娜的鞭子，基多给出的回收价格也都非常的便宜。因为据他所说，墙壁这边较之高级许多的武器似乎不胜其数。其他的衣服、鞋子、背包、还有帐篷，则更值不上几个钱。而且，如果没有途径入手新的此类物品的话，卖了之后反而会非常困扰。

只有那几颗仅存的红色果实基多爽快地开出了高价。

“果实和种子都可以使用吗？不错不错，嗯……味道也不错。唔，这个好像还可以拿来种植吧。如果你们可以将它的生存环境告诉我，我还会另付情报费给你们的哟。”

“喂！我们只带着一些最低限度的必要物品，这些全都不能卖！我们也没有闲

钱来买你的东西！”

“是吗？不过，你们其实蛮需要的吧？金钱。而且，鞋子的主人，现在正在戴托村里……”

“那么，那个什么戴托村到底在哪里？”杰斯汀打断基多的话不耐烦地问道。

“如果你们付给我领路费，我带你们去也无妨哦。刚才我还没说完，那个女孩现在正在戴托村里接受治疗，你们去了之后可是要给医生支付医疗费的哟。”

“你这可恶的家伙！我明明已经说过我们没有钱了，你还乘人之危！”

“莫基的商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向来公平公正。我们可绝对不会乘人之危。刚才我也说过了吧？我可以雇用你们，对啦，就是这么一回事。嗯……我可以雇用你们到下一个满月的时候为止，怎么样？要不要考虑考虑？”

基多边说边用手指弹拨着一个小小木箱中用签子串起来的串珠。

“唔，这个吗？这个叫做算盘，是一种计算器。嗯……领路费是这么多，你们的工钱是这么多，用工钱减去领路费、翻译费，以及旅行途中的伙食费和住宿费之后……当到达戴托村时，你们的工钱正好还剩下一半。如果戴托村里的那个孩子就是你们所要寻找的人，那么便可以用剩下的钱来支付她的医疗费了。在你们的工作结束那天，我会把剩余的部分付给你们，那些钱你们可以自由地使用。”

“不过这项翻译费指的是……难道说戴托村的人们使用与你不同的语言吗？”

基多仰视着两人，微笑着说：“你们是不是吃过交流之果？可即便是吃过交流之果，也只是能够听懂对方的话，但却说不出来。”

“你是说克姆努克之果吗？”

杰斯汀他们的确是吃过鲁克村的莱姆送给他们的克姆努克之果。

而克姆努克之果的功能也正如基多所说。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但却无法让对方听懂自己的语言。

经这么一说他们才注意到，现在耳朵所听到的基多的声音，并不是自己所知晓的语言。他的语言与莱姆的也不同，似乎是一种连续吸着音比较多的语言。

同时他们惊异地发现，基多竟然可以听懂自己所说的话！

基多眯着眼睛，用一只手拿起算盘在自己的耳边“咔恰咔恰”地晃动着。

“是的，那即是交流之果。它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果子。我们莫基族也一直在为将交流之果平均分配到各个村子中而不断努力着。毕竟这种果子实在是太稀有了，现在一个村子中吃过这种果实的，包括长老在内顶多也就只有两、三个人吧？虽然你们吃过交流之果，但却并不会说商用通用语言吧？这种语言呢，是以莫基族的语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只要能够掌握它，买东西或是住宿什么的全都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共同行动一段时间，我很乐意将它教给你们。怎么样？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交易呢。”

确实，去戴托村的领路人、与没有吃过交流之果的人对话时的翻译官，还有丝的医疗费，这些都是必须的。而要想凑齐这笔费用，就现在的处境来看似乎也只有受雇于基多这一条路了。

菲娜微微歪了歪脑袋。

“的确如你所说。但，如果你只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那双鞋子而已、想要利用它来欺骗我们的话呢？”

“等等菲娜！你在说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家伙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不管怎么看也都不像一个坏人啊！”

“也许是这样呢。他所说的话全都合情合理，而且我看他也不像是一个坏人。不过，现在我们的处境是非常被动的，既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又没有地图，就连这个交易到底是否公正也完全不清楚，只不过是为了找到丝而不得不接受他的交易而已。”

“我呢，是不会做那种给我们莫基族的颜面抹黑的交易的。不过，你持有那样的怀疑是理所当然的，唔，实在想得非常全面。的确，这里对你们来说完全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情报。如果你们接受这项交易，我教会你们通用语言之后，你们便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了。”

“授课费怎么算呢？”

“不用担心，不需要什么授课费的。现在通用语言还处于‘商用’这个限定版的阶段呢。而且推广不依赖于交流之果的通用语言也是莫基一族的愿望，可以说是我们的梦想呢。还有就是……不如这样吧，在这项交易结束之前，我的短剑就由你们来保管好了。虽说这样一来若没有你们做护卫我便无法再继续旅行，不过另一方面却相对增加了护卫的实力，对于被保护者的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而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免费使用莱努短剑的机会，很不错吧？要知道，正是因为我相信你们既不会带着我的物品偷偷溜走、也不会做出任何加害于我的事，所以才坦然提出了这项交易、并把短剑托付给你们的。嗯，我对自己看人的水平可是相当有自信呢。”

“……对不起。”菲娜有点尴尬地说。

“不用道歉，这根本不算什么，我一点儿都不介意。给，这是我的短剑，随便用吧。”

基多递过来的这把短剑，尺寸大约只有杰斯汀他们的匕首那么大小。

菲娜伸手将它接了过来，并好奇地从剑鞘中拔出来想要鉴赏一下，让人震惊的是在剑刃出鞘的那一瞬间，周围皎洁的月光就仿佛受到了吸引一般，猛地聚集过来，缠绕在刀身的周围，散发出甚至比月亮本身都还要强烈的光芒。

与它相比，杰斯汀他们的匕首就好像是一块金属片，完全不值得一提。

如果说墙壁这边的匕首、刀剑之类的物品全部都是如此这般的话，那么杰斯汀他们的武器卖不出高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基多边收拾东西边对杰斯汀他们说：“那么我先回自己的帐篷睡觉去了，通用语言、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从明天开始再慢慢教给你们。”

听到基多的这句话后，杰斯汀突然觉得有一种厌烦之感从肚子里冒了上来。那是因为都已经来到这里了却还要看书学习这种事情，他根本想都没想过。

第十五章 加顿和娅露玛

“戴托是一座面向大海的渔村，额头上长着两只角是那里村民的特征。男子的角要比女子的大一些，而且据说越是勇猛果敢的男子，他的角也就长得越威猛。”

基多边走边滔滔不绝地说着，只是他的步子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蹦蹦哒哒地跳更合适。

虽说论腿的长度杰斯汀他们的明显要更长一些，但似乎基多的那双兔子腿和他的“迷你”体格更适合在这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中行走。

另一方面杰斯汀他们还必须不断地拨开眼前的藤条和树枝才可以继续前进。

“噢？头上长角的家伙？这里还有除了像你这种外形以外的其他人类存在吗？”

“不管长没长角也好、耳朵是大是小也好、有没有尾巴也好、是长是短都好，每个不同的种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征，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从基多那副反而对杰斯汀的疑问表示不可理解的表情来看，墙壁的这一边似乎有许多不同姿态的人类存在。

这样说来，基多最初见到杰斯汀他们时，并没有表现出半点杰斯汀他们看到莱姆时那样的震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

因为这种事对基多来说好像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他立即又转回到了之前的话题上。

“在村子所有人当中，角最为威猛的便是长老和骑士加顿了。整个村子也只有他们两人吃过交流之果而已。不过那边的旅馆、商店等地方，还有娅露玛医生都会说通用语言，所以不用担心。唔……下次再入手交流之果的话，一定要给娅露玛医生使用……话说加顿呢，不管是角、身体还是力气在村子里都是首屈一指。单就重量来说的话，他大概有十个我那么重吧。而且他还穿着一身跟他体重差不多沉的铠甲，走在路上，别人只是单单一看都会感到被压得喘不上气来，但他本人却一点儿都不在乎，好像对‘沉重’这种东西完全没有概念一样。当加顿在丛林中穿过后，不用说，他的身后肯定会出现一条道路。从你们露营的地方大约走半天左右的路程，便可以到达飞龙居住的峡谷，加顿经常在那里以飞龙作为对手进行武者的修行。”

“飞龙很强大吗？”杰斯汀问道。

“能够打倒飞龙的，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加顿一个。而且现在可以充当加顿对手的，大概也就只有飞龙了。据加顿所说，就是在他进行武者修行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女孩子从天而降。”

“那应该是丝吧。”菲娜说。

“也许吧。最初加顿好像还以为那是传说中的光翼人呢，于是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追到后他才发现那原来是一个已经失去了意识的女孩子，头上还有一只‘噗

噗’直叫的长翅膀的奇怪动物。”

“那是噗伊！没错！那个女孩绝对就是丝！不过照你这么说，墙壁的这一边也有光翼人的传说了？”杰斯汀有点急切地问道。

“咿呀——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那天发现小丝的人不是加顿的话，她肯定已经成了飞龙的食物了。加顿当时吓了一跳，他背着小丝一刻不停地整整走了一天一夜，回到村子后便立即把她送到了娅露玛医生那里。那个时候我正好去娅露玛医生那里卖药呢，大老远就看到她的医院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好像把门都要踩倒了似的。据说那是因为村中的大伙儿听说加顿捡来了一个光翼人，都争先恐后地过来一探究竟呢。而娅露玛医生则不得不一边给大家作解释，一边说着‘这里还有病人请安静点！’并不断地往外轰他们了。”

“这边也有许多关于光翼人的传说吗？”

“是啊。确切地说，每一个村子、每一个种族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光翼人传说。”

“哎？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传说？”

“这个，我对传说什么的没有兴趣呢……我是不是可以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了？”

“是呢，我也想快点知道丝到底怎么样了。”菲娜接着基多的话说道。

“哎？啊，我也是。”

“据娅露玛医生的诊断来看，小丝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而且也没有什么会留下后遗症的创伤。安静地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意识了，烧应该也会慢慢退去的。”

“哎？这么说，她还一直没有恢复意识吗？而且还在发烧？”

“不用担心的。娅露玛医生可是一位名医哦，小丝只是过度疲劳而已。再说我刚刚给娅露玛医生送去了足量的退烧药，还有许多滋养强壮的药品。而且，为了在她醒来的时候有能够说话的对象，加顿也暂时留在了娅露玛医生那里。相信她现在应该一定已经醒过来了吧？”

但即使基多这样说，菲娜和杰斯汀的脸上仍然是愁云密布。

“那个时候我真应该帮丝拿她全部的行李。”

“我那时已经将行李缩减到极限了，所带的全部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且最大限度地分配了每个人所背负的重量。只是杰斯汀你却额外地多背了一双丝的鞋子。不管怎么说，只有我和杰斯汀两个人要背负所有的行李是不可能的。”

“那种事，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行不行呢！”

“……话说回来，也许最初就不应该带着丝一起来墙壁这边……”

“那么，难道你要说什么‘如果把她留在鲁克村就好了’之类的话吗？”

“那……那是……”

基多停下了脚步，转身面向杰斯汀和菲娜，“我说二位，好啦好啦，我知道你们非常担心小丝，不过吵架就免了吧。如果小丝知道你们为了她而吵架的话，岂不是会更加伤心和内疚？现在在她的面前，最重要的可是笑脸哟。”

听了基多的话，杰斯汀和菲娜都沉默了。

“那么我继续说下去了。……嗯，在

那之后呢，我认为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于是便翻开小丝的行李作了调查。这种事情对莫基族的旅行商人来说简直就是轻车熟路。我马上就发现，如果这个小姑娘是一个人旅行的话，那么行李实在是太不充分了，连一些必需的物品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必须先找到与她同行的人才行，于是就临时借走了她精心包裹的这双鞋子，之后便通过它找到了你们。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了。”

“嘿嘿嘿！原来是这样啊。那么你最初直接那样说明白不就好了，干嘛还要装出在做生意的样子？”

基多边微笑着边把脸转向一边，用手抓起自己的一只耳朵“咯吱咯吱”地挠着。

“这个嘛——因为那个时候气氛太好了，所以不由得就……不由得啦。”

“嘿嘿嘿！”

虽然杰斯汀并不清楚基多这个“不由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他想到那时自己的态度，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另一方面菲娜并没有陪着杰斯汀傻笑，她微微歪了歪脑袋，向基多问道：“这样说来，我们受到你、加顿先生，还有娅露玛医生的照顾实在太多了，该怎样报答你们才好呢？”

“你们今后若能继续与我们莫基一族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易，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至于戴托村的人嘛，他们并不喜欢没有必要的金钱或什么贵重物品。虽然不够浪漫，有时看起来甚至有些冷淡，不过却真的都是一些非常正直的人哦。估计娅露玛医生也就只会收取最基本的医药费和治疗费吧。如果你真的想报答她一些什么的话……”

基多停下了步子，并摘起脚边的一棵小草递给了菲娜。

“……再看到这种药草时，就把它收集起来吧，然后送给娅露玛医生，相信她会非常高兴的。若说到加顿嘛，帮助别人而接受谢礼这样的事他是绝对不会干的，他不但身强力壮而且心灵手巧，似乎也不需要什么帮助……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一直都没有结婚……”

“你对他们的事情了解得可真清楚啊。”

“也不是啦，收集情报可以说是商人这个职业的生命呢。所以莫基族的耳朵才会长得这么大啊。”

基多边笑边拉着自己的耳朵得意地在杰斯汀他们面前展示。

不管是杰斯汀还是菲娜，都开始渐渐地喜欢起这个兔子基多来了。虽说他在金钱方面的斤斤计较有时会让人感到不爽，不过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兔子？）。

“好了，到了。”基多突然说。

虽然他说到了，但现在他们的眼前只有一条道路，完全看不到任何类似村庄模样的东西。

基多仰视着满脸莫名其妙的杰斯汀和菲娜，不紧不慢地解释道：“啊，我并不是说已经到戴托村了。我是说我们到了可以直通戴托的道路了。这条路不但非常好走，而且我们也不用担心会迷路。”

“噢——没想到密林之中竟然会有这样的道路存在呢。”

“嗯……大概在下一个满月之前，这条道路便会被新生的植物给掩埋住吧。不

管怎么说，这只是一条加顿从飞龙之谷回来时硬开出来的道路罢了。”

的确，仔细一看，这条“道路”的周围尽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被硬生生推倒的植物。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们，现在已经在它们被推倒的地方向着天空发出了幼嫩的新芽。

不过即便如此，基多也仍然称之为“道路”，刚才杰斯汀也一度将它误认为是一条真正的道路了。那是因为，它确实具有足够的宽度可以当作道路来使用……

由此看来，加顿还真是一位不得了的人物呢。

到达戴托村之后，杰斯汀和菲娜顾不上欣赏村子两旁风格独特的建筑，也顾不上额头长着两只角的村民们那诧异的目光，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娅露玛医院而去。

“娅露玛医生，我把治疗小丝最最有效的特效药带来了哦。”

基多的话音未落，杰斯汀和菲娜已经飞奔到了丝的病床边，已经恢复了意识的丝一看到他们两人便腾地一下坐了起来，两人争先恐后地抱住了丝，丝也紧紧地抱住他们两人，久久不肯松手……历尽苦难，这实在是一场既难得又感动的重逢。

当他们的情绪稍稍稳定下来的时候，才想起必须先向一直照顾着丝的娅露玛医生表示感谢才行。

娅露玛医生从外表上来看是一位与杰斯汀的母亲差不多年龄的女性，但实际上是否确实如此却不能肯定。

之所以会这么说，那是因为戴托村的人与杰斯汀他们的区别并不单单是额头上长没长角而已，从身体的体格到脸部的容貌，虽然非常微妙但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两者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之前遇到过的鲁克村村民也是同样。

单就娅露玛医生来说，远远看去似乎是一位娇弱的女性，靠近仔细一看，虽然称不上是个大高个，但在女性之中也应该算是中等左右了。她的体格比起杰斯汀他们来似乎还要稍微粗犷一点儿的样子。

宛如一只大型兔子一样的基多就更不必说了，由于体格差别实在太大，因此根本无法判断他的年龄到底有多大。话说回来，不管是鲁克村的村民也好、莫基族也好、戴托村的村民也好，他们到底是不是与杰斯汀他们差不多的寿命和成长速度都还没有确定呢……

杰斯汀隔着帽子挠了挠脑袋，决定将这个问题的思考暂时先放一边。

总之可以肯定的，只有无论是基多还是娅露玛医生，即便是看到外形“独特”的杰斯汀他们也没有一丁点儿的震惊这一件事。

由此看来，墙壁的这一边真的居住着各种各样外形的人类（？）呢。

另一方面，娅露玛似乎也在考虑与杰斯汀差不多的事情。

“你们，是这个女孩的保护者吗？”

“哎？嗯，是的。”

“他说‘是的’。”基多向娅露玛翻译道。

其实，娅露玛现在正在使用通用语言跟杰斯汀他们说话，但就算有“基多老

师”的精心教授，对于才开始学了没几天的杰斯汀和菲娜来说，要想完全听懂和会说在现阶段显然仍是不可能的。

娅露玛仔细看了看杰斯汀和菲娜的脸，小声自言自语似的说：“唔，这么看来，他们与莫基族一样，属于那种‘长不大’类型的种族了。”

之后……

“你们能够与女儿再次重逢真是太好了。”

……这个……娅露玛的话里没有一丝的做作，她那种从内心里祝福这“一家三口”的喜悦之情从她的话语之间洋溢出来……

不过这件事暂且不论，此时的杰斯汀已经忍不住“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不但把杰斯汀和菲娜当成了夫妻，更把丝误认为是他们的女儿，这事儿也太……

菲娜强忍着笑在边上一个劲儿地戳杰斯汀的胳膊，基多则向一头雾水的娅露玛作了说明。

“嗯——原来是这样啊。他们两人虽然是那个小女孩的保护者但却不是她的双亲么……”

“是的。而且他们三个好像都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呢。……不过就我来看，那两个大一点的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基多坏笑着对娅露玛补充解释道。

这个所谓的“差不多”，大概是基多从他第一眼见到杰斯汀他们时的状况作出的推测吧。

“嘿嘿嘿！”听了基多的话杰斯汀作出的反应依然是傻笑……而现在的他似乎也只能傻笑了。

菲娜则满脸一本正经，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反倒是不慌不忙地向娅露玛拿出了在来的途中所收集的药草，并用仍然非常不流利的通用语言彬彬有礼地对她表达了谢意：“非常感谢您救助了丝，这是除医疗费之外的一点小小心意，请一定收下。”

娅露玛微笑着接过药草。

“不必这么客气。帮助有困难的旅行者是人之常情。而且这种药草今后恐怕会越来越难以入手，你这次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接下来你们还要继续旅行吧？那样的话就收下这些药草的货款吧，以后肯定会用得着的。”

“不用客气，收下吧。有些钱备用比没有要强多了，而且这是正当的报酬。”基多在一边仰视着菲娜催促道。

不过，比起这个来，菲娜似乎更在意刚才娅露玛所说的另一句话。

“请问，您刚才为什么说这种药草以后会越来越难以入手呢？”

“因为有可能会下雨。”

“下雨？”杰斯汀听后不禁歪起了脑袋。

这样说来，刚才在接近戴托村的时候，便发现天上的云彩越来越厚了。

“是不是暴风雨要来了啊？”

“不是，只是一般的雨。”

基多向杰斯汀他们解释说明道：“这个戴托村呢，虽然有丰富的泉水，但是却完全不会下雨，很不可思议吧？就连阴天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但离这里不远处的雨月之山却一年到头都在下雨，而且是有毒的毒之雨。植物如果被这种雨淋到的话便会渐渐枯死，动物们如果接触

到这种雨则会生病，体质弱的甚至会因此而丧命……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就在最近，降下这种毒之雨的雨云，它的动向突然变得很奇怪……”

基多转眼看了看娅露玛，问道：“话说回来，怎么没看到加顿呢？”

“他呀，说为了让丝尽快好起来，要多给她弄一些营养美味的东西来吃，所以出海打鱼去了。因为最近海岸附近的鱼都被毒之雨给污染了，要想捕到新鲜的鱼不得不到深海区才行。不过即便是深海区，能捕到的鱼也在急剧减少，就算加顿的本领再怎么高强，毕竟鱼的数量太少了，近来的收获也是一次不如一次。嗯……估计他差不多也该回来了吧。”

基多稍稍耸了耸肩。

“如果这种状况再这样继续下去，估计没多久便必须转移村子了呢。”

“我们一直在祈祷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但是……”

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铠甲的彪形大汉轻轻低了低头从门外走了进来。

巨大的身体上穿着粗糙的铠甲，单单只看一眼都觉得沉重，然而他的动作却十分轻盈，开关房门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

也许他是为了不打扰到医院里的病人而特别小心吧。

大汉一眼看到杰斯汀他们后，便非常满足似的微笑起来。

“噢，基多已经将杰斯汀和菲娜带来了么。”

“嗯！”

“噗！”

丝非常有精神地、笑眯眯地回答道。丝非常喜欢这个彪形大汉，从刚才他进门之后丝的表情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另一方面，杰斯汀则略显吃惊地仰视着眼前这位像一棵大树一样的大汉。

“难道说……你就是救了丝的那位骑士加顿？不过，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名字？”

“不错，我就是加顿，是这个村子的村民。你们的事情全部都是从小丝那里听来的，小丝跟我讲了许多许多关于你们的事情，包括你们从哪儿来的、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冒险以及冒险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你们的相貌、行为特征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小丝坚定地说，‘即使是在这一片异乡之地，你们也一定会来找她的，一定会！’我听着小丝的话，素未谋面的你们两人的身影也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今日得以相见，你们的形像果然与我想像中的分毫不差。不过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没想到你们竟然会来得这么快，你们一定是为了尽快追上小丝而不顾一切地随着她从墙壁的顶端直接跳下来了吧……你们之间强烈的感情羁绊、心之羁绊真是让人既佩服又感动啊。”

说着，加顿将他的两只大手慢慢搭在了杰斯汀的两肩上。

这两只手又大又粗糙，但是却有一股暖流自其中热情地流溢出来，瞬间传遍了杰斯汀的全身，他顿时变得浑身无法动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们为了小丝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还有那冲破种种难关的实力，你们两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勇者。”加顿脸上带着温柔而恳切的微笑凝视着杰斯汀说道。

突然被这样一位彪形大汉称赞为勇者

虽然稍稍有些吃惊，但杰斯汀却从心底里感到特别的兴奋与高兴，同时还有一种小小的自豪感在他的内心中油然而生。

此时的杰斯汀已经被加顿浑身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完全征服，他深信，眼前的这位大汉正如基多所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男子汉，而且是一位男子汉中的男子汉。

“嘿嘿嘿！”

杰斯汀用食指挠着鼻尖颇显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菲娜用胳膊肘猛地捅了一下他的腰部。

“喂！我说……”

加顿注意到了菲娜的动作，于是微笑着向她伸出了自己宽大的右手。

“真是对不起，我并没有无视你的存在。听小丝说，在你们的世界里，好像是通过互相握手来表示对对方的敬意的。”

菲娜的脸颊霎时微微有点泛红，她边回握着加顿的手边说：“啊，是的……不、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提醒杰斯汀……喂！杰斯汀！你应该首先向加顿先生表示感谢才对吧！”

“啊、不好意思！”

听了菲娜的话，杰斯汀慌忙站直了身体，然后严肃地低下头，用刚刚从基多那里特意死记硬背学来的一句戴托语磕磕绊绊地说道：“在您不遗余力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才能与丝……嗯……那个……”

……杰斯汀毕竟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即便只是一句话，他在死记硬背了半天之后也依然没能完全记住，更何况他本来就不习惯像这样一本正经地跟别人道谢。

于是菲娜接过了他的话继续说道：“多亏了您我们才能与丝再次重逢，在此请接受我们诚挚的感谢。”

加顿轻轻地点了点头说：“不必客气。不管从哪方面讲，我都只是做了一件就人之常情来说理所当然的事而已，二位不必为此耿耿于怀。不过你们这份真挚的谢语，实在是令我神清气爽，感到心情大为畅快，相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会是我的精神食粮。”

不管怎么说，杰斯汀和菲娜感谢的心情也总算是传达给了加顿，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似的相视而笑。可是，这时加顿却突然说出了一句非常出人意料的话。

“你们能够及时的重逢真是太幸运了。现在你们应该趁着这份幸运，赶紧带着小丝离开这里，嗯……你们可以先到坎波村去。”

话音未落，加顿便遭到娅露玛和丝的抗议。

“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允许现在的小丝随便下地走动。虽说她与同伴们再会后确实显得似乎很有精神，但这只是暂时性的。严重侵蚀小丝身体的疲劳，根本就还没有得到恢复。从现在开始，她仍然需要长期的疗养才行。即便是在恢复以后，如果她再勉强继续像之前那样旅行的话，下一次身体的极限将会来得更快。”

丝显得非常沮丧，一汪眼泪在她的眼眶里直打转。

“为什么！加顿你不是说过，等杰斯汀他们来了之后，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喜欢在这个村子里住多久都可以吗！”

“噗！噗！”

“那是因为雨已经接近了。”

“你说什么！”

听了加顿的话娅露玛显得十分震惊，她赶紧打开窗户的遮阳帘，探出身子望向天空。

基多也紧跟其后跃上了窗台，与娅露玛并排在一起同样望向天空。

天空比起杰斯汀他们刚刚到达戴托村的时候变得更加昏暗了。

“这就是那个毒之雨吗？”菲娜站在娅露玛和基多的身后，凝视着他们对面那厚厚的云层小声问道。

“的确是雨水的味道，而且，不是普通雨水的味道。”

基多从窗台上“咚”地一声跳到了杰斯汀身边，转头对加顿说：“我反对现在带着小丝离开这里，应该说，现在为时已晚了。我的这对大耳朵，已经可以听到雨降在山麓的声音了。就算现在离开村子，也无法逃离雨云了，在野外同样会遭到毒之雨的侵蚀。”

“但是这场雨一旦下起来便不知道何时才会停止，估计早晚都免不了要在雨中行走，如此一来，还是趁现在毒气还比较弱的时候穿过它比较好一些。”

基多仰视着加顿，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说道：“不过，加顿，你肯定会去阻止这场雨吧？因为你就是为此才选择了骑士的道路，并一直刻苦修行至今的。”

“那是当然，不过是否能够成功还很难说。因为要完成雨月之塔的试练必须有两位骑士才行。但可惜的是，现在留在戴托村里的骑士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完成试练的几率只有一半。而且，如果万一失败了，便无法活着回来、更不可能重新挑战了。”

站在一边的杰斯汀一直旁听着基多和加顿的对话，听到这里后，他想都没想便自告奋勇地大声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去！同时作为你们救助丝的谢礼，我愿意帮忙！”

加顿用一双充满和蔼与赞赏之情的眼睛注视着杰斯汀说道：“不行。雨月之塔不是没有长角的小孩子可以去的地方。”

“我才不是小孩子！就算是没有长角我也已经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了！再说了，我们就算成年之后也不会长角的。而且，你刚刚不是还称赞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勇者吗！”

加顿凝视了杰斯汀一会儿后，点了点头说：“是吗。那么，我们来比试比试吧。如果你能使我心服口服，我们就一起去雨月之塔。”

“来就来！”杰斯汀不甘示弱地回应道。

这时坐在床上的丝大喊起来：“我也要去！如果杰斯汀要去的话，我也要去！”

“噗噗！”

“不行！你的病还没治好呢。丝，乖乖地躺在床上等我回来。”

“可是，杰斯汀是个冒失鬼啊！如果我不在你身边，不知道你又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来。而且，莉莉阿姨也拜托我要好好地看着你啊！”

“噗噗！”

菲娜轻轻搂住丝的肩膀，同时用锐利的眼神盯着杰斯汀说：“杰斯汀，不可以去！正如丝所说的一样，你是一个冒失鬼，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冒险家。这可是一次需要豁出性命的试练！杰斯汀，你不要因为被人称为是勇者

就变得飘飘然啊。而且首先如此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你就已经不能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冒险家了。你做事太过冲动，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必须有一个人跟着你才行！而现在丝这个样子，则只能由我跟着你一起去。这样的话，就只剩下丝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刚刚重逢，怎么能马上又让丝变成孤单一人呢！”

加顿上前一步挡在菲娜的面前，对她说道：“我跟杰斯汀先比试一下看看，如果他的能力足够担当这个重任，我就带着他一起去。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让杰斯汀参加有生命危险的试练。而且话说回来，即使真的是那种情况，也不可以带着女人或小孩一起去，因为这是男人的工作。”

菲娜瞪了加顿一眼，说道：“不要小看我们！我们也与杰斯汀一样，是成功翻越了世界尽头的‘女人和小孩’啊！再说，现在是拘泥于什么男人女人的时候吗？”

杰斯汀挠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并向加顿补充说明道：“嘿嘿嘿。实际上，菲娜是一位比我精悍许多的冒险家老手。要说能力的话，我与她之间还差老一大截呢。”

“问题并不在这里。所谓的男人，就是一种保护女人和孩子的存在，特别是当这种时刻来临时，拼上性命保护她们更是身为男人的任务。而女人就应该留下来，专心保护后代并培养他们长大成人。”

说完这句话，加顿不再理会菲娜，转身走向杰斯汀对他说道：“已经没有时间了。走，去外面过两招看看吧。”

“啊、嗯，好！”

说罢，两人向医院外面走去。而被留下来的人们，只能望着他们的背影远去。

丝用一种乞求似的目光看着菲娜，带着些许啜泣的小声说：“菲娜……杰斯汀说出口的话、决定了的事情是谁都无法阻止他的！所以，拜托你！代替我好好地看住他！……而且，我觉得我能够理解杰斯汀此时此刻的心情……”

“……那么，他之所以会不顾自己性命执意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个冒险家？还是他已经得意忘形了？”

“两方面都有。不过，这次并不单单只有这些原因。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很清楚。……总感到加顿他……加顿他就好像是‘爸爸’似的存在。我曾经见到过杰斯汀爸爸的照片，虽然加顿与他的爸爸长得完全不一样，但杰斯汀肯定对加顿也……总之，这一次杰斯汀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无论我们再怎样劝阻，他都绝对不会放弃……”

“我明白了，丝。既然如此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一起去，而且绝对会平安地将他带回来。放心吧！”

“嗯！”

“噗！”

说完，菲娜也向医院外面走去。

虽然慢了一拍，但基多还是将事情的经过大体上向娅露玛作了翻译与解释。

娅露玛听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样评论道：“加顿绝对是位真正的男子汉，杰斯汀似乎被他吸引住了，估计杰斯汀将来也会成长为一位像加顿一样的男子……不过，他们两个都还没有真真正正地了解和正视我们女人。也许，所谓的男人就是这么一种生物也说不定……”

菲娜走出门外的时候，杰斯汀和加顿的比试已经渐入佳境。

不知何时，周围已经聚集了一群观战的戴托村民。

身穿沉重铠甲的加顿，虽然他的行动仍属迅速，但比起杰斯汀来毕竟还是欠缺一定的敏捷性，不过他的动作中却没有一个是多余的，而且杰斯汀击中加顿的每一剑全都被他那厚厚的铠甲给弹开了。

比试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不管怎么看，杰斯汀也没有一点儿胜算。而且为了防止杰斯汀受伤，加顿似乎还处处都在手下留情。

“龙阵剑！”

加顿猛然将他的大剑垂直插入大地，大地上瞬时以大剑为中心浮起了发光的图纹。

“这是……”

未等杰斯汀做出反应，一股火炎与大地的混合力量已经向他集中而去。

“危险！”菲娜见杰斯汀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无法避开这一击了，不禁大叫起来。

然而，这股力量却在击中杰斯汀之前，突然一下子消失了。

这场比试以加顿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不管是杰斯汀还是菲娜都非常震惊——他们没想到加顿竟然也会使用魔法，并且还会使用将剑和魔法合二为一的技巧，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技巧。

不过，其实即使加顿不使用这一招，杰斯汀也完全没有胜算。

即便是这样的战况，加顿在将剑收回剑鞘后，仍然对杰斯汀宣布道：“身手很不错。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雨月之山吧。”

话音未落，菲娜的“挑战状”自人群中传了过来：“等等！接下来请先与我比试比试！”

“我从不与女人战斗。”

“多说无用！”

此时菲娜已经与声音一起向加顿突进而来。

当然，与杰斯汀的长剑一样，菲娜的鞭子和短剑也并非可以贯穿加顿那厚重铠甲般的锋利武器。菲娜在刚才杰斯汀与加顿的比试中显然早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她首先用鞭子缠住了加顿的胳膊。

加顿下意识中向后一收胳膊，菲娜被唰地一下拽了出去，双方力量的差距非常明显。但出乎加顿意料的是，灵巧的菲娜竟顺势利用这股力量一跃而起，只见她扭转着自己的身体，宛如一颗发射出去的小炮弹一样，以飞快的速度直冲加顿而去。

还未等加顿从一片震惊中缓过神来，菲娜已经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她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加顿额头上的角，随后放开了另一只手中的鞭子并顺手拔出了腰间的短剑，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雪亮的刀锋架到了加顿没有用铠甲作保护的脖子上。

“胜负、已定！”菲娜好像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般地说。

加顿似乎仍然处在震惊之中，不过片

刻之后，他忽然爽朗地大声笑起来。

“看来我好像对自己的实力太过自信了。你确实厉害！我承认你的实力。好吧，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不过，即便是一起去，我也希望你能够将最后雨月之塔的试练留给杰斯汀来挑战，你可以接受吗？”

菲娜敏捷地从加顿身上跳下来，微笑着耸了耸肩，然后点头答应了加顿的请求。

这时，从观战的村民中走出来一位双角与加顿同样威猛的老人，他冲杰斯汀和菲娜点了点头，然后慢步走到加顿的身边，凝视着他的眼睛说：“加顿啊，你真的决定放弃村中的年轻人，而与这两位旅行者一同前往雨月之塔吗？只要你提名，相信村中的男人们不论是谁都会非常乐意与你一同前往的。村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可是都在等着你的提名呢。”

听了长老的话，加顿毕恭毕敬地回答道：“成功翻越墙壁的旅人会适时地在今日出现在我们面前，并提出同行的请求，我相信这一定是精灵的指引。”

“这几位旅行者，已经真正从心里了解试练的含义了么？”

“也许已经明白了，也许仍未十分明确。不过我有件事想请求您，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即使最后只有他们回来了，也希望您到时能够组织大家热情地欢迎他们。因为为戴托赌上自己的性命，是我理应尽到的义务，而他们并没有这个责任。万一我们都没能回来的话，那么那位小姑娘今后的事就拜托您了。”

“不过加顿啊，想必你也应该十分清楚吧。尽全力争取三人一同胜利归还，这才是你们此行的最好结局啊。”

“明白。”加顿微微点了点头，严肃地回答道。

长老又转身面向杰斯汀和菲娜，以和蔼又威严的语气问道：“旅行者们，希望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要为了萍水相逢的我们去冒如此大的危险呢？”

杰斯汀想都没想即脱口回答道：“加顿和娅露玛医生也无私地救助了素未谋面的丝，而且说那是人之常情。我们也只是尽己所能，做一些人之常情的事情而已。”

听了杰斯汀的话，菲娜轻轻哼了一声，然后将脸转向一边，装作有些不屑似的说：“我去的原因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言出必行、容易得意忘形的家伙，必须有个人跟在他身边看住他才行呢。”

“嘿嘿嘿！”

菲娜右手叉腰，瞪大了眼睛盯着杰斯汀非常不耐烦地说：“杰斯汀！难道你想当英雄吗？为了在别人面前装潇洒，便不管任何帮忙的‘活儿’都接吗？也不衡量衡量自己的实力就冒冒失失地随便行动，这种行为对一个冒险家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杰斯汀也不甘示弱地反驳道：“身为男人，怎么可以放任不管！难道你的意思是，让我即使看到有困难的人也装出没看到的样子吗？”

“我可是女人呐！啊——受不了！果然就像丝说的一样！你就是一个这样的家伙，走到哪里都得有人跟着才行！”

这时，基多突然跳到两人中间。

“我说，两位停止吧？你们可把戴托的人们都吓坏了呢。他们可没有两口子当

着别人的面吵架的习惯。”

杰斯汀的脸霎时变得通红，接着便将矛头指向了基多。

“喂喂！不要乱说！你明明知道我们不是夫妻的！”

基多仰视着杰斯汀淡淡一笑。

“我的确是知道的啦。不过你们俩人作为小丝的保护者一起来到这里，这个村子的人们可不会认为你们之间没有那种关系哦。而且在她的面前你们还是不要吵架的好，否则她会感到不安的。”基多边说边向娅露玛医院的窗口晃了一眼。

杰斯汀和菲娜也顺着他的眼神望过去，他们看到丝正非常担心地看着这边。

于是菲娜朝丝挥了挥手，并精神百倍地大喊道：“放心吧！丝！我一定好好地看着杰斯汀，不会让他乱来的！”

丝也举起手来向他们拼命地挥动着，同时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回应道：“拜托你了，菲娜！杰斯汀，你要好好地听菲娜的话哦！”

“噗噗！”

这时杰斯汀突然感到，不管是母亲莉莉也好、菲娜也好，甚至小自己一大截的丝也好，自己似乎总是被女性骑在头上。

……也不完全是，迄今为止自己也曾数次反抗过这种“女权专政”。例如面对菲娜的姐姐玲时，面对中尉三人组的早纪、美绪还有娜娜时……

看着在远处一个劲儿挥手的丝，杰斯汀又感到自己刚才所考虑的那些事情实在非常滑稽，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哈哈……！”

为了避免丝担心，他顺便利用这张笑脸“微笑”着向丝挥了挥手。

雨月之山完全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当然这并不是普通的雨，而是具有腐蚀性的毒之雨。

虽说被雨淋到后并不会马上发生什么事，但如果这毒之雨一直不停地下、持续被雨水浇淋的话，估计不出三日，问题便会显著地表现出来。

腐蚀性的雨水会造成屋顶被穿洞、柱子被腐蚀，并最终致使人们赖以遮蔽雨露的房屋完全毁掉。雨水同时还会造成海水与河水的污染，并导致鱼类的腐烂和植物的枯萎。而且它微小的飞沫会被包括人类在内的陆生动物们吸入体内，造成疾病。

杰斯汀他们一行人为了顺利抵达雨月之山，每人各从头往下套了一张大型鱼类抽掉油脂后加工而成的巨大鱼皮外套，以此来作为抵抗毒之雨的手段。

单从外表看都让人觉得腥臭的这件鱼皮外套，被雨一淋再加上套在里面的众人因跑动而出汗，一下子变得更加腥臭无比。杰斯汀刚才还异常兴奋的心情也因此变得十分不畅快，更不用说原本就对此次冒险持反对意见的菲娜了。

而且在旁观者看来他们的这身行头就好似三条大鱼在陆地上跑一般，实在是又傻又搞笑。

不过好在有幸一睹他们这副“英姿”的，大概也就只有这座雨月之山了。

山麓的树木已经因为这场雨的“洗礼”而枯萎，不过大概因为降雨时间比较短所以暂时还没有倒下，宛如一具具正在被雨水冲刷的白骨。地表上的各种花

草也都已经枯萎，而且由于它们的根被雨水所腐蚀，到处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泥石流。

穿过山麓继续前行，周围的景色越来越荒凉，当他们到达大约半山腰的时候，周围已经连一颗枯草都看不到了。

这里看起来似乎在很早很早以前便已经寸草不生。

因为长年下着毒之雨，土壤早已被冲尽，只剩下一块块巨大的岩石宛如骷髅一般暴露在外。

雨水在地表冲刷出一条条细小的水渠，然后又聚集到一个个坑洼里，一边散发着刺鼻的酸味一边不断地往上泛着大小不一的水泡。

加顿走近其中一处水洼，将手指伸入水中试了试后，说道："毒性很大，注意避开。"

杰斯汀和菲娜都沉默地用点头来表示回答。因为在头上套着这样一件巨大鱼皮外套的情况下，表示"是"或"明白"等话语最简单明了的方法便是上下摆动这件"雨衣"的大鱼头了。而且由于开口说话会使腥臭味更加严重，所以一路上三人都在尽量减少说话的次数。

虽然加顿指示要避开这些水洼，但无奈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另外这件鱼皮外套也遮挡住了大部分的视线，杰斯汀他们只能看到加顿走在前面的背影和自己脚下非常狭窄的一点地方。

加顿虽然身体庞大，同时又穿了一身厚重的铠甲和一张巨大的鱼皮，但他的脚步却依然令人难以置信地轻快和稳健。按理说只要跟着他走就应该没有问题，可杰斯汀的两只脚却还是不止一次地踏进了水洼里。

也许是毒性的原因吧，他感到脚心变得奇痒难忍。按着鱼皮外套的手也因为被雨水淋湿的缘故，同样变得奇痒无比。

更加糟糕的是，鱼皮外套在毒之雨的不断侵蚀下，已经慢慢地接近了极限，不时有雨水渗透进来，滴在杰斯汀的脖子上。

四周一片昏暗，视野又非常狭窄，而可以听到的声音也只有一成不变的雨声和流水声，杰斯汀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只是跟着加顿机械地向前走。



当杰斯汀再次回过神来时，一座巨大的塔已经巍然耸立在他的眼前。那座塔仿佛要融入一片遮天蔽日的暗云中一般，绽放着自己布满斑纹的身姿，任由毒之雨尽情地冲刷着。

“这里就是雨月之塔了。”站在巨塔之下，加顿向杰斯汀和菲娜说明道。

雨月之塔好像在欢迎杰斯汀他们的到来一样，突然自动在他们面前徐徐地打开了自己的入口。

杰斯汀他们毫不费力便进入了塔中，加顿第一个脱掉了鱼皮外套，将它简单的一叠放到了地板上。

杰斯汀和菲娜也学着他的样子将鱼皮外套脱掉、叠好。终于可以暂时摆脱这股令人难以忍受的腥臭了。

加顿从行李中拿出一个火把，并用魔法将其点燃，借着火把微弱的光芒，他向四周照了照。

“是这边。”

就好像对这里很熟悉一样，加顿毫无迷茫地便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带着杰斯汀和菲娜向雨月之塔的深处走去。

还未等他们两人开口询问些什么，加顿便首先开口挑起了话题。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高度繁荣的文明曾经几乎覆盖整个大地。”

“你指的是安吉尔文明吗？”

“我不清楚它的名字，只是，听说这个文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天气都可以随意操纵。这座雨月之塔，好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的。可是，不知从何时起，通过雨月之塔降下的雨变成了毒之雨。然而此时，塔的机能的停止方法却有一半已经丢失。最后，人们只是将降雨范围缩小至塔的周围后便停手了。”

“一半？”

“是的。那个时候便已经忘却了正确的光之门应该是哪一扇。古代的人们虽然只是在将降雨集中后便收手了，但是却留下了‘如果降雨范围万一扩大的话，到时便只有将塔破坏这一个方法’这样的传言。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必须打倒的敌人，也没有什么必须翻越的墙壁。不过，勇者却必须做出选择，选择出一扇正确的光之门。为了防备这一天的来临，我一直在不断地修行。但那并不是为了得到强大的力量，而是为了得到强大的内心。为了得到可以赌上性命，凭运气选择光之门的坚定内心。”

“什么啊！那是！”

菲娜因惊愕不禁尖叫出声，而杰斯汀却好像已经下定了决心的样子。

“男人有必须要赌上性命的时候啊。”

“又来了，这与男人女人有什么关系！这只是纯粹的自我牺牲而已，我决不承认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为什么你们不早点舍弃这个村子，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呢？那样的话，不就谁都可以不用像这样白白牺牲了吗！”

加顿静静地看着菲娜说：“你说得对，也许那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选择。这十年来，我与基多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地不断扩大的灾祸，以及那许多不得不舍弃自己村子的种族。但是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如果还没到迫不得已的时刻，人们总会在心底保留一丝希望，并不会那么轻易便屈服于灾祸，我们戴托人也是如此。而且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雨实在来得太快了。不过菲娜你不用担心，因

为光之门总共只有两扇而已。这样由我先来选择其中一扇，如果选择是正确的那当然再好不过，我们应该可以谁都不用牺牲便达成使命，三人一起凯旋而归。即使我的选择是错误的，也可以证明剩下的那一扇才是正确的。因此，不管怎样杰斯汀都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说到这里，菲娜理解了为什么那个有些沉默寡言的加顿会突然变得这么多话——这可以说是他的遗言。

另一方面，对于自身处于安全圈这件事，杰斯汀却情不自禁地表示抗议。

“如果这样的话，那到头来不是只有加顿你一个人会遇到危险吗？怎么可以这样！”

加顿用一种与之前风格迥异的语调半开玩笑似的说：“请不要有任何怨言。第一，这是身为年长者的义务；第二，这是戴托男子的权利。而且成功的几率有50%，已经算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了。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对这道题。唔……再打个比方，它就像是一只难缠的怪物，但我一定会战胜它给你看……好了，到了。”

他们进入了一间屋子，入口对面的墙壁是一幅描绘着月亮与星星图案的壁画，而这个房间里，除了这张壁画外便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物品。

“今日遵从精灵的指引，吾已成为选择未来之人。”

加顿说完这句话后，月亮与星星的壁画之前，两个像镜子一样散发着光芒的光晕应声浮现了出来。

月亮的图案前一个，星星的图案前一个。

看来，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光之门了。

“那么，杰斯汀，还有菲娜，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

说罢，加顿毫不犹豫地走向其中一个光晕，并将单脚踏入到其中。

……可是……

出乎意料又令人困扰的事情发生了——这扇光之门实在太小，加顿巨大的身体根本无法通过！

也许光之门本身的尺寸就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加顿即使将他那身厚重的铠甲全部卸掉也无法将身体“塞”入其中。他又试了试另外那扇光之门，结果也是白费力气，因为两扇门的尺寸是完全一样的。

戴托的骑士遭到了雨月之塔无情的拒绝。

“……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

加顿满脸苦涩的表情，懊悔得紧紧咬着牙齿。

杰斯汀见状不禁感到内心中切切实实地兴奋起来，他再次挺身而出，用坚定的声音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我去！如果我选择错了，还有菲娜在。”

“杰斯汀不行！不要白白送死！”

“必须有人来将雨停止才行啊！由光之门的尺寸来看，估计能够进入其中的就只有我们、基多或是戴托的孩子们了。而且再任由毒之雨这样下下去，丝就危险了！……因为是我把丝带出来的，所以我要负起责任，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她！”

“我就是为了阻止你这样乱来才会来到这里的！你想想看，万一你因此死掉了，不只是我，丝也会悲痛欲绝的！还

有你远在故乡的妈妈也是！以及一直以来那些与你亲切来往过的所有人！我们都会伤心的啊，你知道么！为了帮助别人也好、为了达成某种目的也好，光荣的牺牲自己也许会给你带来一定的满足感。但是，你真的认为活下来的人们，会因为自己所爱之人的光荣牺牲而感到高兴与自豪吗？自我牺牲可不是一件什么潇洒的事情！”

“我明白！我明白的！但是有的时候，男人不得不去完成某些事情！”

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沉默片刻之后，菲娜咬着下唇说道：“既然这样，那么我先去！我的年龄比你大，冒险家的资历也比你深！像遇到这种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身为冒险家的直觉也要比你敏锐得多！所以，我先去！”

菲娜边说边向壁画走去，这时加顿突然从身后牢牢地抱住了她。

“去吧！杰斯汀。这样的事不能依赖一位女子来完成。”

菲娜虽然奋力抵抗，但加顿粗壮的胳膊却宛如钢铁一样纹丝不动。

“是男人又怎么样！难道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吗？我们返回村子，然后大家一起披着鱼皮逃走不就行了！加顿！我会怨恨你的！如果杰斯汀有什么意外，我一生都会怨恨你的！”

“即使你怨恨我一生也无所谓，我也不乞求你能够理解。不过，杰斯汀会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男子汉。”

“菲娜，抱歉。丝就拜托你了。”

杰斯汀看了看两扇门，忽然转过头来对菲娜说：“菲娜，用你冒险家的直觉帮我做出选择吧。我相信菲娜的直觉，如果是你为我选择的道路，我便可以安心前行。”

“我怎么可以随便帮你做出选择！”

加顿静静地说：“杰斯汀，自己的道路要由自己来决定。而且……如果菲娜选择错了，她将会一生都生活在阴影之中。”

话音未落，菲娜却大喊起来：“是月亮！杰斯汀！因为这里是雨‘月’之塔，所以月亮才是正确的！”

“谢谢你，菲娜。我相信菲娜。等着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说罢，杰斯汀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月之门。

穿过光之门，杰斯汀的四周骤然变得漆黑一片，不过隐约可以看到有一条楼梯漂浮在眼前，这条楼梯不断向上方延续，完全看不到它的尽头在哪里。

杰斯汀边攀登楼梯边想，真失败，竟然忘记问问加顿进来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不过，这里就只有这么一条楼梯，似乎也只有顺着它向上爬爬看了。

杰斯汀爬啊爬啊，不知爬了多久，终于看到了楼梯的尽头。回想在外面所看到的雨月之塔的样子，他感到这段路好像比起塔本身要高得多。

飘浮在空中的最后一层台阶之上，有一枚小小的徽章在闪闪发光。

……看来除了将它捡起来，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了。

杰斯汀这样想着，伸手捡起了这枚小徽章，可就在这时，出乎意料的事情

发生了。

所有的楼梯突然间全部崩塌，手握徽章的杰斯汀便同这些崩塌的台阶一起，不断坠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

杰斯汀不禁大叫起来："难道说这边错了吗——！"

在这个黑暗的深渊中，没有任何人对他的疑问作出回答。

"加顿，放开我！"

"噢，抱歉。"

菲娜在恢复自由的瞬间，便向加顿转过身去，并"啪"地一声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记耳光。

而加顿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丝毫想要避开的意思。

菲娜狠狠地瞪着加顿，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她才开口问道："还要等他多长时间？"

"不知道。"

"是吗……"

这时，雨月之塔突然剧烈地摇晃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地震吗？"

"不对，这代表着，雨月之塔已经死了！你帮杰斯汀选择的那条道路是正确的！"

"是吗！太好了！可是，杰斯汀呢？他现在在哪里？而且这震动怎么越来越剧烈了？好像整座塔都要塌陷一样。"

"不错，正是如此。就如传言所说，塔会被破坏掉。"

"怎么会这样！杰斯汀还没有回来啊！杰斯汀！快些回来啊！"

可是这时，连作为入口的那两扇光之门都已经消失了。

"杰斯汀！杰斯汀！"

菲娜一遍一遍地呼唤着杰斯汀的名字，可是却听不到他的回应。

"不行了！这座塔已经撑不住了！我们要赶紧逃离这里！"

"怎么可以把杰斯汀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杰斯汀！你到底在哪里！"

"抱歉！"

加顿猛地抓起菲娜并将其扛在肩上，然后不顾菲娜的反抗便飞快地向出口跑去。

"加顿放开我！可恶！杰斯汀！杰斯汀！"

跟之前一样，菲娜的抵抗只是在做无用功，终究也没能从加顿的胳膊中挣脱出来。

在加顿飞奔出雨月之塔的那一刹那，整座塔便轰然崩塌了。

虽然天空依然暗云密布，雨月之山依然四处积水，但毒之雨确实已经停止了。

加顿轻轻地将菲娜放在地面上。

"杰斯汀……"菲娜看着已经变成瓦砾小山的雨月之塔抽泣道。

"对不起，我明白你的心情，但不可以让你白白牺牲。"

"这种话，你也有资格说吗？"

"杰斯汀是一位真正的勇者，他的名字将在戴托村中永远流传。他将永远活在戴托人的心中。"

"那种事、我不希罕！对我来说，一个流淌着热血的、活生生的杰斯汀才是必不可缺的啊！"

菲娜瘫坐在瓦砾上，低着头不住地啜泣。

雨月之塔崩塌得十分彻底，很难想像在这堆瓦砾之下有谁还可以生还。

“抬起头看看天上吧，菲娜。精灵们好像要护送杰斯汀的灵魂远去呢。”

菲娜抬头望向天空，点点宛如萤火虫般的细小光芒正在空中翩然起舞。不同的是，这些光并没有实体，而是只有光芒的存在。

不管在帕姆还是新帕姆，精灵都是极其少见的。

菲娜也只是听说过而已，亲眼所见这还是第一次。

一开始的时候，那几只精灵似乎只是在空中居无定所地飘浮着，但不经意间菲娜猛然发现它们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加。

据说，精灵现形时通常只有一只，最多也好像不过两、三只的样子。然而现在，这里却已经聚集了十只以上。

“这里有这么多精灵存在吗？”

“也不是，这么多精灵聚集在一起，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可是就在他们对话这期间，精灵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完全搞不清楚它们从何而来，只是眼看着光点越来越多，增加的速度也似乎越来越快，不一会儿便从十几只变成了数十只。可是它们的数量仍在继续增加，渐渐变得已经无法数清，不久，它们终于形成了一个大光球。

最初那种飘忽不定的微弱存在感已经荡然无存，现在的这个光球仿佛另一个太阳一般，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周边的一切事物都在这光芒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虽然光芒异常刺眼，但无论菲娜还是加顿，都不肯将视线从精灵们的身上移开。

“这是……什么？”

“……不知道。”

这时，耀眼的大光球慢慢变成了人类的形状，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光芒出乎意料的骤然消失了。

只见在光的残像之中，杰斯汀的身影悠然浮现了出来。

扑通一声，杰斯汀落到了地面上，随着屁股传来的疼痛，他也终于回过神来。

四周阴沉沉的，看来这里仍然是雨月之山的山顶。只是，那塞满耳朵令人郁闷的下雨声已经听不到了。

接着，他发现菲娜和加顿正向这边跑过来。

“哎？菲娜，还有加顿，发生了什么事？”

“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的，是我们才对！”

说罢菲娜开始“啪嗒啪嗒”地对杰斯汀的身体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抓着他的胳膊使劲儿拧了拧。

“好痛——！菲娜，你要做什么？”

“看来你也没有骨折呢。”

菲娜长长呼了一口气，似乎终于放下心来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扇门的后面有什么？”

虽然自己也一头雾水，但杰斯汀还是将进入光之门之后的事向两人作了一番说明。

不过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陈述的地方。

“……那条楼梯突然就散架了，于是

我不断向下坠落。这时周围啪地一下子亮了起来，等我回过神来时就已经坐在这里了。”

“你所说的那个徽章，就是这个东西吗？”加顿拾起掉落在一边的徽章，放在杰斯汀的面前问道。

“哦，对对！就是它。加顿，这个徽章果然……是属于戴托的东西吧。其实，我想拿它来做冒险的纪念品……勇者杰斯汀徽章……哈哈哈哈……！”

在那一刹那，“啪！”令人神清气爽的一个声响，清脆地在杰斯汀的脸颊上炸裂开来。

刚刚还在飘飘然的杰斯汀完全没有搞清楚这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傻瓜！就知道肆意乱来！就知道让人担心！刚才差一点就没命了，你竟然还满脑子只想着当英雄！”

菲娜的怒吼使杰斯汀终于明白了刚才原来是被菲娜狠狠地掌掴了一巴掌。

“你……”

……干什么！——感到莫名其妙的杰斯汀本想反驳菲娜一番，但他的话刚说了个头便嘎然而止了。因为他看到，两行泪水自菲娜的眼角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不管是疼痛，还是愤怒，又或是什么其他的感情全都一下子被菲娜的眼泪冲走了似的，杰斯汀哑然地注视着菲娜，变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菲娜边哭边用一双泪眼瞪着杰斯汀，然后徐徐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衣领，接着好像还不解恨一般地继续对他的脸颊“啪！啪！啪！”实施了巴掌的连续攻击。

“傻瓜！傻瓜！傻瓜！笨蛋！笨蛋！笨蛋！……你知道我有多么担心吗！我还以为你这次死定了呢……”

杰斯汀忽然感到，丝的眼泪，还有远在故乡等待着的母亲的眼泪，似乎也混合在菲娜这两行晶莹剔透的泪水之中。

以前莉莉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在他的脑海中鲜明地浮现出来——“让女人哭泣的男人，是男人中的败类！你可绝对不能成为这种人！”

杰斯汀一直认为这句话就是不可以欺负女孩子的意思。

可是，实际上却是……

想到这里，杰斯汀不禁发自内心地说出了一句坦诚的话。

“对不起……菲娜。我发誓，我决不会再做任何让你伤心、让你哭泣的事……绝对、不会有第二次。”

菲娜听后揉了揉眼睛，伸出小指对杰斯汀说：“一定啊，杰斯汀。我们来作约定。”

杰斯汀也伸出了自己的小指，两人的心随着他们互相交织的手指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嗯，这是我们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

……

等杰斯汀发觉自己的口误，已经是在被菲娜的拳头击飞之后的事了。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导致上期《格兰蒂亚》104页出现内容重复，在此向各位读者表示郑重道歉！

翔月今后一定更加仔细地校稿和审查，保证不再出现类似失误。



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

文／重松清　译／夜蓝

生命的等级

城里正在流行一场可怕的疾病。

突然之间就会发病。不知道这种病毒的构造是不是和遗传因子及荷尔蒙有关，总之患者都是男性。一旦患病就会发高烧，而且还伴有剧烈的头痛，接着就会死亡。

不过，有两件非常幸运的事。

其一，只要曾经发病过一次，就不必担心再次患病，因为身体中会出现免疫病毒的抗体。

其二，有一种极为有效的药物可以用来治疗这种疾病。以生长在高原上的植物作为主要成分的药丸可以用来预防，甚至对患病初期的治疗都有着极为显著的疗效。

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都应该很安心了吧，根本不必为这种疾病而担心。

可是，上天总是喜欢用讽刺的命运来捉弄芸芸众生。

作为预防与初期治疗特效药原材料的高山植物，其数量极为稀少，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濒临灭绝。

也就是说——药物不足，根本无法分配给全体国民。

不能拯救所有的人。

但是，也有因得到药物而获救的人。

“你明白吗？这其中的含义……”保卫首都的士兵一边在市场中巡视，一边小声问道。

这个名为道库的男子看上去十分稳重。

凯姆则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一条条小巷，说道：“是有顺序的吧？”

“没错。”道库点了点头，“特效药的分配有一个优先顺序……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打上了‘对国家非常重要的国民’与‘普通国民’这样的烙印。”

首都警卫兵的特效药分配排名非常靠前，仅仅因为他们是“对国家非常重要的国民”。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都病倒了，那么首都的秩序很快就会变得极其混乱。我们必须要以健康的身体来守卫首都。喂，凯姆，是这样吧？这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着想啊。”

“是啊……”

“最先服下药物的是皇室成员，其次是守卫皇室的卫兵们。再其次是政治家集团，然后是掌管这个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以及警察、消防的那些人，接着是医生，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保卫首都的警卫兵了……最后才会分配给那些普通的民众。”

道库停下来想了想，然后问道：“凯姆，你是怎么想的？国民……人被划分出了等级这件事，是好事吗？”

应该不是好事吧。凯姆在心里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回答。

可是，考虑到实际情况……

“这也是无奈之举吧。”凯姆只能移开自己的目光，小声地回答道。

“无奈之举吗……”道库好像有些不满地小声说，“是啊，真的是没办法啊。”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这个市场里的人们已经知道关于疾病的事情了吧。”凯姆问道。

道库点了点头说：“是啊，他们已经知道了。”

“被死亡的恐惧所驱使的人们，就算有一天他们发动暴动也不奇怪。”

“的确如此。”

“正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四处巡视，才好不容易确保了和平。”

“是啊……我知道。”

“如果我们也病倒了，人们反而会处于危险之中。既然不能给全体国民分配特效药，现在能做的就只有考虑如何将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限度。”

“凯姆，你说得真好，可以说是一个满分的答案，真是太完美了。”

道库说的话里明显带着刺。

凯姆注意到了这一点，却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对方话中的刺并不仅仅是针对自己的讽刺，其中还包含了无尽的哀伤。

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一边笑着一边从两人的面前跑过去，他们应该是从贫民窟跑来这里捡些烂菜叶的吧。

“喂，凯姆。”

道库指着远处孩子们的背影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啊……”

“那群孩子算是‘对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人’吗？”

凯姆无法回答，这是一个因为知道答案才只能选择沉默的问题。

道库用苦笑来应对凯姆的沉默，然后接着说道：“凯姆，以你的理论来看，如果那些孩子因为患病而死去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比起那些孩子，我们这些警卫兵更有优先服药的资格。是这样吧，凯姆？你所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不是——这句话凯姆无法说出口。

再次接受了沉默的道库说：“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在责怪你。只不过……人，无论是谁，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存在。那群孩子也是一样，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只是一些贫穷的、碍事的家伙。但是对孩子的父母来说，他们是无法替代的、无论怎样都想要守护住的生命。是这样吧？”

*真是个诚恳的男人啊，*凯姆在心里暗想。

说不定……作为一名士兵来说，这种诚恳是致命的。

从城中的某处传来了洪亮的钟声，这是对巡逻士兵们的紧急召集通知。

好像是药物终于被送来了。

“我们回去吧。”道库重新打起精神，用开朗的声音说道，“我们的生命获得了拯救，更要全力保卫国家，应该为了能得到那些难得的药物而感到高兴。”

带着无尽哀伤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凯姆的心。

道库在第二天和盘托出了逃走的计划。

“凯姆，有件事我只想和你说。”两个人在市场巡逻时，道库说道，“我知道逃跑会受到严惩，而且也根本没有成功逃跑的自信，如果被抓住就会上军事法庭，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也就是说他已经有所觉悟，也正因为如此，道库才会想要把逃走的理由告诉凯姆。

“我并不是背叛国家与军队，只是……一定要把这个送出去……”

说着，道库摊开手掌，昨天分配的那颗药丸赫然就在他的掌心上。

“你没有吃下去！？”凯姆惊讶地说道。

道库笑了笑说道：“是啊，我成功地骗过了所有人。”

随即他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紧紧地握住了那颗药丸。

“你要将这颗药丸送出去吗？”

“是的……”道库伸出手，指着首都南边的那座山峰说道，“我的故乡就在那座山的山脚下，我的妻子和孩子都生活在那里。我的儿子今年才五岁，他从出生时起就体弱多病……一旦染病，肯定撑不过去。”

“所以……你要让他吃下这颗药丸吗？”

“这样做不对吗？”

面对道库的目光，凯姆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这个总是温文尔雅的男子，现在的目光中竟然流露出了一丝杀气。

“虽然我是一名守卫国家的军人，但首先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说得再透彻一些，我是一个人类。对于我来说为生命划分等级的尺度并不是对国家是否重要。我只不过是想拯救一条对自己而言十分重要的人的生命。”

那个人就是他的独生子。

道库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浮现在眼睛中的那些鲜红的血丝就是觉悟的证据。

“如果我现在走，那么在明天早上点名之前就能返回兵营。只要让我的儿子吃下这颗药丸，我马上就回来。所以，拜托了，在此之前一定不要出什么乱子。”

“你一旦被捕就会没命的……”

“我不管，为了挽救儿子的性命，我愿意做任何事情，甚至是去死！”

“万一你自己患病了又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的命运！”道库笑了笑，“人类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至少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道库才会将这个计划告诉给凯姆。

“喂，凯姆，如果我被杀害或者病死了，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去我的故乡，告诉我的老婆和孩子——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并不是由于讨厌军队的生活才逃跑，而是为了守护比军队的命令更加重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的儿子的生命才逃走的……”

这才是他说出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

面对微笑着的道库，凯姆什么都没有说。

他无法全盘接受道库所说的话，也并非是被对方的言论所说服，而是被一种超越理论的“生命”的力量——即便是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也想要守护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生命这种想法所压倒。

“我会在市场巡逻的途中逃跑。拜托了凯姆，请你放过我，只要将目光投向其他地方就行。”

凯姆只能沉默着点了点头。

在这些拥有有限生命的人们的心中，总有一些是有着无限生命的人所无法踏足的地方。

凯姆是这样认为的。

两个人终于来到市场的尽头。

“那么，不好意思了……”

道库混进人群之中，朝着市场的出口走去。

就在这时，从小巷子里跑出了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子，正是昨天从二人眼前跑过，住在贫民窟的少女。

她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而且还在哭泣。

这时，少女发现了凯姆和道库，于是朝着二人跑来，并大声喊道："军人叔叔，救命啊！"

"……怎么了？"

道库问道，少女好像对周围的人群十分警戒，拉着两个人的手跑进了小巷里，说道："我哥哥患病了！正在发高烧，浑身都在发抖！这样下去，他会死的。"

凯姆和道库互相对视了一眼。

"你的父母呢？"凯姆问道。

少女边哭边说："我没有父母！他们都已经死了，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求求你，军人叔叔，救救我哥哥吧……请你们救救他吧……"

道库吞吞吐吐地说："不，可是……"

他好像想要逃避，并求助似的看着凯姆。

凯姆蹲在少女的面前，看着她的眼睛说道："你哥哥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就在刚才……我们还在捡菜叶，他突然就倒下了……"

是刚刚发病，也就是说特效药还有效。

只是，特效药根本不会分配给贫民窟的孩子们。

从这个骨瘦如柴的少女就能看出，她哥哥的身体状况也不会太好。病魔会轻易地占领营养不良的身体，并夺走他的生命。少女不会患病，但是即便不会受到病魔直接的侵袭，失去了所有家人的少女又会受到谁的保护呢……她的命运迟早会变得和父母及哥哥一样吧。

"军人叔叔，求求你们了……请救救我哥哥吧……求求你们了……"

大颗泪珠滑过少女的脸颊。

凯姆沉默着轻轻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地站起身来，将手伸进挂在剑柄上的小皮囊中。

但是，这时——

"不要担心。"道库对少女说道。

他微笑着伸出了手，那颗药丸就在手心上。

"让你哥哥吃下这颗药丸，现在还来得及。"

虽然少女开始时浮现出了困惑的表情，不过听到道库说"快拿着"，才提心吊胆地把药丸拿在手中。

"快点儿回去吧。"道库面带微笑地说道。

少女如同一只小兔子一样跑了。

"军人叔叔，谢谢你！"

她一边哭一边好像很高兴地用兴奋的声音道谢，随即便消失在小巷的深处。

"这样真是太好了，凯姆。"道库耸了耸肩苦笑着说道，"这样一来我就不用背上逃兵的污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

停了一会儿，他好像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这样真好。"

说着还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应该会感到有些后悔。

万一故乡的儿子患病的话……这种后悔将会更加强烈。

不过道库却以轻松的口吻说道："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哭泣这种事的，我儿子应该会理解吧。"

他再次重重地点了下头。

“喂，道库……”

“我没事，你什么都不用说。”

道库打断了凯姆的话，眯着眼睛看了看少女离开的那条小巷，接着说道：“生命是没有等级的，绝对没有！拯救眼前的生命，只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我明白。”

“虽说救了一个贫民窟的小鬼，可是却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或许反而是让一个累赘活下来了也说不一定。如果是救了一个那样的家伙，应该还存在着更应该被拯救的人吧……等我回到兵营，也许就会这样去想了。”

说到这里，道库停了下来，然后转过身面对凯姆说：“但是呢……”

他的语气一转。

“但是，凯姆……我是这么想的，拯救眼前的生命应该是作为人类的本能而与生俱来的。为了国家、为了国民、为了儿子……这些事情也许都是出生之后才学到的顺序。我无论是作为一名士兵还是作为一名父亲都是不合格的……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人类来说，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确。”

道库说完，没等凯姆说话就接着往前走。

而凯姆笑了笑，用招呼朋友一起去酒馆时的声音轻轻喊道：“哟，道库。”

“嗯？”

“你的东西掉了。”

“啊？”

这时凯姆的手仍然插在那个挂在剑柄上小皮囊中——刚才停在中途的动作接着做了下去。

他从里面掏出的东西是一枚小小的药丸。

“哦，喂，凯姆！那个是……”

凯姆并没有服下药丸。

对于绝对不会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凯姆而言，根本没有服下这个药丸的必要。

当然，他不想把这件事告诉给道库。即便是说出来，他也不认为对方会平静地接受诸如自己拥有千年生命之类的事情。

“道库，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拼尽一切也想要守护的生命。这些……都是极其美好的事情。”

凯姆像刚才的道库那样伸出手掌，说道：“我真的很羡慕你。”

“不，喂，凯姆……可是你怎么办……”

“我没有家人。”凯姆微笑着说道。

脸上带着参杂有落寞和温暖的笑容的道库，默默地接受了那颗药丸。

“喂，道库……我会暂时仰望天空。如果你想回到儿子身边的话，就趁现在吧。”

说着，凯姆抬头仰望着蓝天。

不一会儿，就传来道库跑过石板路的声音。

“一定要活着回来啊，道库……”

凯姆对着天空小声说道，然后慢慢地迈开脚步，消失在市场熙攘的人流中。

上天的飞石

这条瀑布位于深山之中，从有人居住的村子出发，即便走上一天也无法到达。

这里被称为圣地。

在这个被群山所环绕的地方，那些试图接近“神”的修行者们正在进行最后的修行——接受瀑布的冲击。

瀑布的水冰冷刺骨，而且只要有一点点松懈，修行者们就会败给汹汹的水势，继而被冲垮。

他们将这个瀑布称为“上天的飞石”，意思就是上天为了考验修行者的身心而不停释放出的飞石。

“这个飞石真的很不可思议啊。”

修行最后的挫折——基本上都是败给了“上天的飞石”，曾经的修行者苦笑着对凯姆说道。

“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被它看透了一般，各不相同的飞石倾盆而下。”

“这是怎么回事？”

“在俗世中所背负的东西与幻想的事物接连不断地出现。”

比如说这个男人，最先看到的是女人的幻像。

“瀑布倾泻而下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女人在说话，在我的耳边或轻声细语，或低声哭泣，或是在男人怀中娇喘……千变万化，不尽相同。而且那声音温柔、亲切，让人十分眷恋。”

“你是不是经常会卷进和女人有关的麻烦之中呢？”

“是啊，不是我自夸，在情场上我的确是个老手。让很多女人哭泣过，也爱上过很多女人。我也正是为了告别这样的人生才开始修行的……可是在最后关头，‘上天的飞石’还是对我内心中最软弱的部分发起了进攻。虽然我的内心只是稍微有些犹豫，可还是不行啊。我被这猛烈的水流所击败，修行到此结束。”

男子往篝火中加了几块木头，接着说道：“不仅仅是我，有人听到了在自己小时候就失散的母亲的声音，还有人听到了幼年夭折的孩子的声音。”

“只有声音吗？”

“要是那样的话就好了。如果你熬过了声音这一关，那么接下来从瀑布中升腾起的水雾就会幻化成人形。会出现你在俗世中恨不得杀掉的家伙，还有你鬼鬼祟祟地四处躲避的高利贷债主……一瞬间的吃惊或是畏缩就完蛋了。”

重新修行是没有效果的。

被瀑布冲刷了一整夜，却在最后关头失败的修行者们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归俗世——就像这个男人一样。

“啊，所以我只好放弃了，就算是跌倒只要重新爬起来就行了。”

男子呵呵地笑着，接着对那个从瀑布中无力地爬上岸的年轻修行者——不，确切地说，直到刚才为止还是修行者的年轻人说道：“喂，这边有篝火，过来喝点儿酒，烤火暖暖身子吧。哦，还有烤肉，大口地吃上几口就能恢复精神。”

男子在瀑布旁边经营着一家小茶馆，当然，那些修行中的人是不会随身携带金钱的，而

男子也没有打算靠这个来赚钱。

被冰冷的瀑布所冻僵的身体在篝火的烘烤下渐渐恢复了正常的温度，老板连忙拿出酒肉来招待这名年轻人。他对于客人们什么时候会结账并不介意，这些回到俗世的男人会去打工赚钱维生的，即便是到那个时候再来结账也可以。

他从不催帐，也从不让客人写欠条。

他总是说："这没什么。"

"也有人会就此一走了之吧？"

面对凯姆的疑问，男子平淡地回答道："有啊，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开茶馆也能算作是另一种修行。"

"另一种修行？"

"是啊，'上天的飞石'只会承认那些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动摇的强者们。而我的目的就是要承认那些败给了'上天的飞石'……也就是软弱的人。我就是要承认那些输给了'上天的飞石'，还拖欠酒水与餐费的软弱的人。"

"那个是修行吗……"

"是啊，生活是很艰辛的，因为这个世上有着太多软弱而又奸诈的家伙。"男子好像很高兴地笑着，随即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接着说道，"但是说真的，与其说是修行，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更像是反抗。"

"对谁？"

"是对不停释放着'上天的飞石'的神灵。所谓人类，说到底就是一种软弱的生物，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类实在是无比软弱。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虽然软弱能变成狡诈，但也能化作体贴。纵然软弱在很多情况下都在折磨人类，但相反有时我们也会被软弱所救。如果说神是为了让人类看清自身的软弱，领会自身的无力，我就要和他翻脸。还想对他说，我和你是不同的，我非但不会斥责人们的软弱，还要接受他们。"

男子朝篝火里扔了几块新的木柴，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然后接着说道："我好像说得太多了。"

凯姆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回应道："没有那回事。"

"喂，这位旅客，看上去你不像是个修行者啊。"

"是啊，我只是想翻过这座山，却不小心迷了路。"

"既然好不容易来到这里，要不要试着去沐浴一下'上天的飞石'啊，至少也可以当成是一次特殊的旅行见闻。"

"……还是不要了。"凯姆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

"你是不是害怕发现能让自己的内心产生动摇的东西啊？"男子笑了笑，点头说道，"但是这也会让你了解自己的内心。"

这完全是误会。

凯姆并不惧怕那些东西。

其实刚好相反——凯姆所害怕的是看到那个无论对什么事物都不会动心的自己。

"不管怎么说，跳进如此湍急的瀑布中，无疑是自杀行为。"

"是吗？"

"是啊，这里的水冰冷刺骨。而且在水潭下还有暗流，不时会喷出比瀑布更加冰冷的水。即便是那些经常锻炼的家伙，也只能是谨慎地挑选适当的时间才敢下水，如若不然，就

有可能瞬间毙命。”

男人转过头向瀑布那边努了努嘴，“所以，你看！”

只见又有新的修行者正准备去挑战“上天的飞石”，他们是一对兄弟。哥哥蹲在水潭边用冰冷的水慢慢地擦拭着身体，而弟弟却有些急躁，打算马上进入水潭。哥哥在阻止了弟弟之后，继续在慢慢地用水擦拭身子，以逐渐适应水的冰冷，他的身上显现出只有经受了残酷修行的强者才拥有的冷静魄力。

“呵呵。”男子笑了笑，说道，“这是久违了的即将取得成功的瞬间。”

“你能看出来吗？”

“是啊，只要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出来。‘上天的飞石’的征服者和失败者在入水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专心做好准备的哥哥进入潭水之后开始一步一步地朝瀑布走去，跟在他身后的弟弟则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弟弟的那副样子是不行的。”

男子叹了口气，又向火堆里扔了几块木头，确保让火烧得更旺。“还是尽快准备好酒水吧。”

兄弟俩并肩坐在瀑布下方，接受“上天的飞石”的洗礼。

正如男子所预想的那样，哥哥冷静地承受着“上天的飞石”所制造出的幻觉。而弟弟也如男子事先预测的那样毫无悬念地败给了“上天的飞石”，一下子被冲进了水潭中。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男子的预想。

弟弟在水潭中不停地挣扎着就是无法站起身来，他溺水了。

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捂在胸前，心脏好像麻痹了，这都是因为弟弟在进入冷水之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救、救命啊，大哥！”

虽然听到弟弟求救的声音，可是哥哥并没有动弹，还在一心一意地接受瀑布的冲刷。

“喂，你在干什么！快点救救他啊！”男子愤怒地喊道。

可是哥哥连表情都没有改变，依旧一动不动。

“他溺水了，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

哥哥没有动弹。

好像认为这就是“上天的飞石”所释放出的最后考验，他紧咬牙关、目不斜视，根本不打算离开瀑布。

“混蛋！”

男子喊道，随即跳进水潭中。

真是冲动的行为。

完全没有适应冰冷水温的身体一下子就被冻僵了，男子的心脏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地勒住似的。

即便如此，他还是向弟弟伸出手。此时，弟弟的全身几乎都已经沉入水中。

男子抓住他的手，“呜噢噢噢……”一边大声地喊着一边用力将其拉出水面，然后打算抱着弟弟返回岸边……可是他也筋疲力尽地沉入了水中。

凯姆救了他们。

他跳进水潭中，将失去意识的两个人抱起，然后回到了岸上。

“上天的飞石”还在继续流淌，无尽的幻觉朝着凯姆袭来。战场上的光景、四处漂泊的旅途、划过天际的流星、东升西落的太阳、拂面而过的微风，还有在无尽人生旅途上遇到的那些人的死亡……

都是徒劳的。

他想告诉扔出“上天的飞石”的神灵。

我的心根本不会受到一丝的动摇。

比起你让我看到的幻象，我一直都生活在更加残酷的现实中。

虽然不知道那是否能够成为强大的证明，但至少那些都是不想对任何人说起的事情，更不会成为自己的骄傲。

只不过是活下去而已。

永远活下去。

仅此而已。

上岸之后，凯姆一边将茶馆的男子和修行者的弟弟放在篝火旁边，一边在心里暗自想道。

释放出“上天的飞石”的神灵，作为“神”来说终究不过是个二流的。

如果真的是看透了世间万物的神灵，根本不会让凯姆看到那些“过去”的光景。最能扰乱他内心、最能使他感到害怕的就是看到“未来”的那一瞬间了。

还有——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呢？

只要问出这个问题，凯姆应该会马上崩溃。

最先恢复意识的是修行者中的弟弟。

茶馆的男子还没有脱离危险。

无论怎么使他的体温升高，无论怎么用力按摩他的胸部，被冻僵的心脏都没有反应。

“振作一点！你看，有火啊，你正在烤火呢！”

怒吼声在耳边响起，男子终于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勉强动了动已经变成紫色的嘴唇。

“那个家伙……得救了吗？”

“是啊，他没事了，你不用担心。”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你振作点儿！”

“喂……这位旅客，强大的东西都是冰冷的吗？”

“好了，不要再说话了！”

“……如果强大的东西都是冰冷的……那么我宁愿不要这样的东西……”

男子微微笑了笑，然后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人是软弱的。

因为软弱，所以那个只有拳头大小的心脏一旦停下来，人就会死亡。

但是，人的体贴不正是为了让其他人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才衍生出来的吗！

面对着茶馆男子的尸骸，修行者中的弟弟低着头哭泣着。这个屈从于“上天的飞石”的软弱男子现在为了自己的救命恩人而泪流满面。

修行者中的哥哥仍在接受瀑布的冲刷，他没有动摇、没有迷惑，仍然是个强大的人。

可能哥哥觉得认真地进行修行，进而就能得到神灵的认同吧。

即便如此——凯姆觉得弟弟那张满是泪水的脸庞看上去很美，那个为了拯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跳进水中的男子，其脸上最后浮现出来的微笑，更是比其他任何事物都要崇高。

我的表情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生存了千年这件事并不强大。

但是，拥有不死生命的自己又是否能将软弱转化为体贴呢？

不知道。

在这种迷惑中活下去。

只是继续前行。

只是不停地旅行。

凯姆看了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在那里，一个孤独的身影摇曳着浮现在水面上。

勿忘我

“大哥哥。”

在小镇街上的人群中，一个声音从凯姆的身后传来。

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声音是在呼唤自己，凯姆还在四处寻找着今晚落脚的地方。

但是那个声音在不停地重复着“大哥哥，大哥哥……”好像一直在追赶着自己。

这让凯姆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上次到访这个小镇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认识的人现在应该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大哥哥，等一下，大哥哥……”

莫名其妙的情绪渐渐变成了一种不快。

因为呼唤凯姆的那个声音，无论怎么听都是由一个老婆婆发出来的。

“喂，大哥哥，大哥哥……”

凯姆停下了脚步，保持着警戒慢慢地转过身去。

果然，声音的主人是一位老婆婆。

她的身材十分矮小，身上穿着只有年幼的少女才会喜欢的衣服，笑呵呵地盯着凯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凯姆困惑地问道。

而那个老婆婆却笑着摇了摇头，说：“你是凯姆大哥哥吧？”

说完，她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

“哎？”

“怎么了，大哥哥？你把我忘了吗？”

“啊，没有，但是……”

凯姆不认识这个人。无论怎么回忆，在这个小镇里的确没有熟人。他试着回想了一下在

旅途中邂逅的人，和那些偶然相遇的人。可是对眼前的这个老婆婆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更何况——自己的年龄都足够当她的孙子了，可为什么对方称呼自己为“大哥哥”呢？

“凯姆哥哥竟然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真是太过分了！你真坏！”

老婆婆的声音很大，惹得路人全都驻足观看，并向凯姆投来诧异的目光。

当然，即便不是这样，这个小镇上也从来不缺少怒吼声，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其他人的大嗓门而感到惊讶。但是老婆婆的声音与成年人的大嗓门不同，是带有天真无邪，更像是孩子用尽力气喊出来的声音。

人们用惊讶的表情看了看老婆婆，随即又将目光移开。

这并不能怪他们，在老婆婆花白的头发上系着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和小孩子的打扮一样。装饰在衣服上的花朵还在随风轻摆，那是和童装相同的设计。

在注意到老婆婆的行人当中，有的人脸上浮现出无比悲伤的表情——那是混杂了同情与怜悯的神情。

凯姆也逐渐明白了眼前的情况。这个老婆婆已经活了很长时间，所以比起眼前的现实，深藏在记忆深处的过去反而变得更加真实。

一个路过的中年男子抓住凯姆的手说道：“喂，老兄，你还是快点儿走吧。一旦和她扯上关系可就麻烦了。”

“是啊是啊。”中年男子的老婆也点头附和道，“因为你是外来的旅客所以不了解情况……这个老婆婆已经痴呆了。只要过一会儿，她就会把这件事忘了，所以你不用理她。”

也许的确如此。

但是——这位老婆婆却知道凯姆的名字，她在用一颗少女的心将凯姆称呼为“大哥哥”。

试着追寻一下遥远的记忆吧。

自己在这个小镇只待了几天，所以认识的人应该很少，现在还记得住的人……果然一个也没有。

看到凯姆只是呆呆地站在这个老婆婆的面前，那对好心的中年夫妇说道：“切，我明明是好心提醒他，可这个人……”“别理他，我们走。”

然后两个人就离开了现场。

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老婆婆像是疯了一样，高声喊道：“不要忘记我哦！”

一瞬间——凯姆的记忆苏醒了过来。

在凯姆恍然大悟的同时，老婆婆好像很开心地扭头看着凯姆说道：“你想起来了吗？是秀秀啊，我是秀秀！”

凯姆想起来了。

眼前的这位老婆婆的确是他曾经在这个小镇上遇见的少女。

那个时候她只有五、六岁，可能由于家里经营着旅馆，而她又是父亲的独生女，所以秀秀毫不怕生，是个有些早熟的女孩子。

而且不知道是把谁说的话理会错误的关系，在为那些旅客送行时，她不会说“再见”、“欢迎下次光临”或者“一路顺风”，而总是笑着说：“别忘记我哦！”

是的……

这张笑脸。

没错……

这个眼神。

过去的长相还有些许残留。如果将那些漫长的人生岁月在秀秀脸上所刻下的痕迹，小心地除掉的话，一定会浮现出当年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女的笑容吧。

所以，凯姆将目光从老婆婆的脸上移开。

“大哥哥，你怎么了？”

凯姆无法直视秀秀的脸。

永远不会衰老的男人与曾经活泼的少女、而现在则是历经沧桑的老婆婆的秀秀，相隔八十年之后的再次重逢……到底该和对方说些什么呢？

“对不起！请让一下，不好意思，请让我过去！”

一个年轻的男子分开人群，挤到二人的身边。“曾祖母，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跑出来吗！”

男子一边斥责秀秀，一边转身对凯姆不停地致歉。

“实在是不好意思，没有给你添麻烦吧……真的对不起，她上了年纪，有些糊涂了，还请你不要见怪。”

这时，秀秀好像很不服气地撅着嘴巴说道：“你在说什么啊，我在和凯姆大哥哥玩，有什么不对！”

接着，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年轻人的脸问道：“你是谁啊？”

年轻男子随即用悲哀的眼神看了看凯姆，想要再次向他致歉，不过被凯姆苦笑着制止了。

衰老，有时会让人感觉比死亡更加悲哀，更加难以忍受。

但是，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践踏这让人无比哀伤的生命。

“无论说多少次，她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即便是在照镜子时，也会问‘对面的那个老婆婆是谁’……不管怎么说都没用。”这个叫做卡修的年轻人一边叹气一边说道，“虽然她连自己是否吃了早饭都想不起来，可小时候的记忆却特别清晰。”

我明白，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卡修和凯姆并肩坐在广场的长椅上，看着眼前正在摘花的秀秀。

为了久别重逢的大哥哥，她好像打算制作一个花环。

“不过，这样没关系吗？你不是正在急着赶路吗？”

“没事……我不急。”

“真的十分感谢。”

卡修点头致谢，并笑着说：“真的好久没有看到曾祖母如此开心的样子了。”

卡修认为凯姆是一个“与曾祖母小时候所见过的客人长得一模一样的旅客”。这样挺好，不会衰老的人——像这样的事情对卡修来说一定无法想像吧，当然也没有必要去想像。

“其实，曾祖母的身体已经快要不行了。每当她发烧，我们大家都会担心这次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要熬不过去了，并在心里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可是，她每次都会奇迹般地恢复精神。该不会是已经糊涂到把死亡这件事都忘记的地步了吧？”

看着秀秀的卡修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在他小的时候，一定曾经被秀秀抱在怀里。但是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卡修却用父亲守护子女一般的目光凝视着秀秀。

他说：“曾祖母已经好久没有制作花环了。”

蹲在草丛中的秀秀紧紧地握着摘到的鲜花，抬头说道：“才不是呢，我昨天刚刚给大哥哥做了一个花环。大哥哥，你昨天把我送给你的花环戴在了头上，对吧？”

“对，没错。”凯姆将双手围在嘴边，继续大声喊道，“那些花很香啊！”

秀秀听了，满脸开心的表情。卡修见状，十分感动地再次向凯姆致谢。

“卡修一直都在照顾曾祖母吗？”

“是啊，我和妻子辛西娅两个人一起照顾她。”

“你的父母呢？祖父和祖母也都去世了吗？”

卡修耸了耸肩，回答道：“我们家族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祖父母由于染上了流行性疾病，在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接着，秀秀的孙女——也就是卡修的母亲，在五年前就已经驾鹤归西。

“曾祖母总是在为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们举办葬礼，当大家注意到的时候，她已经是这个镇上年纪最大的人了……她的心里一定很寂寞吧。”

“是啊……”

“我最近偶尔会想，人上了年纪会变糊涂，也许是神的一种恩赐。曾祖母虽然孤身一人，但是她一点儿都不寂寞。她活了那么久，应该有很多回忆吧……在这些回忆中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其实这样也挺好……”

秀秀双手握着大把的鲜花从草丛里站了起来。

“大哥哥！我马上就给你编花环！如果这些花还有剩余，我就顺便再给你身边的那个人编一个！”

凯姆和卡修相视一笑。

“怎么了？你们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了吗？”

秀秀把满是皱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开心地笑着，然后——倒在了草丛中。

卡修想要跑去找医生，但是被凯姆抓住了手腕，“我觉得你还是留在她身边比较好。”

真的很讽刺，无法切身体会到衰老滋味的凯姆曾经历过无数次他人由生赴死的场面。这些经验告诉他，秀秀这次真的是回天乏术。

秀秀仰面躺在地上，手里的鲜花全都洒落在自己的胸口。

她的脸上仍然带着微笑。

“凯姆大哥哥……你再等一下，我马上就能给你编出一个花环了。”

秀秀的心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回忆中，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吧。

“曾祖母，你振作一些！振作些啊！”

卡修抓住秀秀的手，一边哭一边鼓励她。但是，秀秀也许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曾孙子。

“曾祖母，是我啊……是我……卡修……你忘了吗？我们昨天晚上还一起洗澡来着……你昨晚不是还记起我来了吗？”

卡修拼命地呼唤着。

但是，秀秀仍然保持着少女的微笑，并向着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启程。

“曾祖母，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我昨晚就告诉你了吧？辛西娅已经怀孕了……曾祖母，再往上面是什么来着，曾曾祖母吧……喂，曾祖母，我们家又要增添一口人了。继承了

曾祖母血脉的人又要多一个了……”

秀秀微笑着，用颤抖的手捏起一朵花递给卡修，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不要忘记我哦！”

卡修不明白她的意思。

对于那些在他出生之前，秀秀的口头禅，卡修不可能明白。

不过，凯姆抱着卡修的肩膀说道：“回应她。”

“……我知道，曾祖母，我不会忘记你的，绝对不会忘记！因为你是我的曾祖母啊……”

“……不要忘记我！”

“我不会忘记的……曾祖母，我会一直记得你。”

“……不要忘记我。”

秀秀闭上眼睛，手像是要抚摸什么东西似的放在胸前的花束上，看上去像是要打开收藏着回忆的心门。

一阵轻风吹过。

秀秀胸口的花朵与回忆一同在空中轻舞，在其中，一定还有八十年前的凯姆。

凯姆轻轻地将一片在空中飞舞的花瓣接住。

秀秀已经不会再睁开双眼了。

她现在已经启程前往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过去和现在的世界。

留下来的只有背负着无尽生命的凯姆，和即将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卡修。

依偎在秀秀身边的卡修抬起满是泪水的脸庞，仰望着凯姆。

“谢谢你，旅客……正是因为你，曾祖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开心地采摘着鲜花……真的十分感谢。”

“不。”凯姆紧紧地握住手中的花瓣说道，“如果她想要制作花环，那一定是要送给新生婴儿的礼物。”

卡修扭过头去，小声说道：“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好了……不过，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

“不要忘记你和曾祖母的约定啊！”

“嗯，我知道。”

“只要残留在某个人的回忆里，那个人就永远都还活着。”

凯姆说完，缓缓地迈步离开了。

秀秀的声音仿佛再次从身后传来。

凯姆大哥哥，不要忘记我哦！

八十年前少女用她那可爱而又无比透彻的声音，与在永恒的生命中旅行的男子告别。



龙背上的骑兵

DRAGON DRAGOON STORY SIDE

第二回

原著／映岛巡　译／YULA

人物介绍



契约者，原为某小国的王子。双亲惨死后，复仇的怒火充斥着他的内心，惟一的牵挂只有妹妹芙丽叶。

凯姆

Caim



凯姆的契约对象。在人类面前有一种无以名状的优越感，言谈讽刺，但在关键时刻能起到很大作用。

红龙

Red Dragon



凯姆的妹妹。被任命为新的封印女神，几年后的她和过去相比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样。

芙丽叶

Furies



和凯姆、芙丽叶从小玩到大的好友。深爱着芙丽叶，在本期故事中将迎来生命的转折点。

尤巴鲁特

Inuart



失去视力的契约者，是位性格高尚、彬彬有礼的隐士。但他却有恋男童的癖好，自己也为此痛苦不已。

雷奥纳鲁

Leonard



担任着守护女神之职责的神官长，也是一名契约者。试图以一副慈悲心肠感化周围的人。

威尔德雷

Verdelet

前情提要

一个不知名的富饶小国，文武双全的明君嘉普王，年轻英俊的王子凯姆，聪明可爱的公主芙丽叶，温柔且喜欢唱歌的贵族公子尤巴鲁特。这样的一群人，如果是在童话故事中，也许没有谁会怀疑他们将幸福快乐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然而这终究不是童话。当那条有着一对赤红双目的黑龙出现在王宫的中庭时，一切的美好便轰然倒塌了。父母双亡的凯姆决定离开王宫这个是非之地，妹妹芙丽叶也随他而去，只留下和芙丽叶的婚事告吹、独自一人陷入失望和嫉妒之中的尤巴鲁特……

然而凯姆并没就此过上新的生活，有妹妹作伴的冒险之旅很快就因芙丽叶被任命为封印女神而宣告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凯姆加入联合军和帝国军作战，并与红龙订立契约，以失去声音为代价成为了一名契约者。而在其后的一次作战中，他终于迎来了和芙丽叶的重逢，同时也再次见到了尤巴鲁特。

带着芙丽叶，众人决定前往号称永世中立的精灵之村，怎料这里也刚刚遭遇了一场由帝国军制造的浩劫。原本只是个普通女性、身怀有孕的亚莉奥修更是在帝国士兵的虐杀中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并变成了专吃小孩的杀人鬼。踏进这片凄凉土地的凯姆一行，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接上期）

过了桥以后，寻找通往村里的路便不再那么困难了。躺倒在地的帝国士兵尸体就像路标一样为一行人指引着方向，所幸的是他们不是自己的同伴，不用去一一收拾打理。

可是，一想到要带芙丽叶沿着这样的路前进，凯姆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不想让身心俱疲的妹妹看到这种场面。更糟的是，那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即使把眼睛蒙上，这股扑鼻而来的尸臭味也骗不了她……不，如今的芙丽叶应该可以眉头不皱地走过这条路吧，光是想像一下她那副样子，凯姆自己都觉得受不了。

有时，他还需要一边驱散来袭击自己的帝国士兵一边往深处前进。走着走着，这时，身体在不经意间突然被一股力量冲得飞了起来。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还是条件反射般地立刻爬起了身。左肩已经麻痹，而这时又有什么东西朝这边飞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他顺着地面一滚，总算躲开了这道攻击。

凯姆跳起来摆好架势。站在那奇怪物体飞来方位的并不是什么士兵，而是一个依稀可见身穿白衣的人影。白影举起右手，可以看到那只手的前端正在发光，并嘶嘶作响地喷着火球。

刚才袭击自己的就是那个么……

这一次凯姆不慌不忙地躲开了攻击。他观察着对方的动作，也许是不能连续实施攻击的缘故，过了好一会儿之后，白影才重新举起了右手。火球乍现，凯姆一边闪避一边奔跑，白影越来越近，然后又一次举起了右手。凯姆再次躲开，并顺势向前冲去。

白色的布料轻飘飘地飞舞起来。凯姆一刀砍下去，对方便软弱无力地倒下了，白色的衣服眼看着被血染成了红

色。这白影应该是帝国的爪牙，看样子连魔术师都已经被帝国拉拢过去了。

凯姆的左臂终于恢复了知觉。老实说，只有一个敌人出现对他来说还真是走运，要是被好几个魔术师包围在中间，还不知能不能安然无恙呢。

凯姆环顾着四周，眼睛和耳朵都进入了高度戒备的状态，似是不管多小的动静也不愿放过一般。又走了一会儿，映入他眼中的是一条石板路。这一定就是通向村里的路了，刚才的魔术师无疑正是入口的警卫。

村里的模样和他们想像中没什么区别，几乎每个角落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一番杀戮之后放火是帝国军一贯的作风，因此所有的建筑和树木都被烧得塌落在地，就像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片平地一样。要不是因为这里事先设置了迷惑人眼的结界，他们从上空也肯定能俯视到这幅惨状。

不过很奇怪的是，精灵们的尸体居然连一块肉片都找不到。因为帝国军那帮家伙是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善后的，而且看上去也不像是所有的居民都被剁成了肉酱。

虽然还剩下几处建筑没有完全烧毁，但每一扇门和窗户都被打破了。没有帝国士兵潜伏在此的气息，他们是在结束了烧杀抢掠之后便撤军了吗？可那样的话，为什么村子的入口处还留下了魔术师……

“救命……”

一个细微的声音忽然传入凯姆的耳中。在弥漫着焦臭味的建筑内，他仔细寻找着声音的来源。这时他又听到有什么笨重的东西掉在了地上，然后看到从石造的暖炉中露出一只漆黑肮脏的手。还有生还者！

“村民们……大家都被抓了……”

众人把一身煤灰的精灵从暖炉中拉出来，让他平躺在地上。一看就知道，这只精灵很快就将不再是惟一的幸存者了。

“这附近的溪谷里……有个叫天使……教会的……宫殿……”

天使教会？袭击精灵们的应该是帝国军没错，那么抓走他们的应该也是帝国军才对。可是他们已经问不出更多的信息了，濒死的精灵在身体痉挛了两、三次后就一动不动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结界消失了……

是红龙询问的声音。看来村里即便沦为了如此惨状也还张着结界，都是拜有生还者所赐。当最后一个人死去后，结界的效力就彻底消失了。

凯姆没有理会红龙，继续进行他调查建筑的工作。大概是知道自己会被无视，红龙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们来到了村子的尽头，在原本是个广场的地方，凯姆停下了脚步。面前躺着一具帝国士兵的尸体，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关键在于他的身体被纵横着劈开后，口中还插进了一把剑。这不像是居民的反击所为，莫非是同伴之间的自相残杀？

正要离开，凯姆忽然注意到地上写着几行血字。这让他想起了红龙被抓捕时写在它周围的那些血字。当时那些字已经完全不可辨识，而眼前的这几行他认了半天总算搞清楚了。

不许谈论天使。
不许描绘天使。
不许书写天使。
不许雕刻天使。
不许歌唱天使。
不许直呼天使之名。

——这是什么？

红龙问道。原来它听到了凯姆在心里默念出来的声音。此时此刻他终于做到了保持冷静，但在看到奇怪东西之后还是忍不住发出了“声音”。

这些诡异的文字和刚才的精灵所说的“天使教会”肯定有关。但它们是什么意思、又因为什么而写下来他却完全不得而知。不明就里的焦躁和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如实地在他脸上反映出来。

凯姆伫立在原地许久，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几行神秘的血字。

和尤巴鲁特他们会合是在那之后没多久。眼看自己的一切预料正在不断变为现实，凯姆不禁有些心情复杂地眺望着远方。

“地狱……这简直是地狱啊。怎么会……”

尤巴鲁特当场目瞪口呆地跪在了地上，一旁的芙丽叶则茫然地站着。这些都是凯姆预料当中的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看着尤巴鲁特精神恍惚喃喃自语的样子，怎么都不觉得他像个幸福的男人。在这个骚然不安的社会，要是还能保持孩子一般的坦率和软弱，恐怕也算是一种奇迹了。

“我听见神官长威尔德雷的声音了……”

从空中传来红龙的声音。也许是刚刚才习惯用“声音”来对话，和来自精灵之村的声音一样，凯姆并没听到神官长的声音。

像是恢复了神志的尤巴鲁特望向天空：“声音……神官长也是契约者吗？”

“不过和他签定契约的龙已经石化了……”

五年前的噩梦在凯姆的脑海里复苏了。他那时不等神官长一行到来便离开了小镇，是因为不想看到那个即将夺走自己惟一亲人的人的脸。但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那位神官长竟然是契约者。

“神官长是惟恐发生非常事态，才提出要保护女神的。”

不过事到如今，神官长是契约者倒是值得庆幸的，这样就可以放心地把芙丽叶交给他了。虽然和他结成契约的龙已经被石化这一点比较令人遗憾，但即便如此，他的力量也抵得上联合军的一支中队。而且既然身为联合军中官位最高的神官长，让女神潜伏在他那里也是比较合适的。

“光靠我果然是……保护不了你的。对不起……”尤巴鲁特自嘲般地嘟

囔着低下了头。

“没有啊，你的歌声就能治愈我的伤痛。”

“歌算什么！我……想要力量……”

那么渴望力量吗？就算用充满魅力的歌声作交换也无所谓？

凯姆忽然有点厌恶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着尤巴鲁特的自己。曾经的好友生活在一个和自己相隔太远的世界，或许自己是在妒忌他吧。

“神官长一行正在沙漠中，得尽快去和他们碰面。”

“知道了……”

我不去，从现在起我要采取别的行动。

——那样好吗？

嗯，就这样告诉尤巴鲁特吧。说芙丽叶就交给他了。从这里到沙漠用不了几天，一直以来的经历也证明了在森林里要相对安全些。之前也没说我要同行啊，而且我还是很在意“天使教会”的事。

——又是因为天使么？

好像就在这前面的溪谷里，距离不是很远。从上空探寻的话很快就能找到吧？

——没有张结界的话还差不多。

到时就要边走边找了。毕竟他们是抓捕了精灵们的敌人。反正火焰对他们是没用的吧？这样的话迟早会打陆地战。

“凯姆？你不去吗？”尤巴鲁特带着惊讶的表情回过头来。

“我们还要再调查一下这附近，芙丽叶看来得交给你了……小心点吧。”

*不用说到这个地步吧……*凯姆在内心苦笑了一下。也罢，红龙有它自己的想法，虽然话说得有点离题了。

“哥哥……”芙丽叶放开尤巴鲁特的手折了回来，“路上当心。”

她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视线令人心痛。五年前的离别，踏上旅途的日子，那个该死的十八岁生日……过去的记忆如潮水般忽然涌上心头，不禁让他连忙移开了目光。

不要用那样的眼神看我啊……

凯姆猛地转身跑了起来。后面的事都让尤巴鲁特去处理好了，再面对和过去相关的人实在是一种痛苦。

尽管临死前的精灵提到了“宫殿”这个词，但隐藏在溪谷深处的只是一处废墟。这里以前肯定是座神殿或宫殿，但如今却只剩下巨大的石柱。

“我真是理解不了人类的爱好，居然敢称这个叫做宫殿。”

只不过是那个精灵搞错了吧，你要把这误解成所有人类的嗜好那就不好了。

但还没等凯姆这样回应红龙，他便感到身后又出现了火球。千钧一发之际，他闪开了攻击，然后转过身来。那是一个和他在精灵之村见到的白影有着相同装束的魔法师，对方除了魔法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能力。

凯姆冲上前去挥剑一砍，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敌人。空中飘起和当时一样的白衣，对方也发出一样的声音后栽倒在地，一双充满憎恨的眼睛始终不愿闭上。*眼睛？红色的眼睛？*凯姆盯着尸体默不做声。

“红色的眼睛怎么了？”

在打倒精灵之村那个魔法师时他没留意到这件事。帝国士兵就有着那样的眼睛，说明天使教会和帝国有关系。这么一来就明白了，只是凯姆还无从得知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沿着废墟来回走，可是却完全看不到被抓捕的精灵和敌人的身影。

“是哪一步走错了么……”

在溪谷的入口处勉强还发现了几个帝国士兵，这里却什么都没有，自从打倒那名魔法师之后。人的气息、非人的邪恶怪物气息等一概没有，留在这里的只是血流过的痕迹，大概是精灵的吧。

“血迹貌似还是新的。”

也就是说精灵们本来在这里，却在不久之前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天使教会”……不，帝国军究竟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你觉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怎么可能知道。人类的思想那么卑微，难以想像哪。”

就不该问这家伙……

不管怎么说，捕获精灵的集团和帝国扯上关系总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那便意味着战场上将会出现无数能够反弹火焰魔法的铠甲。

“白跑了一趟。”

要是帝国士兵人数再稍微多剩下一点，也不至于完全是无用功。凯姆摇着头迈开脚步，但很快又停了下来。

有人影正在向这边靠近，不过不是敌人，也不是己方的士兵。远远望去，那人好像是受了伤，身子一边摇晃着却一边努力想跑动起来。是个男的，看上去并没有配备武装，应该是这一带的居民。

“救命啊……请救救我！”

在能清楚地看到彼此的脸庞之后，男子大喊着倒了下去。不知是过度疲劳导致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还是因安心感而松了一口气。

“我们的村子……”男子以一副拼命的表情支撑着身体，近乎爬行着向凯姆靠近，“被袭击了……”

被帝国军么？凯姆也向男子跑去。这附近还有帝国军。

“救救……”

男子扶着腿走过来：“从这里……往东走三天……就是妖精之谷……”

对凯姆来说知道这个就足够了。但那名男子紧紧抱住了他的腿，误以为他是拒绝给予回应。

“务必请你……”

凯姆一脚踹飞了男子。

烦人的家伙，根本不用你来请求，帝国那帮杂碎就会非常欢迎我去。

——你是为了救人，还是为了杀人而去？

还用说吗？这种明摆着的事就不要问了。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嘴角正浮现出笑意，身后的男子也好像还在说着什么，但他已经听不见了。

－3－

如果说拥有美丽外表的人内心也是美丽的，相貌丑陋的人体内也只寄宿着丑恶的灵魂，这个世界该是多么井然有序而易于了解。美与丑、善与恶、黑暗与光明，所有性质互为相反的事物都永不相交，有一条明确界线便于区分的话……

然而现实的世界却是那么肮脏而杂乱，矛盾无处不在。两种相反的元素令人难以分辨地纠结在一起，美丽的面具下也许正潜伏着邪恶的真面目，这些都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以前自己在村里的学校教书时，就曾见过很多这样的小孩。

虽说如此，但自己却完全没有想对他们大加斥责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厌恶的感觉，反而希望长大以后的他们不会为自己的两面性感到痛心。

接受和容许孩子们的邪恶和丑陋很容易，可为什么换成了自己，却由衷地抑制不了那种厌恶感呢？就算别人有着某种毛病，自己也不会因此而蔑视对方。可是，却无法容忍自己有与其相同的缺点。

就向孩子们传授学问这一点来说，他觉得自己绝对是个好老师，但作为一个人却是差劲透顶，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作“人”。被自己的学生发自内心地爱戴也是事实，但他对某个特定的孩子怀着可怕的感情……也是事实。

那孩子闹别扭似地把头一偏，栗色头发在他眼前扬起一道漂亮的弧线，静静地发出有如细沙洒落的声音。一眼看去线条柔和的面颊，花瓣色的嘴唇……这一切都让他如痴如醉，即便知道自己中了对方的圈套却仍然无法抵抗。

“呐，我可以叫你雷奥纳鲁吗？”

那一瞬间，他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被扯掉了，自己终于获得了解放，即便自觉已经步入歧途也无法停下来了。

在那之后，他很快辞去教师的工作并离开了村子。应该还没有人知道，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无颜在外面走动了，也无法再去面对家人。他选择作为隐士在没有任何人的森林深处度过余生，只希望一个人静静地生活，再静静地死去。



而即便如此，只要将禁忌的欲望隐藏在自己内心就好；只要没有谁察觉、继续保持沉默不让别人知道就好。他这样告诉自己。

“老师，你喜欢我吧？”

当那个容貌格外美丽的孩子眼中闪着邪恶的光芒面露微笑时，为什么自己却是一脸狼狈的神色？

“难道是讨厌我？那样的话我会好伤心的。”

那对瞳孔的颜色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像是要让什么东西切实陷入疯狂一般幽深冰冷的绿色。

“骗子。”

但他没预料到的是，自己的家人会在不久后陷入被帝国军追杀的境地。逃亡生活对他年幼的弟弟们来说实在过于残酷，最后他只能把三个弟弟藏在自己身边，独自一人的生活也就此宣告结束。

后来他完全没有获得双亲及一起逃走的亲戚们的消息。是被帝国军抓走了，还是已经客死他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觉得自己带回弟弟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但弟弟们的存在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痛苦，尤其是每当他看到最小的弟弟鲁基弗克时，总会忍不住想起害他走上歧途的那名学生。他们年龄相近，身高体

型也差不多，虽然长相不同，但都是有着栗色头发和碧绿双瞳的男孩子。

面对这张和记忆中的孩子似像非像的脸，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在上面寻找那邪恶的眼神。而每次一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想法，他又会陷入极度的自我厌恶当中。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不去想，那如绢丝一般的头发的细软触感、柔和明亮的肤色、以及幼童特有的甘美气息……

如果没有弟弟们在这里，他本该可以把一切都悄无声息地沉入忘却之海。不对，自己的意志估计还没坚强到这个地步。他想忘却又忘不了，只能任由自己被记忆的碎片玩弄于股掌间。

其实倒不如说是没有弟弟们看着的话，他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无论白天或黑夜，他都沉溺在那污秽的欲望漩涡中无法自拔。正因为有弟弟们在身边，他才能像现在这样只限于在半夜偷偷溜出家门，亲手处理掉自己的欲望，再以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回去。仅此而已。

雷奥纳鲁喘着粗气站起身来。每次这么做以后他都止不住地悔恨和厌恶自己，心里也明明知道会这样，可为什么……

他露出一丝自嘲般的笑，但这一笑容马上就凝固在了他的脸上。苍翠茂密的树林对面似乎亮得有些不自然，那不是月光，而是一种透着不祥气息的明亮。

雷奥纳鲁用尽全力跑了起来，好几次被树根绊倒，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奔跑着。这里离他家的距离很远，远得就像永远都到达不了一样，他甚至感觉自己在途中就会因精疲力尽而停止呼吸。

他连呼带喘、身子跌跌撞撞地跑着，不停地祈祷是自己搞错了。但是，心中的预感仍以最恶劣的形态化为了现实。

是他的屋子烧起来了。三个弟弟倒在外面，已经不用去确认生死与否了。他们的尸体要么是插着无数把黑木制成的箭，要么是被刀剑拦腰劈成了两半。

“劳姆……利贝萨尔……鲁基弗克……”

雷奥纳鲁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弟弟们的名字，请求他们原谅自己的哭喊声响彻了整个树林。弟弟们来到这里是为了逃离帝国军的追杀继续活下去，现在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如果自己当时留在了家里，虽然要救三个人可能比较勉强，但弄成现在这样不等于是自己一个人逃进森林里去了吗？

“都是我的错……”

即使避开人群过上隐居的生活，也无法逃离神的愤怒。所以，神用最残酷的方式对自己给予了惩罚。

不知不觉，他的身体已经倒在了地面上。在模糊的视线中，他只看到对面的屋子还在不断燃烧崩塌。弟弟们一定很恨自己无情的哥哥吧，一定是一边默念着为什么没有保护他们、为什么不来救他们的怨恨之词而死去的吧。

雷奥纳鲁将插在利贝萨尔身上的剑拔了出来，怎么看弟弟都不像还活着。他颤抖的手握剑对准了自己的喉咙，虽然觉得用这个肮脏的灵魂也无法偿还，但除了以死谢罪他还能干什么？

喉部传来阵阵痛楚，剑从他的手中滑落。他捡起来，这次对准的是胸口。还是痛楚，剑再次滑落。

……这是在对自己仁慈么？事到如今他竟然还是没有了结自己生命的勇气！他不想死，他的心情其实和弟弟们是一样的。

再活下去又能怎样？他知道自己就不该再活着。可脑子里很清楚这一点，



你一个人去干好事了呀。比起可爱的弟弟来右手更重要，右手才是你的朋友呀。是吗……原来是这样啊，那样就没办法啦。啊啊，可怜的弟弟们！我好同情他们。”

妖精发出尖锐的笑声继续飞着，看来它们具有着读取人类心声的能力。

“哇，你看，真是可怕的死法。这个也死得很惨。可爱的孩子们在哭哦，大叫着‘救救我’‘救救我’。”

“不要说了！”

“不知他们最后是看着什么而死去的呢。快瞧瞧这个孩子，你看。”

“不想看……别让我看！”

“感到很恶心是吧？是你自己抛下他们不管的啊，是你自己犯下的错吧？没能得到拯救啊，悲哀的弟弟们。”

近乎崩溃的雷奥纳鲁用手塞住了耳朵，但妖精高亢的声音仍执拗地往他的耳膜里钻。

“人类果然是不行啊。完全不行！又脏又臭……还不如死了算了。嗯，死了怎么样？没错没错，去死吧。去死去死去死！”

那可爱的外表和与之相差甚远的残酷和邪恶，难道……难道我又要重蹈覆辙了吗？

“你在害怕吧？其实还是不想死吧？好无情哦，真差劲。明明已经害死了弟弟们……”

心里却还是害怕。

谁来……杀了我吧……

不经意间，一道光芒从眼前横穿而过，他不禁抬起头，只见一团小小的绿色光芒来回飞舞、跳动着。不一会儿，绿光在雷奥纳鲁眼前停下了。

“你是谁？”

是妖精。这么说来，他忽然想起以前曾听说这附近是妖精们的居所。

“你在干什么？”

“我……”

妖精笑着探出头来看他，那可爱的脸和透明的翅膀……面对非人类的生物，他觉得可以把自己的罪孽向对方坦白。既然狠不下心去自杀，至少也应该作一番忏悔。

“我是一个污秽的人。连弟弟们被杀害，家被烧毁都不知道，我……”

他呜咽着中断了后面的话。不行，他说不下去了，不过看来也没必要说了，因为妖精已经把他的话接了下去。

“唔……你抛下了自己的弟弟啊。原来如此。弟弟们被大卸八块的时候，

雷奥纳鲁移开视线，背过脸去，但妖精仍纠缠不休地围着他的鼻尖飞来飞去。

"这样的话，要不要来订个契约啊？"

"契约？"

"听不懂我的话吗？是契约哦，契·约！"

一时之间，他确实没听懂妖精的话。

"就是说，以后我将和你一条心，一辈子也不分开了。呃，好差劲，好恶心……开玩笑开玩笑，我才没那样想呢。请和我订立契约吧。"

"来和我订立契约吧，喂？好不好？说你要订立契约啊。"

和满口的谩骂声完全相反，妖精的笑脸看上去却显得相当可爱。雷奥纳鲁对这个再度前来诱惑自己的心灵捕手伸出手，继而静静地点了点头。



他想起来了，这些非人类的生物都希望得到人心的黑暗。心灵的黑暗……人类的负面部分对非人类的生物而言据说是能让它们自身得到提高的食粮。这只邪恶的妖精想和自己订立契约，果然还是因为自己有着丑恶污秽的灵魂吧。如果面对的是个灵魂廉洁的人，它是决不会主动提出契约什么的。

"呐，和我订立契约嘛，这位大哥。"

想以一死来对弟弟们谢罪，结果却没能成功。虽说如此，自己也是不可能就这样逍遥自在地活下去了。既然这样，被妖精所责难、在它的唾骂声中生活便算不上是一种惩罚。这种邪恶的生物，毫无疑问一定会惩罚自己的……

－4－

和溪谷周边不同，妖精之谷里有着数目庞大的帝国士兵，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身穿染血的铠甲。情况和预料中的一样，红龙的火焰对他们不起作用。

对凯姆来说，这样其实正合他意。在这种时候，可以当作对手的只有空中兵器部队的话未免也有点让人腻味了。虽然本来很厌恶，但和这些让自己想起过去的人一起行动，却令他开始亟不可待地渴望一场痛快淋漓的战斗。而能够让他内心深处如烧灼一般的疼痛得以平复的，只有帝国的这帮杂碎。他们的叫喊、他们的悲鸣、以及……他们的血。

就在尸骨已经堆成了好几座小山的时候，一个和孩子身高差不多的东西飞了过来。好快！它擦着剑锋疾驰而过，然后迅速调头举刀劈向凯姆。

紧接着，又有相同的东西从凯姆背后袭击过来。这次是有两个同时行动，一个被他伸手捉住，另一个则侥幸逃脱。痛楚的感觉开始在左臂游走，但好在他还能给予还击，一剑结果了那小小

的身体。

是哥布林，帝国的亚人部队……

这是凯姆成为契约者以来第一次遇到较为棘手的敌人。它们有着人类难以比拟的跳跃力和速度，从较低位置展开的攻击虽然威力不大，但也很难成功躲避。而如果是一群同时上前发动袭击，那无疑将深具威胁。

不知帝国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才将它们收服的。听说亚人部队里并非只有哥布林，还包括了橡树人及洞窟巨人等种类。他一直以为这些家伙只会袭击人类，从来不会服从于人类。

管理帝国的可能并不是人类。尽管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想像，但联系那些拥有红色双眼的士兵们来看，这样想应该是比较自然的。

——威尔德雷的声音中断了。

那个神官长？芙丽叶和尤巴鲁特也和他在一起吗？

——他和女神在不久之前会合了。

是帝国军吗！

——不知道。不过……多半是吧。

我还以为是契约者的话就没问题，才把芙丽叶托付给他的啊。

凯姆正想着得快点赶到沙漠去，这时哥布林集团又向他发动了袭击。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被团团围住。

一场全方位的攻击不可避免。在打倒一个的同时就有另一个向他举刀挥砍过来，注意力刚被下方的吸引过去，处于较高位置的又开始实施新的攻击。如果它们拥有成年人的身高，想必会跳跃得非常开心吧。而且这帮家伙十分执着于反击，不把它们彻底杀死的话，它们很快又会浑身是血地再度前来挑衅。

待全部都解决完以后，凯姆终于可以好好站立一会儿了。在搏斗中留下的伤口虽浅，却已然遍及了他的全身。

他喘着粗气向四周张望。

——我听到声音了。

红龙的突然发言也没能立刻得到他的回应。

——是契约者。

在哪里？

他一边调整呼吸一边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听力。虽然听着不是很清晰，但能感觉到那声音有点像是遥远的海鸣。

——就在附近，方位在……山谷的深处吧。

知道了，我马上去。

凯姆朝红龙指示的方向走了过去。虽然战力越多越好，但如果前方的敌人还是亚人部队，那自己一个人来对付也绰绰有余了。

如同是要阻挡他前进的道路，一群帝国士兵出现了。瞬间他还以为又是亚人部队而赶紧摆好架势，结果定睛一看，原来是身着极其普通铠甲的帝国士兵。那样的话数量就不是问题了，也许是跟大量哥布林交手不久的关系，在他看来帝国士兵的动作明显迟钝了不少。

——这里也燃起了……地狱的火焰。

凯姆听到了不同于红龙的“声音”，他一边将那些帝国士兵砍倒一边往声音的方向试探着前进。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自己以外的契约者的声音。他急忙将阻挡自己去路的帝国士兵一击毙命，然后飞速向前方冲去。

——等一下！这些人已经没有战斗的意志了。

这家伙在说什么呀？

——请不要再作无益的杀戮了……

凯姆对劝阻自己的声音采取了无视

态度，他没有必要为顾及一个旁人的情面去听其瞎唠叨。不一会儿，大概是对方无奈地放弃了吧，他已经听不到劝自己停止战斗的声音了。

凯姆在烧得只留下一片惨状的村子里看到一名跪着的男子。听见有人靠近，男子缓缓地站起身来，脚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帝国士兵的尸体。

这男的到底在做什么啊？

“这位是联合军的士兵先生吧？听你落剑的声音就能分辨出来。”

男子转身向凯姆鞠了一个躬。貌似是他契约对象的妖精刚一飞到凯姆的鼻尖上，便立刻转变方向飞走了。

“初次见面，我叫雷奥纳鲁。”

凯姆知道他紧闭着的双眼下方有纹章，倒不是因为看到了，而是凭直觉感到就在那里。说起来，这名男子的眼睛……

“嗯，我的眼睛看不见。和你一样，是契约的代价。”

因同为契约者而能够感知到的东西，看来并不只是声音。

——光明比黑暗更没有希望。不用去目睹人类的愚蠢，其实是很幸运的事啦。

红龙忽然插了一句进来。

“但就算这双眼睛看不见……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愚蠢、憎恨……以及愤怒。”

如喃喃自语般的一番话，不知为何听上去却分外忧伤。

就算如此，丧失了视力他还能战斗吗？刹那间，凯姆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疑问。

“战斗不存在阻碍。但如果可以，我愿避免一切杀生的行为。”

想避免杀生？你在说什么梦话呀？

“啊，不对。如果是为了阻止帝国军的野心，我当然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出来战斗的。”

那样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不尽快赶到沙漠的话，芙丽叶……女神会有危险。

“我明白了。”

雷奥纳鲁点点头，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脚下依然有很多帝国士兵的尸体，他就地跪下，帮那些还死不瞑目的士兵合上眼睑，双手握于胸前作祈祷状。

你在干吗？

“为他们悼念。”

为帝国士兵？

“死者已与土块无异，是应该被哀悼的存在。”

这个男人……！

凯姆心头忽然窜起一团怒火，把拳头攥得紧紧的。

“我会跟随你的，凯姆。”

见他终于放弃悼念站了起来，凯姆才极力抑制住了想对准他后背一脚踢过去的冲动。

“因为我也担心女神啊。”

但这话却让凯姆怎么听怎么想发火，要不是因为他也是契约者，凯姆是决不会让他和自己同行的。

“我愿意相信，任何人都有被宽恕的权利。”

看来我是永远不用跟这个男的达成共识了。凯姆一边将横躺在地上的尸体踢开，一边对红龙说道。

“森林……！”

凯姆停下了脚步，雷奥纳鲁则把手罩在理应看不见的双眼前面，作出一副张望的样子。

“我看见了……森林在燃烧！”

“是那帮小坏蛋的巢穴么？真是

的，它们在搞什么啊？”

小坏蛋？它们？是谁啊？

“是妖精，封印之森是由妖精们来守护的。”

原来如此，所以雷奥纳鲁才知道森林起火了，因为他的契约对象是妖精。

“互相争夺自行命名为神殿的地方，并加以玷污、破坏。人类真是不可理喻的生物。”

凯姆骑到因吃惊而忍不住嘀咕的红龙背上，回头看了一眼雷奥纳鲁。

应该把他留在这里？还是……

其实没必要犹豫是否带他同行。在雷奥纳鲁周围来回飞舞的妖精发出的光芒特别耀眼，而这道光在不久之后便形成绿色的光之旋涡，载着雷奥纳鲁的身体悬浮了起来。以前听说精灵除了嘴巴毒以外就没有别的能力，现在看来并不是那样。那么小的生物居然拥有带着一个人飞行的力量，老实说凯姆有些意外。

“总之我们先去森林，不过恐怕也已经迟了。”

位于沙漠、森林、大海的三个封印，无论哪一个都和女神芙丽叶有关联，凯姆不可能放任不管。

此刻的森林里就像白天一样明亮，地狱之火包围了整个森林。火焰的爆裂声、树木的倒塌声以及悲鸣声层出不穷，森林本身也似乎陷于一种狂暴的状态，发出如同嘶吼一般的声音。

“是我的森林烧起来了，好过分啊。人类这帮家伙就喜欢擅自闯进别人的领地，真的是很会制造麻烦的生物哎，而且又臭又脏又笨！”

也许是因为情绪太激动，妖精又开始发挥它的聒噪本领了。

“臭死了臭死了，人类的皮肤真是难闻呀。好恶心，受不了了。喂喂，说你呢，树荫下也要好好找哦。有你的同伴在哦，变态同伴～”

雷奥纳鲁把脸背了过去。这精灵到底是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臭味啊，好像是你最喜欢的少年兵被烧焦了哦～啊啊，好可怜好可怜，成为让变态佬寄托欲望的对象，不知哪样更惨呢～”

“不要说了！”

“谁都很讨厌，就是这样。”

“不如……让我死在这里吧。”

雷奥纳鲁两手支撑着颤抖的身体跪在地上，而那只妖精则像羽虱似地在他周围飞来飞去。

“让你死？你在说什么呢。拜托，你不是不愿意死吗？你看你弄的满身伤疤！不是无论如何都下不了决心去死，所以才跟我订立契约的吗？！”

就在这时，急躁地来回飞着的妖精突然停了下来，接着便如转瞬即逝的流星一样消失了踪影，代替它出现在凯姆等人眼前的是一个滚动而来的格外巨大的光球。位于光球中心的好像也还是妖精，但似乎并不像是之前那只。白色的胡子加白色的头发，惟一的共通之处在于那狡黠的表情。

“你是……”

“不不，我也没啥名号啦。只不过呢，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这些既恶臭又野蛮的人继续待在这片森林里了。哎呀对不起，说恶臭和野蛮也许是我失敬了，但是嘛，身为长老的我，该说的还是要说的呀。”

“你是妖精长老？”

红龙幽幽地吐出一句。在它看来那个雷奥纳鲁的契约对象就够烦的了，没

想到居然还有更高级别的。

“燃烧的树已经无法恢复原样了。也许你们没有想过，树木是构成森林的大框架，光死一个人可变不成令人满意的肥料。”

“想威胁的话请找别人吧，我不奉陪了。”

妖精长老又露出了那种狡黠的笑容：“说什么威胁，不要胡思乱想嘛。像红龙大人您那么高的地位，总应该思考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才对啊。没想到和人类互相嬉戏也属于您深远考虑的范围，被下等的东西捉弄也是您的兴趣之一呀……”

“你太放肆了！”

面对红龙的大吼，妖精长老仍笑着不断来回飞舞。

“啊！我又失敬了，任何人被说中痛处都会难受的嘛。另外沙漠里是很热的，估计尸体也会很快便开始腐烂的哦。”

“沙漠？沙漠怎么了吗？”雷奥纳鲁叫道。

“又说漏嘴了。不不，不能说，神官长一行人傻乎乎地全被袭击了，开玩笑的啦。”

他们都忘记威尔德雷的声音已经中断了。为了保护封印，先转到森林这边来效果无异于放弃了沙漠的那群人。

“还不知道你们的同伴是不是没事呢，感觉真痛快，开玩笑的啦。”

“去沙漠！”

众人连忙往回赶路，而身后的妖精长老还在喋喋不休。

“大家都死了就好了……这种话我是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啊。”

直到红龙展开双翼之后，妖精长老的笑声都一直没有停止。

– 5 –

指尖传来严重的麻痹感。亚莉奥修放松了集中在两只手腕的力气，镣铐稍稍一松开，她立刻就感到血液从手腕向前流通了。之前的麻痹感现在变成了酥痒难忍，真是怪异……她不由地放声大笑起来。

这一次，亚莉奥修尝试在双腿上用力，皮革制的镣铐死死箍住了她的脚踝。一、二、三、四……她慢慢地数着，直到脚尖完全失去知觉为止。

她无聊得受不了了，能看到的事物只有灰色的墙壁和发红的铁栅栏，没有一样东西能给她的双眼带来愉悦的感觉。手和脚都被绑得紧紧的，能做的事只有从这面墙滚到那面墙。而且肚子也很饿，自从她进了这个地方，吃到嘴里的东西只有士兵手臂上的一块肉。就只是那么一口而已，谁知那士兵竟发疯似地哇哇大叫起来。

“我讨厌大人……”亚莉奥修小声嘀咕着。他们的骨头又硬又粗，一点都不好吃。哪里有小孩呢……

在被红眼士兵们抓到之前吃的孩子就很美味，那白嫩柔软的双臂，有少许嚼头的小手指……还有之前吃的那个



孩子也不错，虽然他身子太瘦没有什么肉，必须把肉用力刮下来吃才行。

“肚子好饿啊……”

干渴的喉咙和空瘪的肚子逐渐令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所以当巡查的士兵过来时她很想咬掉他的一根手指，但这样的话下次连对面也要装上警戒设施了吧。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下一秒钟，她又忽然觉得忍俊不禁起来。亚莉奥修一笑起来就止不住，她笑啊笑，连侧腹部都痛起来了却还在笑。

在被抓之前自己对多少个孩子下过手，亚莉奥修已经不记得了。当然，她也不知道自己正作为一个只袭击小孩的杀人鬼而被人们所恐惧。每杀死一个人，她的体内就有什么东西在切实地崩坏。

其实在一开始，她那必须保护小孩的本能跟食欲及嗜好是完全不沾边的。在发现幼童的瞬间，充斥她内心的只有必须从敌人手中解救他们的使命感。而基于这种使命感，她杀死了孩子，还吃了他们的肉。她相信，只要让孩子回到自己的胎内就可以保护他们了。

为了保护而吃下他们。可是在反复这种行为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分不清保护本能和食欲的界线。没过多久，孩子在她眼里便彻底沦为了发泄食欲的对象，她忘记了“保护”这个词语本来的含义。

然而就算忘记了本来的含义，她也没有忘记这个词语本身。所以，她就这样一边说着“我来保护你”“我会保护你的”一边杀死并吞食着孩子，而这种杀戮方式并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

她高声尖笑着寻找孩子的身影让这一带的人们陷入了恐惧。对有孩子的母亲们来说，她的存在比帝国军更加可恶。

比较讽刺的是，抓获这个杀人鬼的却偏偏是帝国军，抓她的理由也不是她不断残杀小孩，而是因为她是精灵。帝国军在袭击精灵之村后还在一直搜捕精灵，他们知道居住在村外的精灵数量更是极少。亚莉奥修就是被他们当成这样的精灵抓起来的。

监狱里昏暗而又寂静，偶尔能听到貌似来巡查的士兵的脚步声，但很快就消失了。亚莉奥修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只觉得好无聊，好没劲，肚子也好饿。她生气了，抬起被镣铐捆绑的腿朝墙壁狠狠地踢过去。

就在这时，一件令她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悬浮了起来，夹带着轰鸣声一下摔到墙壁上。双臂在身体下方朝不自然的方向弯曲着，体内的血也仿佛在转瞬之间都蒸发掉了似的，让整个身体滋生出怪异的粗糙触感和僵硬感。接着则是一阵闷痛，粗糙的触感也渐渐变成针刺一般的疼痛。

亚莉奥修扫视着周围，试图将注意力从疼痛上移开。眼前的墙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倒塌了，对面则是一片光明。是火焰！监狱燃烧起来了。她想大呼救命，却发现只能发出呻吟声。那种怪异的僵硬感也不只是身体，嘴唇、舌头、眼皮……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不听使唤了。

“噗。”有什么东西从嘴里溢出来了，是她很熟悉的味道。她很快就明白那是血，顿时获悉自己已经濒临死亡。

不行啊……我还不能死，还要找我的孩子呢。不快点找到的话，她一定会哭的。我要尽快，不行，我不能死。谁来……救救我……

她想呼唤女儿的名字，但发不出声



音。好痛苦，鼻子无法呼吸。她看到倒塌的墙壁和燃烧的火焰慢慢扭曲，进而卷起一团旋涡。

好美。为什么会那么美？

亚莉奥修露出了微笑。女儿的事和自己即将死去的事都从她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白色的火焰，红色的火焰，蓝色的火焰。好美，好美，好美……

“那边的女人。”

“现在死还太早了哦。”

不知从哪儿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眼前只有蓝色和红色的光在舞动，她抬起头想仔细看清楚，不过只是想而已，实际上她的视线只稍微抬高了一点点。

“没错。”

“跟我们来。”

去哪里？我的孩子在那儿吗？

虽然是没能变成声音的问话，但蓝光和红光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像是在对她给予肯定答复般地用光芒包围了她。两道光芒一边摇曳，一边在她耳边轻轻嘀咕了一句话。

亚莉奥修并没有完全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但她还是点了点头。红光和蓝光像宝石一样美丽，它们的声音也如同二重唱一般令人心旷神怡。同时给眼睛和耳朵带来愉悦的两道光芒，对她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 6 —

只因在途中倒霉地遇上了空中兵器部队，等他们抵达沙漠的时候，发现天都已经快黑了。

“那处废墟是……”

沙尘中忽然出现了一座石质建筑的影子。远远便能望见，如今的它也快要崩塌了。凯姆仔细一看，那并不是一座建筑，而是若干形状相同的房子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总觉得有点奇怪啊。”

是帝国军的据点么？

“肯定是，但一部分张有结界，力量倒不是很强。不过杂兵藏身的地方是不需要结界这种东西的，那样的话应该是藏了别的什么东西。”

不会是芙丽叶吧？

帝国军需要张开结界来藏匿的东西，除了女神和神官长，凯姆实在想不到其他的了。

“不对，等等，有女神的气息……”

原本开始下降的红龙忽然掉头上升，笔直地朝沙漠的外围飞去。看来它已经感觉到芙丽叶的气息在别的地方。

不久，凯姆看到了散布在视线下方的巨大岩石，还有联合军士兵的身影。不过这应该是哪个小队的幸存者，人数很少。估计他们已经听说有佣兵成为契约者的传闻了吧，因此在目睹红龙从天而降时也没有露出恐慌的神色。

“女神在哪里？”

听到红龙发问，一名士兵正要回答，这时……

“哥哥！”

从岩石背面的洞里爬出来的正是芙丽叶。虽说是为了藏身，但她全身布满

了沙尘，手脚上也到处都是伤。没等凯姆去搀扶，芙丽叶就抢先一步扑到了他怀里。

“幸好……幸好你没事。”

凯姆静静地拥着倒在自己臂弯中的妹妹，肩膀微微地颤抖着。而芙丽叶也似乎相当不安的样子，也顾不得把头抬起来，只是将其深深地埋在他的怀里。

“威尔德雷和尤巴鲁特呢？被抓走了吗？”

红龙的声音终于让芙丽叶抬起了头。这一时刻，她骤然褪去了那个因害怕而浑身战栗的小妹妹形象，又回到了面无表情的女神模样。

“是的……为了掩护我……”

是在刚才的建筑里吗？帝国张开结界用来藏匿的东西……

“恐怕是的。威尔德雷和尤巴鲁特就被囚禁在那座建筑当中，将其摧毁应该是最有效的办法。”

可是芙丽叶怎么办？虽然有护卫的士兵，但这个人数……

“哥哥，快把尤巴鲁特……把他救出来吧，我没有关系的。”

这话听上去像是在为曾经的未婚夫担心，但她的语气也未免太平淡了。那样反而更令人心痛。凯姆尽力不去看芙丽叶的眼睛，侧过脸点了下头。

“那我们走吧。”

红龙再次展开了它宽阔的双翼。

月光把这一带都照得通亮，沙堆的一面在白色光芒的映射下呈现出堪比雪原的闪耀。

“尤巴鲁特会作这种不求回报的努力么。”

凯姆听到一声不知是嘲讽还是轻蔑的低笑。

“归根到底，爱情之类的东西就是一出愚蠢的独角戏。”

也许吧。反正我是无所谓的。

“你觉察到妹妹的心意了吗？和女神之血相通的那份思念……”

你想说什么？

红龙没有回答，一边悠然缓慢地打着旋一边开始下降。凯姆看到那座像废墟的建筑了，就在稍早之前，友军的侦察部队已经占领了这里。凯姆骑着红龙越过他们的头顶，向建筑逐渐靠近。

“你们三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过习惯于违背真实了？”

吵死了！从刚才开始你就在说些不明所以的话……！

凯姆没有时间陪红龙闲扯，刚从它背上跳下来他就立刻冲到了敌人中间，而雷奥纳鲁则紧随其后。

这个男人，在战场上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像他这样一个想要避免杀生、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说出傻话的男人……

令人惊讶的是，跟在凯姆后面的雷奥纳鲁并没怎么拖后腿，虽然把身后的一切全交给他还是不太稳妥，但起码现在看来他暂时还能充当一股战力。

——能听到吗？

好像已经进入结界内侧了，一个不太耳熟的“声音”传到了凯姆的耳朵里。他朝着建筑的入口处跑去，打倒看守的士兵后侵入其内部。这时那声音也比刚才听起来清楚多了。

——我是神官长威尔德雷，被帝国军抓到这里来了。听到我“声音”的人啊，能请你前来救我吗？

在哪里？

就在凯姆循声问去的同时，不知哪儿又响起了一个爆炸声。那声音相当近，应该是邻接的某一栋房子发生爆炸

了。得赶快冲过去，实施攻击的肯定是友军，但他们不知道神官长被抓到这儿来了。再磨磨蹭蹭的话，这里恐怕也会被炸得粉碎。

“是这里！”

雷奥纳鲁喊道。看来他分辨声源的能力比自己还要高。于是凯姆一边应付着偶尔从暗处跳出来的敌兵，一边往深处急速前进。

——你是……和红龙订立契约的人吗？

那声音更加清晰了。凯姆一拳砸开了紧锁着的房门，幸运的是室内并不见敌兵的身影，只有一个年长的男子在这里，而他也没有被捆绑起来。

“你就是凯姆？”

威尔德雷看看凯姆，接着又看了一眼雷奥纳鲁。

“还有一位呢？”雷奥纳鲁对老者行了个礼后问道。

“尤巴鲁特好像被抓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座监狱里没有他的气息。希望他平安无事。”

——威尔德雷，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红龙的声音让凯姆注意到结界已经不知不觉消失了。说起来，刚才威尔德雷问到自己和红龙订立契约的事就是因为这个么……

——回答我，发生什么事了？

“帝国军并不满足于只是介入诸国，他们似乎想从根本的地方进行重新创造。”

——世界吗……？

“据说在封印全部解开时就会出现的再生之卵，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那个吧。”

所以，他们想要的也就是身为最终封印的女神的性命了？

——你说再生之卵？把真相歪曲成对自己有利的神话，人类的恶癖啊。

“啊？”

大概是还没习惯红龙擅长的讽刺口吻，只见威尔德雷露出了一脸不明就里的表情。而凯姆其实也不大明白红龙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能帮我阻止联合军破坏圣地吗？”威尔德雷再次将目光回到了凯姆和雷奥纳鲁身上，“封印被解开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安宁了。”

凯姆还是觉得直到五年前都没有封印、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封印女神的那个时候比较好。可是现在芙丽叶已经成为女神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况且，神殿的封印每被破坏一个，女神的身心负担就会愈加繁重。”

我知道。不用你拜托我也会去阻止的，用这把剑……

“哦哦……你在说什么……”

出人意料的是，威尔德雷脸上竟浮现出一副惊愕的神色。

“帝国军也是父母所养，带着慈悲之心的话我想会更妥当……”

原来这家伙也是一路货色么。说什么要避免杀生，要妥当。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想阻止帝国军啊！？

——跟这个男人说教也是白费力气。

一个含着讥笑的声音传来。

——比起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他的脑中早已被要如何复仇给填满了。

这样不好吗？

“哦哦……神啊，请祝福这些可怜的孩子吧。”

威尔德雷就地跪下祈祷着，而凯姆只是冷冷地俯视着他。

——祈祷者和杀人者又有什么不

同？剥去了人皮，人类这种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愚蠢。

说得没错。不过剥去了人皮，恐怕就不仅仅是人类了吧。

凯姆耸着肩冷笑道。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个不知是悲鸣还是笑声的奇怪“声音”，而雷奥纳鲁也为之一震，连忙向四周望去。

“那个声音是……”

一定是契约者，只不过……

“这声音听起来特征太明显了……而且很沉重。”

威尔德雷皱起了眉头，凯姆的脸色也严肃起来。虽然知道那样做没用，但他还是很想堵住耳朵。与其说那声音的特征太明显，不如说那根本就不是寻常的声音。

“好像并不是很远。搞不好正是刚才发生爆炸的地方……”

威尔德雷对雷奥纳鲁的话赞同地点点头，这时红龙插了进来。

——你们要去找那个人吗？恐怕不是什么正常人。

“话虽如此，但我们不能放任不管啊。”

还以为他只知道对帝国军慈悲为怀，凯姆半吃惊地对威尔德雷点着头。在他看来，重要的只是该契约者能否成为战力，只要能成为战力，管他正不正常都没关系。

——你是在了解自己力量的前提下发言的吗？那可是个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累赘哦。

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威尔德雷沉默地轻轻摇了摇头。不过，这次红龙倒是没有再向他投来讽刺的目光。

“我想我们得快一点，那声音变得更不稳定了。”

他们都没有必要来回找，那声音夸张得既富有特征性又非常刺耳，不仅仅是高亢，充斥其间的一堆意义不明的词汇让人听上去感觉很不舒服。

——红色的火焰蓝色的水……好美，好美，好美。

敢于面对自己从本能上就不想前往的方向已经不错了。而越是靠近，就越是能清楚地感觉到声音的主人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

——死了，死了……大家，都死了。

在朝声音的方向前进的过程中，众人发现了一座已坍塌一半、正于一片大火中燃烧的建筑。不知是否被爆炸所牵连，这里不像是有敌人的样子。被炸开的房顶、东倒西歪的断壁和门充分说明了爆炸的猛烈。不过，尽管四处都还燃着火苗，但现在进去也不会有危险了。

没过多久，他们听到了一阵笑声。这笑声并非专属契约者，即使是普通的人类也能听到，一阵高亢尖锐的女人笑声。

坍塌的墙垣对面站着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众人凑上前去一看，她正盯着火焰放声大笑，脚踝上拖着一堆镣铐。

女人转过身来，是一个精灵。由火焰和水形成的带状物围在她四周奔流着，仔细一看，原来是火焰精灵萨拉曼达和水精灵温蒂妮。看来这个女人应该是它们的契约对象。

女人缓缓地走过来，凯姆看到她的纹章在下腹部。

“失去……子宫了么？”威尔德雷的语气里充满了同情，“你叫什么名字？”

威尔德雷并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她的正面回答，毕竟她处在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下，感觉还是不要期待的好。然而

意外的是，女人竟立刻开口回答了他。

“亚莉奥修。”

和刚才的笑声似像非像、柔和而低沉的声音。

“喂，知道哪里有小孩吗？”

“不用担心，已经被优先保护起来了。”

“这里没有吗？真遗憾。”女人颇感无趣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那么就大人好了。”

女人突然朝凯姆扑了过去。来不及闪躲了，凯姆猛地抬起左臂护住脸和喉咙，女人遂一口咬到了这只手臂上。

“是食人精灵么！”

雷奥纳鲁发出一声类似悲鸣的惊叫。真是惊人的力量，不管凯姆怎么用力甩都甩不开，雷奥纳鲁想瞄准一个缝隙冲进去，结果反而被她紧紧地揪住了。虽说是个女人，但她是契约者，而且力量非同寻常。

女人忽然松开了手，像是背后吃了一枪而翻着白眼倒了下去。是威尔德雷。他高举着法杖，应该是对她实施了魔法或念了什么咒语。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得救了。凯姆看了一眼被女人咬到的手臂，那个部位现在正疼得要死，好在他还是全身武装，否则就真的要被她咬掉一块肉了。但尽管如此，凯姆仍惊魂未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她的狂暴暂时是抑制住了，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

女人睁开了眼睛，然后爬起身，一脸不可思议地环视着周围。

“可是这样又能维持多久？”

威尔德雷俯视着这个女人。即便她的狂暴只是表面上消失了而已，但好歹她现在变老实了，只知茫然地望着天空。

“就这样放着她不管的话，对周围的人和她自己都不会是什么好结果。就由我来带她走吧。”

——这就是人类的善良么。

红龙的嘲笑声适时地响起。

——也罢。要回女神那边去吗？

“不，封印要紧，我先去沙漠的神殿……”

威尔德雷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萨拉曼达和温蒂妮打断了。

“沙漠的封印……”

“已经被破坏了。”

“你们……”

“什么都没感觉到吗？”

威尔德雷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不、不会的……封印居然会被破坏！”

他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神啊，这也是你的意愿吗？考验我们的……是你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沙漠的封印被破坏了，光是这个事实，已经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 7 –

没有窗户的监狱。现在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完全不知道。感觉已经度过了一段无比漫长的时间，又感觉自己并没有被捆绑多久。

和神官长一起被抓之前的事他都还记得，但后来的记忆却突然断绝了。等他反应过来，眼前已是一片灰色的墙壁。他发现自己的双臂被吊在类似柱子的物体下方，后背应该正靠着门，时不时能感到有人从后面经过，却不知道具体都是谁在出入。

两条手腕已经麻痹了，悬吊的高度

使他的脚无法着地，导致双臂承受着自己的全部体重。身体的各个部分都疼痛不已，喉咙也干渴得要命，而且浑身疲乏。虽然很想干脆睡一觉，但在这种状态下那无疑是个妄想。

肩部关节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无法一直忍受相同姿势的他只要一扭动身体，两条手腕就传来一阵绞痛。而且越是呻吟，喉咙的干渴感觉就越是强烈。

说起来，他还记得自己曾在什么书里看到过这种拷问方式。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炸药和空中兵器都还没发明时的事了。据说在大陆的北方边境有一个国家，那里的皇帝生性残暴，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虐待百姓和攻占并消灭各个邻国。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率领着红眼士兵的疯狂集团便开始被人们以“帝国”相称，而那个据称史上最残暴的皇帝所统治的国家，当时正是以这个名字让人们闻风色变。

不会连对付囚犯的手段都和古代帝国一样吧？

尤巴鲁特苦笑了一声……原本他是有这个打算，结果发出来的只有痛苦的呻吟声，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

要是可以就这样什么都不管的话，该有多好啊。

芙丽叶是否没事？有没有好好地藏起来？他还是不免想到这个问题，整张脸已经涨得通红。既然自己不能迎击帝国士兵，至少也要充当诱饵来让芙丽叶远离危险。所以他才一边把帝国士兵引开一边拼命奔跑，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对不起，尤巴鲁特！”

芙丽叶的声音唤醒了他的耳朵，是五年前的那一天。

“就这样让凯姆皇兄一个人走掉的话，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有这个预感。”

理应已成为自己的未婚妻，芙丽叶却说要跟哥哥一起去冒险。

“父王和母后都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不想再这样连皇兄都……”

“就不能阻止凯姆走吗？我们三个人一起……还像以前那样。在这种非常时期才更应该……”

“不，阻止不了的。如果我哭着求他，也许他会留下来吧。但就算继续待在这里，皇兄的心也已经死了，我知道的。”

“可是……”

“皇兄现在是我惟一的亲人了，我做不到，无论是阻止他还是就这样看着他走。”

是我就不行吗？比起我，你还是愿意选择凯姆？

但他没把这句话说出口。然后在黎明之前，芙丽叶和凯姆一起离开了王宫。

即便如此，他还是相信总有一天芙丽叶会回来。他想等自己变得更成熟一些后就去找她，于是将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未来，一直静待着时光的流逝，谁知道……

新的封印女神进入神殿是在那之后没多久，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个同名同姓的人。可当他听闻女神的出身之时，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东部小国的公主，那个地区的国家中叫芙丽叶的公主没有别人。这一瞬间，他知道自己和芙丽叶的羁绊被永远地切断了。

为什么……为什么，凯姆？为什么没有带上芙丽叶一起逃走？是你的话一定能做到吧？可是，你竟然将妹妹

交给了神官们。你就没想过今后会有什么命运等着芙丽叶吗？还是说明明知道也仍然选择了抛弃她？这个世界就那么重要吗？

他对曾经的好友产生了强烈的憎恨，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恨一个人。虽然知道不大可能再活着见到彼此，但假如真的还能再见面，他想自己一定会毫不客气地表现出这种憎恶。

然而事实却是，两人的重逢气氛竟和睦得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当时的他能够保持平静，是因为先冲到芙丽叶身边的人是自己，而凯姆是后来才到的。尽管只是如此而已，但他仍原谅了凯姆。在想要守护芙丽叶的心情面前，他摒弃了过去的憎恨和辛酸。

可就算是这样，如今的他还是没能守护芙丽叶。自己已沦为阶下囚，也不知芙丽叶生死如何。搞不好芙丽叶已经落到敌人的手里了……

歌声什么的一点用都没有。他咬牙切齿地想着。曾经，唱歌对我来说是一项不可替代的能力；曾经，芙丽叶的笑容还触手可及。可是现在，歌声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不需要歌声，比起这种东西，倒不如让我……

“如果让我拥有力量的话……”

尤巴鲁特的身后忽然响起一声粗大的嗓音。

“谁！”

没听到开门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就能够守护芙丽叶了。”

他死命扭着脖子，但还是无法看到身后是什么人。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就能够守护芙丽叶，让她只属于我。”

“住口！”

他不想听，他想把耳朵堵起来。可惜两只手都被绑着，他做不到。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就会把她抱在怀里，不让给任何人。明明是我的未婚妻，明明应该只爱我一个人。”

“住口啊……”

不对，我才没有这样想！

“不让给任何人，只属于我的东西，只属于我的女人。”

我不要听，居然说得这么露骨……不，不对，这不是我，我不是这样想的。

“不让给任何人，不把芙丽叶让给任何人。谁也不、谁也不、谁也不……就算是凯姆也一样！”

“不对！不是这样！”

他再也无法忍耐地开始扭动身子。手腕处传来钻心的疼痛，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扭动着。再痛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不用再听到那个声音。

“不让给任何人。”

他被疼痛和疲劳折磨得脑子一片模糊，但那声音仍一边回响一边重复着。

“爱我，只看我一个人，只抱我一个人，只爱我一个人。只对我……”

不要再说了……

“只对我……只对我……只对我……”

这时，他感到喉咙深处有什么东西裂开了。自己是在叫喊还是在哭泣，已经不知道了。

“……女神会死的。”

他猛然抬起头，只看见满眼的灰色墙壁。

“作为封印，精神和体力无时无刻不被侵蚀着。这样一定会失去性命的吧，在不久的将来。”

“怎么会……”

“这是女神的义务。”

他脑海里浮现出芙丽叶苍白的脸庞。那时的她似乎连起身都很痛苦，像是一直在忍受什么似地皱着眉头，也很少说话。

“其实只是个女人而已。在你面前抱着孩子、幸福地微笑才适合她。明明是个普通的女人而已。”

芙丽叶会死？那是女神的义务？胡说！

“卸下女神的重任，她就能变回普通的女人吗？”

一阵沉默，漫长而令人难以忍耐的沉默。

“回答我！能变回去吗？”

“……会活得久一点吧。”

“我该怎么做？要怎么做才好？”

“你需要力量。”

又是力量么……一种无力感霎时包围了他的全身。

“与龙相结合的强大力量。”

强大的力量？龙？

“没错……凯姆！凯姆的话！”

“可以是凯姆吗？接受芙丽叶全部的感谢和爱，真的可以是凯姆吗？”

“我……”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亲自去救她、保护她啊。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是这么祈祷的，用我的双手。我一直在心底如此期盼，但我的力量……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就能够守护芙丽叶了。”

对，说得没错，我想守护芙丽叶。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就能够守护芙丽叶，不让给任何人。”

对，不让给任何人。那时让芙丽叶跟凯姆走就是一个错误，如果我把她强行留下来的话，就算神官们来绑走她，我也不会把她交出来的。

“不让给任何人，只属于我的东西。不把芙丽叶让给任何人，只属于我的女人。”

对哦，她是只属于我的，应该由我来守护的女人。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

我想要力量。想要……强大的力量。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有力量的话……有力量的话……”

如果我有力量的话……

疼痛和疲劳感消失了。尤巴鲁特缓缓地抬起头来，全然不知自己的瞳孔渐渐变成了血红色……



— 8 —

在回到芙丽叶身边的途中，众人拾到了尤巴鲁特的竖琴。当时它正孤零零地躺在辽阔无际的沙漠中。

尤巴鲁特时刻都把竖琴带在身边，不管去哪里，即使是上战场也带着。而现在这把竖琴却落在这里。不知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抓的，但现在看来他多半是凶多吉少。

“这该怎么跟女神解释……”威尔德雷一脸沉痛地低语着，“女神也是人，不可能不心痛的。在不知道曾经的未婚夫平安与否的情况下……”

人类么……女神就是女神，已经不再是人类了吧？

见威尔德雷悲痛地移开了目光，凯姆不由耸了耸肩。红龙又在发挥它的讽刺本领了。

不过，芙丽叶真的会感到痛心吗？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恐怕只会像听别人的事一样点点头吧。看着妹妹悲叹的样子的确令人揪心，但看她连这样都做不到，凯姆却觉得更痛苦。眼前的人只不过是一具从妹妹身上蜕下来的空壳，他不要这样。

尽管威尔德雷还在烦恼该怎么跟芙丽叶说尤巴鲁特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当看到凯姆手里拿着尤巴鲁特的竖琴时，瞬间她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

依然没有表情，只是苍白的脸色变得更白了。她身子一软无声地瘫倒，见状凯姆急忙上前一把扶住了她。没有丝毫活力的触感，芙丽叶的手脚几乎失去了所有能量。

“难道是因为封印被破坏，导致你的负荷更沉重了？”

“不是。”

芙丽叶静静地摇着头，但谁都看得出来她是在撒谎。

“比起这个，尤巴鲁特他……”

芙丽叶颤抖着中断了后面的话。风席卷起滚滚沙尘，她忘记了拂开遮到脸上的头发，只是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平线。

即便觉得有多么悲痛欲绝也好，现在就被对帝国军的愤怒占据整个内心还为时尚早，想想之前的经验就知道了。凯姆把剑握在手里，脑中满是明天可能将大肆上演的血腥场面。

天亮之前，一股隐隐的气息让凯姆睁开了眼睛。

“这个味道是……”

红龙喃喃地说道，果然它也感到相同的气息了吧，而且这气息不仅仅是龙。威尔德雷从帐篷里爬了出去，不经意间发现地面上映着一个巨大的影子。

“是黑龙！”他不禁仰天大喊。

契约对象是同种族的话，感觉似乎也会变得敏锐很多。说起来，雷奥纳鲁也是很早就觉察到精灵们的住所发生了异变，但这次他好像什么都没感觉到，丝毫不见要有所行动的样子。而亚莉奥修也是一样。



为什么黑龙会在这里？

黑色的双翼扇动着慢慢飞落。凯姆紧紧地握着剑，虽然它不一定就是那头杀害双亲的黑龙，但如今他是不可能让它毫发无伤地回去的。然而，当看到骑在黑龙背上的人的时候，凯姆傻眼了。

“尤巴鲁特！”

是芙丽叶的叫声。不知她纯粹是因为没什么睡意了，还是预感到自己曾经的未婚夫回来了……

“居然和龙一起来……你什么时候成为契约者了？”

尤巴鲁特理都没理威尔德雷，径直对着芙丽叶说道：“芙丽叶，来我这里。没什么好怕的，什么都不用怕。”

凯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发现尤巴鲁特的双瞳如鲜血一样红。

“世界一定会变好的，你不用再牺牲了。”

大概是注意到了尤巴鲁特眼睛的颜色，芙丽叶不禁开始向后退。曾在女神的城堡内遭到帝国骑士团员袭击的她，当然明白那双红眼意味着什么。

“过来。”

尤巴鲁特张开双臂走近芙丽叶，这时凯姆上前一步，挡在了两人中间。

“堕落了吗……”

红龙的轻声低语中，只剩下尤巴鲁特已不可救药的评判。

“我变强了，用歌声当作代价，我得到了力量。所以，放心地把芙丽叶交给我吧。”

样子和声音都还是尤巴鲁特本人没错，但说话的语气却已经不同寻常了。凯姆将芙丽叶掩护在身后，举剑对准了尤巴鲁特。

“又是这种眼神……我一直很讨厌你这种眼神。那种轻视我，可怜我的眼神！”

为什么，尤巴鲁特？为什么你会沦落为帝国的走狗？为什么……偏偏是你？

“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和你这种人一起上路，芙丽叶才会……”

你在说什么？

“和为了复仇而牺牲妹妹的你比起来……我要诚实得多！”

尤巴鲁特也拔出了剑。只听黑龙大吼一声，双剑交互，火花迸出。

好重，像是被岩块砸到了身体似的。虽然以前也有过和非人类的对手交战的经验，但凯姆毕竟没有跟契约者较量过，也没想到尤巴鲁特的力量竟然已经强大至此。

尤巴鲁特的眼睛散发着红色的光芒。凯姆在心里不停地问着为什么，想起五年前和他的那场真剑较量。事情就是在那一天以后变奇怪的，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有某样东西陷入疯狂，继而崩坏掉了。

结果我们还是只能回到那一天么？

一股强烈的力量冲向凯姆，把他的身体撞得飞了起来，接着以后背重重着地。瞬间，他感到有种苦涩的味道在口中渐渐扩散。

“哥哥！”

芙丽叶想朝凯姆飞奔过去，但……

*别过来！*凯姆用轻轻的摇头代替了这个要求，挣扎着站起身来。然而下一



秒钟……

眼前的一幕让凯姆惊愕地睁大了双眼。他看到威尔德雷拼命阻止芙丽叶跑过去，而在他们对面，黑龙的利齿狠命咬住了红龙的脖颈，顿时血如泉涌。

漆黑的双翼，红色的双目……这俨然就是当年惨剧的重现！凯姆的脑海里迅速闪现着过去情景的片段：那深陷父亲喉咙的牙齿，撕裂母亲的钩爪！

怎么能再次发生这种事……就在我的面前。怎么可以！

我不会再让你滥杀无辜了。

凯姆重新挥舞着剑朝黑龙冲了上去。黑龙回过头来，红色的眼珠射出摄人的光芒。紧接着它再次大吼一声，进而吐出一团火焰。

就在他心想这下要葬身火海了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体被撞飞出去，并沿着地面滚到了一旁。

“傻瓜……”

红龙的双翼无力地覆盖到凯姆身上。

要保护我不被火伤害到么？

虽说有坚固的鳞片保护身体，但在直接承受燃烧的情况下，红龙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而凯姆也爬不起来了，因为当契约对象受伤时，他自己也无法幸免于难。

“扑通！”只听一声闷响，被尤巴鲁特抬手扔出去的威尔德雷倒在了血泊中。他痛苦地挣扎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如同嵌进地面的身子往旁边挪了挪。

芙丽叶呢……？

黑龙扑扇着双翼开始起飞。

“让我们在没有歌声的世界里亲吻吧……”

尤巴鲁特骄傲的声音自上空传来，凯姆拼命向前奔跑了几步，但已经来不及了。载着尤巴鲁特和芙丽叶的黑龙渐渐远去，留在凯姆膝前的，只有那把被高高抛下摔得粉碎的竖琴……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人物介绍



希瑟·梅森

本作主人公，性格坚毅的女性。某天在回家的途中发生了异常情况，而这一切和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克劳蒂娅

奇怪的女人，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四处游荡。好像对宗教十分狂热，说话时总是有些疯疯癫癫的。



道格拉斯·卡德兰

私家侦探，在克劳蒂娅的委托之下寻找希瑟。



哈利·梅森

希瑟的养父，他知道关于希瑟身世的秘密，好像一直都在躲避着某些人的追踪。

第一章 溢出的噩梦

NIGHTMARE

1

有一段被抱在温暖怀抱中的记忆，那是很淡的记忆。

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回忆。

被粗壮的手臂抱着，一边摇晃，一边有粗重的气息吹在耳边，感觉像是

充满希望的呼吸，又像是强忍着悲叹的喘息。

父亲曾经说："我要抱着年幼的你奔跑。"

还有他那望向远方的目光。

有些眷恋，还有些落寞……

这些场景经常出现在希瑟的梦中，基本上都是些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的美梦。不过，偶尔也会变成可怕的噩梦。父亲在拼命地向前跑，他的身后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在不停地追赶着。

啪嗒、啪嗒、啪嗒……奔跑在沥青路面上所发出的脚步声。

不规律的、让人感到害怕的声音。

开始从温暖的胸怀中传递出的心跳频率逐渐加快。

那个在身后追赶的可怕生物的影子一下子覆盖在父亲和孩子的头上，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漆黑。接着从黑暗中浮现出一双如同黄色月亮般的妖艳双眸，歪歪的眼角好像还带着笑容，目光紧紧地盯着年幼的希瑟。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视线一下子刺进希瑟的身体里，让她无比痛苦。

这是带来痛苦、让人感到忧伤的灵魂的伤痛，希瑟发出了惨叫。虽然应该一边叫着，一边像往常一样汗流浃背地从床上坐起身，并睁开眼睛……可是，今天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里是？"

希瑟小声地嘀咕着，环顾四周。

一回想到被那个可怕的巨大阴影所追赶，噩梦的舞台好像一下子发生了转换，她目前正身处在一个类似广场的地方。她在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着，已经不再是襁褓中的孩子，现在的她是一个成长了十七年的女孩。

"这里……是游乐场？"

虽然夜幕已经降临，但是周围并不是一片漆黑，散布在四周的昏黄电灯提供了一些微弱的光亮。回过头，只见散发着各色光芒的霓虹灯在夜雾中忽明忽暗，在拱形的入场大门处还装有电灯装饰，闪烁的文字宣告这里是游乐场。虽然铁栅栏门已经被锁上而无法自由出入，不过希瑟现在已经在门的内侧……就像是无法逃脱的囚犯一样。

手中有着冰冷的触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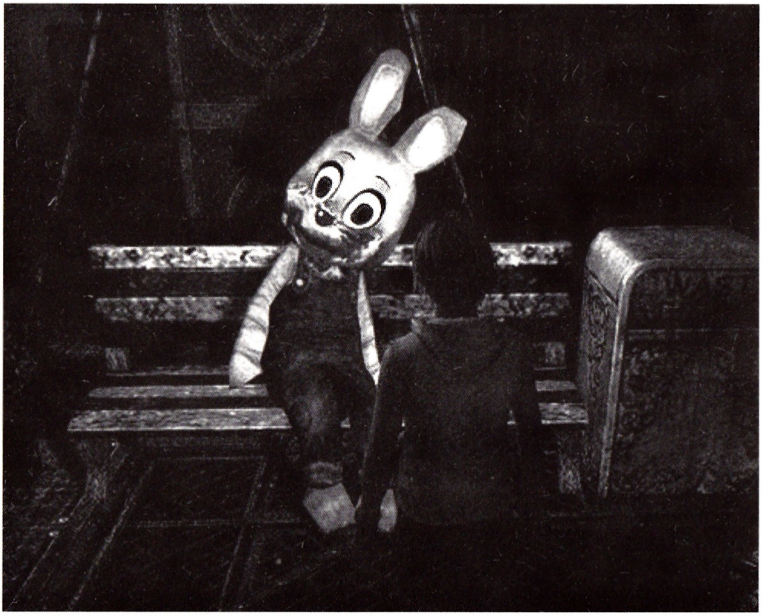
她正握着一把匕首。

虽然希瑟并没有随身携带匕首用以防身的习惯，不过现在毕竟是在梦中，所以不管怎样也没有必要去对这件事感到烦恼吧。不过这种冰冷的触感实在是有些过于真实。

这时希瑟注意到有个人影就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难道是追赶年幼的希瑟和父亲的那个可怕家伙吗？她紧张地握了握匕首，并慢慢地靠了过去。虽然已经尽量放缓了脚步，不过还是从靴底传出了金属的"咔哒"声。在用砖铺成的广场中的一部分区域铺着金属的铁丝网，好像是当作排水沟的盖子。

刚一靠近长椅，一道与街灯不同的光束便照在那个人影的身上。不停摇晃的光源是从希瑟的胸口处发射出来的——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梦中，希瑟上衣胸前的口袋中不知什么时候被插上了一只小手电。

暴露在光线下的是一个脑袋上长有两只巨大耳朵的东西，它无力地靠在长椅上，圆圆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是一个兔子人偶，不，是人偶外套。到底是被脱下来之后扔在这里的呢，还是说里面有人……这只兔子在平时负责欢迎那些光临游乐场的孩子们，可现在它的脸上却染着漆黑的血液。



离开长椅，希瑟朝着游乐场的深处走去。

她漫无目的地在这个梦幻的世界中徘徊着。

在一条小路旁，停着一辆卖爆米花的手推车和一个好像电话亭一样带有围栏的亭子，从金属围栏的缝隙间能够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看上去不像是人类。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虽然希瑟很在意，可是又不敢冒然上前查看，于是她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径直走了过去。

一堵砖墙将道路封住。

这是第二道门。希瑟伸出手轻轻一推，门应声而开。

在深夜的游乐场，没有游客所发出的喧闹声，四周反而到处都是可怕的呻吟。地面到处都铺着金属网，每当希瑟移动，她的脚下就会传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听到这个响声，突然有什么东西从游乐场深处的黑暗区域里窜了出来。

是狗！

是类似狗的怪物！

它的头像是被人用斧子劈开一样，朝左右两侧裂开。

从裂开的头部中流出了许多黏液，它露出尖锐的牙齿，好像对希瑟充满了敌意。

希瑟开始逃跑，她的性格跟平时一起玩耍的女伴们相比更像是个巾帼英雄。大家都觉得她很坚强，甚至从不惧怕和那些男同学们吵架，不过说到底希瑟只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年轻少女，平日最讨厌蟑螂和老鼠，看到丑恶的怪物也会被吓得寒毛倒竖。

可是这时，鞋底好像和地面紧紧地粘在一起。

这种情况是噩梦中所特有的无法自由行动。

类似疯狗的怪物随即追了上来，紧紧地咬住希瑟的裙子。

不要啊！

希瑟连忙挥动手中的匕首拼命抵抗。准确命中怪物的匕首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怪物的身体就好像是空气一般。无论刺中多少次，都只是透体而过。只有拉扯裙子的体重才是切实存在的，还有从露出尖牙利齿的嘴巴中所散发出来的臭气也让希瑟感到一阵阵恶心。

到底怎样才挣脱了那个疯狗，由于梦境的不明确而无从得知，希瑟在不知不觉中逃进了通往大厅的回廊。她的大腿被咬伤了，不过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穿过大厅，并对两旁的餐馆和礼品商店视而不见。紧接着，前方又出现了一堵拦住去路的墙，希瑟穿过了那扇写有“山顶轨道车”的门。

虽然已经摆脱了那条疯狗，不过情况好像变得更加恶化。

穿过这道门之后，那种可怕的呻吟声变得更加明显。

黑暗中，前方出现了一个阴影，巨大的轮廓让人必须仰视才能窥见其全貌。浮现在微光中的，是有着巨大身躯的异形般的存在。它是一个有着奇怪形状的头部，以及粗壮手臂的巨人。巨人拖拽着一直垂到地面的手臂，慢慢地朝希瑟走来。

极端的恐惧让希瑟无法动弹。

拥有可怕形态的怪物比疯狗更加令人感到讨厌。

代替抽搐的嘴角，希瑟内心中发出了惨叫声。

快跑！

她与怪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迂回着朝大厅深处跑去。可能是由于身体过于巨大，怪物的动作十分迟缓。但是希瑟再次陷入了噩梦中所特有的陷阱，阻碍她身体动作的空气就像是糖稀一样黏着无比。这时，怪物粗壮的手臂一下子打在不停原地踏步的希瑟的背部。

希瑟被打得飞了起来，朝前跌倒。

由于是在梦中，所以感觉不到疼痛。不过，她只能以僵硬的动作站起身来，不过全身跌打的症状好像真的出现了。

从她所在的地方能够看到黄色售票亭前方铁隔栅的另一侧有一条楼梯，应该是通往轨道车乘车场的楼梯吧。在没有其他避难所的情况下，希瑟只好朝着那边跑去。

此时没有乘车的旅客，轨道车安静地停在那里，楼梯顶端的操控室内也是一片很暗。看来在山顶轨道车弯弯曲曲的轨道就是眼下惟一的选择，希瑟在噩梦的催促下跑上了轨道。

只见轨道上的枕木已经有些腐朽，如果这是在现实中，那么希瑟在感到害怕的同时连一步也无法迈出。这里是如此危险。突然，刺耳的警笛声在身后响起，脚下也传来了微微的震动，紧接着轰鸣声在耳边响起。

感到不可思议而转过身的希瑟，看到了本应该停在原地的轨道车竟然开始快速移动。切开混沌般黑暗的列车灯光，投射在由于惊愕而瞪大双眼的希瑟的瞳孔上。

希瑟的视野变成一片空白，下一个瞬间，就感觉身体好像被撕裂了一般。像是在动画片中出现的愚蠢的角

色一样。

被撞飞的身体在夜空中飘飘荡荡，然后又掉落在轨道上。

变成了粉末的骨头，被挤出来的内脏，沾满鲜血皮肤。

这是一个梦。

应该是梦。

可是，这种厌恶感又是怎么回事？内心感到十分沉重，还有一种想哭泣的绝望感。这些都像是真实中的……

什么人正在摸我。

好像是想让本已经死去的我复活。

虽然是救援的手，却不是带有爱意的手。而更像是强行从墓地中往外拖拽。

希瑟微微地睁开眼睛，看了看那个抚摸她的人。

守护天使吗？

怎么可能，这一点儿都不好笑。

虽然有着人类的身形，不过也是一个浑身是褶皱的怪物吧。

不，不要用肮脏的手碰我。

好想睡觉啊。

忘了所有事情吧。

不愿再回想起来。

希瑟精神恍惚地醒来。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令她迷迷糊糊地打了一个盹。她此时正懒洋洋地趴在购物归来的路上所光顾的汉堡店的桌子上。

“可怕的梦……”她很疲惫地说道。

可能是由于经历了那个噩梦的原因，希瑟感到浑身无力。

此时已是傍晚，从汉堡店的百叶窗中洒进来的阳光变成了红色，就像是在梦中出现的鲜血的颜色。希瑟站起身来，离开了那里。

2

父母和子女、恋人、单身汉、穿着流行服饰的女孩、装腔作势地穿着西装的男子、浑身满是刺青和金属钉的年轻人、大腹便便的有钱人、靠着养老金生活的优雅老人……这些腐败堕落的家伙聚在一起。商店里摆满了会给人短暂快感的商品，在这个如所多玛与蛾摩拉（注）般颓废的城市中，人们都沉溺于富庶之中。

一个女人走在人群中。

她与前往购物中心的人流逆向而行，身上穿着的僧尼服装和周围的繁华显得十分格格不入，她在用怜悯的目光睥睨着这个世界。

“就快了……”女人小声说道，“新时代的黎明就要到来了！”

说完，她微微一笑。

这一预兆其实已经出现。

在景色永远一成不变的街道深处，那个东西就潜藏在那里等待着出动的时机。它正从一纸相隔的那边往这边窥视着。

扳机已经被扳动。

射出的子弹射穿了皮肤……伤势会从那里开始蔓延。

很快，女人的视线注意到了那个少女。炽热中好像还带着怜爱。

那个站在公用电话前的少女。

那个即将成为导火索的少女……

那个被子弹射伤的人……

已经在她的身体之中。

“爸爸？是我！”对着公用电话，希瑟快速地说道。

“对不起，这么晚才跟您联络。您已经睡了吧，我现在就回去……啊，我没有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嗯，好的，我知道了。我也爱你。”

在不远处，两道视线都在盯着这个打电话的少女。

其中一个是男人。

男子在距离电话亭不远的地方观察少女的侧脸，并与手中的照片仔细地做着对比，然后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希瑟·梅森……是她，不会错的。”

希瑟注意到盯着自己的那个男人的目光。

那是一个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和大衣的中年男子，下巴上蓄着参差不齐的胡须，从那顶旧毡帽中露出来的头发稍微有些杂乱，看上去显得有些邋遢，这副样子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郁郁不得志的失业者。

希瑟一边将听筒放好，一边向他投去充满敌意的目光。

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用一种炽热的目光盯着，其动机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如果说对方是一个同龄的年轻人还说得过去，不过眼前这个男子已经和自己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了，这一点让希瑟觉得有些恶心。

滚吧，变态！

面对着带有这种含义的希瑟的视线，中年男子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就好像是一个被无辜斥责的孩子，他连忙有些慌乱地摇了摇头。

“请等一下，你是希瑟·梅森吧？我有话想和你谈谈。”跟在希瑟身后的男子说道，“我叫道格拉斯·卡德兰。不是什么奇怪的人，而是个侦探。”

“侦探？”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喊出自己的名字，希瑟觉得有些奇怪，于是转过身问道。

道格拉斯连忙掏出自己的身份证明，那是州政府所颁发的执照。

“哎……”

虽然希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手中的执照，不过却对侦探本人没有丝毫的兴趣。她根本无法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很多人都持有伪造的身份证，也许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利用伪造的身分来害人的罪犯。即便对方是个货真价实的侦探，他的任务也只不过是将有关自己私生活的情报卖给肯出钱的买家罢了。

“如果你想要寻找走失的宠物，还是问别人去吧。那么，再见了。”

“给我一点儿时间就行，我有话想和你说。”

“我爸爸说了，即便是给我糖果，也不能跟着奇怪的叔叔走。”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有关你的身世。”

纠缠不休的男人。希瑟开始觉得有些厌烦。

“无论我到什么地方，你都打算跟着吗？”

在购物中心内的洗手间前，希瑟背靠着女性专用门，盯着那个男子。

“啊，失礼了。”道格拉斯连忙向后退去，“我没有注意到……我就在这里等你吧，一会儿咱们再聊……”

砰地一声！

洗手间的门在侦探的面前被狠狠地关上。

进入洗手间的希瑟对于里面的设施并不在意，她只不过是想甩开那个讨

厌的男子才走进这里的。她看着洗手间的窗户，打算从那里逃到外面去……可是，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在洗手台上方的镜子上画着什么东西。在一个圆形之中画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记号。

虽然那些图案似乎是用口红画上去的，不过看上去就像是干涸的血迹一样让人感到不舒服。

这里的卫生条件可真够差的，希瑟叹了口气。这家购物中心的档次很高，可先是被那个变态大叔跟踪，而现在洗手间里又出现了这种恶作剧……

在盯着眼前的这个涂鸦时，希瑟感到有些头晕。

太阳穴也开始一跳一跳地疼。

记忆就像是从脑海的深处泄漏出来一样，镜子上的图案好像有些面熟……

在哪里？

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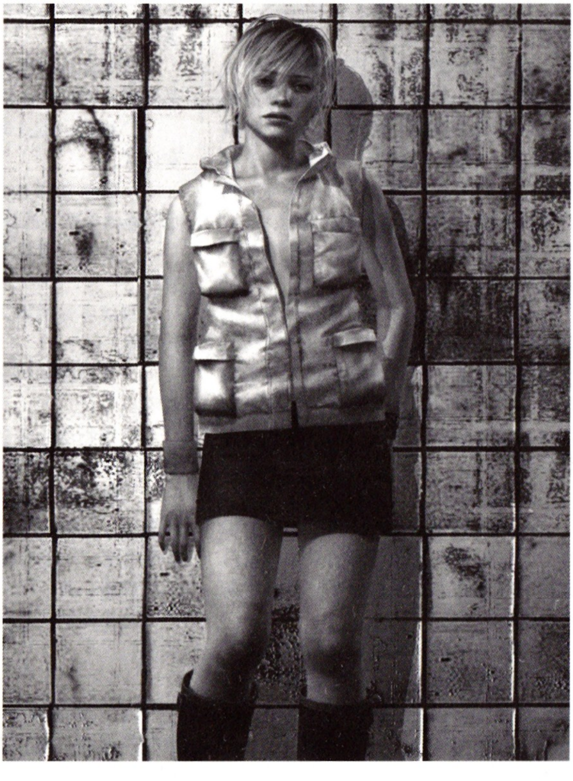
想到这里，头痛变得更加剧烈。希瑟连忙将自己的视线从镜子上移开，现在可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先想办法躲开那个变态大叔吧，然后必须把这件事报告给警察。

希瑟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落在购物中心和相邻建筑物中间的小巷中。面向正面玄关的方向，几辆手推车将原本就很窄的小巷堵得严严实实。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朝小巷深处走，可是堆积在不远处的空箱子成为了新的障碍。

希瑟感到很气愤。

这里是紧急通道，如果发生火灾怎么办？就是因为店员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才会导致这里的购物环境变得如此恶劣！

她只好选择从紧急通道入口返回购物中心内部，虽然还是有些担心遇到那个自称是侦探的男子，不过只要远离洗



手间，应该会没问题吧。

打开紧急通道的门，从里面涌出的潮湿空气毫无顾忌地舔舐着希瑟的脸庞。在空气中混杂着微微的臭味，她皱着眉头捂住了鼻子。

这是怎么回事？空调出现故障了吗？

还有更加奇怪的事情。

太寂静了！

听不到成群的顾客购买商品时所发出的喧闹声，时间尚早，这里应该还没有关门。

皮靴敲打着地面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平时总是会让心情变得愉悦的脚步声，现在回荡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中，让希瑟感到有些不安。打开紧急通道尽头的门，她来到很多家商店并肩而立的主要购物区域，心中的那份恐惧随即变成了现实。

一个人都没有。

到处都看不到顾客和店员的身影。

主要的照明设备全都被关闭，此时只有辅助灯光……刚才还光洁如新的地面，现在到处都沾满了血痕，就像是刚刚发生了一场惨剧。通往正面玄关的两条通道，都被防火门卷帘隔离了起来，也就是说自己被困在这家购物中心里了。

“这是怎么回事？”希瑟用近似惨叫的声音脱口说道。

心中涌出一股不安的漩涡，并不是因为担心与那个可能是变态的中年男子的再会。那些仿佛在地底响起的奇怪呻吟，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呢？

由于害怕，希瑟的双腿开始微微颤抖，不过她还是勉强打起精神在这个宛如幽灵城市的购物中心里前行。因为绝不能留在这里，无论如何也要出去……

一个人影出现在旁边的一家女性服饰商店中，透过橱窗隐约能看到一个人蹲在商店深处的阴影中。也许是没来得及逃走的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大家都躲起来了……带着这些疑惑，希瑟推开了这家商店的门。

如果对方由于受伤无法动弹，那么我至少可以帮助他，顺便还能打听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希瑟迈步走进商店之前，一支放在地板上的手枪映入了她的眼帘。那是一支全自动手枪，这种东西可不应该出现在女性服饰用品商店里。难道是警卫人员掉落在这里的吗？希瑟弯腰捡起手枪，确认了弹夹里面还装填着子弹。手枪的重量感让她感到有了强大的后盾，内心的不安也稍微缓和了一些。也许正是因为她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能够用来防身的东西，所以才会很快发现这支手枪。

呜呜……

痛苦的呻吟声。

哗啦哗啦，有什么东西被撕裂的声音。

希瑟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

有个东西蹲在商店里收银台的下面，正压在什么东西上面……很大的身体，形状十分怪物的脑袋，还有粗壮的手臂。

难道说它是从希瑟潜意识中跑出来的吗？这个家伙正是刚才噩梦中以游乐场为巢穴的那个怪物！

不知道怪物正在袭击的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已经看不出原样，只知道是一个全身都沾满了血污的肉块……但愿那个东西不是人类。这时，毫不慌乱的怪物慢慢地转过头来，它的

脸好像被强行塞进一个筒子里，所以看不出它的眼睛正在看着什么地方，不过希瑟还是能感受到一道狰狞的视线朝自己投射过来。

怪物迟缓地站起身来。

与梦中看到的一样，高大的躯体甚至要碰触到商店的天花板。从粗壮手臂的前端伸出了如利刃般的爪子……恐怕它就是用这双爪子撕开了压在身下的对手的身体。

希瑟被吓坏了，就像是一只被巨蟒缠住身体的青蛙。冷汗一下子从无法动弹的皮肤上的毛孔中流了出来，双腿也开始不住地颤抖。

即便是马上逃走，恐怕也会被它追上。比起让怪物看着自己逃走的背影，还是紧握手枪与其对峙更能让人感到安心。

“别过来！”希瑟喊道，竭尽全力装出一副刚强的样子。

但是，对方是怪物，根本无法理解人类的意思。更何况这只怪物现在看上去就是一头嗜血的野兽。

无奈之下，希瑟只好朝不断逼近自己的怪物开枪。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使用武器，之前曾在父亲的带领下去过几次射击场进行练习。希瑟甚至还被教练称赞射击神经灵敏之类的，不仅仅是手枪，她还擅长使用来福枪和霰弹枪。虽然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教会女儿射击的父亲也许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不过在这些训练之中才真正体现了父亲对女儿的担心和挂念。在父亲看着女儿的眼神里带着坚定的信念和慈爱，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哀伤。

“也许是些毫无用处的训练吧……我也希望如此，不过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社会中，也许有一天这些技能就会救你一命。”父亲哈利经常对女儿这样说道。

虽然他的愿望并没有达成，但是训练的确不是毫无用处……

“我说了不要过来！”希瑟提高声音命令道，并再次朝可怕的敌人射击。

子弹呼啸着命中了怪物的前胸，对方巨大的身体向后仰去。

当希瑟将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光时，怪物朝前倒下。它的肉体砸在地板上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然后四肢开始剧烈地抽搐，最后终于停止了呼吸。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希瑟感受不到任何欣喜或者是成就感，身体仍然被恐惧所占据。这位十七岁的少女眼中噙着泪水。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到底为什么，噩梦中的怪物会出现在现实中？

由于这种可怕遭遇所引起的紧张，希瑟现在才开始感到混乱。

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幕是如此没有道理。

希瑟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紧紧地盯着倒在地上的那头怪物，确信它的确曾经出现在自己的噩梦中。

为什么？

希瑟感到有些伤脑筋，开始焦急地挠头。

“已经够了！”

只是一味地烦恼下去是不会想出原因的，再说这也不是自己的性格。

希瑟眼含着泪水，很生气地朝地上的怪物踢了几脚，然后将目光投向之前怪物正在袭击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早已变成了肉片，几片零碎的红色肉块散落在地上。即便如此，

希瑟还是能看出这些肉片原本是个人类，她强忍着呕吐感为这个悲惨的尸骸祈求冥福。

在这些肉片之中混杂着同样被撕碎的皮带，上面还插着几个备用的弹夹，是条武装带。看来这名惨死的牺牲者应该是一名警员，虽然他持有手枪，可是却没来得及射击就受到了怪物的突然袭击。

希瑟皱着眉头捡起武装带，然后将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装填在手枪里，然把剩下的弹夹都放进上衣的口袋。她认为从噩梦中跑出来的怪物肯定不止一头，因为还有可怕的呻吟声从其他地方传来。这些弹夹将会在关键时刻保证自己的安全。

希瑟转身返回紧急通道，那里有仓库、办公室和配电室，平时只有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才能进入到这些地方。她打算利用紧急疏散楼梯上到二楼，然后再乘坐电梯回到一楼的正面玄关。

沿着楼梯跑上二楼，希瑟打开位于缓步平台上的门，那里同样是禁止相关人员之外的人进入的区域。呻吟声变得更加明显，从朝两侧延伸的走廊的右侧，传来了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也许是刚才开门的声音将它吸引过来，出现在希瑟面前的仍然是曾经在噩梦中出现过的怪物。

是那条露出獠牙，从嘴巴里流出口水的疯狗。有着被纵向劈开的颚骨，长得如同畸形的狗一般的怪物。

在梦中的游乐场最先出现，遭遇时只能选择逃走的对手。

在走廊的更深处还有一个噩梦中所没有的异形……个头矮小，全身覆盖着苍白肌肤的怪物。

但是，现在的希瑟手中持有武器，手枪是一个连巨大的怪物都能打倒的、值得信赖的伙伴。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实战经验，所以希瑟感觉不到类似刚才的那种恐惧，连颤抖也都不像刚才那样剧烈。

在疯狗没有扑上来之前，希瑟决定先发制人，于是她扣动了扳机。四颗子弹射向对方没有毛的身体，因为从小开始接受的射击训练，子弹几乎全部命中……比较可惜的是第一颗，由于稍微偏离了目标而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如同腐烂汁液般的血液在地板上蔓延开来，疯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从它裂开的头部所露出的锋利牙齿长得奇形怪状，看上去显得异常恐怖，而且会让人联想到鲛，被它咬一口的话肯定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这时，又一群疯狗出现在走廊深处。

不好！

希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即便是用手中的手枪，也无法一下子干掉如此多的疯狗！

她连忙转过身，朝着左侧的走廊深处跑去。在尽头处，有一扇通往大厅的门。

在二楼大厅的中央有一条楼梯井，这条环形楼梯一直从一楼连接到三楼，在构造上形成一条回廊。跑进大厅的希瑟虽然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不过当她看到两个长有粗壮手臂的怪物正在四处游荡时，还是不禁感到愕然。

她连忙躲进支撑着回廊的支柱的阴影中，然后将手伸进上衣的口袋中摸索着，确认备用弹夹的数量。还剩两个，每个弹夹中有十颗子弹，所以加上手枪中剩下的一共只有二十五颗子弹。

想要打倒这种有着粗壮手臂的怪物，从在女性服饰店的经验来看，每消

灭一个至少要耗费一整个弹夹。那么眼前的这两个怪物就至少需要两个弹夹。可是即便消灭它们两个，如果在其他地方遇上新的怪物，那么剩下的五颗子弹也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不能再浪费子弹了！”希瑟做出了决定。

平时父亲哈利就经常提醒她注意的这个坏习惯，看来终于要在这里改正了。

在柱子的阴影中观察了一会儿，正如之前看到的那样，这些巨大怪物的动作都很迟缓。即便是在梦中也是这样，那时不是在游乐场里成功地从它的身边逃走了嘛！这次只需要故技重施，肯定能再次奏效！

两个怪物还在回廊里面四处徘徊，希瑟将突破的目标锁定住其中的一个。当那个家伙转过身去时，她以最快的速度从柱子的阴影中窜出，目光紧紧地盯住对方高大的背影以及几乎堵住整条回廊的粗壮手臂。

虽说怪物的身材高大，好像已经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希瑟快速地钻进怪物手臂与回廊扶手之间的狭窄缝隙，她打算一下子挤过去，然后朝着通往升降机的通道跑去。

可是发现了希瑟的怪物的动作竟然出人意料地迅速，虽然它的脚步很迟缓，不过手腕的动作倒是惊人地灵活。还没等希瑟做出动作，就先伸出手拦住了她的去路。

“啊！”

希瑟连忙停下脚步，接着向后一跳。从怪物手臂前端深处的如同刀刃般的手掌，间不容发地横着扫过希瑟的身前。

情况突变，希瑟也只好改变原先预定的计划，转而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可是通往升降机的另一侧走廊却已经被防火卷帘门隔离开，那边根本无法通行。

高大的怪物此时已经摆好姿势，将整条走廊都封闭起来，并伸出爪子快速朝希瑟逼近。

而注意到骚动的另一头怪物也从希瑟的身后慢吞吞地靠了过来。

希瑟处于被双方夹击之势。

惟一的逃跑路线就只有附近的书店了，如果这两头怪物追进店里，那么眼下腹背受敌的情况至少能够得以好转。

希瑟跑进书店，只见里面并排摆有几列书架，上面摆满了各式装订的书籍，甚至还有类似《莎士比亚全集》之类的大部头。在跑到书店深处的收银台之前，希瑟都没有放缓脚步。这时，她在收银台后面发现了一个类似后门的出口。从那里也许能够到达电动扶梯。回头看了看刚刚撞破橱窗玻璃的那两只怪物，希瑟穿过后门离开了这间书店。

注：所多玛和蛾摩拉，位于死海西边的两个化成了灰的城市，一个在所多玛山脚，另一个在马沙打山脚。

3

一个女人伫立在购物中心的通道上等待着。

她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没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一副禁欲的模样，看上去宛如一位将自己隔离在俗世之外的修道院僧尼。

但是，她的眼睛中充满了愉悦的光芒，好像有着无穷的变化。

终于……

这个全身漆黑的女人并没有说出口，而是在心中默念道。

终于开始了，新时代的黎明。

从漫长的睡眠中醒来。

但是，现在还不能说是朝阳升起。

地平线的另一端，在混沌的黑暗之中只能够隐约看到一片模糊的鱼肚白而已。

为了让黎明真正来临，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必须要……

女人在心里暗自笑着，等待着。

虽然希瑟穿过后门逃离了书店，不过这条紧急通道中通往升降机的门还是被锁上了，通道两侧的门也都是如此。无法打开这些被封闭的门……难道说只能再次返回那些怪物所在的书店吗？

一边鼓励着自己，希瑟一边勉强打起精神继续前行。

“你听好，希瑟！”父亲曾经无数次教育过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逆境都不要气馁，不要放弃继续前进，肯定能开辟出新的道路。你有能力做到这一切，你的身体里有一颗坚强的内心，直到最后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知道了，爸爸。”希瑟对在心里浮现出的哈利说道。

“我不会认输的，这些事情都难不住我！我一定能够平安回家，只不过会稍微晚一些而已，可不要不等我就自己吃晚饭哦。”想到这里，希瑟紧紧地握住了手枪。

好像有什么人站在这条阴暗通道的前方。虽然是个人的外形，不过全身一片漆黑，看不清楚……难道又是怪物？

希瑟将枪口对准那个人影，然后慢慢地靠过去。

无论是长袖的上衣还是一直垂到脚踝的长裙都是毫无装饰的纯黑色，原来对方是一个修女打扮的女性。随着不断靠近，希瑟看到那个女人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中央，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

“请问……”希瑟迟疑地问道，“您是没来得及逃走的人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怪物又是什么？请你告诉我！我现在完全是一头雾水，这里又没有其他人……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人。”

面对希瑟提出的如同连珠箭般的疑问，那个女人好像终于要张口回答。

可是，从那张好不容易张开的嘴巴里说出的却是一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话。

“它们前来迎接开始，为了夺回被人们所占领的乐园……”

“你在说什么啊？”希瑟皱着眉头问道。

这个人也许已经精神失常了，这很正常，想要在怪物横行的状况下依然保持正常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或者她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疯子，又或者是个喜欢宣扬世界末日论，来鼓励大家痛改前非的人。

一身黑色服装的女人虽然还是面无表情，不过眼神里却闪耀着异样的光芒。

“你不明白吗？这一切都需要你的力量。”她用锐利的眼神盯着希瑟说道。

而希瑟只是耸了耸肩，回答道：“我不明白。虽然很遗憾，不过看起来我帮不上什么忙。”

还是不要和她扯上什么关系比较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一起行动，这个人也只会成为累赘。虽然就这样把她

一个人扔在这里还有些于心不忍，不过这是一个有名的“救生板理论”——在海中溺水的两个人不能同时抓住一块只能承受住一个人体重的救生板。在这种情况下，对另一个人见死不救是作为紧急避难措施而被允许的。所以还是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要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全，从这里逃出去以后再通知警察和救援队吧。

“我叫克劳蒂娅。”那个女人继续说道。

居然现在才开始进行自我介绍！

“幸会。”希瑟点了下头，“我记住了，我一定会派来救援人员的，所以请你在这里耐心等待。”

那个穿黑衣的女人拦住打算继续前进的希瑟。

“快回想起来吧。”虽然她的声音很低沉，不过当中好像包含了不容置疑的语气，“回想起我，回想起真正的你，回想起你应该做的事情……”

吱……

希瑟的太阳穴突然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你，是那个双手沾满鲜血，并带领我们前往乐园的人。”

吱……

好像在这个女人声音的诱发下，希瑟感觉头痛欲裂。

眩晕……在焦点模糊的视线中，只看到那个女人的双眼所散发出诡异的光芒。

难道自己中了她的催眠术？

希瑟对这个女人抱有很大的怀疑，“莫非……购物中心里的那些东西都是你弄出来的？”

“一切都是‘神’的杰作！”女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让人无法忍受的疼痛感一下子灌入希瑟的脑袋中。

“等一下！”

希瑟冲着那个女人的背影喊道。虽然想要追上去问个清楚，可是头部的剧痛让她甚至无法站起身来。可能是由于贫血吧，希瑟的眼前一片空白。

当纷乱的气息恢复正常，意识也变得清醒时，那个女人已经踪迹不见。

“她到底想要让我回想什么？”希瑟茫然地小声嘀咕着，“她到底对我……”

好像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嘴边，可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感觉就像是内心在拒绝自己回想起这个问题的答案。

4

那个叫克劳蒂娅的女人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希瑟在通道两旁的每一扇门中寻找着，应该有一扇门是没有上锁的，克劳蒂娅一定是利用那个房间回到了一楼。

可是失望在不断累积着，希瑟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也没有找到一扇能够打开的门。不过在尽头处她发现了一架电梯，那是工作人员专用的电梯。

“就是这个！”她试着按下按钮，电梯门应声而开。

这简直太简单了，自己之前所做的努力全都是些无用功，这可真让人生气。如果能早点儿发现……

希瑟一边想一边走进电梯。随着电梯的开动，她觉得在这个电梯铁箱子能

够暂时保证自己的安全，可是突然发出的响声却让她大吃一惊，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

掉落在地上的是一个小型随身收音机。

希瑟紧握着手枪朝天花板上望去，只见电梯的紧急出口的盖子敞开着。

好像从开始时就一直敞开着吧。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不过看上去应该是这个收音机被放在紧急出口的边上，然后由于电梯的震动而掉落下来的。

由于受到撞击，收音机的开关被打开了。里面响起了收不到信号时所发出的沙沙声。

希瑟捡起收音机之后开始转动调频刻度盘，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肯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她一心期待着能够听到关于购物中心的新闻，可是这个机器好像坏了，除了这些烦躁的噪音之外收不到任何节目。

“这是什么啊，一点儿用都没有！”



想要把这个收音机扔回地上的希瑟忽然停了下来，脑海中忽然闪现出父亲说过的话。小时候和爸爸一起露营时，他经常会即兴编造出一些故事来代替那些古老的怪谈讲给自己听。

“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有一台坏了的收音机。

那台收音机总是发出沙沙的噪音。

听不到天气预报。

其实这个收音机是一个胆小鬼。

由于害怕鬼，所以会哭泣。

好可怕啊，沙沙，太恐怖了。

那些可怕的鬼就在你旁边……”

想到这里，希瑟任由那些噪音响着，将收音机塞进上衣的口袋中。她将这些都视作父亲哈利的提示，虽然之前没有关于这件事做过讨论，不过哈利有可能是以亲身经历作为蓝本从而创造出了那些童话故事。因为这一切都太相似了……那个故事和自己目前所处的情况。难道之前自己所接受的训练都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吗？

打开电梯的门，进入眼帘的仍然是如同展开大嘴的无尽黑暗。

……真奇怪。

表示楼层的面板上显示着二楼，可是刚才这架电梯明明已经下降了啊。

希瑟提心吊胆地走出电梯，但是随即就停了下来。金属网的墙壁堵住了三个方向……那里是另一架电梯。

口袋中的收音机发出了刺耳的噪音。在正面金属网的另一侧好像有什么东西。

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紧紧地贴着金属网，干燥的身体正在蠢蠢欲动。

“不要。”希瑟下意识地开始后退，“这是梦吧？这一定是梦！”

她僵硬地笑着说：“这种事情就连小孩子都无法相信吧？”

生锈的电梯门在身后突然关闭，她被困在了这个金属网电梯中，此时已经无法回到刚才那个明亮的电梯了。

“快点儿醒过来吧，这个噩梦！”

她希望这是一个梦，看到的只不过是刚才那个噩梦的延续，而自己现在还在那个汉堡店里打盹。实际上，在金属网对面的那个如同苍老干尸一样的东西，也是在游乐场中看到过的怪物——就是那个被困在靠近游乐场入口处的电话亭中的家伙。在梦里看到过的怪物竟然出现在现实中，这简直太可笑了！

但是希瑟明白。

这并不是什么梦境。

这是不容否定的、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干尸怪将身体紧紧地贴在金属网上，双眼透过网的缝隙目不转睛地盯着希瑟。

由于这一幕过于可怕，希瑟想要将视线从它的身上抽离，不过又考虑到对方有可能会破坏金属网朝自己发动攻击，所以只能全神贯注地盯着它。

在两个人互相直视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的心里竟然产生了一种这个怪物并没有敌意的想法。

怪物的那张看不清五官的脸，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看上去真的好像是在微笑。

竟让希瑟有种怀念的感觉。

不仅仅是在游乐场的入口……应该还在其他地方见过它……

哐当，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击让希瑟中断了思考。

干尸怪的身影继续朝着上方移动，随即消失不见。

之前还在移动的电梯忽然停了下来，接着电梯门自动打开。

那里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黑暗的空间。但并非是完全的黑暗，不知从哪儿发出的微弱光线经过不规则的反射后将空间变得稍微明亮了一些。

即便如此，在眼睛还没有完全适应黑暗之前，希瑟就听到了脚步声，而口袋中的收音机再次发出了噪音，听上去就像是某种凶猛的野兽所发出的低吼。希瑟连忙举起手枪并扣动了扳机，虽然只是没有目标的乱射，但是敌人惟一可能发动攻击的地方只有敞开的电梯门而

已。果然，黑暗中的怪物发出了惨叫声后便倒在地上，希瑟仔细一看原来是疯狗怪物。

在怪物倒地身亡的同时，收音机里的噪音也随之减弱……这与父亲编造的童话故事中的情节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不知道原因，不过这个收音机好像可以感知到怪物的靠近，并通过噪音的强弱来预警。

摸索着镶嵌在墙壁中的扶手，希瑟开始小心地移动。大概是这个方向吧，一刻也不想留在这里。自己就像是无意中闯进了恶魔四处徘徊的冥界，内心感到无比压抑，甚至无法呼吸。

“擦亮你的心灵，希瑟。”那晚父亲哈利的话又浮现在她的耳边，“不要一味地相信自己的耳朵，野兽会蹑手蹑脚地靠近你。要用心去感受它们。”

在小学放暑假时，父女二人结伴去露营。在远离人烟的阴暗密林中，为了锻炼胆量，希瑟在没有照明设备的条件下一个人在密林中穿行。

“你要小心，森林里有熊和土狼。”

希瑟十分害怕，但只能将父亲的警告当成是一个恶意的玩笑。身边发出的极其细微的声音把她吓得几乎灵魂出窍，即便如此，希瑟还是强忍着泪水继续在森林中前行。这段不足一百米的路程，让她觉得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行军。希瑟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哭并顺利完成任务的原因，完全出于她对父亲的信任——他一定会保护我的。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哈利一直和希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从头至尾跟着她走完了全程。熊和土狼之类的话当然只是玩笑，当女儿完成这项任务时，哈利的脸上也沾满了泪水。他紧紧地抱住希瑟，就像是在乞求对方的原谅……

多次在黑暗森林中行走的经验忽然在希瑟的心中苏醒过来。

她的感觉就像是雷达一样灵敏，眼睛此时已经适应了黑暗，可以在不依赖墙壁的情况下前进。

难道父亲之所以会锻炼自己，全都是为了今天做准备吗？他到底预见到了什么？

父亲，您到底是什么人？

我又是什么人？

那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女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希瑟在心里胡乱地想着，可越想就越是觉得混乱……

在通道两边被上了锁的门之中，希瑟终于找到了一扇没有上锁的。打开那扇门之后是一条宽阔的通道，虽然看不清楚四周，不过好像就是购物中心的主要区域。那么说正面玄关的出口就在附近！

在喜悦的潮水刚刚涌现之时，希瑟也感受到了邪恶的气息。收音机发出刺耳的噪音，隐约看到前方站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又是那个家伙——粗壮手臂的怪物。

虽然希瑟想要试着朝正面玄关奔跑，不过那里也有两个邪恶的怪物，所以应该逃不出去。

趁着她还在犹豫之际，对面的怪物已经挥舞着长有尖锐爪子的手臂发动了攻击。

希瑟连忙向后退去，这时她和刚才的那道门之间产生了一段距离，已经无法跑回去避难了。

无所谓了，反正就算是跑回去也无法离开这里，眼下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想到这里，希瑟朝着与正面玄关完

全相反的方向跑去。由于怪物还没有收回挥出的手臂，所以在它的左侧闪出一块空隙，无论如何，当务之急就是先甩开这些粗壮手臂的怪物。

在动作迟缓的怪物反应过来之前，希瑟快速从它身边的空隙中穿过，打算接着朝主要购物区的深处跑去。十分不凑巧的是，一道防火卷帘门将这条通道给封闭住了。

可恶！

希瑟咂咂嘴巴，然后转过身来。当她刚才闪过怪物身边的时候发现了在走廊的另一侧有一条岔道，看来只能去那里碰碰运气了，但愿那里能有一条迂回的小路通往深处。

刚才被希瑟钻了空子的怪物此时已经调整好姿态，挥舞着手臂再次逼近，就这样将那条岔路口堵得严严实实。无奈之下，希瑟只好满足怪物想要成为标靶的愿望，虽然耗费了整整一个弹夹，可是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在接受了子弹热切拥吻之后，怪物无力地倒下了，而希瑟则踏过它的尸体跑进了岔路中。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右转，她发现了一个从门的缝隙中露出微弱光线的房间。也许会有人在那里，希瑟在一丝微弱希望的驱使下走进了房间。

这是个仓库。虽然在墙边放有高高的货架，可是上面却没有任何商品，只堆积着厚厚的灰尘。在这个空旷的房间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一个被遗留下来的物品，就是那个在架子上散发出光芒的手电筒。是那种可以夹在胸前的口袋上，不会占用双手的手电，希瑟理所当然地捡了起来。

虽然是个小型的手电，不过投射出的光倒是很亮。惟一让希瑟感到不满的是这个手电的样式与噩梦中出现的那款一模一样……如果这是噩梦的延续，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她知道现在并不是在做梦。这是比噩梦更可怕的现实，如果是梦，那么最后总是会醒来，即便是以悲剧作为结局，只要醒来就会平安无事。在这个现实中也会有结局吧？最后自己能够平安回家吗？

离开仓库之后，希瑟朝着通道的更深处走去，来到另一个购物区域。

用手电照亮对面的黑暗，她忽然觉得这里有些眼熟。

这里是从紧急出口出来，穿过一条紧急通道后最初到达的那个地方。

……怎么可能……

就像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流逝了漫长的岁月一般，通道两边的店铺看上去已经荒废了很久。地砖都已经褪色，到处都显现出斑驳的迹象。商店的橱窗也都不再有光泽，玻璃上出现条条裂痕，有的甚至已经破碎。这个世界就像是忽然一下子发生了改变似的……

希瑟小心地走进一家商店，那是与第一头怪物遭遇的女性服饰用品店。店内已经是一篇废墟，腐烂的黑色地面，焦黄的墙壁，原本摆放在那里的光鲜衣服早已不见踪影，那头怪物的尸体也不知所踪。只剩下几个金属衣挂还孤零零地挂在衣架上。

走出商店后，希瑟开始考虑下一步行动。

现在该怎么办？由于防火卷帘门的阻碍，所以无法前往购物中心的大厅，紧急通道的门也锁上了，那里也无法通行……

看来只有原路返回了。

只能返回刚才的那条走廊，然后想办法前往正面玄关。

5

“怎么回事？”希瑟感到很吃惊。

她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来到购物中心正面的玄关，可是无论是用力推还是拉，那扇大门就是无法开启。透过玻璃望向外面，不知不觉中早已夜色苍茫，好像从天而降的黑暗将整个玄关都埋藏了起来。

两头粗壮手臂的怪物还在希瑟的身后追赶着，她仰望电动扶梯，可是出现在手电灯光中的只有前方不远处的防火卷帘门，根本无法上到二楼。

稍微有些自暴自弃的希瑟朝着怪物所在的方向跑去，她并不是由于悲观而选择了死亡。在玄关附近有一家汉堡店，只要在用手枪击碎玻璃门应该就能逃进去了——那扇门应该不会安装了和玄关大门一样的防弹玻璃。虽然怪物也有可能会闯进去，不过店里一定会有后门。既然那家书店是这样的构造，那么整个购物中心的店铺应该都是一样的。

就在和怪物即将遭遇的一瞬间，希瑟终于来到了汉堡店的门前。可是却没有时间拔枪朝玻璃门射击，只能全神贯注地闪躲怪物挥舞过来的沙袋般粗壮的手臂。在堪堪避过对方的拳头后，希瑟由于失去了重心，肩膀重重地撞在汉堡店的玻璃门上……然后就势破门滚进店内。

真是侥幸！玻璃门没有上锁。

但是，她好像就此用完了所有的运气。店内深处的后门却打不开，虽然只能推开一道缝，可是这扇门好像被人在外面用什么东西堵住了。

这下子自己可就成了瓮中之鳖。

两只怪物争先恐后地打算从狭窄的门挤进来，虽然动作很迟缓，不过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作为救命稻草的手枪，此时只剩下一整个弹夹和五发子弹。

“无论陷入什么样的险境中都不要慌乱。”父亲哈利曾经说过，“首先要冷静地分析情况，仔细观察四周，寻找可以利用的东西。”

希瑟环视整个汉堡店。这里和她之前打盹时好像有些不一样。

虽然现在十分需要补充弹药，或者是能够成为武器的东西，可是这里原本是一个提供食物和休息的场所，应该不会有那种不相关的东西吧。

突然，希瑟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那个东西上。

那是一条降下一半的梯子。

阁楼？

就算那里仍然是死路一条，也总比留在这里面对这些怪物好。

希瑟爬上桌子，然后纵身一跃。

虽然距离并不算远，不过她还是没有够到梯子。

有什么是可以钩住梯子的东西……啊，有了！

希瑟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段折叠在一起的铁丝，那是她从女性服饰用品商店中顺手拿来的金属衣挂。原本是为正面玄关的大门上锁的情况所预备的，打算将这截铁丝作为开锁的工具。虽然她根本没有撬锁的经验，不过还是想要试一试，如果幸运女神真的站在自己这边，那么一小段铁丝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因为“一定要不停地尝试，不要否定任何可能”是父亲哈利的名言。由于怪物的原因，使得她根本没有机会挑战玄关的大门，不过竟意外地在这里发挥

了作用。

希瑟将铁丝拉直，然后将前端弯成了一个钩状，这样只要站在桌子上就能够到梯子了。

她转过身朝两只怪物挥手作别，然后攀上梯子。

上面并不是阁楼，而是二楼的某条通道。

难道说这是一条紧急消防梯……是在火灾发生时作为逃生口专用的吗？这个购物中心的构造也的确有些奇怪，也许是这里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扭曲。从怪物在商店里横行这种异常事态来看，也许是发生了时空扭曲。

希瑟在心里暗自想道。

二楼是刚才已经走过的地方。如果前往那个楼梯井，应该还会再次遇到那两只怪物，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只有去试试看了。购物中心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也许刚才无法进入的地方，现在已经变得畅通无阻了。

虽然通往三楼的自动扶梯并没有被放火卷帘门挡住，不过希瑟并没有上楼的打算。

我不想上去，我想下到一楼！

随着她继续前行，当走到家电商店的门前时忽然传来了噪音。希瑟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那并不是口袋中的收音机所发出的噪音。放置在家电商店橱窗里的电视机忽然打开了，画面中出现了杂乱的雪花点，并响起沙沙的噪音。

希瑟被吸引了过去。

整个购物中心都变成了废墟，为什么只有这台电视机还是正常工作？

在灰白色的雪花点中，好像还混杂着其他的东西。

希瑟凝神观看。

是一张人的脸？

孩子……好像是个女孩。

“爸爸。”那个女孩说道。

她的脸上好像还带着痛苦的表情。

希瑟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感觉那个女孩子有些眼熟。虽然那张脸很快就混杂在雪花点中消失了，可她仍然没有将视线从电视机上移开。应该在什么地方见过吧……好像马上就能回想起来。

可能是有长时间盯着电视画面的原因，希瑟感到有些眩晕。

杂乱的图像让她的眼睛开始疼痛，脑袋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

这与克劳蒂娅相遇时的症状一模一样。

希瑟离开电视机，感到有些不愉快。这并不是心情上的不开心，而是一种莫名奇妙的生气。愤怒在内心中苏醒……只能这样来形容这种感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是很重要的事情，有关你的身世。”那名自称叫道格拉斯的侦探是这么说的。

……秘密……我的过去……

告诉我，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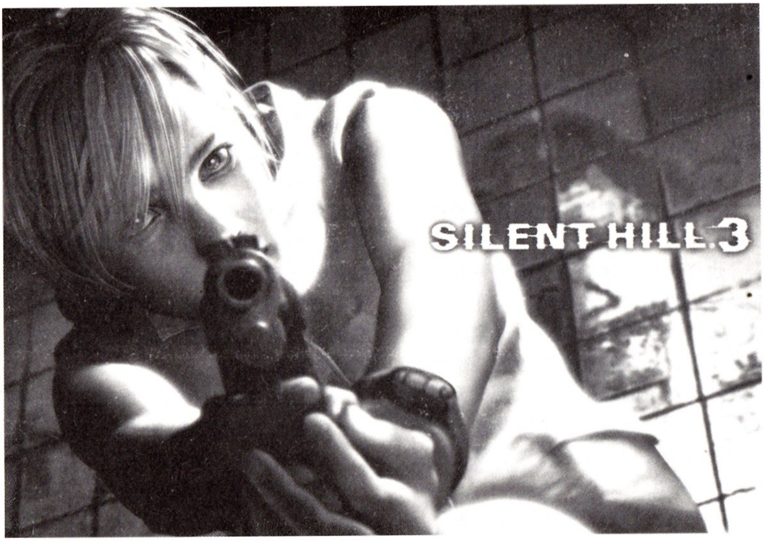
希瑟紧咬着嘴唇想道。

你知道吧？你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到底是什么人？

迷失在这个迷宫中，甚至感觉连内心都迷失了，希瑟为了寻找出口而再次前进。

在漫无目的的彷徨之后，只好再次原路返回。

希瑟无精打采地垂着肩膀，走遍了二楼的每一个角落，将所有能够通行的地点都搜索了一遍，却没有找到能够回到一楼的楼梯或者是梯子。在长时间提



心吊胆地躲避怪物之后，她感到筋疲力尽。不过提到收获，她从一个貌似武器商店的废墟中找到了一些弹药……如若不然，这个十七岁的甜美身体早就已经被怪物们生吞活剥了吧。

朝着最后的希望——三楼走去，希瑟迈着无力的脚步走上了早已停止运行的自动扶梯 。

同样有障碍物挡在通往三楼楼梯井的通道上。希瑟在乍看之下险些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声，不过她又仔细地看了看，原来在障碍中间好像有一道门。那是一个构造非常奇特的东西，一块没有浇筑完的混凝土墙？不，看上去更像是一块切割好的岩石被放置在那里……

希瑟有一种预感。

这就是结局了。

接着就会开始新的篇章。

这扇被封印的门就是通往解开秘密之旅的开始……

希瑟推开了那扇门。

在三楼大厅的回廊中巡视一圈之后，希瑟在楼梯井的另一面发现了一条梯子。

她的心情就好像是掉进地狱中一样在梯子上攀爬着，不一会儿就下到了底部。

这个本应该是一楼大厅的地方，连给顾客提供休息的喷泉都不见了，露出了好像建筑物地基一样的地面，四周一片空旷。围绕在周围所有的店铺的橱窗都破烂不堪，店内的墙壁也是一片斑驳，好像变成了一个个洞窟。整块地方看起来就像是地狱中的鬼怪上演生死决斗的斗技场。

对，就是斗技场。

这是为了希瑟而准备的死亡舞台。

咆哮声响起，地面也开始微微颤抖，有什么东西正在那些洞穴的深处快

速移动。

希瑟对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东西感到毛骨悚然。这个家伙甚至比粗壮手臂的怪物还要巨大，就像是一条超级肥胖的蚯蚓。它的表皮看上去十分光滑，同时也十分坚硬、厚重。

希瑟连忙用僵硬的手指紧紧地握住手枪。

也许是能够轻易将子弹反弹开，蚯蚓怪没有表现出一丝动摇，反而愤怒地露出了尖锐的牙齿。看上去就像是鲜花盛开一般，如同花蕾般绽放的头部朝两边裂开，从中间露出的血盆大口大大地张开，宛如一朵腐肉质地的花卉。之前所遇到的那些怪物在它的面前简直可爱得如同洋娃娃一般。

面对它径直砸下来的攻击，希瑟只能拼命地躲避。被它压在身下的滋味儿一定不好受，如果被直接压死倒还好，就怕在没死的时候被它那口尖锐的牙齿咬住，在彻底死去之前都只能仔细体验被生吞活剥的痛感。

差一点就成功咬住希瑟的怪物顺着下落的态势，继续朝前方移动，钻进了大厅对面的洞穴中。就在希瑟以为怪物已经离去，正准备松口气的时候，蚯蚓怪又从其他的洞穴中折返回来，再次发出吼叫并露出利齿。

希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父亲的脸庞在她的脑海中如闪电般闪过。

父亲坐在小床旁边的椅子上，正在给自己读故事书。

那晚的故事名叫《蜥蜴和游侠》。

父亲惟妙惟肖的朗读给年幼的希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听大家伙儿说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游侠拿起弓箭说道‘那么就让我去收拾那条蜥蜴吧’。在和蜥蜴遭遇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出手对付它，而是用轻蔑的语气来挑拨敌人。‘什么嘛，这种废物蜥蜴，真是一点儿都不可怕’，听他这么一说，蜥蜴感到什么恼火。‘我要一口把你吞掉！’蜥蜴张开大嘴朝游侠扑来。而游侠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只见他冷静地朝着蜥蜴张开嘴巴开弓放箭。锋利的箭矢一下子射进蜥蜴的嘴巴里，并狠狠地刺进了它的肚子里。就这样，蜥蜴被这个聪明的游侠轻松地干掉了……”

为什么会如此相似，眼前的这一幕和多年前的故事情节简直一模一样。

想到这里，希瑟竟然笑了。

虽然蚯蚓和蜥蜴并不一样，不过也差不多。

这条蚯蚓就好像在效仿故事中的蜥蜴。

而眼前的这一幕完全是故事情节的再现！

笑容凝结在希瑟的脸上，不断涌现的疑问让她根本笑不出来。

到底是谁在效仿？

蚯蚓吗？

还是说……

笑容忽然变成了担心的神情，希瑟将枪口对准蚯蚓怪那张巨大的嘴巴，并扣动了扳机。她确信那里就是对方的弱点，因为这个家伙与故事中的蜥蜴是一样的……

子弹一下子射穿了蚯蚓怪嘴巴里柔软的肌肉组织。

随即，它发出了与刚登场时的吼叫截然不同的惨叫。

既然由于被射中而感到疼痛，那么只要闭上嘴巴就可以了，可是在这个低能生物的脑海中，针对疼痛的反应就只

有长大嘴巴发出哀嚎而已。

希瑟抓住机会继续射击。

她毫不留情地射光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

怪物终于停止了惨叫。

如同凋谢的鲜花一般闭上了嘴巴，脑袋无力地横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在这个已决出胜负的斗技场中没有欢呼声。

寂静融入了黑暗，而黑暗也不知朝着什么地方消散。

"怎么？"

希瑟瞪大双眼看着周围的变化。

她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大厅，刚才的那一片废墟好像从未存在过……铺着漂亮地砖的地面，供顾客休息的中央喷水池，这是一个充满了现代都市气息的大型购物中心。

"我回来了？"

是噩梦？

还是现实？

刚才的都是梦？我一直在做梦吗？

但是希瑟的手中仍然紧紧地握着那支与她患难与共的手枪，疲惫的身体上已经刻下了与怪物殊死搏斗的经验，朝大厅里望去仍然没有一个人影，地面上到处都沾满了肮脏的血污……仿佛在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梦。

第二章　甜蜜的家
MY SWEET HOME

1

那些怪物好像全都从购物中心里消失了。

没有凶猛的吼叫，也没有其他什么声音。

当希瑟再次朝真面玄关走去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喊住了她。

"希瑟！"

那个对希瑟来说早已经忘却的中年男子就坐在玄关大厅中的长椅上。

"发生了什么事？"

道格拉斯·卡兰德从长椅上站起身，慢慢地走了过来。

那张无精打采的脸上露出了一副困惑的表情，好像是对购物中心里所发生的异变感到吃惊……不过希瑟对他的这一态度仍然表示怀疑。

"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干的吗？你们都是一伙的。"

面对希瑟的怒目而视，道格拉斯仍然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如果不是装出来的演技的话。

"我们？你说什么一伙的？"

"那个叫克劳蒂娅的女人和你是一伙的吧？"

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合谋策划了整件事，想要让我陷入圈套——希瑟在心里是这么认为的。在这个所有人都人间蒸发的购物中心里，只有道格拉斯和克

劳蒂娅还能平安无事，这就足以说明一切。

"克劳蒂娅！"道格拉斯意外地提高了音量，"她也在这儿吗？真糟糕，不过为什么……"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她是我的委托人，就是她让我来找你。可是她为什么也会在这里呢？"

"如果她自己能找到我，干嘛还需要侦探呢？"

"可是……"道格拉斯有些犹豫，"那些怪物又是怎么回事……真可怕……难道说地狱的大门被打开了吗？"

道格拉斯的脸上所浮现出的害怕好像真的是发自内心。

"这都是因为你找到了我。"希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这是什么意思？"感到很诧异的道格拉斯问道。

希瑟耸了耸肩，接着道："啊……反正我就是有这种感觉，这些奇怪的事情和我有着某种联系。"

希瑟捂住额头，她再次感到头痛，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剧烈……

"和你有关？什么样的关系？"

"你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一些事情才对，之前你不是想跟我说关于我身世的事情吗？"

"哦，我从委托人那里听说你是个养女……"

希瑟一下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也能算是秘密嘛！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将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了。那么……我真正的父亲是谁？阿拉伯的大富翁吗？"

"关于这一点，我的委托人想要亲自告诉你。"

"真无聊。"

说完，希瑟不再理会道格拉斯，朝着购物中心的出口走去。不用再展示她的撬锁技术，玄关的大门很轻松地就被推开。

"你要去哪儿？"道格拉斯在她的身后喊道。

"还用问吗？"希瑟头也没回，只是轻轻地一挥手，"当然是回家了，回到那个虽然不是我亲生父亲，但却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的身边。"

那些在购物中心里发生的奇怪的事情，肯定与我有着什么联系。

但是，我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不，我知道。

虽然知道，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在逃避着什么……

在通往海泽尔大街地铁站的楼梯上，希瑟在心里考虑着这件事。她的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地下通道中，此外没有其他声音，也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前行的人、擦肩而过的人、从后面追上来的人……除了她以外没有任何人。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类都已经灭绝了似的。

还在继续。

噩梦并没有结束。

是的，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希瑟抽出插在腰间的手枪，像之前在购物中心时那样做好了开枪的准备，然后小心地继续前行。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全都消失了，希瑟轻松地穿过空无一人的检票口，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类似野兽咆哮的声音。她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车站里的照明灯在不停地闪烁，希瑟借着胸前手电所放射出的光芒不停地朝四周巡视着，可是却没有发现

怪物的身影。应该躲藏在更深处，这十分符合它们地狱恶鬼的身分，这些家伙就在地铁车站里等待着希瑟的到来……

在前往站台的途中，一张广告牌上被画上了奇怪的图案，这与希瑟之前在购物中心的洗手间中发现的记号一模一样。这个诡异图案在手电的照耀下浮现出可怕的深红色。

2

死亡……

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命运。

就连我也必须面对。

这就是哈利在最近刚刚意识到的事情。

觉悟与死心可以说是十分相似的两种心态，都不会让人感到害怕。

但是，哈利却感到很生气。

无论怎样，这都是由于注意到那些家伙的存在才造成的。这不像是穿衣戴帽那么简单明了，在法庭上也没有能够通用的证据，甚至无法从客观的立场做出判断……但是哈利却毫不动摇地深信不疑。从目前所发生的状况中能够嗅出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可以用皮肤感受到，这是作为作家哈利·梅森的直觉。经过常年逃避并不停地搬家之后，还是被它们知道了自己的住处。看来这次势必要和它们上演一出激烈的殊死搏斗了……这也是被追踪者所应具备的灵敏嗅觉。

此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家伙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对这里展开了监视。

坐在公园草坪上的那对年轻男女、坐在长椅上的老人、满面春风地进行服务的餐馆服务生、手推车里装满了在超市购买的商品，还带着一个孩子的中年主妇、刚刚搬到公寓楼上的中年夫妇。这些家伙都装出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是平常的小市民。

但是他们在发现目标时的眼神却说明了一切，如果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专家还好，而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些业余选手组成的集团罢了。如同刀锋般投射过来的视线、紧紧盯着目标的视线、不自然地突然闪过的视线……这些都逃不过哈利的眼睛。这些家伙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消息了，哈利甚至认为这些人都在波特兰发生的内部争斗中死了……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愿望而已……那帮家伙的生命力就像是蟑螂一样顽强，而如同蛇一般的执着信念和苍蝇一样令人厌烦的纠缠让他们再次聚到一起对猎物展开追捕。

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我。

哈利咬紧牙关，脸部的肌肉开始不停地抽动。

这是明摆着的事。

那些家伙的目标是我心爱的女儿……希瑟。

抓住双膝的手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用力，虽然他正坐在起居室电视机前的带扶手的椅子中休息，可还是感到有些不舒服。他心不在焉地听着电视里喜剧演员如同连珠箭般脱口而出的笑话和被他的幽默所逗笑的观众的笑声，实际上却担心得不得了。也许让女儿独自上街是个错误的决定。

不，哈利苦笑着摇了摇头。

希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自己不应该继续束缚她的行动。现在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她带在身边，随时保护她。而只

能靠她自己来保护自己，就算是让她置身于狼群之中，甚至是比狼群还要可怕的生物，都只能如此。我现在已经……

“是进展性的肝癌。虽然很遗憾……”

医生坦率地通知哈利，他的目光扫过病历，就像是看了一眼菜单并报出感兴趣的菜式。

哈利丝毫没有感到震惊，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只有女儿的身影。她如此年轻却失去了保护人，以后只能自己去面对一切事情。对此，哈利觉得非常对不起她。

他强行拒绝了医生提出的住院建议，并趁着希瑟上学时，悄悄地前往医院接受治疗并取回药物。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他不想让其他人为自己担心，也不想让他们悲伤。

死亡并不恐怖。

这就是哈利的心声。

因为即便我死了，灵魂也是不朽的。

虽说如此，女儿却是他惟一放心不下的。

哈利不想让女儿再次遇到那种事情，可是那些不停纠缠的家伙实在很讨厌，这使得他无比担心女儿的事情，并觉得无力的自己十分可悲。

“平安无事地回来吧，希瑟。”

电视中的观众们被喜剧演员逗得捧腹大笑。

甚至连释放出微弱光芒的荧光灯都没有，走下通往地铁站台的楼梯后是一片漆黑的空间。隐隐飘来一股臭味，就像是肮脏的公共洗手间里的氨水所散发出的臭味。站台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污渍，那种粘腻的感觉就像是透过鞋底一直渗进鞋子里，希瑟微微皱起了眉头。

出现在手电光线中的都是些荒废的场景……斑驳的混凝土墙壁、锈迹斑斑的地铁轨道等，这些都让她联想到在购物中心遭遇到的那些事情。

“那种如同噩梦般的废墟我已经受够了。”希瑟小声地说道，祈祷不要再次发生那样的事情。

不过，很少去教会的她的祈祷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虽然这个站台就是给往家的方向行驶的地铁停靠，可是墙上所标示出的目的地却是其他地方，自己所要去的站台在另一侧。

希瑟咂了咂嘴，这是一个如果被父亲看到就会惹他生气的坏习惯。

“看起来电车不会马上就来。”

她想要横穿铁轨向另一侧移动，因为再次走楼梯的话实在有些麻烦，而且如果空间发生了扭曲，那么还是无法保证能够确切地找到站台，所以横穿铁轨是最方便、最准确的方法。

希瑟刚跳下站台，便从隧道的深处投射出炫目的灯光，并响起了警笛声。

电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不是吧！”

希瑟连忙爬回站台，快速行驶的电车一下子从她的身后疾驰而过，险些将她卷入车轮之下。心脏剧烈跳动着，额头上也冒出了汗水。那列电车好像一直都在等待着她横穿铁轨的时机，只能让人想到这是充满恶意的行为……

希瑟满怀愤恨地盯着对面的站台，叹了口气后朝楼梯走去。

一成不变的凶猛嚎叫声从远处传来，比起那些近在眼前的怪物，这些没有出现的敌人更加让希瑟感到害怕。在购物中心里的那几场战斗，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至今还会让她感到心惊胆颤。

“不要藏了，快点儿出现吧。”

虽然希瑟提高音量打算给自己壮胆，不过这些声音好像被黑暗尽数吸收，反而让她更加害怕。

走下楼梯之后，希瑟发现这里仍然不是自己所去目的地的站台。真奇怪，这里明明没有其他楼梯……而且应该只有两个站台，不是这个就肯定是另一个。这个空间果然发生了扭曲。

这时，她发现在同一个站台的另一侧还有一条楼梯。虽然曾经无数次在这里乘车的希瑟根本不记得有这样一条楼梯，不过眼下也只能试试看了。随着不断靠近，口袋中的收音机开始发出噪音。在楼梯的阴影中闪现出疯狗怪物的身影，它歪着纵向裂开的嘴巴发出了呜咽声。

“原来是你啊。”

希瑟微笑着说道。疯狗怪物可以说是比较熟悉的对手，此时相遇竟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只要知道了对方的真实面目，刚才的恐惧就如同退潮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用手中的枪冷静地瞄准目标，只用两颗子弹便消灭了这个敌人。

疯狗怪物发出了最后的惨叫声后倒在地上。

只有脚步声的寂静并不是能够让人平静接受的东西。

感到一阵寒气沿着脊椎升起的希瑟连忙回过头，在手电放射出的光晕中出现了一个干巴巴的东西。那个东西将身体紧紧地贴住铁轨上方的天花板，小小的双眼盯着希瑟。

是干尸怪，曾经在购物中心的电梯里遭遇过的家伙。

虽然之前由于被金属网阻拦而没有受到对方的攻击，可是现在……希瑟还是小心地举起了手枪。搭在扳机上的手指不知为什么显得有些犹豫。干尸怪并没有行动，也完全感受不到它会发动袭击的预兆，只是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动物一样紧紧地盯着希瑟。她将枪口对准地面，虽然并不觉得对方是一个无害的怪物，不过也的确没有必要对没有展开袭击的对手浪费子弹。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敢大意，一边注意着干尸怪的动向一边走上楼梯。

“保佑我……父亲，保佑我能够平安回家……”

希瑟从小在城市长大，性格刚强，能够冷静地面对所有事态……可是目前这种异常事态实在过于危险。她紧紧地握着挂在脖子上的挂坠，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哈利温柔的笑容，这才是她的避风港。少女孤独地在这个如同迷宫一般的地铁车站中四处徘徊。

您一直在守护着我。

从孩提时开始一直到现在。

如果有来世的话，相信我一定能够成为你真正的女儿。

虽然您不想溺爱我，对我严加管教……为了使我能够保护自己，为了让我即使处于逆境之中也不会迷失自我……也许就是您的这些做法使得学校的教育显得有些草率，是您教会我人生中的挫折是如此重要。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这个女孩的成绩一向比较糟糕，对待学业的态度也并不认真，所以受到了老师的注意。她甚至敢于和男生们打架，是个不折不扣的野丫头。

哈利对这些事情只有苦笑的份儿，之前的焦急就像是场玩笑，只要回想起和希瑟在一起的回忆，他的心态马上就

会缓和下来。

虽然希瑟现在正是盛气凌人的十七岁女孩，可是在哈利的眼中她永远都是可爱的七岁孩子……和那个自己没能保护的女孩一模一样的脸。

泪水滑过他的脸颊。

后悔的念头至今还在疼痛。

我怎么会轻易落泪呢。

哈利背靠着椅子背直起身体，并用手拭去脸颊上的泪水。如果被妻子茱迪看到的话，一定会受到她的斥责。如果我不振作些，那么等到了天堂时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她呢。由于那个孩子的事情，我已经亏欠她太多了……

突然响起了警笛声。在好不容易到达前往目的地的站台，一条疯狗怪物不失时机地出现，而此时希瑟正在横穿轨道。

她急忙爬上站台，甚至都来不及回望一眼身后的怪物。

在爬上站台的那一瞬间，她身后的疯狗怪物一下子被撞飞了起来。以猛烈速度进站的电车由于突然刹车而发出了刺耳的噪音，终于在距离停车位置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终于可以回家了！

希瑟高兴得手舞足蹈。

整节车厢的门都被紧紧地锁上，能够打开的只有最后的那扇门。希瑟刚刚走进车厢，那扇门便猛地关了起来，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利用圈套完美地捕捉到猎物的捕蝇草。

难道又中了他们的圈套？

可是眼前的情况根本无法逆转，只能投身于其中随波逐流，就这样安于天命吧。

希瑟努力地想让自己乐观一些，并朝着车辆的深处——电车的前方走去。就算车里一个乘客都没有，至少也应该有个驾驶员吧，不然的话这辆电车根本无法运行吧。对人类的依恋使得她想要见到驾驶员，其实无论是谁，只要能遇到其他人就行，那样会让她觉得这个噩梦已经结束。

……在列车的最前方并没有有车头，这列电车只有车厢在前进，这令希瑟惊愕不已。

原本打算在今晚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给希瑟。

自己所患的病、她出生的秘密、为了不让她害怕所一直隐瞒的关于“那些家伙”的事情……

还要讨论一下今后的事情，此外必须把自己资产的过户手续都交代清楚。

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谈这些事情。

因此，哈利特意为今晚准备了非常豪华的料理，甚至还在烤箱里烤了一只鸭子。不过哈利的厨艺还是将法国吐司完美地烤成了焦黑色，所以这些美食佳肴大部分都是从意大利餐厅叫的外卖。

在公寓的房间里到处弥漫着烤鸭的香味。

想要快点看到女儿大口吃肉的样子。

哈利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这丝笑容很快就消失在苦涩的神情中。

一股异臭侵入了他的鼻腔，遥远的回忆一下子被唤醒，那是如同腐坏的尸骸似的味道。在哈利的身后，不知有什么东西潜入了房间并发出脚步声。

哈利忽然紧张起来，肾上腺素在体内奔涌。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再次相遇，真不是什么好的时机。

“对了，希瑟她……”

好像发生了最为可怕的事态，那个小镇，寂静岭……虽然原本以为只要不靠近那里就不会有事……

“能不能再稍等一下？”

哈利从椅子中站起身来说道，他没有转过身，因为根本不想看到身后的那个家伙。

“我还有很多话想和女儿说，希望你至少给我一晚的时间。过了今晚，我这条命就随你处置。”

“不行。”一个声音回答道。

是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非常年轻，不过语气中却有种似曾相识的冰冷感。

“你拿走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夺走了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以及完美的新世界，你罪该万死。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原谅你。”

“你们果然是一丘之貉啊。”哈利苦笑着说道，然后迅速地从上衣里掏出一支手枪，这支枪就是为这种场合所准备的。

他甚至没有回头就勾动了扳机，目标并不是视野角落里的那只怪物，而是那个女人。

只要杀了操控怪物的主人，那么作为这个女人丑陋投影的怪物也会跟着一起消失吧。

但是，在哈利扣动扳机的同时，怪物敏捷地挡在女人的身前，并挥舞着金属凶器轻松地挡住了子弹。

“可恶！”

哈利转而将枪口对准了怪物。

这是徒劳的，手枪根本不适用于眼前这个对手。

但是，目前的情况也不能就此放弃，对方一定存在什么弱点。只要知道这一点……

哈利紧紧地盯着怪物的一举一动，同时熟练地装填子弹。就在他的视线下意识地转移到枪上的一瞬间，一把金属刀飞了过来。他急忙闪身避过，再稍微慢一点儿就会身首异处，可即便如此哈利的左腕还是挂了彩，手中的枪一下子掉在了地上。

“够了，你太累了。”女人露出了轻蔑的笑容，“希瑟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你的意思是人质吗？”哈利嗤笑着反击道，“不过，她是生命安全受到保护的人质。作为圣母的她，对你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吧。”

“也不尽然！”

“什么意思……”

“她作为圣母来说，如果能乖乖地完成自己的义务，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她选择反抗的话……”

“不要！”哈利脸上无畏的表情为之一变，接着用慈父般的语气恳求道，“你们不要折磨她，不要再让她……求你们了。”

说着，他竟然舍弃了尊严，跪在地上。

女人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道：“那样的话，你就死在这里吧。在拯救万民的新世界中可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你也一样。”

哈利从绑在小腿上的皮带中抽出一把早已藏好的匕首，然后迅速站起身来……

“你已经不再顾及希瑟了吗？”女人大喝道。

哈利挥拿着匕首的手一下子停在了半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比那只匕首大几十倍的凶器贯穿了他的前胸。

他连忙用手捂住不断涌出鲜血的前胸，然后倒在椅子上，嘴里还在喃喃自语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在逐渐模糊的视线里浮现出妻子的脸庞。

茉迪……我就要去找你了。

让我们一起守护那个孩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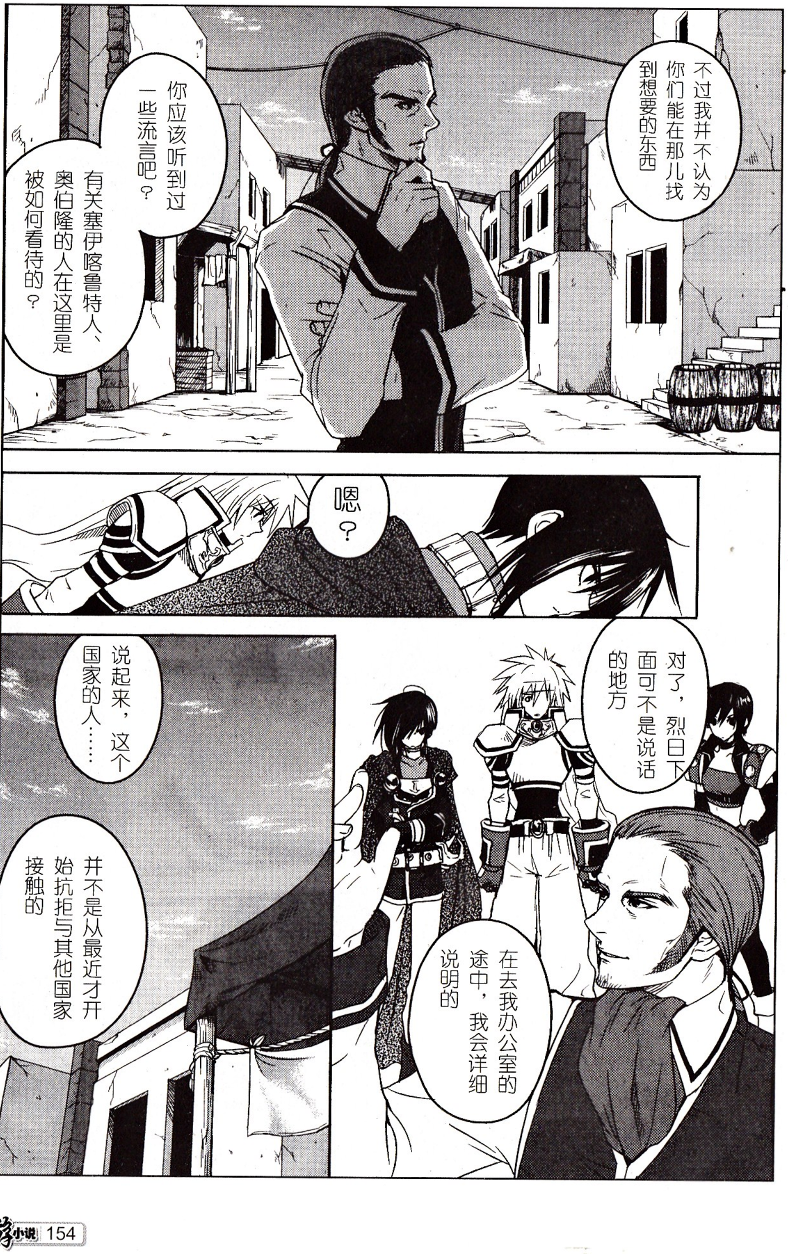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哇，好热呀
既然是沙漠王国，天气热是理所当然的。别发牢骚了
有临时的靠港许可证吗？
赶快卸货！
哼，异国的船居然这么嚣张
热沙大陆卡尔巴雷伊斯
首都卡尔比欧拉 港口区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喂！里昂！


巴鲁克！
好久不见。去年的剑术大会上我带回去一些卡尔比欧拉绸，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吧？
虽然是工作，但还是很高兴你能来。辛苦了
这是你朋友吗，里昂？
奥伯隆公司卡尔巴雷伊斯分公司的总管
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见过几面，
不过没想到他会特意来接我们
事情我从休格先生那里听说了。整个公司都会全力支援你们的
那就拜托了！
你那是什么表情？


没什么。只是觉得非常少见
里昂·马格那斯居然和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一起行动
你大概搞错了吧？
我和这些人只是因为任务才被安排在一起……
我们是一起冒险的同伴！
吵死了，给我闭嘴！
虽然有些唐突，不过我想知道这几天靠港的所有船只的情报
在哪里可以找到？
情报……
虽然直接找这里的官署会比较快……
还是先说说任务吧。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朝这个国家来了
不知道吸取教训……



不过我并不认为你们能在那儿找到想要的东西
你应该听到过一些流言吧？
有关塞伊喀鲁特人、奥伯隆的人在这里是被如何看待的？
嗯？
对了，烈日下面可不是说话的地方
在去我办公室的途中，我会详细说明的
说起来，这个国家的人……
并不是从最近才开始抗拒与其他国家接触的


一切的开端是1000年前爆发的大战争
战争结束后的历史都是胜利者撰写的
身为失败者的卡尔巴雷伊斯人民都被贴上了孱弱、卑劣的标签
战争结束时，胜利者得到了肥沃的土地，得以构建新的国家
失败者则被排挤到了这个严酷的沙漠地带——卡尔巴雷伊斯
贫困拉大了这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生活除了痛苦还是痛苦
这种状况滋生了强烈的排他主义
外国人自不必说，外资企业奥伯隆公司受到的阻力也相当大


不仅如此，以外国人为目标的扒手、盗贼屡禁不止，
祖先的遗恨与贫穷给了他们这样做的胆量
关于这个国家我之前除了名字什么都不知道……不过，看来难耐的不仅仅是炎热的气候
我现在才明白周围那些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瞪着我们的白眼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对事情十分淡漠，还有很多人觉得为了生存而犯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犯罪是没有办法的事，怎么会这样……
啊！
我对这种想法有同感


这个国家又不是因为喜欢贫穷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所有人都为了能生存下去而拼命挣扎着
他们一定觉得外人的事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吧
……
小姐你还真是厉害
不过，我是带着多少能帮帮他们的想法来担任这里的总管的
只要我们奥伯隆公司提供资金、技术，这个国家迟早会变得富裕起来
能实现的话就太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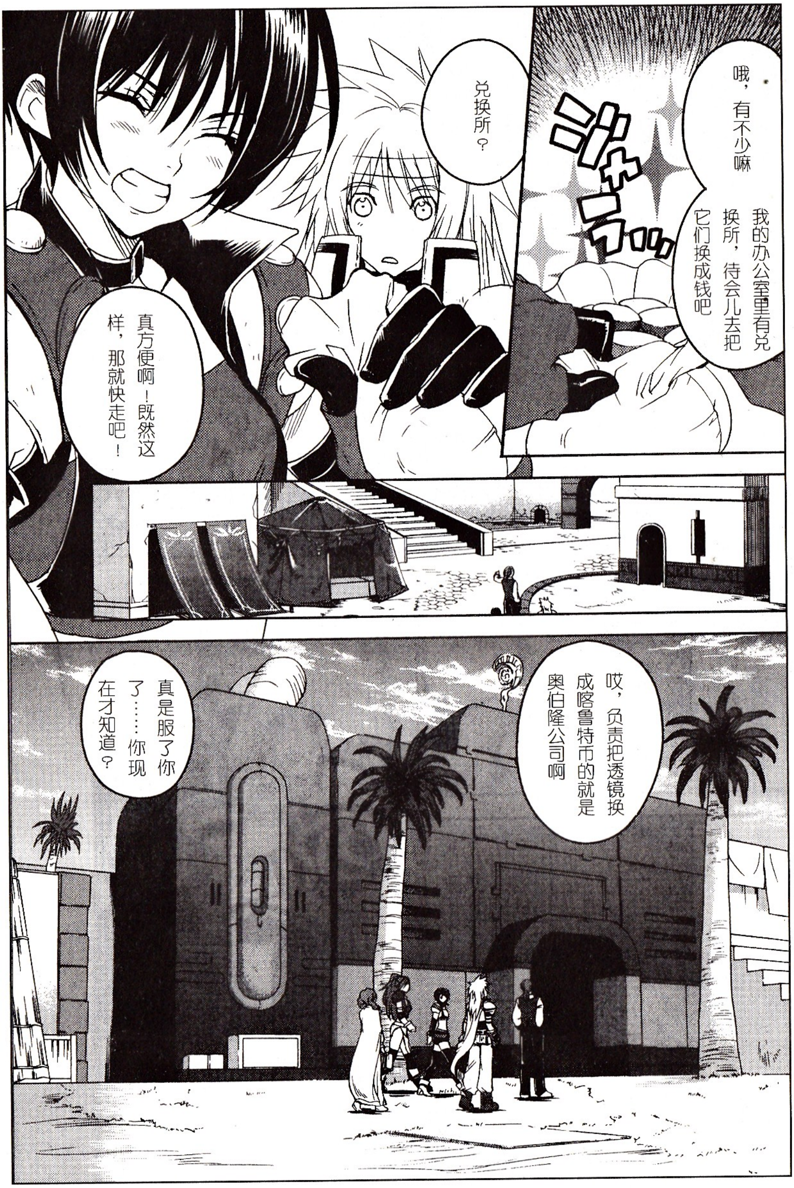

呜啊！
小心点儿！别一边闲聊一边走路！
啊，对不起……
请等一等
哇！


呃！
真是的，刚刚把话说完。看来一点儿也不能放松啊
哎？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啊露蒂？
他是扒手。都怪你太大意了！
这应该是你的吧
居然敢在我露蒂大人面前偷东西，胆子不小啊
ニヤリ
接下来怎么办？把他押送到官署去吗？


随你的便
反正官署是不会相信你们这些外国人的
果然是这样，你就是看准这点所以才找外国人下手的吧？
哼，很聪明嘛
怎么办？先把他送到官署去吗？
算了。下次要是再敢这么做就好好教训他一顿，
反正笨蛋的东西都已经取回来了
什么？笨蛋是指我吗？
不然还会有谁！好了快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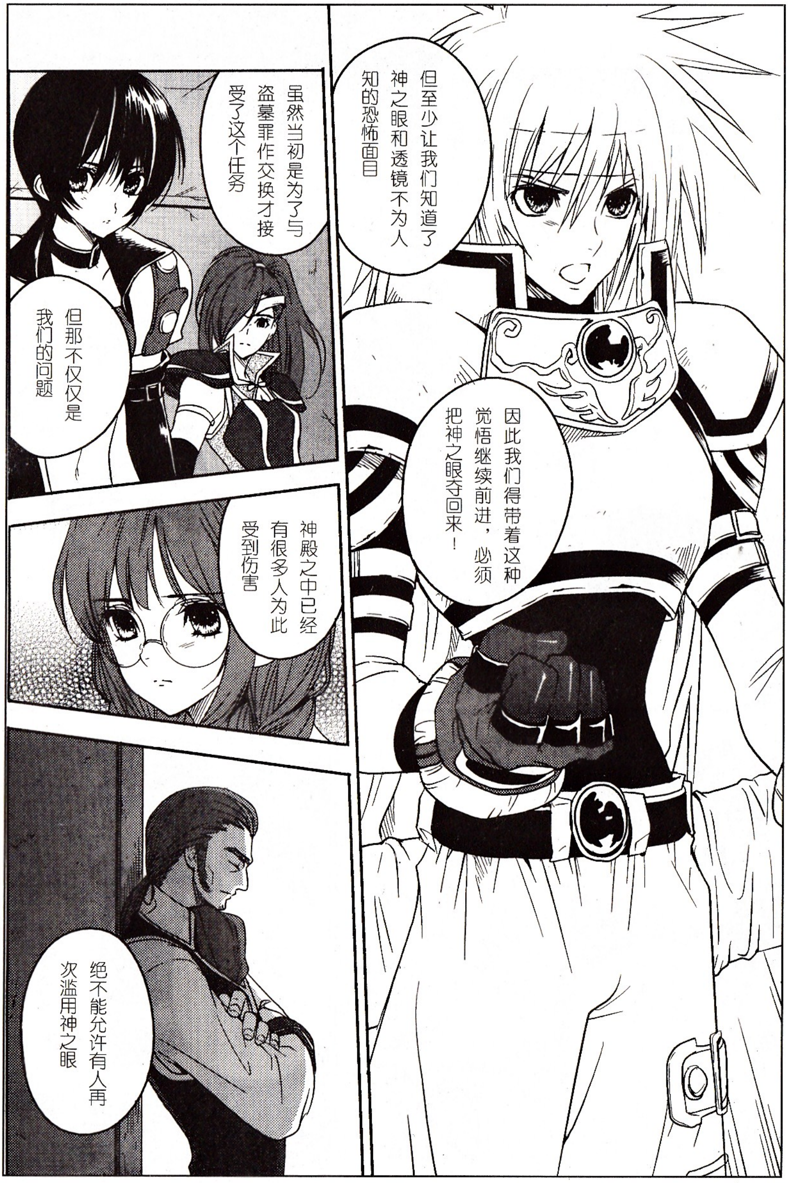

塞伊喀鲁特的……
情报如果准确的话报酬会比这个多一倍，
我想知道出入港口的货船的情报
特别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在哪里能打听到？
你在干什么啊里昂，我们走了哦？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去巴鲁克的办公室
我丑话在先，不许擅自行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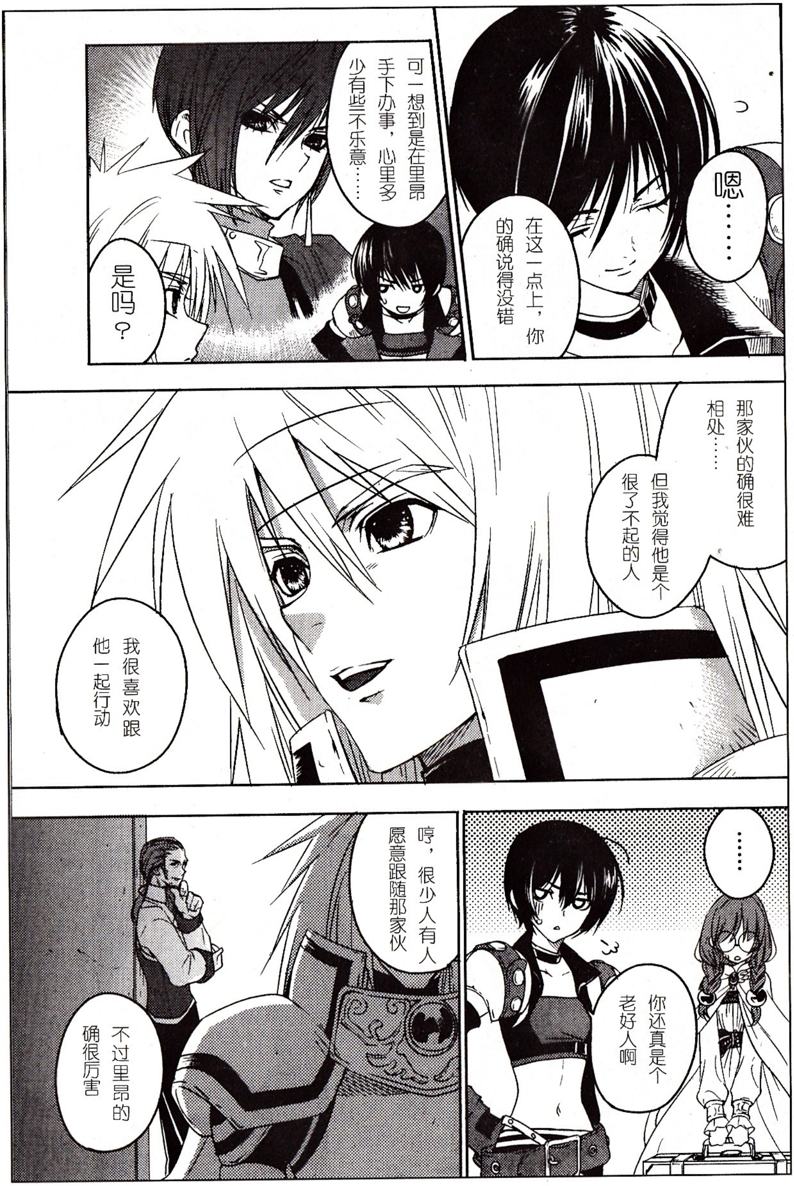

啊！
里昂你这混蛋！你那是什么态度！
擅自行动的是你才对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露、露蒂小姐，请冷静！
他不是一直都是那样的吗？
嗯？也对……
说起来，斯坦的这个口袋里是……透镜？
哎？啊，没错
击败章鱼的时候露蒂你不是让我把它们收好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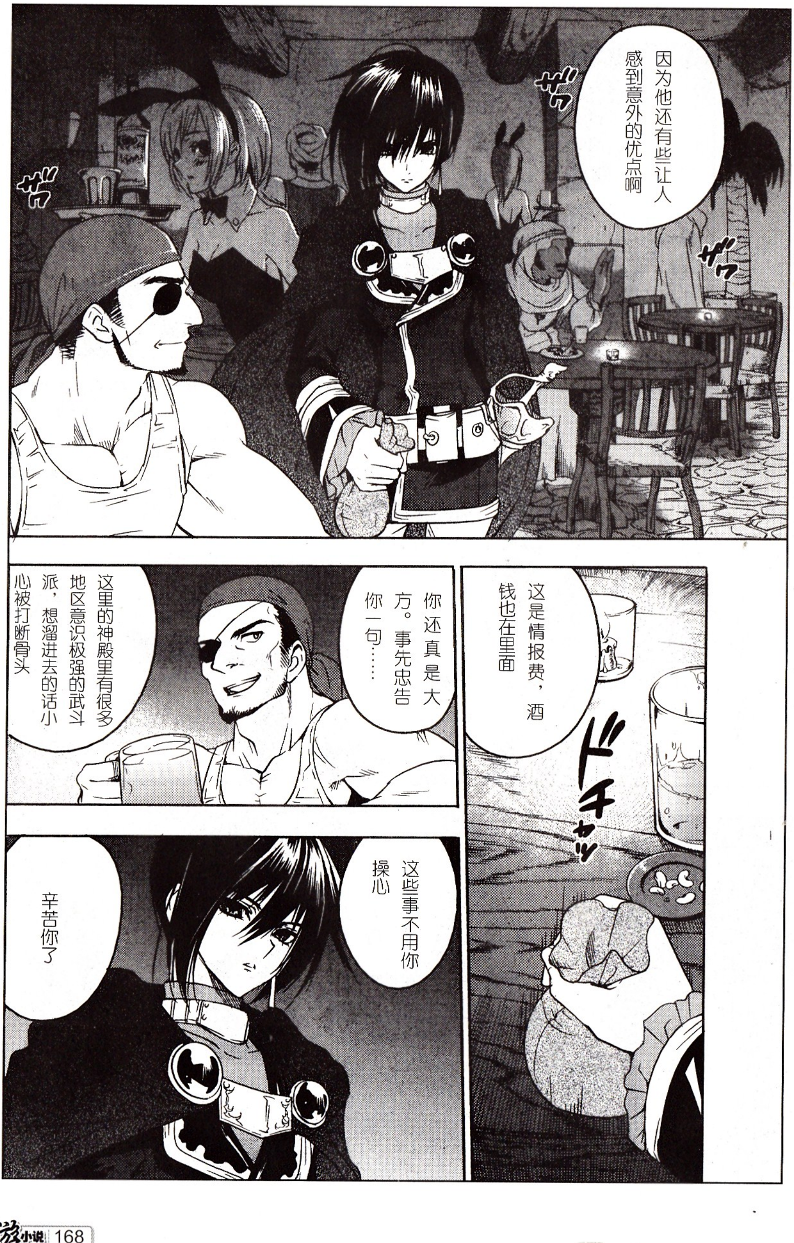

哦，有不少嘛
我的办公室里有兑换所，待会儿去把它们换成钱吧
兑换所？
真方便啊！既然这样，那就快走吧！
哎，负责把透镜换成咯鲁特币的就是奥伯隆公司啊
真是服了你了……你现在才知道？


奥伯隆公司研制的东西原本是我们在一千年前使用过的
这是种以透镜为原料的能量技术
看到这个时代的人让那种技术重见天日，我着实吃了一惊
从民间征购透镜更是一招妙棋
也就是说，我们在旅行期间之所以不会资金不足，都是多亏了奥伯隆公司？
那是什么意思？
嗯？我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
不过，我们对此也不能盲目乐观
由于透镜的巨大能量，使得它在武器开发这个领域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好的例子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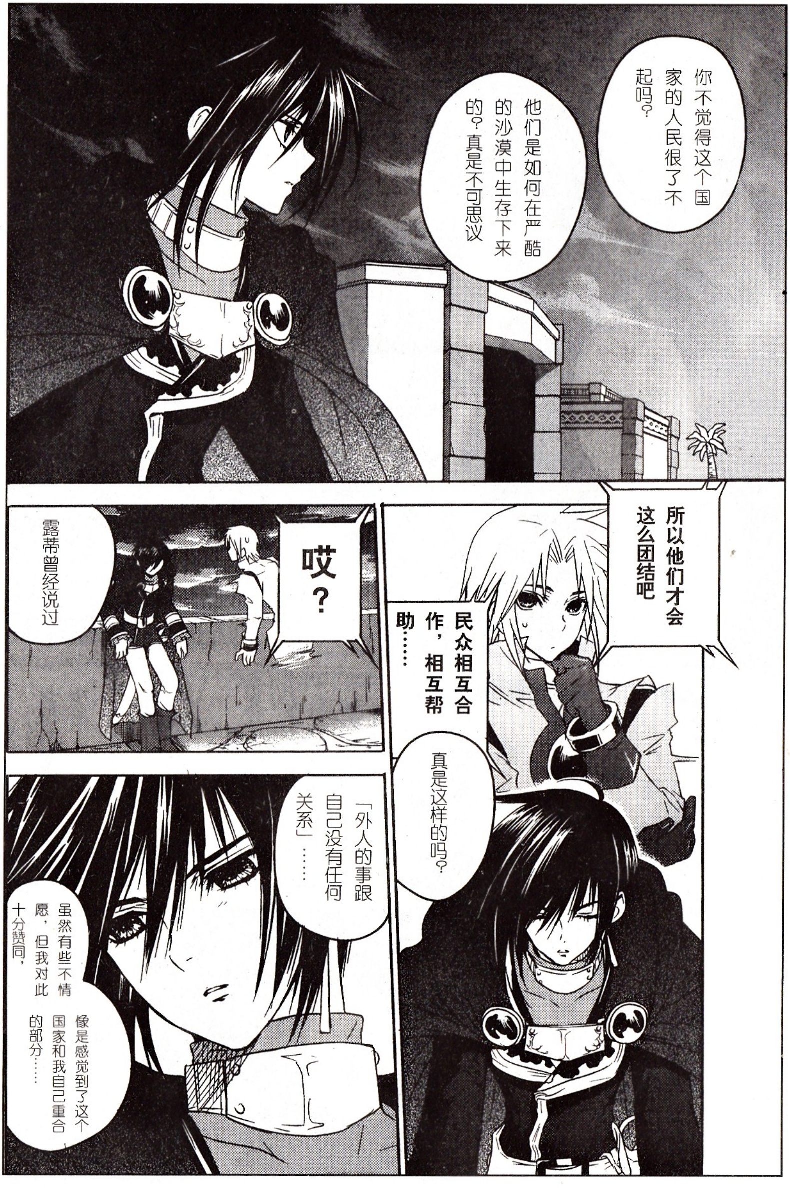

「神之眼」
想必你们在船上已经体验了神之眼的恐怖力量
操纵那种可怕怪物的神秘力量
其实和这种小型结晶的能量原本是一回事
那其实也是一种用特殊手法精制的透镜
透镜有着纯粹的、强大的力量
……
虽然看似很方便，可一旦使用方法错误，就会滋生恐惧……
别说得那么骇人
就算真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回到没有透镜技术的时代去，不是吗？
别这么说，露蒂
克雷门提也没有让我们不使用这种力量啊


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了神之眼和透镜不为人知的恐怖面目
虽然当初是为了与盗墓罪作交换才接受了这个任务
但那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
神殿之中已经有很多人为此受到伤害
绝不能允许有人再次滥用神之眼
因此我们得带着这种觉悟继续前进，必须把神之眼夺回来！


嗯……
在这一点上，你的确说得没错
可一想到是在里昂手下办事，心里多少有些不乐意……
是吗？
那家伙的确很难相处……
但我觉得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我很喜欢跟他一起行动
……
你还真是个老好人啊
哼，很少人有人愿意跟随那家伙
不过里昂的确很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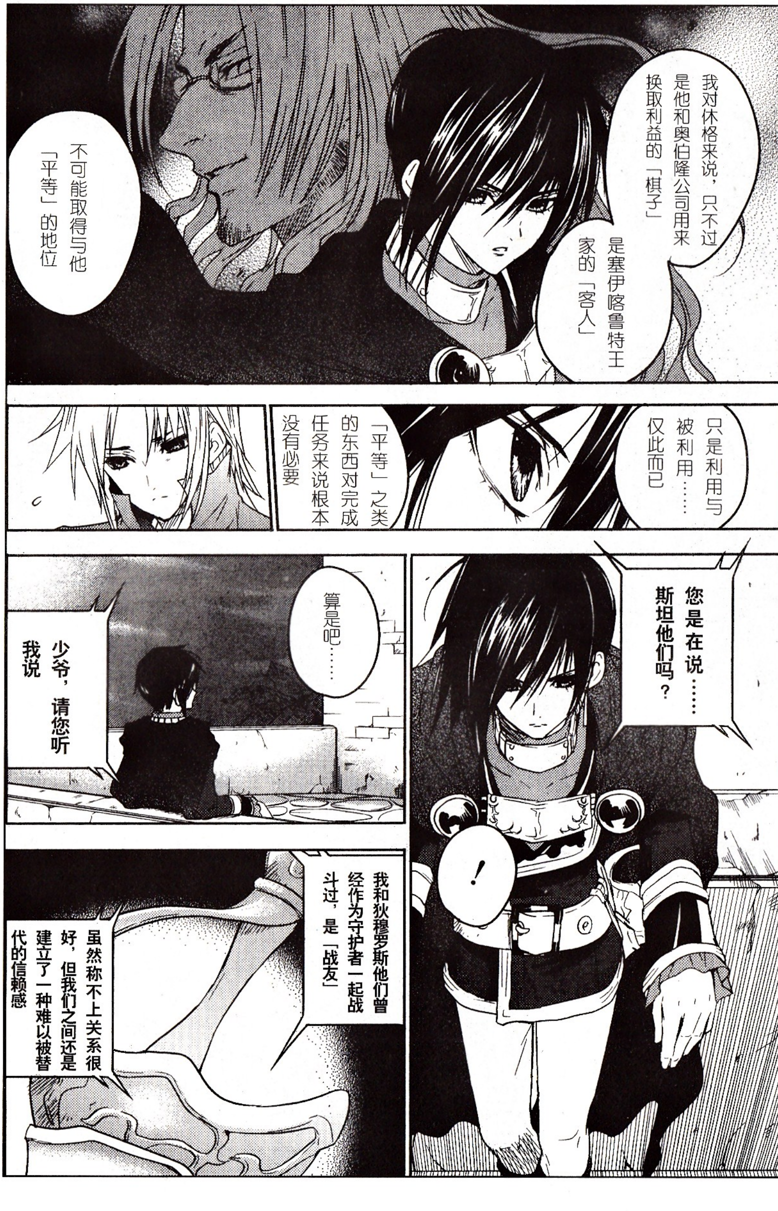

ザワ
ザワ
ザワ
因为他还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优点啊
这是情报费，酒钱也在里面
ドチャッ
你还真是大方。事先忠告你一句……
这里的神殿里有很多地区意识极强的武斗派，想溜进去的话小心被打断骨头
这些事不用你操心
辛苦你了


哼
能用钱收买的家伙还真是好说话
我不太赞同您的那种做法
你生什么气啊，夏露
不这样的话就得不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吧
请恕我直言，少爷
用肮脏手段得来的东西根本不足以为信啊
嗯？
如果继续和这次一样的做法，总有一天会吃苦头的
夏露
这个国家……


你不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很了不起吗？
他们是如何在严酷的沙漠中生存下来的？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团结吧
民众相互合作，相互帮助……
哎？
露蒂曾经说过
真是这样的吗？
「外人的事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我对此十分赞同，
像是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和我自己重合的部分……



他们很坚强
从不被情感束缚。为了生存下去，也不会在需要选择时犹豫不决
他们有这种觉悟……
为了生存下去，有时候必须得舍弃自己的手、脚……
要得到必要的东西，必须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因此他们只有舍弃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很简单的道理
我只不过是在效仿那种做法罢了
怎么可能！你想得太多了，少爷！
你应该知道，夏露，
我从一出生就学到了与此几乎相同的东西


我对休格来说，只不过是他和奥伯隆公司用来换取利益的「棋子」
是塞伊喀鲁特王家的「客人」
不可能取得与他「平等」的地位
只是利用与被利用……仅此而已
「平等」之类的东西对完成任务来说根本没有必要
您是在说……斯坦他们吗？
！
算是吧……
少爷，请您听我说
我和狄穆罗斯他们曾经作为守护者一起战斗过，是「战友」
虽然称不上关系很好，但我们之间还是建立了一种难以被替代的信赖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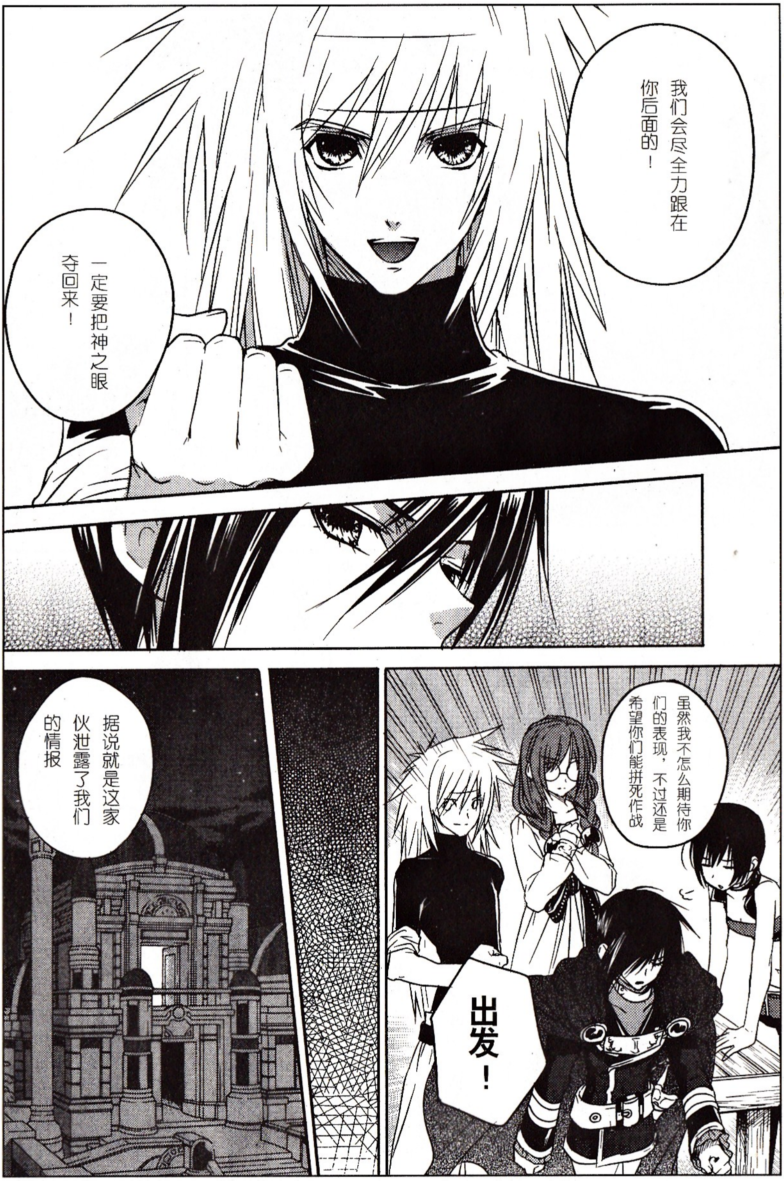

而现在，少爷您给了我们守护者一个机会
让我跟同时代的……之前曾经一起战斗过的人再次相会
我觉得这是与任务本身有着同等深意的事
我没有追求那种东西
我希望的只有两件事，
「里昂·马格那斯」这个人格的确立和摆脱休格的束缚
这个任务是一场战斗，为了达成那两个愿望，为了我自己的战斗
不然的话，我……


对了
如果说我希望与谁之间变得「平等」的话，那个人只可能是……
不
我说了些过分的话，对不起……


玛丽安
说不定我也有些太过焦虑了
没关系
但对我来说……


只要有她和夏露在身边就够了
其他的人……都是多余的
呜！
不胜荣幸少爷，
ガッ
啊！里昂你回来啦


找到克雷巴姆的踪迹了，准备出发！
目的地是市中心的史特雷兰兹神殿！
神殿!?
从他们靠岸的时间推断，那帮人一定还留在教会里
最好发动夜袭，一口气摧毁他们
明明已经背叛了教会，居然还要利用神殿
不可原谅！我们快走吧！
里昂！
ガバ


我们会尽全力跟在你后面的！
一定要把神之眼夺回来！
虽然我不怎么期待你们的表现，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能拼死作战
出发！
据说就是这家伙泄露了我们的情报



看样子他们的鼻子比我想像的要灵
先处理掉这条走狗，
然后把士兵分成两部分，分别负责神之眼的转移和警备
塞伊喀鲁特的追兵……
你们无法阻止神之眼和我的野心！
未完待续

文/卡伦　插图/kagalin



奥丁领域

[第九回]

康尼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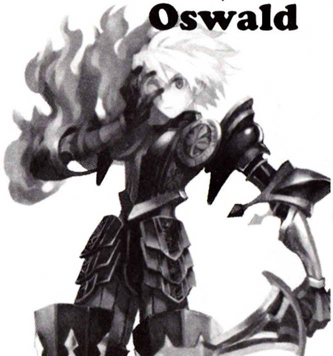
Cornelius



铁达尼亚王国的王子，薇尔维特的恋人。但在英格维的魔法下，他不但变成了一只兽人被扔进死之国，王子的位置也被变身为他的英格维替代。在从死之国得到魔晶具提尔芬古并返回现世后，康尼琉斯一直在寻找恢复原状的方法，并时刻关注着薇尔维特的情况。

奥斯瓦尔特

Oswald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魔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义父的背叛曾令他心灰意冷，但格温多琳让他又一次燃起了对于生命的希望。在杀死了最强之龙瓦格纳完成了与奥丁的约定后，奥丁将女儿格温多琳的所有权双手赠与了他。

格温多琳

Gwendolyn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魔王奥丁的二女。手持魔晶具——尼贝龙根之枪的她在战场上被敌人敬畏地称为“奥丁的魔女”，但生活中的格温多琳却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孩。她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为了父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为了不令父亲难过，她亲手杀死了军中重臣，并放走了被囚禁的薇尔维特，为此遭致了沉眠之刑，身为女武神的荣耀也被尽数剥夺。



薇尔维特

Velvet



原瓦伦蒂亚王国的公主，奥丁的私生女。当瓦伦蒂亚于一夜间亡国后，她与哥哥英格维以及被诅咒变为兽人的少数人民一同生活在赫尔斯堡地下。虽然死去的母亲曾预言其将在诅咒中死亡，但薇尔维特依然决心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为了寻找失踪的恋人康尼琉斯，她来到了铁达尼亚王国，但却中了三贤者的奸计身陷囹圄。

◎奥丁领域◎



英格维

薇尔维特的双胞胎哥哥，奥丁的私生子。由于对妹妹和康尼琉斯的感情不满，他将康尼琉斯变为了兽人，并为了某种目的变化为后者的形态。英格维除了妹妹外不会在乎任何事情，为了达成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他与三贤者是合作的关系，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奥丁。



奥丁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的父亲。冷酷的奥丁以其强大的战斗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魔王”之名在整块大陆上如雷贯耳。当七年前从预言中得知终焉即将来临时，他便下定决心要避免世界末日。为了得到终焉的关键——结晶炉，他与妖精之国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战争，并借奥斯瓦尔特之手杀死了曾赐给他力量的暴龙瓦格纳，而目的就是藏于瓦格纳体内的结晶炉钥匙——迪特雷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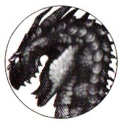
奥迪特

支配死之国恩迪菲尔的女王，持有的魔晶具为月光轮露娜。高傲而冷酷的她会给每个人留下极为高贵的印象。她为了某种原因将变为魔兽的铁达尼亚前王卡隆关押于冥界，并因此与之前的盟友奥丁彻底决裂。



乌尔佐

三贤者之一，铁达尼亚的宫廷魔法师。他以禁咒魔法将太古三龙之一的贝利亚收为魔宠，正与其余的两位贤者一同筹划着终焉的进程。



贝利亚

从众神时代生存下来的古龙之一，虽然境界只属于低等的虚影巨龙，实力依然不容轻视。但因一时疏忽，它被三贤者之一的乌尔佐施以了魔法，变为了只能听命于乌尔佐的魔宠。

前情概要

终有一天，灭世会降临于艾利昂大陆。

这就是名为“终焉”的预言。

六目兽、炎、死之王、大釜、最后之龙——当被称为“终焉五兽”的这五种预兆全部出现时，也就意味着终焉的开始。

艾里昂历2140年，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而意图得到结晶炉的拉格纳尼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也自此开始。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纷争后，林克菲尔德女王阿珐莉亚死于奥丁手中，战争宣告结束。但就在这期间，原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从死之国重返人间，破灭的乐曲也由此开始奏响。

被诅咒为兽人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他为了令自己的身体复原，以及与恋人薇尔维特重逢而一路拼搏着。

亡国的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她的梦想是解析出从死去的卡隆王那里得到的卷宗真相，打破自己将死的诅咒。而为了寻找行踪不明的恋人康尼琉斯，她毅然决定前往铁达尼亚，但却成为了三贤者的阶下囚。

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格温多琳，她继承了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尼贝龙根之枪，一心要得到父王奥丁的爱。为了救助同父异母的姐姐薇尔维特，她杀死了王国重将布利甘，因此被父王施加了沉眠魔法，并被剥夺了女武神的资格。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梅赛德丝，她刚刚挫败了堂兄梅尔文亲王的篡权阴谋，成为了妖精王国新的女王。而另一方面，为了替被奥丁杀死的母后报仇，妖精之国对拉格纳尼布尔的第二次战争即将展开。

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他没有任何梦想与希望，只是为了义父梅尔文而战。但当从临死前的义父口中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后，万念俱灰的他选择了自我了断。但如今却在经历了某件事后重返人世，并在杀死最强的暴龙瓦格纳后获得了将格温多琳唤醒的资格。

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五位少年少女会给整个艾里昂大陆带来多大的巨变……

第四章

星坠

序

神说，要有光
于是这世界就有了光
神说，这个世界太无趣了
于是从那天起
各种生物便在大陆上出现繁衍

神高高在上
神无所不能
神主宰一切
千年，万年
千万年来都是如此

但是，神有一天惊讶地发现
造物竟然对自己起了反逆之心
而更令他震惊的是
其实力竟然比起原初远远提升

神为神
最强即为神
千万年来，无数渎神者纷纷出现
然后化为尘烟，随风消散
可神悲哀地发现
自己竟有处无法比拟自己的造物
自存在起，神即为最强
因此
神……无法成长……
千万年来，造物之力与日俱增
与神的差距也随之越拉越近
终于
龙神战争让神明白了一件事情
神，同样是活生生的生命
神，同样可以被打败
神，并非万能……

那之后不知过了多久
神消失了
自此之后
神不再存在于艾利昂大陆
不再存在于这个位面
但在离开前
神留下了对造物的最后话语

其为预言，亦为诅咒
或为注定将至的命运

其之名为
终焉

第1节

康尼琉斯

艾里昂大陆历2147年9月15日。
铁达尼亚首都，巴格伦。

康尼琉斯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异动，沿着下水道一侧的墙壁慢慢向前行进着。

虽然贵为王子之身的他从未来过巴格伦地下四通八达的下水道，但瞎子都可以看出，遍布在此处各个角落的魔法结界肯定不是设计师的功劳。

整个下水道里笼罩着一层绿色的微光及淡淡的硫磺味，墙壁上不时可以看到闪耀着暗红色光芒的六芒星结界阵，如果是普通人来到此地的话，稍不注意就会因触动封印而当场暴毙。而随着距离中心区域越来越近，结界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几乎已经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所有通路。

借助手中提尔芬古的力量，康尼琉斯能避免受到结界的影响，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敢过于托大，而是尽量小心地避开结界威力最强的区域，力图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抵达目的地。

三天前在炎之国地下神殿中发生的那一幕，对于康尼琉斯来说就如同一场梦一样。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亲眼看到传说中将会毁灭世界的最后之龙——雷万汀的诞生，而这也验证了曾被他视为无稽之谈的“终焉之预言”的真实性。

也许是由于刚刚出生的缘故，那只头戴金色王冠的小龙力量远远没有康尼琉斯想象中的强大。其喷火攻击的威力虽然惊人，但在两位魔晶具的持有者——梅赛德丝和康尼琉斯的携手下，雷万汀不久之后便露出了疲态。

很明显，紫色小龙对于自己刚出生便遭受到莫名其妙的袭击感到非常恼火。当又一次被打飞坠地，并从地上爬起时，它本想张嘴喷吐龙息攻击众人，结果反而因气息没有调整好，一口气咽在嗓子眼里昏了过去。

“暂时到此为止吧，埃德蒙多的儿子。雷万汀尚需净化灵魂的火焰洗礼，而当我们下次再见时，就是世界毁灭的那一刻！”

在梅赛德丝的魔弹即将击中小龙时，站在高台上的斯卡特里以魔法将昏迷的雷万汀转移到自己身旁，而后狂笑着跳入了身后的岩浆火海中。

伴随着老死灵与小龙完全没入岩浆，地面突然间毫无预兆地剧烈震动起来，而原初之炎熊熊燃烧的高台更是于短短数十秒钟内分崩离析，坍塌在众人面前。

眼看整个地洞转眼间就有塌陷的危险，在场的三人没有再浪费时间，立刻通过来时的秘道撤离了出去。

虽然在逃离的过程中与林克菲尔德的那位小女王及其下属失散，不过康尼琉斯对此并不挂心。除了最后之龙果真存在令他感到异常震惊外，还有一件事让他非常在意，那就是斯卡特里王在得知自己身分后抛下的那段话语。

"干得漂亮，埃德蒙多的儿子，不愧是弑父之剑的继承者啊……怎么，你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吗？哈哈，难怪了，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八年前发生的事情吧。"

斯卡特里嘿嘿笑了两声，指着康尼琉斯手中的魔晶具说道，"这柄剑……埃德蒙多就是用它刺死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祖父卡隆，而后才篡位成为了铁达尼亚的新王。"

"……满口胡言！祖父明明是在八年前为了抵御你们以及那只魔兽的侵略才会英勇以身殉国的！"

"魔兽……哈哈，魔兽！卡隆啊卡隆，这也是你临终前的指示吗？"

斯卡特里轻轻抚摸着小龙头顶的王冠，继续说道，"埃德蒙多的儿子，你对自己家族自古相传的那种神秘变身力量一无所知吗？当时为了阻止铁达尼亚沦陷于我大军脚下，卡隆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了那种力量。很明显，他成功了，因为我引以为傲的军队如蝼蚁般被他碾成碎片，最终不得不撤离铁达尼亚。但是，未完成的力量却导致已化为魔兽的他失去理智，而铁达尼亚也在那时坠入了最可怕的噩梦中。如果不是埃德蒙多最终以那把剑杀死了他，恐怕现在铁达尼亚已经沦为废墟了吧？"

当斯卡特里说完这番话后，恢复过来的雷万汀就从他怀中挣扎了出来，朝着台下站立的三人猛冲过去，因此当时康尼琉斯虽然感到有些吃惊，但只能将所有精力投入到与雷万汀的战斗中。但当从地洞中逃出来后，他才慢慢回味起刚才斯卡特里所说的那番话语。

七年前令王城巴格伦陷入腥风血雨中的那只魔兽，竟然会是祖父卡隆？

父王是否真的如那只老死灵所说，是亲手杀死了祖父登上王位的？

他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手中那柄闪耀着幽蓝色光芒的魔剑，按照斯卡特里所言，这柄剑就是奥丁王数十年前赠予铁达尼亚王家的魔晶具——提尔芬古，而仔细想想，其外形及色泽也确实与他幼时的听闻非常相近。但是，为什么这柄剑会出现在冥界？

康尼琉斯心念一动，突然想到了自己不久前偷偷返回王宫时，父王在见到这柄剑时的失常反应。

"那柄剑……那柄剑……不会错……那柄涂满了鲜血的诅咒之剑……卫兵！快、快来人啊！把这柄诅咒之剑给我扔出去，卫兵！卫兵！！！"

如果这把剑真是提尔芬古的话，那么父王的反应进一步验证了老死灵所说并非虚言，既然如此，在冥界将这把剑赐予自己的那个强大存在难道是……

电光火石间，无数疑问闪现在康尼琉斯脑海中。原本他以为自己被变为兽人并投进冥界只是由于英格维对于自己的恼恨，但现在看来，一切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几经考虑后，康尼琉斯决定冒险再度返回铁达尼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向父王表明身分，并问清事情的真相。可当三天后他回到首都巴格伦后，却惊讶地发现情况有些异常。

原本繁华的王城不知为何变得一片死寂，就连往日熙熙攘攘的华纳海姆大道上也只能看到几个士兵的身影。大街上随处可见因暴力或火焰损

毁的建筑，他甚至能看见残垣断壁下压住的死者的惨状。此时距离他上次前来没隔多长时间，可景状却是天差地别，如今的巴格伦就如同一座死城一般，看不到任何活力与希望。

在偶然碰到一名想要偷偷逃离王城的市民后，康尼琉斯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不知道吗？下水道里出现了一条巨龙！每隔几天它就会爬上地面觅食，已经有几百人被它吞入肚中了！……反抗？别开玩笑了，谁能打败龙啊！关押在监狱里的囚犯已经全都供奉给那条龙了，可它依然没有满足，所以现在军队到处在巡逻，只要被抓到的人都会成为祭品！”

“怎么可能……父、国王怎么会允许军方作出这种事情？”

“这就是那个昏君下的命令！”那人愤怒地低声喊道，“国王肯定是疯了，所以才会轻易同意康尼琉斯王子和那个魔法师的提议。刚才我看见那个魔法师带着新的祭品在进入了下水道，所以才敢从地下室里逃出来。这个国家已经完了，你也快逃吧，不然被那些士兵看见就倒霉了。”

说完这句话后，那个市民急急忙忙地向着城门方向逃跑了。

而在略一思索后，康尼琉斯选择了与他截然相反的方向——通往地下水道之路。

虽然下水道构造的复杂程度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但康尼琉斯确信自己没有走错路。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距离那股甫一进入便察觉到的强大力量已经越来越近。哪怕是在密密麻麻的结界中，杀戮与狂暴的气息依然笼罩着下水道的每一个角落。

但不知为何，康尼琉斯似乎从这种力量中隐隐感觉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与悲伤。

在避过最后一个结界，并拐过通道拐角后，兽人王子终于抵达了下水道的最中心处，也就是传闻中仪式的举行地。

在此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将会面对强敌或各种未知危险的心理准备，但当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康尼琉斯还是惊呆了。

铁达尼亚的首席宫廷魔法师——一身白袍，头顶蓝色魔法帽的老者乌尔佐站在一个巨大的魔法阵中，双手食指呈45度指向上方，口中不时念诵出含糊不清的咒语。而在其正前方，一位身穿红衣的少女被高高吊在墙壁上，双手被绳索紧紧缚住，看起来正处在昏迷状态。

那个少女……竟然是康尼琉斯一直在寻找的恋人薇尔维特！

“乌尔佐！”

在来到此地之前，康尼琉斯原本的打算是探明情况后再伺机而动，但眼前这幕景象令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乌尔佐双手的魔法波动戛然而止，他转过身来，惊讶于竟然有人能突破自己布下的封印阵来到此地。而当他看到不远处对自己怒目而视的那个矮小的蓝色兽人时，一丝嘲讽的笑意令他嘴角扬起。

“啊，这不是康尼琉斯殿下吗？您什么时候回到这里的？”乌尔佐以近乎谄媚的语调说道，“看样子，您似乎没有找到令自己恢复的方法嘛，真是太遗憾了。”

“把那个女孩放下来！”康尼琉斯拔剑指向正前方的老魔法师，厉声喝道。

乌尔佐微笑着摇了摇头，脚下的魔法阵渐渐闪耀起暗红色的光芒。

“臣下恕难从命。恐怕您不太清楚，如今王城内出现了一条恶龙，必须依靠这位姑娘作为祭品才能令其安静下来，这样城中的无辜百姓才……”

“别在我面前演戏！”康尼琉斯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回答我，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他盯着老魔法师的眼睛，沉声说道：“作为铁达尼亚的老人，在伊莉特森林中你就该看出我手中的这把剑是什么，可你却对此只字未提。还有，当时预言之龙海因德尔已经死去了数天之久，别人也许不知道，但你怎么可能不清楚它的境遇？为什么利用我想要恢复原状的心理将我骗离铁达尼亚？这和那个假王子有什么联系？我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之所以会去到死之国……是不是你才是这一切真正的幕后主使人？”

面对康尼琉斯如连珠炮一般的问责，乌尔佐心满意足地捋着胡须点了点头。

“真不愧是王子殿下……您猜得没错，将您变成兽人的是那位假王子，而令您落入死之国，则是在下的作为。”

“理由。”

“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敢肯定，在终焉之日成为无冕之王的究竟是哪一位。是您？还是被囚禁在死之国的卡隆王呢？”

“……什么意思？”

乌尔佐呵呵一笑，在魔法阵的微光中缓缓向上空升去。

“星月双坠之日，生死失去分界之时；坠入死地的双面之王将于暗中升起，于己之翡翠王国登基；其为终焉的见证者，亦为乐园的创世者；他将目睹烈焰浪涛渐渐平息，赋予再度升起的大地翠绿及美丽……”

老魔法师如同念咒般诵出这几句诗后，将目光投向了身处于下方的康尼琉斯。

“这是终焉之预言最后一个章节里的诗篇。铁达尼亚在古艾里昂语中有着‘翡翠’之意，也就是说，将在终焉后成为创世者的那位伟大的无冕之王，必定出自铁达尼亚王家。”

“埃德蒙多王并没有学会王族自古相传的变身魔法，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他，而是将注意力尽数集中在被囚禁于死界的卡隆王身上。但令我们诧异的是，在被施以了诅咒后，您竟然也具备了预言中‘双面之王’这一条件。”

”那之后，我令昏迷的您进入了死之国，并引导您来到卡隆王面前，想要确认谁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而从您返回现世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月亮此时并未坠落，死之国也依然完好无损，如此一来，这世界上依然符合无冕之王条件的就只剩下了卡隆王一人，而您嘛……这个诅咒没有解除的方法，其实当一只兽人可能也挺有趣的吧，呵呵。”

他轻轻打了个响指，地上的巨大魔法阵随即发出嗡嗡的低鸣。而仿佛是感应到了主体的异样波动，遍布

于整个下水道的数百个魔法阵忽然间同时红光四溢，刺耳的共鸣声回荡在狭小的空间中，乍听上去令人头皮发麻。

而在此时，刻在薇尔维特背后墙上的那个魔法阵也溢起了红光。红衣少女虽然仍没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但紧皱的眉头和气若游丝的呻吟声却清楚表明了她正处在痛苦中。

“放开她！”

康尼琉斯愤怒地吼了一声，单足使力飞跃向前，持剑直奔空中的乌尔佐砍去。

乌尔佐不避不闪，而是微笑着看着疾飞而来的康尼琉斯，响指声再度于共鸣声中响起。

突然，幽暗的水池中宛若爆发般激起剧烈水花。伴随着足以令人耳膜震破的吼声，一头庞然大物忽然自水池中飞跃而出，其目标正是准备攻向老魔法师的康尼琉斯。

康尼琉斯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措手不及，而在空中也是避无可避。他急忙扭身转向那团疯狂扑向自己的黑影，左手按住剑背，横向举剑在千钧一发之际挡住了对方的撞击。但即使如此，那股强大的冲击力还是令他弹飞至十余米远，落地之后急速倒退了数步方才将其化解。

在强行抑制住胸口翻腾的气息后，康尼琉斯定睛一看，出现在自己正前方的是一条五彩斑斓的巨龙，其庞大的身躯占据了大半过道，全长足足有二十多米。

巨龙低垂头颅瞪着康尼琉斯，巨口和硕大的鼻孔不时喷出带着腥臭味的灼热气息，但更人难以忍受的还是它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恶臭。暗黄色的脓水从它浑身上下数十处伤口流出，混杂在沾染于外壳的泥浆中，一眼看去就知道其受伤不轻，但令康尼琉斯有些意外的是，巨龙的力量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影响，即使只是如此面对面的对峙，他仍然能感觉到对方的强烈愤怒及杀意。

就在此时，巨龙突然怒吼一声，三枚火球从口中喷吐而出，直射向康尼琉斯，同时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般向这边猛冲过来。

“实在抱歉，这个祭品非常重要，恕臣下无法将其送给您。”乌尔佐漂浮在半空，脸上依然挂着那令人生厌的笑容，他的左手不停变换出各种诡异的姿势，说话的同时也没有停止施法。“仪式不能被打扰，所以干脆就让我的这只小宠物陪您玩一下吧。”

康尼琉斯连挥三剑斩开袭来的火球，左脚猛蹬地面，在地龙贝利亚的利齿即将咬下之时灵巧侧跃避开，而后借助墙壁的反作用力飞跃于空。

他无视自己距离乌尔佐尚有二十米之遥，凭空迅速挥斩魔剑，凌厉的剑气斩开空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乌尔佐而去。

但令康尼琉斯吃惊的是，那道剑气竟然直直穿过了老魔法师的身体，将其身后的墙壁斩为两截，而乌尔佐竟然是毫发无伤。

此时，他突然感到身后阴风闪过。战士的本能令他下意识做出了反应，而向后挥出的魔剑恰好格挡住了地龙那条疾扫而来、生有无数尖刺的尾巴，但那股冲力依然将他于空中直接击飞，背部硬生生撞到墙上后摔落在地。而还没等康尼琉斯喘口气，贝

利亚的尾巴便再度挥来，兽人王子只得急速一个前空翻避开，同时将自己与乌尔佐的距离又拉近了数米，准备对其发动下一次袭击。

自建国以来，铁达尼亚那狭窄的地下水道从没像如今这样热闹过。

地龙的狂吼声、乌尔佐的念咒声，魔法阵的共鸣声，魔晶具不断激发剑气撕裂空间的响动……种种声响回荡在下水道内，其嘈杂混乱程度足以令人发疯。

地龙贝利亚的实力并不算强，如果放在平时，康尼琉斯完全有信心在几百个回合内将其击败。可是现如今，被捆缚作为祭品的恋人让他根本无法冷静下来，更何况那个漂浮在空中的老魔法师一直在为地龙念诵回复咒语，无论他怎样攻击地龙，最后的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只能寻找机会将其一击斩杀了。”

康尼琉斯暗暗想着。目前看来这是惟一的战略，但他也明白实施起来谈何容易。狭窄的地下水道虽然对身躯庞大的地龙更为不利，但他同样无法施展自己速度和技术上的优势。

他的所有攻击都无法命中乌尔佐，准确的说是无法触及对方的实体。很显然，如今出现在他视线中的乌尔佐只是个幻影，真正的老魔法师一直躲在另一个位面里，以魔力驱动着这个分身。

身为王室成员，康尼琉斯从小就开始学习魔法，但比起赫赫有名的三贤者，他的那点知识与婴儿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如果找不到找不到乌尔佐的真身，那他的一切计划都只不过是空想罢了。

“可恶！”

当察觉到薇尔维特的表情越来越痛苦后，兽人王子狠狠地在心里骂了一声，举起剑再度冲着地龙猛攻了过去。

看着面露焦急之色的康尼琉斯，乌尔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看来，费尽心机将贝利亚收为魔宠是他最为得意的举措之一。对于在三贤者中魔力最低的他来说，拥有这样一只强大的肉盾让他在对敌时占了不少便宜。

先前他曾将贝利亚的控制权借给维尔多，而地龙在赫尔斯堡显露出的力量令他非常满意。从之前的战斗中看来，除非是面对奥丁这种瞬间破坏力很强的敌手，否则他完全可以借助自己的治愈魔法和空间转移，利用贝利亚立足于不败之地。

虽然战斗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他认定面前的这个小子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毕竟在他的魔力支援下，贝利亚可以说是拥有无穷的生命力，而康尼琉斯的力气则总有耗尽的那一刻。

因此，他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被悬挂在墙上的那个少女。

随着最后之龙的诞生，终焉已经迫在眉睫，但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未完成，而将无冕之王——卡隆王迎接回现世便是最首要的事情。

虽然卡隆对此毫无兴趣，只想沉睡于死界中。但三贤者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顾及对方的意见，一定要通过召唤令其重现于艾利昂大陆。

与普通的召唤魔法有所不同，要

突破死之女王奥迪特设下的强大结界，就必须献出合适的贡品作为召唤的引子。用来引发召唤魔法的贡品有两个必要条件，不满十八岁的纯洁少女这第一条很好满足，但第二条——必须身为皇室血统则着实令三贤者费尽了心思。

三贤者曾将目标瞄准奥丁王的次女格温多琳以及妖精之国的新女王梅赛德丝，但以两者的地位，想将她们挟持至铁达尼亚绝非易事。而正在他们犯难时，薇尔维特恰好送上门来了。

这时他们才突然意识到，面前的这位红衣少女，身分同样是瓦伦蒂亚王室的公主。

虽然他们也曾顾虑到身为盟友的英格维，但在终焉迫在眉睫的现如今，他们决定无视那个被复仇蒙蔽心智的王子。反正对他们来说，英格维也只是套取铁达尼亚王室终极变身魔法的工具而已，即使抛弃也没有太大可惜。

于是，薇尔维特就这样成为了被三贤者选定的贡品，而乌尔佐就是仪式的具体实施者。

虽然康尼琉斯王子的突然出现让他有些意外，但却无碍大局，布在下水道四面八方的魔法阵此时已开始了运作，不久后仪式就将正式开始，届时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卡隆王的回归了。

他转身面向薇尔维特，双手继续不停变换着姿势，口中同时念念有词。

此时的乌尔佐满心认为自己稳操胜券，而这种心态也令他不自觉地放松了警惕。但他没有感觉到的是，在这个下水道中出现了一股别样的波动。

那种波动的力量不高，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却恰好从魔法阵的间隙中穿了进去，在无形中略微改变了乌尔佐的魔力轨迹，导致他控制贝利亚的精神出现了少许偏差。

少许偏差，同时，也是足以致命的偏差……

“杀了我……”

当那个低沉而痛苦的声音传入自己耳中时，康尼琉斯险些认为自己听错了。他一个后空翻跃离战场，然后定睛看去，这才敢确定那句话确实出自贝利亚口中。

此时的贝利亚已经停止了攻击，它站在原地，四肢用力抓地，浑身剧烈地颤抖着，仿佛是在拼命对抗着什么东西。

“快杀了我，没时间了……”贝利亚呻吟道，身体抖动得更厉害了。

康尼琉斯注意到，它的双瞳颜色已由刚才的金色变为湛蓝，但如今又在这两种色泽之间不时变幻，很明显是在以自己仅存的意志对抗魔法师的精神。

“畜生，你想干什么！？”

察觉到地龙异常情况的乌尔佐感到极为吃惊，不清楚自己的魔法控制力为何会突然变得薄弱，于是急忙转身瞪视地龙，同时将自己的精神力瞬间加强了三倍之多。

“杀了我！”

地龙突然怒吼一声，向着康尼琉斯猛冲过来。兽人王子咬咬牙，反手握住剑柄，正面迎向贝利亚的攻击。

当一人一龙即将对上的那一刻，贝利亚突然将高高举起的前爪撤下，

显露出毫无防备的前胸。

而在下一瞬间，魔剑提尔芬古直直刺入了它的心脏。

短暂的凝滞后，贝利亚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巨响回荡在空旷的下水道间。

而击败强敌的康尼琉斯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拔剑离身，无视上空惊愕的乌尔佐，大喝一声将剑猛挥向右前方的墙角，一道凌厉的剑气立刻如离弦之箭射向那里。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老魔法师刚才突然提升的精神力，并根据魔力的波动判断出了对方所在的方位。果不其然，那里的空间在剑气的逼压下出现了扭曲，乌尔佐的形态也于同时显露无遗。

千钧一发之际，惊慌失措的乌尔佐以瞬移躲过了剑气，并于下一瞬间出现在贝利亚头边。

“站起来，畜生！”

他冲着一动不动的地龙大声喊道，同时快速抬头瞟了一眼前方的康尼琉斯，兽人王子手持提尔芬古，一步步正在向这边走来，那种不紧不慢的态势让他更加慌张了。

乌尔佐狠狠将食指咬破，想要将自己的血灌入贝利亚鼻孔中，以制造出只有杀戮欲望的尸龙。虽然尸化生物的力量只有生前的一半不到，但此时的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可就在他将手指伸向贝利亚鼻孔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哇啊！”

乌尔佐惨叫一声，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他下意识地想要捂住剧痛的左臂，但所及之处却是空空如也。

他抬头望去，贝利亚正艰难地将头抬起，而自己的左臂正被其叼在口中，鲜血不住自断臂掉落。

而康尼琉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别再侮辱龙族的自尊了，混账法师……”

贝利亚将断臂吐在地上，右爪飞速伸出，一把握住乌尔佐将其径直抓到眼前。

“再试试用你那卑劣的魔法控制我啊……没用了，蠢货……”

贝利亚以气若游丝的语调说着，但双眼却放射出冷冽的光芒。

“当心脏被刺穿的那一刻，你的咒语便失去了效力。真高兴在死前能重新感受到自由啊……不过，你也跟我一起去那个世界吧！”

“等等！”

乌尔佐急忙喊道，想要拖延时间再度咏唱瞬移魔法，但当他抬起头来时，看到的只是急速迫近的血盆大口。

“契约……中止！”

瞬间响起的吼声与惨叫声过后，四周转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贝利亚下颚抵地，双目圆睁，但已经停止了呼吸。而乌尔佐则只剩两条腿留在地上，整个上半身都被地龙咬断吞了下去。

眼前发生的惨状让康尼琉斯在原地愣了半晌，当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他叹了口气，走上前将贝利亚的双眼轻轻合上，而后转身望向被挂在不远处墙壁上的薇尔维特。

结界的光芒此刻已经彻底消失了，刻在墙上的魔法阵也随着乌尔佐的死变成了一道道模糊不清的线。看起来刚才的痛苦已经离薇尔维特远

去，如今的她看起来更像是沉睡过去一样。

康尼琉斯纵身高高跃起，拔剑将绑住薇尔维特双手的绳索斩断，而后双臂抱住少女，稳稳地落回到地面。

虽然康尼琉斯很小心，但落地时的冲击力依然让薇尔维特轻轻嗯了一声，从昏迷中缓缓醒了过来。

看到对方即将苏醒后，康尼琉斯忽然感到有些胆怯。他连忙弯下腰去，令少女背靠着墙坐在了地上。

薇尔维特睫毛抖了几下，有些吃力地微微睁开眼帘。但当面前那个兽人的相貌映入眼中时，她一下子睁大了眼睛，震惊的表情瞬间现于脸上。

“你自由了。”

康尼琉斯避开心上人的视线，尽量以平静的语调说道。

“结界已经解除，此处现在没有任何危险。我有急事必须要尽快离开，不过会在沿途留下标记，你沿着路标走，过不了多久就能离开这个下水道。”

说完之后，康尼琉斯转身就准备离开。

虽然对薇尔维特的思念之情始终萦绕在心中，但他不想在这里多停留片刻。准确的说，是他根本就没有勇气以现在的样子面对自己的恋人。

但就在这时，薇尔维特的声音传入了他耳中。

“王子……殿下？”

康尼琉斯浑身剧烈一震，脑海中就如同一个轰雷骤然炸开。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将他打懵了，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是你吧？真的是你吗？”

少女微微发颤的声音传入他的耳膜。他能够听到身后慢慢向自己这边走来的脚步声，但空白一片的脑海却让他无所适从。

在身边停下的脚步声终于让康尼琉斯如梦初醒，他打了个冷战，慌忙想要转身逃走，可紧紧抱住他的那双手令他只迈出一步就被迫停了下来。

“所有的一切我都听那三个老魔法师说了，是我哥哥将你变成这副样子的，对吧？”

薇尔维特跪在地上，面颊紧紧贴住兽人背部蓝色的毛发，泪水无法抑制地自眼角涌出。

“可是……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呢……”

康尼琉斯轻轻叹了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变成这个样子，你认为我还敢奢望与你在一起吗？”

“我不在乎。”薇尔维特抽泣道，“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始终都是康尼琉斯，而我始终都会爱你，这永远都不会改变……”

康尼琉斯摇摇头，语气变得有些坚决：“别把爱和同情混淆了，现在的我已经配不上你了。尽管这令我心碎，但我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会把你忘记，而你总有一天会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人，这个选择对你我都好。”

“谁说这是同情！”薇尔维特哭着喊了起来，“我喜欢你，我爱你！从小到大，除了哥哥外我没有一个能够信任的人，现在我终于有了你，而你就忍心这么离我而去吗？！”

康尼琉斯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女孩的哭声重重敲击着他的心门，让他感到心痛不已。

他喜欢就在自己身旁的这位红衣



少女，自从见到她的那一天到现如今都是如此。他发誓会为了她献出一切，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毫不犹豫。但现在，他确实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虽然之前英格维就曾说过这个诅咒将永久无法解除，不过康尼琉斯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一直期望着能找到令自己恢复原状的方法。但是，乌尔佐刚才的话语终于令他彻底绝望了。

他难以想象自己该如何以这副样子迎接余生，更无法忍受以这副样子面对自己最爱的人，正因如此，刚才他才会下意识地选择逃跑，希望薇尔维特能够忘记自己迎来新的生活。不过在冷静下来后，此刻他的想法又产生了些许动摇。

令他思想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即将到来的终焉。

最后之龙的诞生就意味着那个灭世传说即将变成现实，虽然康尼琉斯下定决心要尽全力阻止这一情势发生，但老实说，他心底里没有一点把握。

如果末世真的将要降临的话，那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还是遵循自己的意志更好一些吧……

当这个念头逐渐在脑海中占据上风后，康尼琉斯又叹了口气。

"你会后悔的。"

他说着，将身体轻轻转了过来，右手轻轻抚摸上少女的面颊。薇尔维特眼里含着泪花，紧咬下唇坚决地摇了摇头。

"我的身材如此矮小，再也无法成为你的依靠。"

"不，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最有力地支撑着我的心。"

"……你看，我的手臂这么短，连抱着你都没有可能了。"

"不，你从来没有这么紧紧地拥抱过我。"

"我不再是王子了，没有了权力，没有了财富，甚至连家都失去了。"

"如果能和你在一起，我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任何东西。"

"可我……"

康尼琉斯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少女那湿软温热的红唇已经紧紧贴住了他的双唇。他只觉得脑中一阵晕眩，好似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了少女那淡淡的香气中。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样做，只能呆呆地听着那如同天籁般的低语传入自己耳中。

"康尼，别再想那么多了。你就是你，不论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喜欢的那个你……"薇尔维特抬起头，凝视着他的眼睛，"而我，始终如一。"

康尼琉斯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紧紧抱住了少女。

"也许这是错的……但我很高兴，不论将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低声说着，但胳膊搂得更紧了。

"我只希望，我们再也不要分离……"

****

当康尼琉斯和薇尔维特离开下水道后，这里又一次恢复了往日的沉寂。先前密密麻麻罩在各处的结界慢慢消失，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地龙贝利亚，先前扑鼻而来的腐臭气息也随着它的死去逐渐变淡。

它的喉咙处鼓起了一大块，这是还未来得及吞入肚中的乌尔佐的半截身体，而老魔法师的下半身——准确的说，那两条腿就倒在他身边的血泊中，在这阴暗的地道中显得格外可怖。

但就在此时，血泊中的那条左腿突然开始了微微的颤动。最后竟然直立了起来！

忽然，一个好像腐烂肉块似的怪异东西从左腿血肉模糊的断裂处钻了出来，并沿着边缘滚落到地上。而随着它的出现，左腿的颤动也同时停止，并再度倒了下去。

那个肉块在地上滚了几圈后便停住了，之后同样开始了颤动，其剧烈程度远远甚于刚才的断腿。然后，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肉块缓缓向上方升起，当升到距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位置时停了下来。

此时的肉块比起初出现时已经圆润光滑了许多，它在半空中有节奏地慢慢蠕动着，看上去就如同人类的心脏一般。

渐渐的，以肉块为中心，一个半透明的矮小人形出现在了地道中。

在漆黑的地道中，那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楚，最后终于完全显现出了血肉形态，竟然是刚才被地龙咬断吞下的魔法师乌尔佐！

乌尔佐剧烈咳嗽了两声，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双膝一软险些跪倒在地。

即使身为生存了千年之久的三贤者之一，那个秘术也已消耗了他的绝大多数魔力，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过来。

刚才乌尔佐使用的秘术名为“生命凝聚”，他将构成自己生命与精神的所有要素凝聚在第二心脏里，并将其转移到不易被攻击到的左腿膝盖下方，而一直以来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乌尔佐”只不过是个用魔力支撑的躯壳而已。

乌尔佐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就连其他两位贤者都不知道这个魔法的存在。

数百年前，乌尔佐曾遭遇过一次极其险恶的危机，最后竭尽全力才侥幸逃生。在那之后，心有余悸的他耗尽心机创造出了“生命凝聚”。虽然这种魔法会令其削减40%左右的魔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保持这种状态，为的就是防范迟早有一天可能到来的杀身之祸。

乌尔佐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脸上罩上了一层阴笑。他对于自己数百年来的谨慎终于收得成效感到非常满意，不过心底也有些许后怕。如果刚才贝利亚将他囫囵吞下，令自己的第二心脏受到破坏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

“看来还要想想办法进行改良才行。”

乌尔佐这样想着，掌心向上将右手伸出。伴随着“噗”的一声轻响，一个淡蓝色的光球自其掌心上空出现，在阴暗的地道中闪耀出幽幽的微光。不过，光球的力量显得非常微弱，似乎随时都可能熄灭一样。

老魔法师眉头一皱，对自己魔力的耗损之巨大感到有些意外。按理说来，即使在此种状态下，以他的实力这类低级魔法也该使用自如才对。不过他并没有多想什么，毕竟尽快离开

这里进行静养调息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当走出两步之后，乌尔佐突然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而就在他产生这种感觉的同时，异常的状况发生了。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魔力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从他身上消逝，那绝非使用“生命凝聚”后的副作用，而是如同外界有一个黑洞正贪婪地吸取着他的魔力。

“怎么回事？”

乌尔佐惊慌失措地抬头四处张望。这时他才发现，在自己正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漆黑色的菱形结界，不止是前方，两侧墙壁和后方也都浮现出了相同形状的结界，而乌尔佐恰好处于四个结界正中央的位置。

“怎、怎么可能！”

乌尔佐突然想起来了，在不久前他曾见过这个结界。那时他正是利用它暗算了康尼琉斯，而在整个艾利昂大陆中会使用这种魔法的人只有……

“英格维！”

在感应到前方传来的那阵气息后，乌尔佐猛然抬头。

果不其然，那个身披棕色斗篷，游吟诗人打扮的英俊青年正缓步从黑暗中走进微光，嘴角依然挂着那种漠视一切的冷笑。

“不愧是活了数千年之久的贤者，死而复生……这个魔法还真了不起啊。”

瓦伦蒂亚的前王子故作赞叹地鼓了几下掌，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可惜的是，恐怕它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话语乍落，黑芒四溢。

全身锥心刺骨般的剧痛令乌尔佐的惨叫声回荡于地下水道间，老魔法师在魔法结界放射出的黑色光芒中痛苦地挣扎着，但脚却如同被钉住般一步都无法移动。

“快把结界解除！”

乌尔佐惊恐地大声叫嚷着，他非常清楚这个魔法施放完毕后，自己会迎来怎样的下场。

“你的目标只是奥丁而已，我发誓，我们会全力协助你达成心愿！快点，快解除结界！”

英格维缓缓摇了摇头，笑容顷刻间从脸上消失，眼中闪过一丝恐怖的杀意。

“怪自己白痴吧。”他冷冷说着，“哪怕你们把这个国家毁了都无所谓，但是……不该动我妹妹。”

说完，英格维右手食指一勾，施放出魔法的终结式。

在宛如龙卷风一般的黑色风暴与乌尔佐的惨叫中，整个地下水道剧烈震动起来。而当半分钟后光芒渐渐淡去后，蓝帽白袍的老魔法师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出现在他刚才所在位置的，变成了一只老态龙钟的矮小兽人。

乌尔佐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挫折感顷刻间笼罩着他的全部身心。

作为被诅咒的种族，兽人体内蕴含的魔力仅是人类的百分之一，而且这种先天性的缺陷就像天堑般根本无法弥补。自古至今，艾利昂大陆上从没出现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兽人魔法师就是其最有力的证明。

而现在，乌尔佐被魔法变成了兽人，千年苦心修炼的强大魔力于瞬间便

几乎丧失殆尽。

“……混……”短暂的惊愕后，胸口熊熊燃起的愤怒之火令他不禁想要抬头怒骂，但第二个字还没出声，这句话就被扼杀在了嗓子眼里。

不知何时走过来的英格维右手掐住乌尔佐的脖子，胳膊随意一扬便令其双脚离开地面。

乌尔佐只感到血往上涌，根本无法继续呼吸，他用双手死命想要扳动英格维的右手，两脚同时拼命乱蹬，但失去魔力的他所有的挣扎都是无济于事。

正当乌尔佐两眼翻白，即将失去知觉时，英格维松开了手，老兽人顿时像滩烂泥一样摔倒在地上。

“我给了你一点魔力，不多，但够用了。”

英格维居高临下地看着在地上剧烈咳嗽的乌尔佐，眼神冰冷而坚定。

“如果你不打算立即死在这里的话，那就带我去死之国吧。”

第2节

格温多琳

温柔的风轻轻拂动。

湛蓝清澈的天空中，漂浮着的几朵白云点缀其间，给人的感觉是如此安详宁静。

格温多琳站在阳台上，单手捂在胸前，痴痴地看着不远处宁静茂密的森林，任凭微风将自己银色的长发轻轻吹起。

她仿佛看到了赫尔斯堡的漫天风沙，眼前又浮现出千万大军生死搏杀的金戈铁马。往日的那位女武神头顶金色王冠，手持尼贝龙根之枪纵横于敌军之间，所经之处只令尸体留下。

她继承了姐姐的职责，继承了女武神的部队，继承了“奥丁的魔女”这一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但现在……

格温多琳低头看向自己的穿着，那身蓝黑色的低胸连衣裙透出一股优雅华贵的气息，但与本应属于她的英气毫无干系。现在的她已不再需要盘起头发以利于战斗，更不需要再身披银色战甲，对于她而言，这一切都已成为了无法重回的往事。

“从今天开始，沉眠的魔法会将你笼罩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而当你再度睁开眼睛时，你的心就必须属于你所看到的第一个男人。你不再是女武神，你所获得的一切荣耀与名誉都将从此刻被剥夺，你的生命从此将完全属于那个男人，为其侍候一生，为妻生子，至死方休。”

此时，被施以沉眠魔法前父王所说的这番话语又一次回荡在格温多琳耳畔，也让她那湛蓝的眼眸中蒙上了一层黯然。

她闭上眼睛轻轻吐了口气，然后将身体转了过来。这时她才发现，从小就服侍自己的兽人女仆米丽丝站在室内的床边，正一脸担心地看着自己。

“公主殿下……”



米丽丝欲言又止，不过格温多琳能清楚地感受到对方对于自己的担心。

她明白米丽丝的担忧来自于何方，一周前自己刚刚醒来时的反应确实把对方吓坏了。

在久久沉睡后再度睁开眼睛时，看到的竟然是弑姐凶手的面孔。这个巨大的冲击让她震惊地睁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切。她下意识地想要拿起圣枪杀死面前的青年，但却发现手中空空如也。而在这时，她也终于想起了父王最后说出的那番话语。

“弑姐凶手成为了自己的夫君”——充斥在脑海中的这种想法让格温多琳又惊又怒，竟然再度昏了过去。而等她再度苏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当从米丽丝口中得知事情的经过后，格温多琳心头纷乱如麻。不过，最后她还是接受了这个对于她来说极为残酷的现实。

“唔……公主殿下，您还好吗？我给您端杯茶如何？”

米丽丝的轻声问询打断了格温多琳的思绪。小公主轻轻摇了摇头，向兽人少女报以感谢的微笑。

“别担心了，米丽丝。看到你在这里我感觉就好多了。”

听到这句话后，米丽丝脸上也现出了笑容。

“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一直陪伴在您身边的。”

“谢谢你……”

米丽丝的这句话让格温多琳感到仿佛一道暖流涌入心田，而正当她准备说些什么时，外面传来了两下敲门声。

当声音传入耳中时，格温多琳的脸色立刻变得冷若冰霜。

在这个城堡内，除了自己和米丽丝外，剩下的就只有那个人了。

她转身面对房门方向，冷漠地看着米丽丝拉开门，让门外的那个金发青年走进室内。

“你起来了啊……唔……休息得还好吗？”

换上便装的奥斯瓦尔特显得有些拘谨，毕竟他很久都没有跟其他人正常沟通过，在面对自己的“妻子”时总是要先犹豫一下才会开口。

“蒙您挂心，暂时应该还不会死。”格温多琳点了下头，面无表情地答道。

说完这句话后，格温多琳微微偏头，将视线转向墙壁，而奥斯瓦尔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房间里一时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唔，对了，这东西给你。”奥斯瓦尔特好像想到了些什么，转身走出门外，将一个东西拿了进来。当看到他手中的那个东西时，格温多琳也不禁面露讶异，那竟然是她的魔晶具——尼贝龙根之枪。

“这是我的枪……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格温多琳抬起头，警惕地问道。

“我达成和奥丁的某个协议后，他履约给我的东西。”奥斯瓦尔特将尼贝龙根之枪放到床边，答道，“现在就让它物归原主好了。”

“……你不怕我用它对你不利？”

“那是你的事情，而且你有资格

那么做。”

格温多琳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你杀了我的姐姐，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想杀死的人。”她盯着奥斯瓦尔特的眼睛，语气平静而冰冷，“我曾拼命地苦练战斗技能，无数次思考该如何用这把姐姐留给我的圣枪刺穿你的胸膛，不过你可以放心，现在的我绝不会那样做。”

她紧咬下唇，将心头纷乱的思绪平定下来后继续说道：“我不再是拉格纳尼布尔的女武神，所有的尊严与荣耀都被尽数剥夺。如今的我是你的妻子，或者说是奴仆，我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将由你掌控，如果你有什么吩咐的话，尽管命令就是了，我将毫无怨言。”

听完这番话后，奥斯瓦尔特沉默了片刻，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

“你不是什么任人摆布的物品，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再有这样的想法。”

他从上衣口袋拿出一枚戒指，半强迫性地拉过少女的右手，将戒指放在她的手心。

“我没有别的什么值得送给你的东西了，你就拿着这个吧。”

当看清那枚戒指的色泽、轮廓及刻在其上的古文字后，格温多琳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半步。

“迪特雷之戒？”她失声叫道，“你怎么……”

“我从一条龙那里得到的……你喜欢吗？”

“……为什么要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因为……”奥斯瓦尔特犹豫了一下，将头转向旁边低声说道：“我希望看到你高兴的样子。”

说完这句话后，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转身离开了房间。

而看到格温多琳那略带迷惑的表情后，从小就深明主人心意的米丽丝清楚现在她更需要的是独自静一下，因此在微微行礼后也走了出去。

房门被轻轻关闭后，格温多琳依然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她手中的东西是什么？迪特雷之戒——启动结晶炉科尔德隆的钥匙。

为了争夺这枚戒指，拉格纳尼布尔王国与妖精之国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惨烈战争，成千上万人在这场战争中殉身沙场，甚至连妖精女王阿珐莉亚都在赫尔斯堡魂归天外。而格温多琳之所以被施以重罚，也与这枚戒指有着一定的关系。

而现在，那个男人竟然就这样轻易地把戒指交给自己了？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你动摇了吗？”

突然在耳边响起的声音让格温多琳吃了一惊，直到她看见缓缓浮现在空中的那只蓝色小鸟方才放心下来。

“说啊，被他打动了吗？”

影法师继续问道，而这个问题让格温多琳的脸微微一红。刚才奥斯瓦尔特临走前留下的那句话确实让她的心猛烈地跳动了一下，但她绝不承认那与什么少女情怀有关。

“怎么可能。”格温多琳背身重新走回阳台，不想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但蓝鸟反而停在了她的肩膀上。

“你想报仇，是么？”蓝鸟在其耳畔轻声说道，“不要忘记，我是你的一部分，对我隐瞒自己的心情毫无意义。也许你刚才所说的那番话是真的，但其中还有未曾表达出来的真意吧？”

格温多琳犹豫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只要父王一声令下，我就不必再受如今这种身分的束缚，那时的我一旦找到机会就有毫不犹豫地杀死他。”

“真可爱啊……直到现在，你对将你抛弃的国家还要尽忠吗？”

“……我只想让父王高兴罢了。”

“嗯，那个男人刚才也是这么说的呢。”

“……”

“唉……”蓝鸟叹了口气，轻声说道：“格温多琳，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你自己呢……”

“不用你管！”格温多琳愤怒地甩了下手臂，将停留在左肩的蓝鸟重新赶回至空中，“你有什么资格随意窥探我的内心？那个家伙杀了我姐姐，我想要报仇有什么不对？！我想要让父王高兴又有哪里错了？！”

“真像呢。你寻求父王的爱，而他寻求的是你的爱。”

蓝鸟展翅飞向远方，但声音依然幽幽传入格温多琳耳底。

“可怜的姑娘啊……如果你姐姐的死根本就不能归咎于他的话，你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什么意思？”

格温多琳一惊，脱口问道，但此时蓝鸟已经化作透明，消失在了远方的天幕中。

正当格温多琳想要喊影法师回来问个清楚时，突如其来的一股波动让其全身微微一震。她能够感受到房间中此时多了一个人存在，而那个人的气味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了。

“父王……”

格温多琳转过身来单膝下跪，向以瞬移魔法出现在房间中的那个男人——奥丁深深行了一礼。

“情况进展如何？”

奥丁挥手示意自己的女儿站起，沉声问道。看到女儿面露踌躇之色后，他继续说了下去。

“不要轻举妄动，一切都顺从他，让那个男人认为你就是他最忠心的奴仆和妻子。慢慢寻找时机，最终一定要将他手中的戒指夺过来。”

格温多琳沉默了。

三天前，当奥丁于深夜间突然出现在寝室中时着实让她吃了一惊。格温多琳本来满心期盼自己或许会被减轻刑罚，但奥丁随后说出的那番话却让她的希望之火重新黯淡了下来。

奥丁命令她不许对奥斯瓦尔特做出敌对举动，必须对其百依百顺，一切都以最终获得迪特雷之戒为最终目地。在格温多琳心目中，父王始终都是她最敬爱的人，为了父王她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因此虽然格温多琳对这个安排很难接受，但最终还是遵从了父王的旨意，强忍着内心的屈辱与杀姐仇人生活在一起。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这么快就完成了使命。

不过……

格温多琳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右手，将握在掌心的迪特雷之戒呈现于奥丁眼前。

当看清放在女儿掌心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后，奥丁先是一愣，难以置信的惊讶狂喜之情随即跃于脸上。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戒指，放到面前仔细端详。

“干得好！”拉格纳尼布尔王的声音由于过度的激动而微微发颤，为了这枚戒指他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当它真正成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只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掠过全身，一切都仿佛已经不再重要了。

“你是怎么得到它的？”奥丁将迪特雷之戒紧握在手心，以略带沙哑的声线问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从黑色剑士那里换来了它？”

格温多琳摇摇头，“没有……这是那个人送给我的礼物。”

奥丁闻言一怔，他本以为奥斯瓦尔特当初之所以不将迪特雷之戒交给自己是别有用意，但没想到对方保留这枚戒指竟然是为了这种微不足道的原因。

“父王，您想要的东西已经握于手中了。那么……之后我们该怎么对付那个家伙？”

“唔……不改变现状。”奥丁皱着眉头思忖了片刻后答道，“现在我们需要他的力量，所以你还是留在这里吧。他依然是你的丈夫，一切你都听从他的指示就是了。”

奥丁没有注意到，在听到他的这番话后，女儿的表情蒙上了一层黯然。在沉默了片刻后，格温多琳再度开口了。

“这枚戒指……原本不是应该在瓦格纳腹中吗？为什么会落到那个男人手里？”

“瓦格纳已经被他杀死了。”

小公主震惊地睁大了眼睛，嘴张得大大的，好久都无法合拢。

作为奥丁的女儿，她清楚地知道曾参与过龙神之战的瓦格纳究竟拥有怎样的实力。若非当初饮下瓦格纳赐予的龙血，奥丁也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拉格纳尼布尔王国。

因此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只近乎传说的巨龙竟然会死在那个男人手中。

“怎么可能……”格温多琳难以置信地呢喃道，“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搞错，在温塔伯伦雪山上，我亲眼看见他将魔剑格拉姆刺入了瓦格纳的心脏。”大概是由于得到了迪特雷之戒的缘故，奥丁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对女儿的询问感到不耐烦，“不知道黑色剑士和死之女王究竟达成了什么契约，但他如今的实力确实令人为之震颤。虽然在那次战斗中他多次险些被瓦格纳杀死，但最终还是笑到了最后。”

“那个家伙……为什么要挑战瓦格纳？”

奥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到父亲的表情后，格温多琳确定自己猜想的应该与事实相差无几。

“是父王您的安排吗？可那个家伙为什么会……”

“我把他从死之国带回了现世，这是交换条件之一。”奥丁打断了女儿的询问，“而另一个条件……”

他看着格温多琳的眼睛，沉声答道：“是你。”

“我？”

格温多琳明显对这个回答吃了一惊，疑惑地望向自己的父亲。

“我曾以金钱、权势、魔晶具及

无数奇珍异宝想换取他的协助，但他只对你感兴趣，所以……”

“所以我就成为您的工具了，原来是这样啊……”格温多琳低声自语道。她深吸了一口气，紧咬下唇，努力想将翻滚的思绪平定下来，但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我清楚迪特雷之戒对父王您究竟有多重要，所以……可是……可是……”

奥丁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点点泪花正在银发的小公主眼角闪烁。格温多琳背过身去，不想让父王看到自己哭泣的样子，但泪水依然无法抑制地自眼角滑落。

“他亲手杀死了您的女儿……杀死了我的姐姐啊！”

格温多琳尽量想将声音压低，身体却因悲伤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您要我就这样忘记那一幕，让我成为他的女人和奴隶，和这样的人永远生活下去吗……父王，您难道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考虑过死去的姐姐的心情吗！？”

看着背对自己，双肩微微抖动的女儿，奥丁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但当他再度开口时，说出的那句话却令格温多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姐姐的死不能怪那个男人。”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如果你要恨的话，那就恨我好了。”

奥丁直视着格温多琳那因震惊而放大的双眸，右手按住自己的前胸，语气低沉而平静。

“因为在那次战役中，下令让他前往那里与你姐姐交手的人，是我。”

第3节

英格维

身为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的惟一皇孙，英格维生活得并不快乐。

他不知道为什么祖父每次见到自己时都面色冰冷，不知道为什么经常能感到有宫女和内侍在背后对自己窃窃私语，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从出生以来就被禁止离开皇宫内院，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不愿接近自己。

他曾就这些疑问咨询过自己的老师——格雷兹侯爵，但对方却是面露难色，而那一听就是敷衍了事的回答也无法令英格维满意。

大概这就是身为皇族所必须承担的压力吧——当时年龄尚幼的英格维只能这样说服自己。

他没有朋友，一方面是因为皇孙的尊贵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种半禁闭的生活。但是英格维并不孤独，因为温柔的母亲总是会让他从心底感到温暖，而且，孪生妹妹薇尔维特也一直喜欢黏在他的身边。

英格维很喜欢、甚至可以说是溺爱这个小妹妹。妹妹是他最好的听

众，最好的玩伴，与母亲一样是他在这世界上最想保护的人。为了满足妹妹的任性，他曾避开侍卫，偷偷带她跑到皇宫各处玩耍，也曾耐心地坐在树下，搜空心思想该讲什么故事来劝妹妹睡觉。而也正是由于有母亲以及妹妹的陪伴，英格维才能勉强按捺住被人忽视与隔离的郁闷。

斯卡特里王有三个女儿，但只有小女儿丹妮丝蒂产下一子，其余子嗣俱为女儿身，因此虽然没有颁布诏书，但按照律法，英格维是事实意义上的第一王位继承人。自从懂事以来，他曾不止一次憧憬过自己长大后的情景，例如该如何治理国家，该如何统率千军万马扩大瓦伦蒂亚的疆土。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母亲和妹妹过上更为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是在那一天，英格维的梦碎了……

艾利昂历2137年6月6日。

英格维，5岁。

“快说！那两个孩子与奥丁究竟有没有关系！？”

“……”

“朕让你快说！”

清脆的耳光声，花瓶掉落的碎裂声，女子的倒地声。

躲在帷幕后的英格维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身体由于极度的恐惧而瑟瑟发抖。他用右手紧紧捂在同样吓呆了的妹妹嘴上，生怕两人的行踪被外面的那人发现。

他和妹妹本来只打算偷偷潜入母亲的寝宫，然后出其不意地吓母亲一跳，但没想到竟然目睹了眼前这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被一巴掌打倒在地的丹妮丝蒂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依然低头一语不发，而这种态度更加激怒了站在他面前的那个男子——她的父亲、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

斯卡特里单手抓住小女儿的衣领，不由分说便将其从地上拉起，愤怒地威胁道：“我再问最后一遍，告诉我那两个孩子与奥丁是否有关系！如果你再不开口的话，那我就直接将英格维与薇尔维特赐死！这两个小鬼反正已经够令我丢脸的了，我不在乎多没几个孩子！”

丹妮丝蒂浑身微微一震，惊讶地将头抬起。当接触到斯卡特里的目光后她便知道，自己的父亲此言并非恐吓，而是确实动了杀意。

几秒钟后，丹妮丝蒂避开父王的视线，轻轻点了下头。

奥丁？奥丁！

英格维惊呆了。

他听过这个名字，对方是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国王，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战士之一。短短十余年间，这个名叫奥丁的男人从一介佣兵一跃成为了击败诸国统一北方冰原的英雄，而拉格纳尼布尔也成为了仅次于瓦伦蒂亚的大陆第二强国。他的传奇经历引至无数吟游诗人为其写下赞歌，在大陆间广为流传。而对于野心勃勃的斯卡特里王来说，奥丁则是他最强有力的敌手之一。这是由于奥丁夷平了他特意在北方扶持的势力——达利波尔王国，导致他失去了征服北方的有力跳板的缘故。

自从达利波尔王国遇袭的那一天起，瓦伦蒂亚就将拉格纳尼布尔视为了敌国，并未与其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但拉格纳尼布尔王国地处北方冰原，易守难攻的独到地势令空中力量薄弱的瓦伦蒂亚很难对其展开全面攻势。因此双方这些年来一直处在暗战状态，各为总有一天将会到来的大战进行着精心准备。

敌国的君主……竟然是我的父亲？可我父亲不是早就在战争中殉国了吗？母亲和其他人都是这样说的……难道……那一切都是骗我的？

不对！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英格维拼命在心中狂喊道，内心的慌乱令他不自觉地向前踏出了一步。

“什么人！”

几乎在脚步落下的同时，斯卡特里极速回身厉声喝道，双眼放射出凌厉的光芒。

在斯卡特里施放出的魔法风压下，帷幕嘶啦一声断裂为两半，就仿佛被一柄利剑从正中切断一样。

被吓傻了的英格维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视线恰好与外祖父对个正着。

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那种眼神，愤怒、悲哀、杀意、痛苦……种种复杂的感情纠结扭曲在一起，就像漩涡一般将他的精神完全吸引了过去。

然后……

“别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是母亲吗？那好像是母亲的声音……

“父王，我知道错了，求您饶了我吧！……我、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求您饶我一命！”

母……亲？

为什么……你会跪在地上？为什么突然将脸转向这边？为什么对我露出那种扭曲的表情？

“这两个孩子……我明白了，父王您不希望他们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吧？我、我会照办的，别……别杀我！”

不要……母亲……求你别做出那个将要施放出诅咒的姿势……为什么……为什么……

“以无数之光凝聚为暗，以所有过去换取未来，以黑曜之星阻挡命运之轮，将爱尔希丝的丝线化为黯淡……”

别这样……母亲……您难道没有听到薇尔维特的哭喊吗？您难道看不见她跪在您面前拼命哀求的样子吗？为什么……

“吾之名为丹妮丝蒂，以吾之心与命于星河中写下预言……无法避免的诅咒与死亡将于命运之日降临在这两名孩童身上，其将与之生命相融，化为轨迹之终结……”

不要……妈妈！不要！不要！

“不要——！！！”

年幼的英格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

他不顾一切地拼命哭喊着，眼前的一切都化为模糊的轮廓，他的声音回荡在这压抑黑暗的房间中，震荡着在场每个人的耳膜。

意识与视线混为一体，不知是幻境抑或依然处于现实。他只看到背对着自己的外祖父双手紧紧扼住母亲的脖颈，看到母亲双脚由拼命挣扎逐渐变为下垂

不动，看到先前跪在地上拼命磕头的妹妹由于惊恐过度已昏迷了过去，看到……外祖父松开双手，母亲软绵绵地瘫倒在地……

终于，英格维眼前一黑，完全失去了意识。

艾利昂历2137年6月6日。

英格维，5岁。

那一天，他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对母亲的爱，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那一天，他开始生活在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阴影中……

****

在冷冽刺骨的寒风与扑鼻而来的恶臭刺激下，坐在地上的英格维睁开了眼睛。

“又来了……”

赤身裸体的他低声嘟囔了一句，双手放在左右腿边，将头再度深深垂下。

四周不时传来宛如鬼哭狼嚎般的呻吟，阴沉的天幕几乎压至地面，浑浊如雾的气息笼罩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落，让人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死地一般。

是的，这里就是死地。

死之国——恩迪菲尔。

生者禁止踏足之地。

但是，此刻尚是生者之姿的英格维就坐在这里，双目紧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东西的到来。

而如果此刻有人能从上空俯视的话，他所看到的就是另一幕让人瞠目结舌的景象。

以英格维为中心，方圆数百米内堆满了各类奇形怪状的怪物尸体。那些尸体绝大多数如今都已只能被称为肉块，躯体及四肢像被什么东西活活撕裂一般，随意扔掷在各地。里面不但包括腐鱼、死灵之类的下级怪物，还有近百只实力接近于领主级别的强大魔物。而更令人惊异的是，身为恩迪菲尔执刑者，同时也是死之女王奥迪特近卫军团的死神也有十几只身处其中，化为了英格维的手下亡魂。

此外，在那些残肢断臂中，依稀可以看到一只兽人的尸体。在以空间转移来到死之国后，变为兽人的乌尔佐对英格维已经变得毫无用处，因此他刚才没有理会老人的死活，任凭怪物将其活活撕裂。

英格维就这样坐在尸堆血海中，良久一动不动。

在进行完那番在地狱中也极少见到的残忍杀戮后，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了。

他在等一个人，一个能令自己达成心愿的关键人物。

而这场血肉盛宴，便是他吸引那个人来到此地的邀请函。

先前还能听到的呻吟声已经完全消失了，四周变得一片死寂。但英格维一点都不着急，依然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那人的到来。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所以即使再等几小时、几天也没有关系。他知道，那人一定会来，自己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不可能令其熟视无睹。

这时，风变了。空气停止了流动，仿佛被极冷的冻气禁锢在了这个

空间中。

来了。

英格维单掌撑地从地上站起，右手随意一挥，以魔法重新恢复了刚才在战斗中失去的穿着和帽子，而后转身面向东南方，等待着那人的到来。

“你身边弥漫着暴虐血腥，但却并非为杀戮而来。”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入英格维耳中，他没有回话，任由对方继续说下去。

“一边残忍屠杀着我的子民，一边散发出友好的气息，真是种有趣又令人厌恶的举动。”

那个女声越来越近，最后在离英格维大概十余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说吧，看起来颇为俊俏的年轻人，你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

英格维单膝跪下，彬彬有礼地向随着月轮光芒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个女子行了个礼。

“我为您与我的未来而来，尊贵的女王陛下。”

“哦？”漂浮在半空中的死之女王奥迪特眉毛一挑，“那这场屠杀就是你的见面礼吗？”

“是证明。”

“证明？”

“证明我有资格成为您的合作者，同时也证明我有力量完成我将会提出的那个提议。”英格维毕恭毕敬地答道，“我认为，这是最方便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嗯，的确如此。”

奥迪特微微点了下头，认可了对方刚才的说法。

她对自己的手下遭遇杀害并不放在心上，因为弱肉强食一向便是死之国的生存法则。而令她在意的，还是对方刚才展露出来的那种异常强大的力量。

虽然只是在远方根据气息的波动进行感知，但奥迪特能清楚地感觉到，当对方施放出那种力量时，整个大气都在为之震颤，纷乱四溢的气流令她从心底感到了震惊，甚至可以说有些恐惧。

奥迪特本打算立即率领最强锐的死神兵团前往迎击强敌，可之后感受到的那种气息中蕴含的友好让她打消了主意，只是派了十几名死神过去勘察情况。但在几分钟后，当她探知到这些实力超群的死神刚露面没多久便尽数失去了生命波动后，她终于明白自己非亲自过去一趟不可了。

“那么，说出你的来意吧。”

“单刀直入好了，我希望借助您的力量，或者说是死之国的力量。”

“目标是……”

“奥丁。”

“奥丁？”奥迪特意外地看了英格维一眼，对方面无表情，也看不出来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她仔细凝视着英格维，同时脑海中飞速搜索着面前这人在人间的身分。身为死之国的女王，这是众神在创造她时便赐予她的特殊能力。

“那个家伙的私生子？”当搜索完毕后，面前这个青年的身分让她小小吃了一惊，“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对付你父亲？”

“……私怨罢了。”英格维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知道您一直对那个老家伙很不满，但限于种种原因无法对其下手。不过，身为生者的我可以替您完成您希望达成的一切，只要您将



死之国的力量借给我，我保证拉格纳尼布尔和奥丁的名字永远不会再度出现在您耳旁。”

奥迪特看着英格维，忽然嗤嗤笑了起来。

“炎之国与拉格纳尼布尔断交，妖精之国此刻也在蠢蠢欲动，再加上原本最有力的盟国铁达尼亚陷入混乱状态，如今的奥丁一定忙得焦头烂额吧。所以，如果我将军队借给你，再加上你刚才显露出来的那种力量，也许你确实能做到刚才所说的那些。但是……我有什么理由要答应你呢？”

死之女王斜靠在自己的魔晶具——月光轮上，居高临下地看着面露诧异之色的青年，继续说道。

“这是个只有死亡与腐朽的国度，但也是最适合我的臣民的国度。年轻人，你是不是听多了流传于现世的那些愚蠢故事，以为死之国一直对人世间虎视眈眈呢？用你的大脑好好想想吧，死人需要什么？金钱？权力？美色？杀欲？身为死者的它们早就没有资格再享受这些欲望了，生者有生者的居所，死者有死者的地狱，这是自创世起便由众神创立的秩序法则，我为什么要由于你的欲望而对其加以改变？”

英格维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了。自从在三贤者口中得知了死之女王与奥丁间的恩怨后，他就一直期待着能借助死之国的力量对抗奥丁。但奥迪特说的没错，他确实是被现世中的虚假传说蒙蔽了，对死之国存在的目的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如果死之国对于现世根本毫无兴趣，那他费尽心机得到那种力量，并且来到这里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简直就像个小丑一样……

奥迪特嘴角微微上扬，以嘲弄的语气继续重重打击着英格维的心。

“另外有一点你大概不清楚。死界之人虽然可以前往现世，但身躯三个月后就会在尘世间腐朽溶解，而身为死之女王的我根本就无法离开这个国度。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答应与你合作呢？你那种力量虽然强大得令人感到恐惧，但……”

奥迪特突然停住了。

她的笑容也于同时僵在了脸上。

力量……不对，刚才那种力量难道是……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这个人！

“再让我看一下你刚才展现出来的那种力量！”

英格维意外地抬头看向漂浮在半空中的女王，不明白她为何突然间判若两人。

“快点！”奥迪特几乎是在喊了，她的双手由于过度激动而微微发抖，先前的冷傲不屑已荡然无存，“让我亲眼看一下那种力量，也许我会改变主意的！”

英格维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将其缓缓吐出。

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但毫无疑问，这是他达成心愿的最后机会。

所以，他绝不会让这束希望之光从自己掌心滑开。

“请离远一点，尊敬的女王陛下。”

英格维双手握拳抬在面前，静气调整好心头的波动，逐渐开始引导隐

藏在精神深处的那种力量。

“我还不能完全控制这种感觉，为了防止对您误造成伤害，您还是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为好。”

死之女王没有说话，单手在空中划过一道月牙弧线，整个身体随即被笼罩在月光轮制造出的防护罩中。

而就在这时，她看到英格维的双臂忽然伴随着骨骼的响动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而四周的气流也为对方体内散发出的那种诡异波动所摄，纷纷沿着异常扭曲的轨迹幻化为一道道狂波。

奥迪特感到呼吸有些急促，于是干脆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在英格维身上发生的一切。

英格维紧咬牙齿，竭力控制着着即将喷薄而出的那种力量，以令其不至于反噬自己。

“看好了……”

他以嘶哑的声线低吼道，双目此时已变为一片血红。

“这就是……我的力量！”

****

五分钟后。

英格维轻轻吁了口气，再度挥手为自己换上了一身全新的衣服。从那种状态中恢复过来后，他感到双肩有些发麻，有可能是因为在还未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就连续使用力量的缘故吧，但看起来并无大概。

“现在您意下如何？”

他抬头望向漂浮在半空的奥迪特，尽量以平静的语调问道。但令他诧异的是，死之女王似乎陷入了迷惘中。她怔怔地抬头望着天空，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英格维的问话。

“陛下？”

英格维尝试着的第二次询问终于将奥迪特的思绪唤回到现实中。她在空中呆立了一会儿，而后缓缓降落到地面。

终于来了。

我等待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快要来到了……

“奥丁的私生子……英格维是吗？”

“是。”

奥迪特沉默了片刻，而后取下腰间的月光轮，以其顶端放在英格维的左肩上。

“从现在开始，恩迪菲尔的所有兵力调动权尽数由你掌控。”

“唔？可是……”

英格维吃惊地看着死之女王，他本来只希望对方能将用于暗杀的精锐部队借给自己，但没想到死之女王竟然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奥迪特没有让英格维继续说下去，她紧紧握住月光轮，双目放射出令人脊骨发寒的精光。

“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奥丁处死于尼比欧拉波利斯王城！”

（待续）

英雄与骗徒



——《贪食蛇》同人

文/Snake Eater 编/夜蓝

0

午夜，城市一角，僻静的小巷中。

乔伊斯借着微弱的月光，隐约看清了有个人影站在树下。

虽然很模糊，但仍然能看出是个短发的少女，身材高挑纤细，他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汗水微微沁出，沾湿了手中握着的纸条。

“致格雷亚·海洛伊斯先生：今夜在后巷的树下等你。”下面没有署名，但纤细的字体显然是出自女性之手。

不知她是如何得知自己化名的，不过，这种艳遇正是自己所期待的，充满了未知与刺激。

少女背对着乔伊斯，似乎还没有察觉他的到来。

乔伊斯轻咳一声，“你好，我……”

话刚刚说到这里，他忽然觉得自己前胸和小腹各受了一记重击，在尚未感到疼痛之前，脚下一轻，身体忽地腾空而起，眼前的景物变得上下颠倒。

紧接着，后背砰地一声砸在石板路上，仿佛五脏六腑都要翻转的剧痛使他连叫都叫不出来。

还没来得及挣扎，一柄长剑已经顶在了他的喉头，传入耳中的是冷冰冰的声音。

“冒充海洛伊斯的骗子先生，抓到你了。”

1

“克伊洛斯的四翼巨鹰、雷诺镇的雾之妖、安德罗尔的地宫影魔……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竟然四处擅自答应了这么多麻烦事！”

不屑中夹杂着气恼的声音，正是出自刚才擒住乔伊斯的少女之口。

只不过现在换了个场景，不再是寂静无人的午夜小巷，而是紧邻闹市的一间旅店，房间中只有乔伊斯与少女二人，就算大声讲话甚至搏斗起来，所发出的声响都不会被喧闹街道上的行人所察觉。

更何况现在的乔伊斯双手被反绑在椅背上，脸上有红肿的痕迹，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既没有抵抗的斗志也没法挣脱，更无所谓反击了。

而少女则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手里还拿着一叠墨迹未干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字迹和乔伊斯收到的“约会”纸条中一模一样，但内容则完全看不出一点暧昧与柔情蜜意。

那是她刚刚从乔伊斯嘴里问出的所有供词，当然，为了保证其详细与完整，也不免采用了一些小手段，比如稍稍动用一下暴力之类。

从她的神态来看，似乎正因为犯人招供太早而不够过瘾的样子。

“还有别的没有？”

“没、没、没有！这次真的没有了，我对水之女神起誓……”无精打采的乔伊斯听到她的询问，马上像惊弓之鸟般迅速回答，显然是刚才吃了不少苦头。

“算了，要是你还能再干出点别的事来，我还真要对你刮目相看呢。”少女打断他的发誓，“看你的样子，最多也只能做到冒充出名的赏金猎人四处接下捕杀怪物的任务，然后骗吃骗喝骗女人后一走了之，对么？”

乔伊斯听到她讥刺自己的话，却不敢反驳，低头无语。

“对……对不起……”过了半晌，才勉强结结巴巴地回答出这么一句。

“哦？你是在对不起谁啊？”

“那个……”

“除了被你冒充的英雄海洛伊斯、那些饱受怪物骚扰又被你骗了一回的村民、还有一听说你的名号就立刻粘上来的傻女人们，此外还有谁啊？记不记得你最·对·不·起·的·人？”

少女故意在语气中加入一股飘渺的幽怨，凑近他受惊的脸。

“我、真、真的不记得……”乔伊斯被这地底幽魂似的声音吓得脸色发青，想挣扎着后退，却被少女一把揪住衣襟。

“吉娜·蕾贝卡这个名字，已经被你忘掉了吗？”这次的话中则不再是刚才玩弄与讥讽的语调，而是浮现出了压抑不住的怒气。

仿佛被雷电击中的乔伊斯身体一震，一年前的往事如潮水般迅速涌入大脑。

“吉娜……原来是这样，最让我感到内疚的人就是她了。”乔伊斯有些恍神地喃喃自语，然后抬起头，急切地询问，“她在哪儿？她现在怎么样了？”

少女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说：“她死了，临死前把真相告诉了我，还要我发誓为她报这个仇呢。”

“什、什么？”乔伊斯大惊失色，用力挣扎了一下才发现自己被捆住双手动弹不得，只得又低下头去，有些沮丧地询问，“为、为什么会这样？她怎么会……”

话到这里忽然哽住，语气中一半是急切，另一半则似乎是有些畏惧即将听到的答案。

“喔，不愧是以骗人为业的高手，连我都觉得你是真的为她而伤心呢。”少女轻蔑地笑了笑，“如果没有一颗比钢铁还要坚硬的心和出神入化的演技，又怎么能面对前来求援的无助女孩，轻易地用谎话应允对方，而且还顺便把人家骗上床，第二天又偷偷一走了之呢？”

“我……”乔伊斯在这尖锐的讽刺之下，一时说不出话。

“还有啊，这位伟大的演员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整日佩着长剑扮成赏金猎人海洛伊斯，四处去招摇撞骗，走上了金钱美酒女人要多少有多少的光明之路——喂，抬起头来，我说的对不对？”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乔伊斯总算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句话。

“其实我……真的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吉娜，对不起，我真是这么想的……”

少女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半晌，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那么你想怎么做？”

“什么？”

“我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对她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该怎样补偿呢？”

听到这句话的乔伊斯似懂非懂：“如果她真的生气到想杀了我的地步，那我也没什么怨言了……”

“算了吧，现在想死掉还早了些。本来呢，我先是从海洛伊斯那里得知这件事，又遇到被你骗得很惨的吉娜，算是两人一起拜托我吧，那么，现在应该把你带回海洛伊斯所在的赏金猎人公会。唔，然后我拿了酬金走人就是了，至于怎么处置你，当然是他们说了算。”

乔伊斯脸色变了变，显然是想到了那些整日做着以命换钱的工作的猎人们会用怎样的私刑来对付他。

“可是，你刚才说的怎样补偿她……”

“是一次以功代罪的机会，至于你的诚意是否足够让我信任，就要看我的心情而定了。”

少女站起身来，居高临下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的脸。

2

一辆马车在林间小路上缓缓前行。

车夫不住地东张西望，似乎是害怕什么东西从阴影里钻出来的样子。

从走进森林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后悔自己为什么会一时贪财，带着两个年轻人走向传闻被怪物毁掉的村子。

就算钱再多，为此而丢了命可就一切都完了。

不过话说回来，那一男一女两个人不知是什么关系，女的只有十几岁，总是一脸严肃，男的年龄大些，却一副垂头丧气的表情。两人都身着软皮甲、佩着长剑，看表情却怎么也不像是要去捕杀怪物的样子。

“唉，算了，不管他们想干什么，这次只要能平安无事地回去就好……”车夫手心的汗水浸透了马鞭的握柄。

乔伊斯站在路口，惊讶地望着变成一片废墟的村子，连身后的马车逃命似的向来路狂奔而去都没注意到。

过了半晌，他才回过神来，扭头对着身边的少女说：“真没想到，这怪物居然能把整个村子毁成这个样子，卡梅尔，那我们……唷！”

少女一记肘击打在他小腹上，望着面容扭曲的乔伊斯，冷冰冰地斥责：“谁准许你叫得那么亲密了？”

“对、对不起，卡梅尔小姐，我是想问，怎么才能找到那只怪物藏在哪

里呢？”

“少废话，跟我来。”说着，卡梅尔就向废墟的中央走去。

乔伊斯连忙跟上她，犹豫了半天才开口央求：“卡梅尔小姐，我……既然离怪物的藏身处不远了，拜托你至少应该把绳子解开……”

“见到它时，我自然会帮你解开。”

“别那么说嘛，万一它忽然出现……”话说到一半，乔伊斯就知趣地住了嘴。

因为他看到卡梅尔盯着一间已经被夷为平地的房屋，木然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滴泪水溢出眼角，从她的脸颊上滑落。

乔伊斯心中忽地一震：“不会吧，难道她就是……”

他记起了一年前的某个夜晚，自己一个人缩在某个喧闹的酒馆里喝着闷酒。

当时自己还是个三流吟游诗人，以四处卖唱为生，虽然懂得一点剑术，但想做个佣兵或者赏金猎人却又不够格，在各家公会都碰过壁，最终还是受不了众人的嘲笑，终于心灰意冷地放弃了这条道路。

只能每日借酒浇愁的乔伊斯，眼看自己身上的钱越来越少，心中焦躁却又一筹莫展。

凭自己的本事，想做些偷抢拐骗的坏事恐怕也没那么简单，搞不好还会被人家抓住打个半死。

惟一的长处大概就是做吟游诗人时练出的油嘴滑舌，可是单凭一张嘴就想混饭吃也没那么容易吧。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阵喧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原来是两个醉汉正在骚扰一名少女，少女穿着粗布长袍，很像是乡下人的打扮，可令人诧异的是她腰上却挂着一柄短剑。

从对话中可以听出，少女想寻找能够帮忙为村子除掉怪物的人，却不知道去哪里找，在酒馆里四处询问的结果就是被两名醉汉缠上。

当乔伊斯看到她金色的长发与楚楚可怜的神情时，心底忽然涌出一股英雄气概，想要保护这个女孩子。

于是他出手帮少女解了围，并带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而少女居然毫不怀疑地跟着来到了他所住的旅馆房间。

乔伊斯询问了事情的起因，原来这名天真的少女名叫吉娜·蕾贝卡，来自不远处的某个村子，那里正在被一只来历不明的怪物所侵扰，村民奋力抵抗却死伤惨重，所以稍懂些剑术的吉娜就来到城镇中寻找可以除掉怪物的人。

之前乔伊斯也曾经听说过附近村落出现怪物的事，但自己的实力绝对不够向这种级别的怪物挑战，所以也从未考虑过。

但此时借着酒意，面对着正以崇拜的目光仰望着自己的吉娜，乔伊斯握紧拳头，开口回答：“我叫海洛伊斯，是个赏金猎人，你的请求，我会答应的。”

然后，在看到少女的眼神从惊喜变成感激，又变得柔情似水之后，乔伊斯将罪恶感压入心底最深处，决定再也不去理会。

这就是两人命运的转折点。

从回忆中猛然醒来的乔伊斯看到眼

前正慌忙擦拭泪水的卡梅尔，恍惚觉得她与自己脑海里吉娜的身影重叠在一起。两人的身高相仿，脸型也十分相似。

不过，卡梅尔的棕褐色短发正好符合她精干灵活的赏金猎人形象，脸上也多了几分成熟，和天真的吉娜相比，感觉上已经完全不同了。

或者说，吉娜在这一年里改变了许多？她去了哪里？又为什么说自己死掉了？种种疑团困扰着乔伊斯，使他迷惑不已。

不，现在还不应该擅自下结论吧，虽然卡梅尔莫名其妙地流下了眼泪，但或许这里面有她自己的理由。

眼见卡梅尔擦干了眼泪，神色有些慌乱地望着自己，乔伊斯也不免有些紧张起来。

“啊……那个，你……没事吧。”

见他慌慌张张地这样询问，卡梅尔的表情反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摇了摇头：“这里离它的巢穴已经不远了，如果没记错的话。”

“记错？难道你曾经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说的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卡梅尔转身背对着乔伊斯，所以看不到她的表情。

虽然心中仍有无数未解的疑惑，但乔伊斯决定放下这些，首先对付眼前的怪物比较要紧。

“喂！别走那么快！还有，先把我的绳子解开吧！”

乔伊斯一边喊着，一边连忙追上卡梅尔的脚步。

3

乔伊斯躲在一棵很粗的大树后面，揉了揉手腕上的红肿，唰地从腰间抽出了长剑。

刚才卡梅尔切断捆绑自己绳子的方法还真是够粗暴的，她连看也不看，只是随手从下向上一挑，剑尖正好从乔伊斯的双腕中间划过，断裂的绳子散落一地。

如果剑势稍偏一点，只怕自己的一只手此时已经与身体分家了吧。

仅仅一年里就练出这种精准的剑法，真的可能吗？乔伊斯不禁对自己刚才的推断又有些怀疑。

不过，当他看到藏在另一棵树后的卡梅尔一脸严肃地望着离两人只有几十步远的山洞时，就用力摇了摇头，将这些想法暂时驱出脑海。

一切疑问，都应该在解决怪物之后再来考虑。

刚才卡梅尔告诉自己，摧毁村庄的是个巨大的肉球状生物，足有两人多高，有着皱巴巴淌着粘液的皮肤与一张巨大的嘴，嘴外面是一条条触手，里面则是无数颗锐利的牙齿。

厚韧的表皮不怕刀剑与火烧，而它的撕咬吞噬可以瞬间搅碎所有进入口中的东西。

只是想到它丑陋的形象，乔伊斯就已经开始皱眉了。

这种怪物曾在一些神话典籍里看到过，但大多语焉不详，没想到自己今天会近距离地观察到它，甚至要与它作战，这大概是令所有猎人都会手心冒汗的事情吧。

何况自己只是个实力平平的小人物，基于曾经的一句承诺，以及被逼无奈才来到这里，就算加上一个稍强过自

己的卡梅尔，也很难保证究竟有几成把握取胜。

不过，看卡梅尔的样子，倒像是有备而来，总不至于对怪物一无所知就冒冒失失地闯到这里来吧。

“嘘，不要动。”卡梅尔双眼仍旧盯住黑漆漆的洞口，话却是说给乔伊斯听的，“等一会它就会从里面出来，然后我把这个扔进它的嘴里，在炸开的同时，你只需用剑继续砍它的伤口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说着，她从腰间取出一只圆筒，用手轻轻一拉上面附着的绳子，圆筒的一端马上冒出白烟。

然后她用力将圆筒抛进山洞口，随即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乔伊斯吓了一跳，没想到卡梅尔居然准备了火药武器，虽然不知用来对付怪物效果如何，但至少比起手中的剑要强许多。

洞口的硝烟散去之后，从山洞深处传来了阵阵低沉的吼声。

紧接着，一阵狂风挟着腥臭之气，从洞口猛然喷发而出。

卡梅尔眼疾手快，迅速瞄准洞口的方向，把另一只已经引燃的圆筒用力投出去，随即向乔伊斯的方向招招手，“喂！准备冲……”

话刚说到一半，就硬生生地咽下了后半句。

因为出现在两人眼前的，不是想像中的巨大肉球，而是更为恐怖的庞然大物。

如同城门一般高大的巨口，四周生满了手臂般的触须，口中密密层层不知有多少颗利齿，每一棵都比两人手中的剑更长，口中还不住滴着腥臭的黏液。

而怪物本体的大小，更是仿佛一道城墙般，看起来像是一条被放大了数千倍的蚯蚓，那张巨口则长在它的头部最前端。

虽然看不到它的眼睛在哪里，也看不到表情如何，但陷入恐惧的两人明显感觉到，它正在愤怒地寻找打扰自己美梦的家伙。

巨虫摆了摆头，口中冒出一缕青烟，显然是刚才卡梅尔炸伤了它，但这点伤势对如此一个庞然大物而言，显然并不致命。

接下来的一瞬间，巨虫忽地身子一抖，发出令人畏惧的咆哮声。

“不好！快闪开！”乔伊斯已经顾不上躲藏，因为巨虫正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道，冲向卡梅尔所在的方向。

乔伊斯用尽平生的力气，飞速跑向被吓得僵住的卡梅尔。

两人抱成一团，向旁边滚出去的同时，巨虫的牙齿已经碰到了卡梅尔的衣襟。

然后，倒卧在地的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这一生都没想像过的奇景：一堵肉质的活动城墙在眼前飞速前进，遮住了一半的天空。

但他们都知道危险远未结束，巨虫迟早还会绕回来寻找自己。

此时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看到附近有个半人多深的土坑，旁边还散落着几块巨石，正好是个藏身之处，两人连滚带爬地钻了进去，缩起身子不敢大声喘气，只听见外面地动山摇的隆隆声不断传入耳中。

“可恶……真的被包围住了。”过

了很久，藏在岩石凹陷处的卡梅尔，焦灼地不住探头向外张望，一边喃喃自语着。

向四周放眼望去，视线已经完全被树林和巨虫那如同高墙一般的躯体遮挡住了。

乔伊斯刚才所显现出的一时之勇现在却消失无踪，呆坐在地上好半天才怯怯地小声对卡梅尔说："我们……先想办法逃出这里，然后再多找些人来……啊呃！"

一肚子火气的卡梅尔猛地揪住他的衣襟低吼："你还算个男人吗？就算是面对这样的……这样的……"

她接下来却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现在面对的实在不是单凭两人就可以挑战的强大敌人。

僵持了半晌，卡梅尔终于放开手，颓然坐倒在地上。

"听我说！这家伙和我们想像的完全不同。"乔伊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这种时候，如果两个人都心慌意乱的话就真的完了，"原先对付它的方法已经没法奏效了，我们应该先想法躲到它的地盘之外，必要的时候……就算放弃这件任务也是没法子的事吧。"

听到这句话，卡梅尔仰起头激动地望着他。

"怎么可以……怎么能放弃！明明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因为你并没应允过她，一定要帮她除掉这只虫子吧。"乔伊斯试探地说出这句话，同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卡梅尔的反应。

"我、我……不行！就算这样，这次也绝对不能回去的！"

乔伊斯望着激动到语无伦次、泪水夺眶而出的卡梅尔，一时无言。

时间过了许久之后，他终于伸出双臂，轻轻抱住仍在抽泣的少女。

"对不起，就算你永远不会原谅我，这次我也要完成曾经答应你的事，吉娜。"

听到他叫出自己的名字，怀中的少女瞳孔骤然缩小，身体也在一瞬间变得僵硬。

乔伊斯仍然记得那个夜晚，他望着熟睡的少女，咬了咬牙，拿着送他做订金的三颗水晶悄然离去，然后强迫自己不去想她在此后会怎样。

然后，自己便走上了这条冒充名人的道路，这种拙劣的手法居然真的骗到不少人，连乔伊斯自己都感到惊讶，但他并不清楚赏金猎人海洛伊斯本人是否得知此事，因此每次骗到钱不告而别之后，也都会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才再次出现。

他也很清楚，这种事如果出现太多次，就一定会引起轰动并且招致追捕，所以每次都咬着手指，发誓这次就是最后一次。

但那种被众人高高捧起时的愉悦，时刻冒着被发现危险的刺激感，以及可以轻易得手的利益，使他越发不能自拔。

乔伊斯感到自己像是神话传说中被英雄们囚禁在洞中的那条巨蛇，难以抵抗口腹之欲而不停地吃下饵食，最后被自己膨胀的躯体活活卡死在洞里。

当化名为卡梅尔的吉娜擒住他时，乔伊斯脑中闪过的就是这个故事。

他对这样的生活早已心生厌倦，只是缺乏退出的决心，在听说吉娜的死讯

时，他也真的后悔到想一死了之，而得知她不仅活着，而且就在自己眼前时，竟兴奋得忘了身处险地。

我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无论她要对我怎样，我都会安然接受，而在此之前，就算再危险的事情，既然我已经应承下来，就要为她做到底。

想到这里，乔伊斯的眼神瞬间变得坚毅起来，连正在远远咆哮、声震大地的巨虫也不觉得可怕了。

4

“就是说，其实你并不是被村里人拜托而出来找人帮忙杀掉它的？”

“是的，或者说，正好相反。”

“什么意思？”乔伊斯被这句话弄糊涂了。

本是复仇者的吉娜与被追缉的乔伊斯在最危急的时刻才互相了解了对方的真实身分与想法，在这种事态之下，两人反而结成了同盟，至少要以解决这只巨虫为首要目标。

而一时想不到办法的两人居然躲在一起攀谈起来，在询问到吉娜过去对巨虫的了解时，她忽然说出了上面的话。

“对，就是说，其实村里没有人拜托过我这样做，而他们本是想杀掉我。”吉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天空。

“这……为什么会这样？”乔伊斯隐隐感到，接下来自己听到的，绝对不会是什么美好或温馨的往事。

“我的父母原本不是村里人，父亲曾是士兵，但不愿再与战场有什么瓜葛，才打算到偏远一些的地方平安度过下半生。他们来到这里仅仅是在生下我之前不久的事。村人一向对外来人没什么好感，不过他们很努力地融入这里的生活，总算是获得了一些认同吧。”吉娜用平静的语调述说自己的身世。

“这些年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也只是当着普通的农家女孩，偶尔拿起父亲的剑来玩玩而已。”

“然而，就在这时，那只怪物出现了，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吉娜的眼神闪过一丝悲伤，“在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是我的父母冲在最前面抵挡怪物的侵袭，却被它……”

乔伊斯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背，示意她不必再说下去。

“我没事。然后，大家想了很多没用的法子，从刀砍到火烧都试过了，反而被它吃了许多人，甚至还有那些附近村镇赶来的业余剑士们。或许只有军队或佣兵团才能解决它吧，大家这样绝望地想着，但就算派人求援，也要很久之后才能抵达，那时恐怕不是村毁人亡，就是全体逃光了。绝望的人总会产生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村里的老女巫就有了这样的提议，她说这只怪肉球是森林与大地之怒的象征，需要祈祷并献上祭品才能平息它的怒气，而祭品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名纯洁的处女。”

听到这里，乔伊斯微微颤抖了一下，但吉娜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只是继续平静地讲述。

“没错，面对这荒唐的主意，村民都很自私，谁也不愿献出自己的女儿，他们全然不顾我父母是为了保护大家而

死，毫不犹豫地将刚成为孤儿的我送上了祭台。在他们将我送到洞口，又远远跑开之后，我用偷藏在袖子里的短剑割断了绳子，顺便拿上当作供品的三颗水晶，然后逃离了村子。你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吧，遇到这种事，居然还会找人去杀掉那只怪物。虽然已经完全不在意那些自私的人将会怎样，但是，我无论如何也要为父母报仇。而且，我不想让这件事永远成为自己心头的阴影，如果就此远远逃开，再不回来的话，就会变成这一生都没法消除的噩梦。”

看到吉娜坚定的表情，乔伊斯心头不由得一阵悸动。

如果自己当初不是以那种最差劲的方式对待她，现在又将是什么结局呢？

“其实，我对你也并不完全都是怨恨，至少在发现你失踪之前，我还是蛮感激你的。”

“什、什么？”乔伊斯愣了一下。

“那些天我的情绪一直都很消沉，甚至有些绝望了，但你一口答应会帮我这个忙，之后还陪我闲聊了许多话，其中有些比如‘因别人的错误而感到内疚，那并非善良而是滥情’、‘能够战胜自己的，惟有自己’之类的，真的令我的情绪好转了起来呢。”

乔伊斯感到脸上有些发烧，自己泡女人时经常借用的诗句与名言，被她这样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令人感到全身都不自在。

“不过啊，你别以为我现在还是很傻很天真，我当然明白你的想法，但在那个时候，我倒是真心去听这些话的。”吉娜揶揄地笑了笑，接着神情又转为严肃，“可是你也不要以为我会说这些是因为已经原谅你了，至少在你补偿过所做的错事之前，还是个有罪的人呢！记住了吗？”

“啊，啊是的……等一下！”乔伊斯猛地转回头，“你刚才说过，我曾经对你说的那些话里有一句‘只有自己才能战胜自己’，对吗？”

“是……不过怎么回事？”没适应气氛急速转变的吉娜愣在那里。

“多亏了你，这次我们有办法打倒它了。”

说着，乔伊斯伸出手，指向远处巨虫的身躯。

“照你的说法，只有它自己的牙齿才能咬开自己的硬皮，可是它一定会上钩吗？”

“没错，我刚才已经观察它很久了，照你所说的，它原本只有这么大。”乔伊斯用双手比了一下尺寸，吉娜则插了句嘴“还要更大啦”。

“可是现在这家伙不知吃了多少东西，居然成长了几百倍，但从它的动作看来，能够活动自如的只是头部，也就是最初的身体那一部分，其余的身体只是被头部带着前进而已。”

吉娜沉吟了一下，说：“你的意思是，它其实并不像蛇那样能够弯曲自如，只是像拉着三节货厢的马车一样被牵引着活动，对么？”

“很聪明。所以，如果我们想办法让它跑起来，然后从侧面撞上自己的身体……”

“啊！果然！”吉娜兴奋地捶了一下自己的手心，但马上又皱起了眉头，“可是，它会那么乖乖地跟着我们跑吗？再说这件事也很危险的。”

“它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你知道它

为什么只是围着我们绕大圈子，却迟迟没有过来吃掉我们吗？”乔伊斯的表情像是要给吉娜出一道考题。

“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呀！我知道了，它害怕被自己身体围成的小圈子困在里面吧！”

“漂亮的判断。正是因为这样，它才要绕一个比自己身体还长的大圈子，至少也要保证不被困住，看来它是没法离开地面从自己的身上跳过去的。”乔伊斯露出了一抹胜利的微笑，“知道了这些，它自讨苦吃的时候就到了。”

两人商量计策的同时，巨大的虫体城墙已经完成了合围，只露出并不长的一处缺口，显然是巨虫为自己留下的后路。

然后，滴着黏液的嘴巴转向两人所在的方位，开始缓缓前进。

在这样的情势面前，要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两人的手握在一起，互相都能感到对方手心的湿热。

巨虫头部距两人只有几十步远了，已经能够闻到腥臭的气味。

察觉到吉娜手心的颤抖，乔伊斯用力握了握，帮助她压抑下恐惧感。

与此同时，巨虫猛然间开始加速冲来。

“扔出去！”乔伊斯这样喊着，与吉娜一起，各自投出手中的一颗爆弹筒，爆炸的位置在虫口的左端，而两人逃开的方向是右端。

出于本能的反应，巨虫也将头部猛地一甩，躲开爆炸的浓烟与火光，继续向两人追来。

“上钩了！”

两人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对视一眼，但仍然不敢放松警惕，继续投出第二枚爆弹。

这次吉娜闪躲的速度慢了些，险些被那锐利的牙齿扫到。

乔伊斯抱着她滚倒在地，勉强躲开了冲击，但两人都吓得脸色发白。

接连两次攻击失败的巨虫似乎有些暴躁不安，急于解决战斗使得它并未注意到自己活动的范围变成了原先的四分之一还少些。

第三次冲击来临。

乔伊斯向左，吉娜向右，两人掷出两枚恰好在巨虫左右开花的爆弹，逼迫它没法转身，只能向前继续冲来。

与此同时，至少有十枚捆在一起的弹筒在两人身后不远处炸开，虽然那里距虫体还有一段距离，但滚滚浓烟遮蔽了视线，谁也看不清烟雾另一端的景象。

两人分别向左右飞身跃出，闪开了千钧一发的致命撞击，而巨虫则一头钻进了烟雾中。

它没有注意到，烟雾的另一端是自己的身体，只是一直怀着愤怒，将尖锐的牙齿刺向前方。

一阵像是撕裂皮革的声音之后，紧接着就是巨虫惊天动地的痛吼声。

“吉娜！”被挡在虫体这一端的乔伊斯，高声喊了起来。

而另一侧的吉娜如梦初醒般，立即将手中剩余的所有爆弹筒，用力扔进被巨虫自己噬咬出的伤口中。

无数利齿刺入肉体，使得巨虫越是奋力挣扎，就越是痛不欲生。

渐渐地，从伤口中流出的腥臭体液越来越多，而它的吼叫和挣扎也越来越弱。

终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烧焦的皮肉还在发出嗤嗤的声音。

5

夜空下。

吉娜坐在草地上，而乔伊斯躺在她身边，两人都没有说话。

“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做到了？”沉默了许久，吉娜望着满天星星，用不可思议的口气说。

“是啊，连我也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呢。”乔伊斯学着她的口气，“不过啊，我们赢得还真是侥幸，毕竟是这家伙自己太贪吃，才长成这样子的，最后连自己也吃了，对吧。”

吉娜被他逗得笑了起来，随即又正色道：“这次完成任务之后，我就算是个正式的赏金猎人了，而你呢？你打算怎么办？”

“我？你不是要带我回去交给海洛伊斯他们的公会处置吗？”经历过生死一线之后，乔伊斯谈起这件事的语气平淡了许多。

“不，我改变主意了。”吉娜说，“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机会，是立功赎罪还是任人处置，都由你自己来决定。”

“这样好吗？这次虽然我也冒充过他，但毕竟只是你的事情。可其它的那些任务……已经影响了他的声誉吧，可以由你这样做决定吗？”尽管对自己而言是件好事，但乔伊斯还是有些犹豫。

“没问题的，我会给他写封信说明原因的。”吉娜轻松地笑了笑，“我可是和他学了一年的剑术呢，而且这次抓你来赎罪的主意也是他教给我的，再求他这点小事也不是不可以吧。”

“你……原来他是你的老师，而且还这么娇惯你啊。”

“怎么了？不行吗？虽然被世人称为大英雄，但他是个很好的人呐。”说着，吉娜对乔伊斯撇撇嘴，“与某些冒充别人的坏人相比，不知好到哪里去了。”

“真的吗？”乔伊斯翻身坐起，直视着她的脸，狡黠地笑了笑，“不过，看来有些人还是宁愿和坏人待在一起咯？”

吉娜的脸微微红了红，幸好是夜里，看不太清楚。

“不许给我得寸进尺！好啦，我们这就起身赶去镇上的旅店，明天一早就出发，你擅自答应除掉的那些怪物，一个都不许漏下，听见了没有？”

听到这句话，乔伊斯马上哭丧着脸恳求：“哪有这么快的！至少……现在我已经走不动了，今晚在野外露宿一下可以吧？”

“不·可·以。”吉娜站起身，对他摇了摇手指，“因为，我怕再一次被‘蛇’吃掉啊！”

[完]



名场面

梦想与爱情

客座主持/卡伦　◎出处：《梦幻模拟战Ⅱ》　◎地点：不知名的孤儿院前



剑有两柄，一为圣，一为魔。

世有两色，一为正，一为邪。

圣剑兰古利萨，持有其者轻轻挥舞即可铲妖除魔荡尽世间一切罪恶。

魔剑阿鲁哈萨特，握于手中高高举起便能统率万军令魔族君临世界。

艾尔文慢慢走在战后荒芜的大地上，而那两柄剑就别在其左右腰间。

圣剑与魔剑。

雷卡尔特帝国皇帝贝伦哈尔特、暗之王子伯赞鲁、光之女神露茜莉丝，以及自古以来便一直维护人世间秩序的光辉的末裔在这两柄剑下都化为了昨日的回忆。而整块艾尔萨利亚大陆也已完全掌握于艾尔文的手中。

现今的世间，已经没有众神的存在了。

而人类不向任何存在祈祷，纯粹凭借自己力量治世的新时代也自此开始。

不久之前的登基大典时，在数十万臣民的欢呼声中，他将那顶闪耀着黄金之色的王冠慢慢戴在头上。但在那数十万人中，无论他如何寻找，也没有发现自己最希望看到的那个女孩的身影。

“……艾尔文，虽然你赢了，但这世界现今依然处于混乱中，如果你不做些什么的话，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当看到自己信仰的光之女神也死于恋人的剑下时，名为莉安娜的少女忧怨地说道，“再见了，艾尔文……我会去寻找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以后……不会再见面了……”

不知怎的，这句话又一次回荡在艾尔文的脑中。而在不知不觉间，自己也已来到了那个正处于重建中的都市。

“去这个地方吧，有传闻说在那里曾经看到过她。”

虽然自己在天界的那次战斗之后就从来没有提到过那个名字，但最亲密的挚友——被后世称为“史上最伟大的魔法师”的那个青年还是告诉了他这个信息。

在经过了魔族的蹂躏后，这个城市已变得和废墟毫无二致。而由于人员不够的缘故，艾尔文也无法将士兵派到全国各地进行重建工作，只能通过各种政策支持和资源调动来帮助

他们。不过从街上的情况看来，人们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以前的那种迷惘与恐慌的神情了。但在城市的各处，艾尔文依然看到了许多人跪在地上向那已不存在的女神祈祷的样子。

想要他们完全改变这种只知道依赖别人的心理……大概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吧……

突然间，不远处传来的欢笑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引导似的，他循着笑声来到了一所破旧的孤儿院前。虽然说是孤儿院，但由于四周的墙壁基本上已完全不存在的缘故，所以在外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样子。而在那里，艾尔文也终于明白吸引自己的事物究竟是什么了。

在房间里陪几个孩子玩耍的，是那个自己一直魂牵梦萦的身影……

正当其看得出神之时，旁边传来的话语将其带回到了现实中。

“你认识那个女孩吗？”一位老奶奶问道，不等艾尔文回答，她便自顾自地说道，“当我们因为家园被毁手足无措时，多亏了她的鼓励，才能让镇上的人重新振作起来。也正是因为她，我们才会对未来再度充满信心啊。大家都说，她就是露茜莉丝女神派来的使者呢。”

听完这番话后，艾尔文将目光重新投回到莉安娜身上。而在此时，屋里的那位女孩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扭头向这边看来。而当两人视线接触的那一瞬间，莉安娜呆住了。

“……艾尔文……”她望着自己的恋人，喃喃说道。

虽然相隔的距离只有短短的几米，但两人几乎是在同时感到这段距离是如此遥远。相视无语，但那交汇的目光却传递着万语千言。

在将挚爱少女的身影深深印在脑海中后，艾尔文缓缓转身，向着来时的方向慢慢走去。而当那个背影完全自自己视线中消失时，莉安娜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跪地掩面痛哭起来。孩子们手足无措地聚集在她身边，不知这个和蔼可亲的姐姐为何会突然间如此悲伤。

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了……



虽然说对于国内的玩家来说，也许对于MD上的《梦幻模拟战 II》更有感情一些，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强化版本《Der 梦幻模拟战》才是系列中最高之作。多线式剧情虽非其首创，但《Der》却将这一系统发挥到了极致，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几个游戏可以与其相比。更令人赞叹的是，无论是光明、黑暗，还是帝国、霸者等路线的剧情都足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游戏。而在其中最吸引玩家的，毫无疑问是霸者路线。

以上笔者所描述的，便是霸者（A）路线最终战时未杀死莉安娜的结局。在天界打倒光之女神露茜莉丝后，妨碍艾尔文统一大陆的障碍已经被全部消除。而其也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创造一个没有战争，人人都安居乐业的崭新的世界。

他成功了，在其治世期间，艾尔萨利亚大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而霸王艾尔文之名及其统一大陆的功绩被后世传颂至今。但没有人知道，在王座之上掌握天下大事的那位红发青年，心中却始终无法忘记一位少女的笑容。

人没有牺牲的话就什么也得不到，为了得到什么东西，就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

艾尔文得到了整个世界，但却永远失去了挚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那他是否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呢？

这是个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的问题……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生化危机 零度时刻》 作者：S·D·佩瑞 （美）



为了搜捕近来发生在浣熊市周围的一系列疯狂凶杀案的凶手，S.T.A.R.S的Bravo小队被派往位于市郊的阿克雷森林调查，但小队搭乘的直升机在前往调查地点的途中失事坠毁。虽然全体成员无一伤亡，但他们紧接着便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一辆军用运输车神秘地翻倒在路边——而这只不过是他们噩梦的开始。Bravo小队的成员们慢慢注意到邪恶的气息在他们身边不断蔓延，而刚加入这个团队不久的新手瑞贝卡·查姆柏丝则更希望知道自己身上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作者对游戏原作几乎没有任何的改编，连独具一格的双人合作系统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情节上也按照原有的节奏、顺序编排，玩过游戏的人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与之前几部系列作品相比，标志性的出色心理描写似乎有所减少，而且出现的时机有些不自然，给人些许唐突和仓促的感觉。在故事的发展中依然有不少省略得太过明显的桥段，影响了文章整体的连贯性和流畅感。不过作者对某些经典场面的精彩叙述似乎可以填补这些缺陷，让人暂时忘记那些美中不足的部分带给人的不快。

《格兰蒂亚3》 作者：细江ひろみ（日） 吉成曜（日）



尤琦是一名怀揣飞行梦想，将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飞机研究中的少年。他与神秘少女艾尔菲娜的相遇让少年的梦想、少女的宿命交织在一起。他们携手迈向未知，和众多值得信赖的同伴一起在广阔的天地中为了各自的坚持与理想不断探索，展开一场没有边界的壮丽大冒险。即便在前面等待着众人的是无数艰难险阻，即便要面对那曾经不敢正视的悲哀命运，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止步不前，大家都是用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书写了一部感人至深的童话。

相信对玩过游戏原作的人来说，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作者细江ひろみ不仅真实地还原了游戏中的情节，更根据合理的想像补充了很多细节，其中一些让人看了之后十分感动，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真实。不过另一方面，作者对角色台词的改动较大，与原作的差别十分明显。分镜头的编排也是如此，容易让人产生是在讲述另外一个故事的感觉。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或许那种微妙的错乱感也是这类改编小说的特色之一。向所有喜欢游戏原作的玩家推荐这本书。

《前线任务4<1> 艾尔莎》 作者： 秋津透 （日）



艾尔莎·艾丽亚努是法军WAP(两足人形机动兵器的缩写)部队的上士，精明强干的她有一天突然接到上司发来的调令，命令她前往E.C.军陆地新型战术研究机构——“杜兰达尔”去从事研究工作。艾尔莎对此感到一头雾水。因为那个机构里不仅集合了E.C.国内的精英，还包括从U.S.N.，扎夫特拉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搜罗来的各种尖端、或者说是充满个性的人。来到这里之后E.C.和U.S.N.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为了追踪袭击德军军事基地的神秘部队来到德国南部的艾尔莎又将面对怎样的严酷挑战呢？

尽管游戏原作采用了交替叙述男女主人公经历的战斗、事件这种表现手法，但这部小说则把两人的故事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描述。首先面世的是分为上下两册的艾尔莎篇。小说在整体上对原有的故事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自然的心理描写和紧张的战斗场面描写，既是对原作的补充，也是一种很好的拓展。书中对游戏世界观中各种科幻部分的详细阐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让人产生了是在阅读一本严谨的科幻军事小说的错觉。

《凡人物语》小说Side1+Side2AB 作者： 吉祥寺住人 （日） 宫条カルナ （日）

从小便立志成为一名骑士的少年杰克·拉塞尔终于迎来了他参加骑士团入团考试的日子，满心欢喜地朝拉吉亚塔城走去。他在那里与少女蕾德莉·汀贝莱克相遇，并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洪流之中。而面对重大的分歧，我们的主人公杰克究竟会如何选择呢？是跟随蕾德莉走出家门，随后与妖精们并肩战斗；还是不理会任性的大小姐，最终与人类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一切，都将由他的选择来主宰……

由于原作是一部多结局的RPG游戏，因此根据游戏改编的小说也被理所当然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对于在游戏中没有完成两个结局，或是根本不知道还有第二个结局的玩家来说，这部小说实在是一个不错的补充。作者那细腻的笔触加上原本就十分优秀的情节，很容易让人一下子被这个故事给吸引住。没有丝毫遗漏的描写更是呈现出了比游戏原作更加完整的世界观，让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整个故事，实在是一部难得的改编佳作。





寂静岭3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3年7月3日
制作公司：KONAMI	类型：A—AVG

"我准备去寂静岭。"我告诉道格拉斯。
"为什么，那儿有什么？"道格拉斯问我。
"不知道……但直觉告诉我，克劳迪娅一定会在那儿出现。"

文／清雨

一向对恐怖类游戏不太感兴趣的笔者之所以会接触这部《寂静岭3》，几乎完全是因为那首风格鲜明的主题曲《You're Not Here》。女主角希瑟快步跑动的姿态穿插在这首曲子的MTV之中，像是产生了一种魔力一般，让我迫不及待想要体验一下这究竟是怎样一款游戏。虽然之前对"《寂静岭》系列"的前两部作品也并非一无所知，但那出了名的晦涩世界观和典型的恐怖游戏氛围每每都让笔者望而却步。不过客观地说，这个系列的作品的确有种特殊的魅力，能让人在接连不断的心惊胆颤之中，在令人作呕的场景里不断向前探索，揭开一个个令人发指的真相。制作人对心理暗示和各种意象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个简简单单的镜头变化就能让人产生无数种猜测。玩家的恐惧和焦虑在寂静和浓雾之中不断累积，却几乎只有到了最后关头才能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这种沉重的压抑感在其他游戏中极其罕见。不过《寂静岭3》算得上是系列中的一个异类，暴力、恐怖要素的表现变得更加直接。那充满锈迹、血污的猩红色画面，更加残忍、更具攻击性、外表更恐怖的怪物在游戏开始不久就充斥了整个画面——这仿佛在告诉刚拿起手柄的玩家：这个游戏可不是用来休闲的。

"《寂静岭》系列"的前三代虽然主人公各不相同，但故事绝非没有任何关联，而且他们的重合点也绝不仅仅只有"寂静岭小镇"这一个地点而已。女主人公希瑟其实就是一代男主角的女儿，在体内隐藏着邪神的艾丽莎临终前产下的那个纯洁婴儿。今



年十七岁的她和父亲一直平平安安地住在一个小镇里，除了偶尔出现的噩梦之外，生活中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直到某一天，当在购物中心睡着的希瑟从梦中惊醒之后，一位名叫道格拉斯的中年男子找上了她。男子自称是私家侦探，受雇于某人来寻找她的下落。他想要告诉希瑟有关她身世的秘密。不过希瑟对此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有些厌烦，很快便借上卫生间的机会溜走了。但再次来到商场之后，她发现周围完全变成了被铁锈、污迹所覆盖的地狱，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的生气。体型异常、外表丑陋的怪物四处游荡，对手无寸铁的希瑟充满攻击欲。不久她遇到了寂静岭巫女的继承者克劳蒂娅，对方那神经质般的动作和话语让希瑟十分反感，使她迫不及待地丢下喋喋不休的陌生女子转身离开。而好不容易回到家中的希瑟却发现自己惟一的亲人——父亲哈利惨遭杀害。在老侦探道格拉斯的帮助下，希瑟就像被什么东西指引着一般来到了那个神秘的寂静岭。她隐隐感觉到自己能在这里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在接下来的冒险里，希瑟穿梭于现实与噩梦之中，就像进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梦境。渐渐地，无论是在一个个场景中不断奔走的瘦弱女主角还是坐在电视机前的你，似乎都被这亦真亦幻的噩梦所吸引，在微弱的手电灯光照耀下一步步走近最黑暗的真相……

尽管很多人把这一系列的作品归在恐怖类，但游戏给人的感受与“《生化危机》系列”那种让人战栗不安的惊惧完全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压抑和焦躁。或许大多数人都可以习惯顶着丧尸的呜咽声在华丽的别墅、宅邸里搜索一个个小道具，解答一个个谜题；但《寂静岭3》的那一片锈红色却有着极难被人征服的力量。游戏过程中几乎没有谁会去注意希瑟性感的短裙，而她脸上那些夸张的，几乎可以乱真的雀斑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人甚至把这部作品的材质贴图誉为PS2主机上所有3D游戏中最出色的，足以看出它的画面在众多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除了惊悚到极致的场景之外，镜头的灵活运用也将整体的恐怖感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突如其来的特写切换虽然很容易让人看不清袭来的怪物，主角也会被挤到视角之外，但对于一个需要寻找众多关键道具发展情节的AVG游戏来说，适当的提示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还可以起到增加恐怖感的作用。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游戏那经典的音乐。主题曲《You're Not Here》自不必说，笔者至今仍会时常把它从音乐文件夹里翻找出来细细品味一番。动感的旋律和节奏仿佛昭示了女主角不断挣扎的命运，主唱那略显沙哑的跃动嗓音更与整个曲调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为游戏增加了全新的内涵。轻摇滚风格的其他配乐也都渗透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游戏深深感染。





失落的奥德赛

机种：Xbox360	发售时间：2007年12月6日
制作公司：Mistwalker	类型：RPG

文/晴天

“再活一千年试试看吧……”

作为现阶段次世代主机上为数不多的几部正统日式RPG游戏之一，由业界巨匠坂口博信，著名漫画家井上雄彦，知名小说家重松清以及SQUARE-ENIX的“御用作曲家”植松伸夫联合打造的《失落的奥德赛》从发布之日起就受到了业内的广泛关注。离开了老东家的坂口究竟能否大有作为？他是否能像当初成就“《最终幻想》系列”一样再次创造一个奇迹？梦幻般的组合能否造就一个梦幻般的游戏？这些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之前那部对象年龄定位相对较低的《蓝龙》可谓是不温不火，不过联想到Xbox360在日本的惨淡情况，软件销量持续走低也就算不上什么出人意料的新闻。而这部《失落的奥德赛》显然进一步具备了超大作的素质，符合近年流行的“偶像剧式”RPG所要求的一切要素——精美的场景，真实比例人物建模，深邃的剧情，动听的音乐……在游戏正式发售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失去SQUARE-ENIX的帮助对坂口博信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天真地以为只要游戏核心是优秀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游戏本身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但沐浴在新兴主机耀眼光芒之中的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所谓次世代，其实是技术的次世代。

这里所说的技术不是指坂口的策划、井上雄彦的人设、重松清的剧情和植松伸夫的音乐本身，而是指将这些东西最终变成游戏内容呈现在玩家面前的手段和方法。事实证明，Mistwalker终究无法因为有了坂口而成为第二个SQUARESOFT，它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试玩版早在游戏发售前一年就已经对外公布，大家在惊叹游戏恢宏的场面，以假乱真的即时演算时，也发现了丢帧、读盘时间长，人物动作僵硬等诸多问题，甚至有人刻薄地指出有些场面根本就是PS2水准的贴图。但那毕竟是试玩版，大家都满心期待正式版中会将这些弊病一一去除，最终呈现在玩家眼前的将是一部精美、流畅、让人终生难忘的经典之作……不过小胡子这次显得相当不厚道，正式游戏的开场部分和试玩版几乎一模一样，看不到任何的进步，原有问题一样没解决，新的毛病接连出现，要不是有那激昂依旧的主旋律和业内数一数二的画面

撑腰，我想能坚持完成序章的玩家可能会减少一大半。

而接下来的部分则真正体现了强强联手的惊人威力。剧情，作为RPG游戏灵魂的剧情终于开始发威。凯姆身为一名有着千年生命的不老不死之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历尽了世间一切悲喜，那曾让无数人艳羡不已的无尽生命最终只带给了他绵延不绝的悲伤和绝望。更加难熬的是，他在这一千年里的记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支离破碎，连梦中的场景也杂乱无章，仿佛失去了曾经存在过的证明一般。不过为此痛苦不已的凯姆似乎并没有刻意去寻找失去的记忆，这或许是因为“长生不老”这个事实本身给予他的折磨要更加残酷吧。塞丝和敏与男主人公一样，都有着长达千年的生命，不过她们与整日带着忧郁表情，说话惜字如金的凯姆稍有不同。曾经在大海上叱诧风云的女海盗塞丝如今也失去了记忆，不过她那假小子一般的粗旷举止和说话方式仍依稀残留着往日海盗船长的风采；而努玛拉王国的千年女王敏却总是把自己关在皇宫深处，不时用华美的竖琴弹出寂寥的乐曲，身体里的神秘魔法能量进一步加深了她的迷惑。负责活跃队伍气氛的色鬼杨森出人意料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那滑稽的动作和表情为这帮满心疑惑与不安的不死者带去了无数笑料，成为大家必不可少的开心果。

说老实话，“好人联合起来打倒坏人”的结局虽然显得中规中矩，与大家当初期待的惊喜稍有差距。但由凯姆这个人物贯穿全书的剧情小说《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在流程中的穿插让整个游戏的人文气息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虽然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看似与游戏主线情节毫无关联，但只要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一些与游戏紧密相连的元素。小说的字里行间全都渗透着小说作者重松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简短的情节并不影响文字的深刻程度，反而将“千年的生命”的残酷之处更真切地描绘了出来。很多人曾经抱怨过主角凯姆在游戏封面上的“扑克牌脸”，但看了这部小说之后，我很难想像有过那种经历的人脸上还会出现其他的表情。最深沉的悲哀不是没有过去，而是无法想像未来。书中的凯姆便以“永远的旅人”这个身分，为了逃避自己对未来的想像而不断前行。

即便抛开技术上的弊病不谈，这部作品在游戏内容本身这部分表现出的创新和惊喜其实并不多。与华丽的画面一同来到玩家面前的是飘忽不定的帧数、古怪的动作和诡异的跑步设定，这些都显示出了制作小组的不成熟。但与此同时，游戏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从“人文”这个角度来讲，或许今后很多年都无法出现超越这部作品的游戏。



编／Y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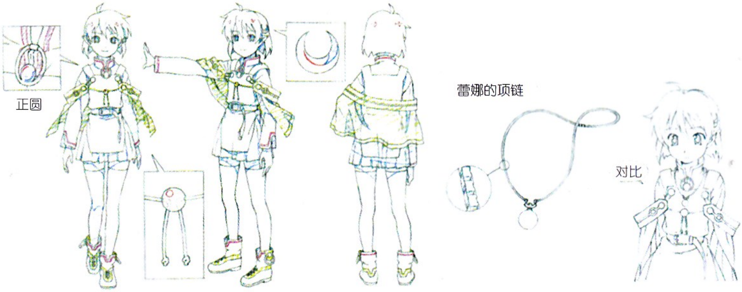
星之海洋 二次进化 设定图集

本期将为大家一举公开新设计的角色及游戏中出现的动画的设定资料，来窥探一下心爱角色的另一面吧。

厂商：SQUARE ENIX	机种：PSP	类型：RPG	角色设定：立石圣	动画制作：Production I.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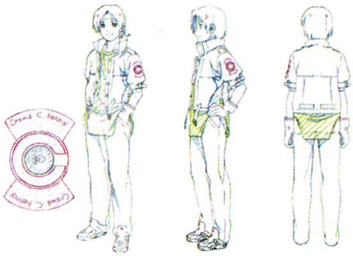
角色

蕾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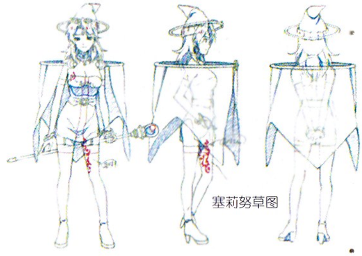
克洛德







塞莉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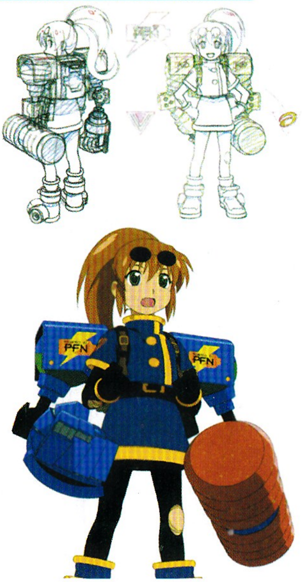


迪亚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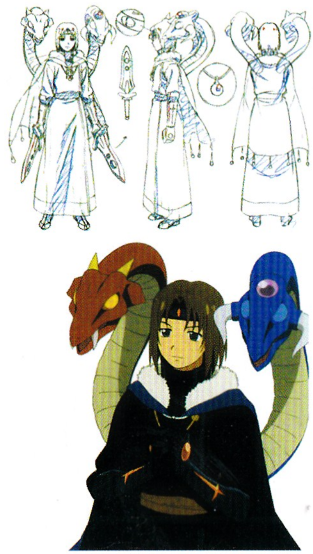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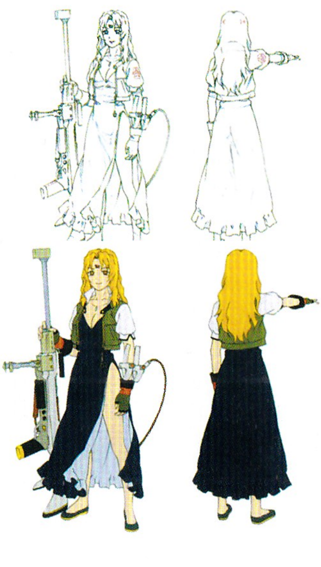
普莉西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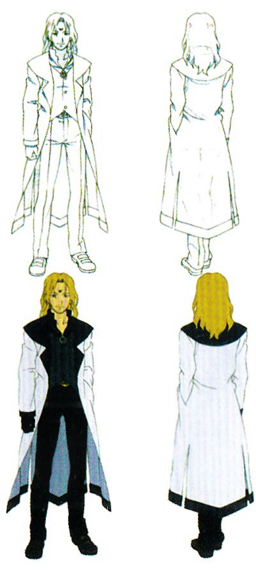
阿修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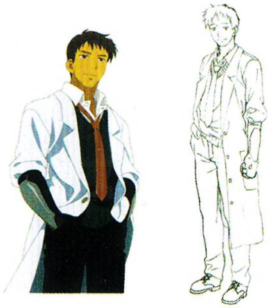
奥佩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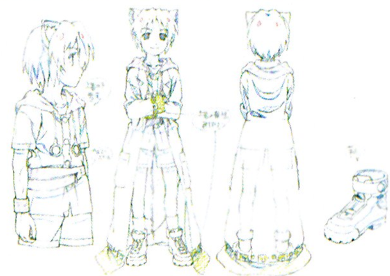
艾鲁理斯特



波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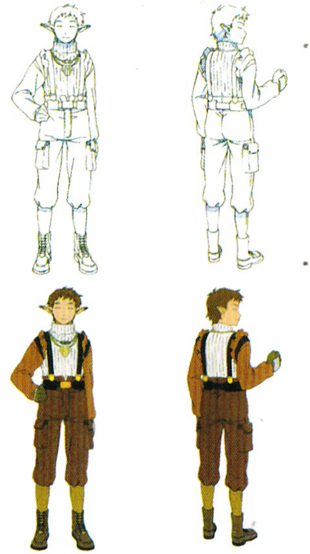


雷恩





诺埃尔



千里



薇尔琪



罗尼基斯



加百列



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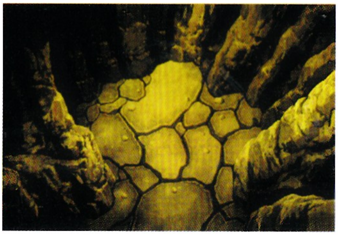
鸟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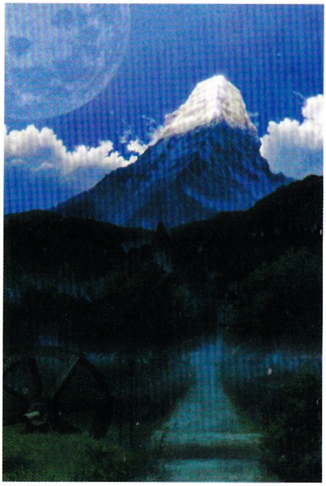


动画美术

行星米罗吉尼亚



行星艾克斯佩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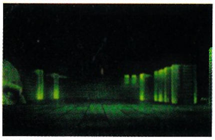
阿利亚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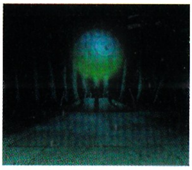
拉斯加斯山脉



萨鲁巴坑道



艾尔利亚塔



十贤者大厅

栏目主持：YULA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有很多读者都对光盘改成了CD表示不满，在这里首先向大家郑重致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12期时所说的“就这一次”的CD近期内恐怕还得继续出现，但请大家相信这绝对不是我们偷懒，实在是由于某种不可抗的原因导致CD-ROM无法推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但现在并不能保证具体恢复时间，因此只能跪请读者们原谅。一旦恢复，我们一定为大家带来比过去更加精彩的内容！

2.据了解，最近市面上出现了名为《生化危机官方中文版小说全集》的合订本，封面人物为4代的艾达和里昂，收录的是单行本第1～5部的内容。在此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合订本和《游小说》推出的单行本绝无任何关联，请各位在购买时认准出版物背面的“游小说”标志。

《游小说》第12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9%
满　意：63%
一　般：8%
不满意：0%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鬼泣4
第三名：格兰蒂亚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骑士精神——《超级马里奥》同人
第二名：质量效应
第三名：战国BASARA2

附读者评价选段

◇虽然明白《鬼泣》的剧情一直都是它的致命弱点，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不过动作场面实在是帅爆了，挺一个！呀！但丁～❤

◇在读《失落的奥德赛》的时候深有感触，从一个不老不死的家伙眼里来看世界就是不一样。

◇这次的同人……首先没有马里奥的感觉，其次没有骑士精神的感觉，最后……有要得倒数第一的感觉。

◇如果不是秀吉败，《战国》我会打勾。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4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昆明·王潇）《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恐怕不是小说吧？如果各位仍要“坚持不懈”地往杂志上放的话，要么向老编交一篇策划报告，再造一本《游漫画》，要么就请在正午时分，办公楼顶，望着那蓝蓝的天向前走，最后融化在美丽的蓝天之中吧！（源自《追捕》，命令他人跳楼）

请这位同学息怒……唉，这不是考虑到大家看了那么多字总得调剂一下嘛，而且是人气永远都那么高的里昂少爷，要是现在撤掉的话，也许不等小编们爬上31层，恐怕就会有无数女性粉丝冲来编辑部，然后……（此处因涉及血腥暴力省去300字）

（汕头·暗火）本期《宿命》的漫画的确不好，强气有余又气势不足（FANS别打）。里昂发大火回舱，太酷了，却告知是FT船……把大伙骂一遍然后抬头望天说：我想你啊，玛丽安泡的茶——请问这是里昂形象力挽狂澜的一句话吗？还有克雷门提，别骚扰眼镜娘！~~要推倒才对~~！

里昂控女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原谅他吧……

我说……写都写出来了何必又划掉呢？既然要划掉又干吗让我们还能看清楚呢？ —_,—

（西安·张乘化）要我说，最难写成小说的游戏不是什么《俄罗斯方块》，也不是《无双大蛇》，该是《实况足球》！如果、如果真有哪位神人写出来了，请告诉我他/她的地址，我欲行跪拜之礼……

在看了《扫雷》那篇之后，你还认为有写不出同人小说的游戏么？要相信同人作者的力量（拍肩，语重心长～）。

（成都·蒲娅琴）最后的“FANS自留地”，难道只有那样才算“真·FAN”，那其他人就是“伪·FAN”了吗？（小心公愤哪！）

当·然·不·是！人家的意思是登上来的都可以算“真·FAN”，而不是只有“真·FAN”才能登上来……小MM，不可以随便偷换概念哦～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广州·苏昕）我其实只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小编们的真实模样和小编形象有着多大的相似度？附赠问题：暗星年纪多大？是大叔吗？（最好是，我是大叔控啊啊啊啊啊啊！）

这么说吧，如果您觉得暗星每天手持不明发光球体走来走去、清雨穿着一身破袈裟招摇过市、夜蓝带着个骷髅人偶司机叔叔还允许他上公车都是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可以认为YULA和翔月的形象跟本人的相似度为0。附赠回答：很抱歉地告诉您，鉴于您的性别为男性，暗星义正词严地拒绝了答复。

（南京·陈果）对自己吐一下槽：我居然已经懒到不愿意进城买书而在网上买了……救命啊！！！

（拍拍～）还好啦，有条件的话其实在网上买是比较明智的，起码不用满大街地到处找了。而且如果这样都叫懒到需要喊救命了，那我这种连操作一下网上付款都嫌麻烦的该算什么呀（自己汗一个先）= =

（广西·梁子珉）YULA啊，既然你是《寒蝉》的饭，那么你就按我调查表上写的地址邮个梨花的1:1手办给我啊！大家都是同志就别太客气啦～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看到这组图了吗？就连这种才10厘米高左右的小人我至今都没得到手，





偶然有次在动漫店见到当即就想买下，谁知那位年轻的小老板却厚道地告诉我是厂货，配件不全……我@#$%^&

（贵阳 · 廖帝源）对但丁很崇拜，可看不上尼禄，就像《逆转裁判》一样，对成步堂很崇拜，可看不上王泥喜，可能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作祟吧！

私以为这并不是先后的问题，俗话说得好呀，姜还是老的辣！而且怎么看前者的个人魅力都要远远超过后者嘛。——by 标准先入为主型的某Y

FANS自留地

一期停载引发的血案……

看着看着，好嘛，《奥丁》停载一期……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完呐？话说我的体重增长量都与《奥丁》的连载期数成正比啦！再不完，你们让我胖死算了！虽然主犯是卡伦，但小编们坐视不理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主要是这期没有《奥丁》而感到极不适应，就像不给饥寒交迫，饿了快一个月的人最后一口剩汤一样残忍！仁慈的“主”啊（主犯的主）！用你手中的火柴棒给天下所有濒死的读者划出救命的火光吧！下期来个超大篇幅最终纪念图文视频三位一体诚意奉献完结篇的话，将会是最好的回复道具。

——云南 · 董乔

强烈要求卡伦只穿短裤在冰天雪地表演胸口碎大石、夺命锁喉枪、铁掌过火山外加后空翻转体360度后脑勺先着地进行谢罪！取材……他以为他是“好色仙人”胆敢罢工吊我们胃口，反了！小的们，给我打……

——西安 · 袁祯威

卡伦，下期再不完结，当心我今年不买你的UCG，别以为我不打帅哥！把读者惹火的话当心我们拖你去当后宫片男猪脚！暗星也是，催稿电话不打勤一点，省那点电话费有啥用！？你多卖点《游小说》不就早一天离别墅近一些吗？还有！浪费我这么多墨水，快拿台PSP来抵墨水钱！

——玉林 · 朱天石

告诉我卡伦现在所在位置的坐标，我要去把他给灭了（子弹上膛中）。

——江门 · 陈文晃

在得知上期《奥丁领域》停载的消息时就预感到会是这样的结果，相信卡少本人也有预感吧，所以除了佩服他的勇气外我们其他小编也说不出什么了OTZ



一周年实物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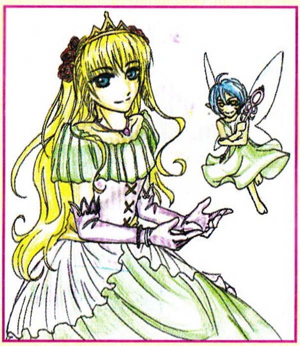
——桂林·董宇曦

原本说过要寄可爱的小狗照片的，但当我借到相机兴冲冲地跑回狗场时，却发现一场雨过后每条狗都脏兮兮的了，毫无美感，我一个人又没办法帮它们洗澡，只好放弃。这次没拍成狗，所以就拍了一张《游小说》一周年杂志全家福。这样的庆贺方式貌似现在很流行，我就跟个风吧！

感谢董宇曦读者的照片，拍得很清晰，热切期待你下次的小狗照片～

一周年贺图+小编画像

——长春·虫子悠悠



◀《游小说》一周岁生日快乐



◀YULA命奉上～顺便欢迎下翔月同学

读者要求之“《等咱有了钱》版”

——青岛·柳尘枫

等你们有了钱，要对杂志做整体修改，现在的太小，太薄。以后不要送书签，送海报。什么！？书太小？那就把书做成海报大小、字典厚度；等你们有了钱，书要发向全世界，让全世界人民都向天空呼喊着他们惟一会说的中文——游小说！不行就再买个卫星，用电波发出去，等火星人入侵地球，等他们抓住联合国秘书长，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哪有卖《游小说》？”等你们有了钱，要送更多东西，PSP？一部太少，要人手一部，时不时再送点NDSL啥的。再不成就送人物COS服装，我也不多要，克劳德和萨菲罗斯的就成（包括刀剑、摩托）……

等咱有了钱……让我们共同祈祷这一天的到来，阿门。……等等，你确定真的要“海报大小、字典厚度的《游小说》”！？

呃……难道我邪恶了么？以上是穿女装的暗星、化身小妖精的夜蓝、青年女打手YULA、比原版形象更美型的翔月？和尚呢？

《游小说》Tot.12中奖名单



★PSP

南京　赵卉

★ACG精美周边

三明　张文劼　襄樊　仇祖迪　襄樊　曾　琪
西安　张乘化　珠海　周一帆　中山　周　春
佛山　黄剑航　武汉　姜　喃　昆明　张留宇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PSP大奖）

《游小说》Tot.14光盘介绍

01 Blood Maker《如龙 见参》
02 baile con la mariposa《如龙 见参》
03 Melody of the Patriot《如龙 见参》
04 Parlor Play《如龙 见参》
05 Azami Shop《如龙 见参》
06 Mystery《罪恶装备2 序曲》
07 RightMind《罪恶装备2 序曲》
08 Brainwashing《罪恶装备2 序曲》
09 Bomber Princess (First Half)《卡片召唤师2》
10 Bomber Princess (Second Half)《卡片召唤师2》
11 Sorceress of Fate (First Half)《卡片召唤师2》
12 Sorceress of Fate (Second Half)《卡片召唤师2》
13 Theme Of Victory《卡片召唤师2》
14 Planet of hope《Omega Five》
15 The glacial fortress《Omega Five》
16 The escalated invasion《Omega Five》
17 The place to rebirth《Omega Five》
18 Greek Temple《艾薇莫的秘密》
19 White Castle Town《艾薇莫的秘密》
20 Ending Music《艾薇莫的秘密》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15辑 5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也许有些读者认为去起点看书格调低，但我倒认为那要看各自的选书方向如何了。这里推荐一下《庆余年》这部小说，至少我每天都在追看。唔，看了大半年的盗贴，所以就在杂志上宣传一下以表歉意吧。（但、但我以后还是会看盗贴的呀=__=）

◆自我感觉写作水平有所下降，因此这段时间倍感沮丧。看来文笔这东西还是需要多练才行啊，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水平本来就不高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处在不同的位置，看待某件事的态度也许会截然不同。但等你真正到达那个地点时才会发现，之前你没有考虑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近期心情标签：困

※关于睡眠，最痛苦的莫过于面前有一大堆活时总是倦意连连，而在好不容易全部搞定以后却反而睡不着。如今每天早晨听到闹钟响时我都在幻想：啊，要是今天休息就好了……庆幸的是不用为了挤公车而被迫早起。＝＝

※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认真追过动画和关注相关情报了，不过难道真的是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在认清目前负债累累的现状以后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不觉得有多怨念了。就像今年的4月新番，虽然最讨厌的后宫片这次竟破天荒地几乎不见影子，还开始大走怀旧风，但为什么我还是提不起啥兴趣呢……当然《鲁鲁修》第2季和那部无敌的《银魂》还是要看看的。



◆四月的青岛依然寒风习习，希望连续不断的工作不会像干燥的空气那般让你感到不快。

◆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翻看百科全书和辞海，而如今面对查找更加方便、内容更加丰富的网络百科全书时，却怎么也找不回当初的悠闲和惬意了。

◆金钱的最大作用在于——能让你发现一些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健康是为了活得愉快，而不是为了活得长久。活得愉快在己，活得长久在天。"——周国平《人与永恒》



Ⅰ近来熬夜较多，脸上的痘痘可谓"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虽说是男性，但过于"千疮百孔"的话也未免太……

Ⅱ房价飞涨中、物价狂涨中、方便面也不甘示弱地跟着上涨中——我……还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Ⅲ谛め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绝対に！このまま谛めるたまるか！！（不能放弃……绝对不能！怎么可以就此放弃！）



▲带着购买十台深红色PSP的任务，夜蓝在上期截稿后的休息日直奔香港而去。逛遍大大小小的电器与电玩商店之后才发现，原来香港的PSP已经断货半个月了，别说是在目前内地人气比较高的深红色，就连普通的小P也卖到了1500港币，于是在吃喝玩乐一番之后就灰溜溜地回来交差了。

▲而这趟香港行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人民币形势一片大好，所有商品的价格在夜蓝的眼中都那么便宜。于是那张可怜的工资卡一次次地与刷卡机进行着亲密接触，回来之后看到ATM上显示的存款余额时，我整个人都斯巴达了！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一　刀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15辑

5月下旬全国上市



潜龙谍影
划时代的游戏巨作
堪比大片的经典剧情



龙背上的骑兵
同为契约者的新同伴
神秘的帝国红衣少女



奥丁领域
终焉五兽全部现身
世界的毁灭正式开始



寂静岭3
迷雾中的重重杀机
充满绝望的未知旅程



格兰蒂亚
朋友的远去，离别的悲伤
军方的阴谋渐渐浮出水面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5辑

ISBN 7-88578-117-0
9 787885 781170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8578-117-0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